

莫洛瓌著
魏華灼譯

雪 菜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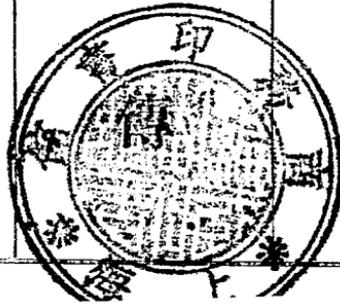
MG
K835.6153
5

André Maurois 著
魏華灼 譯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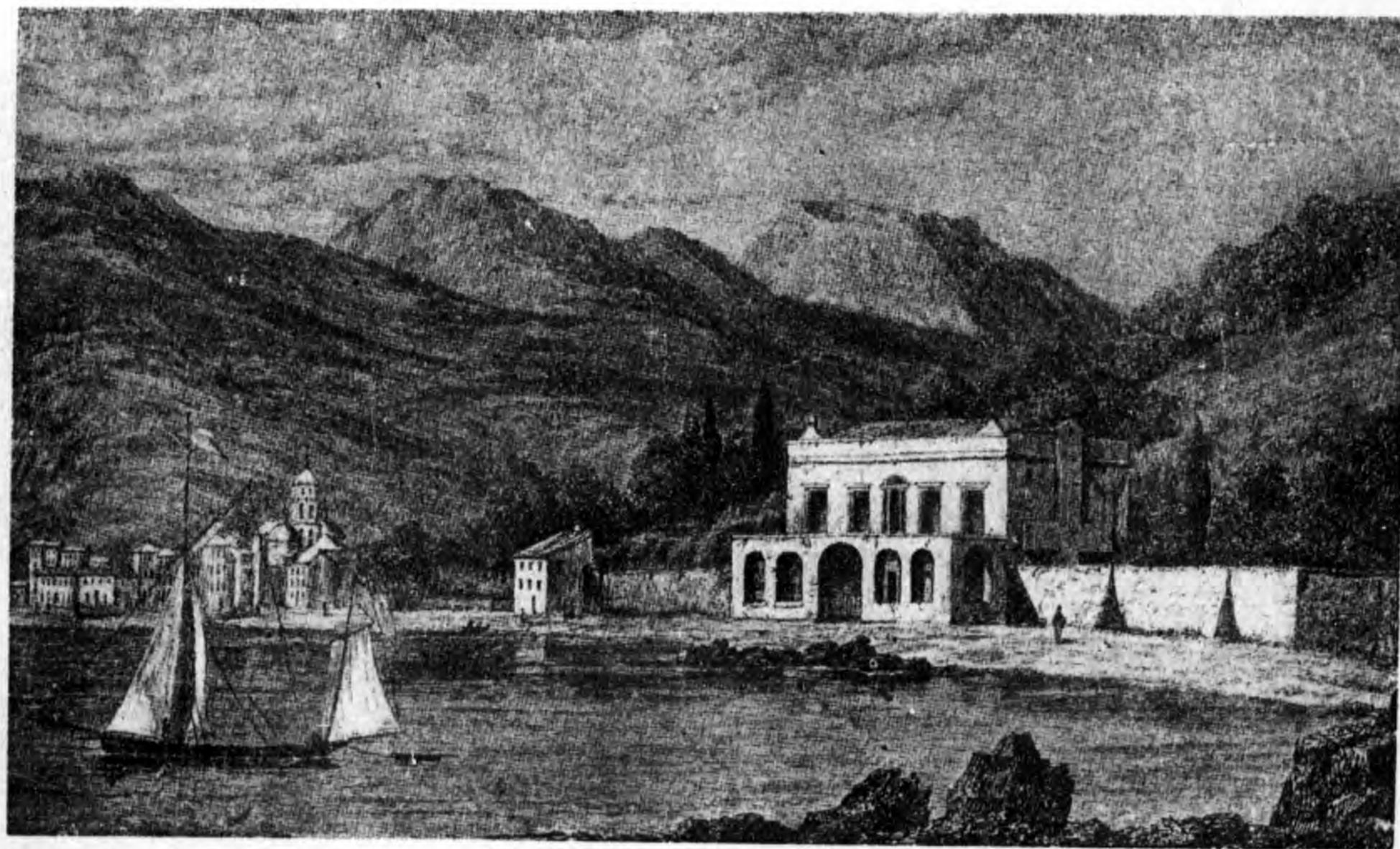
家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一圖 雪萊畫像



第二圖。卡利馬格利與「艾利厄爾」



第 三 圖

在路邊田野工作的農民都瞪着雙眼看這怪異的旅行隊

譯者序

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英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思想已經很顯著，到了十九世紀，就完全成熟了。在這期間，各批評家所一致認為『最好的五位詩人』——按照誕生的先後，和逝世的遲早為序——就是：渥茲渥斯，科爾利治，拜倫，雪萊，基茲。

雪萊的詩，不能說都好；但是，據某些批評家的論斷，他所作短篇抒情詩中，有的是『十九世紀英國的——簡直是當時全世界的——詩壇上最完美的詩』，就情緒上和韻律上而言，都達到了至完美的境地。詩人自己是『不具形體的精靈』，望不見，觸不着，但是他發出一種諧音，輕妙甜美，如蟬翼鼓動一般的拍着我們的心絃，所激起的不論是悲愁或歡欣，都是美妙迷醉的顫慄。

原來，雪萊的生活，也就是一首完美的詩。詩人的實際生活中，詩意的濃厚，恐怕很少有勝過雪萊的吧。

他不但是詩人，還是無神論者，反婚姻制度者，社會改革家，一切舊禮教與惡習的仇人。他有固定的思想和主義，而且具有鐵的意志，故能身體力行。他親自參加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解放運動，拯救貧民，買魚放生，還接濟了不少的朋友——甚至不認識的人。他為愛人類，忘了

自己。但是，人類對他怎樣呢？學校驅逐他，法警逮捕他，暴徒襲擊他，連那受他恩惠最多而又以無神論者自居的葛德文也竟用敗類叛徒等污名詆毀他。

他酷愛人類，人類卻是殘酷的摒棄他，這是為什麼呢？詩人的善意，能得當時一般社會的瞭解，原是稀有的事吧。再者，雪萊自己也不是毫無可咎責的。他的內心固然是最純潔，他是『世上最不自私的人』，存心爲惡是絕無其事的，但是行爲上終不免有些錯誤，他自己還以爲這些錯誤是真理——不然，他就不作了。他愛人類，但不瞭解人類。他始終是一個不明世故的小孩或傻子，可是他這種渾然的童心和愚誠，正是令人可愛的地方，他生活之所以充滿詩意，也就是這個原故。

他在實際生活上所失敗的，在詩的領域裏，卻成功了。他將全生貢獻於美和自己，於實際生活中追求，不能如願，於是升入幻想的境地——詩的領域去了。

於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斯培西阿海灣忽然刮起暴風，詩人藉着這種自然之力，毀滅了無常的形骸，永恆的詩魂卻翩然上升，永居藝術的宮庭。那時，他還不足三十歲。

『世上那有比一個天使兼聖徒的人更爲可愛呵！』

*

*

*

*

本書作者莫洛瓊，是法國的小說家兼傳記家。他於一八八五年生在法國北部一個名埃爾伯夫 (Elbeuf) 的小市鎮裏，他家以經營織布工廠爲業，他自己也曾經管過一個時期，這當然不適

合他的嗜好。歐戰發生了，他的生活從此有了轉機。他在軍隊中服務，反倒有了閒暇從事著作；於一九一八年，出版一部小說——布拉姆布爾上校的沈默（Les Silences du Colonel Bramble），發行至百餘版。這種意外的成功，使他決定過文筆的生涯。他於一九二三年發表雪萊傳，一躍而為傳記文學上的巨子。此外，提斯雷利傳（The Life of Disraeli），和拜倫傳，都是他的最有價值的作品。他也曾去英美講學，用他在劍橋大學的講演稿子，編成一書，名傳記論（Aspects of Biography），發表他對於傳記的見解。

歐戰後，發生變化的事件很多，傳記也是其中之一。過去的傳記，有的只是引證，箋疏，書目等的堆積；過於是紀念的，頌讚的，教訓的；其中所描寫的人物，「只是英雄的畫像，美德與成功充分的擴大，內心衝突與失敗盡量的隱匿，結果他已不是人，只是至善的畫像，全是光明，毫無半點黑影。」現代的傳記呢，不同了。就一般而言吧，每本分量較少，題材較為連貫，結構上較富於戲劇性，形式上類似小說，只為的令讀者欣賞，不是強讀者作枯燥的研究。人物是有美德也有瑕疵的具有血和肉的生靈。最要者是，傳記家寫傳記，就是製造一件藝術品。譬如女王維多利亞傳（Queen Victoria），我們不可說，「這本傳記碰巧是一件藝術品」；我們應當說，「這件藝術品碰巧是『女王維多利亞傳』」。——這種新派傳記作家中最重要，在英國有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在德國有路得維克（Emil Ludwig），在法國就是莫洛了。他們固然有不少的非難者，然而這種新的試驗的價值，已是昭然於世間了。

雪萊傳就表示了這種試驗的成功。這是當時英美法三國中銷行最多的一本書，給作者建立了廣大的名譽。

我們讀着這本書，爲什麼這樣的受感動呢？固然也因為雪萊的生活富於詩意，可是我們又何忍忽視了作者雕琢這件藝術品的辛苦和才力呵！他的筆下，時刻帶着輕微的諷刺，和深切的同情，這正是雪萊那種不切實際的生活所必然激起來的反應。

詩人固可欽佩，傳記家也是可欽佩的人。

*

*

*

*

譯者還是五六年前讀到這本書，那時讀後深受感動的心懷，就使我有試譯的企圖。但是，生活的忙迫，和內心的煩亂，使我屢欲動筆而未能。去年終於動筆了，可是時作時止，不覺又是一年，蝸牛走路，竟而也有達到目的地之一天——如此，就算了結了一件心事。

我所根據的，是 Ella D'Arcy 的英譯本，裏面還有些著顏色的插畫。這地方圖書貧乏，找不着法文原文，不能用原文校對一過，頗是憾事。書中略附幾則註解，那只是譯者的多事，也只爲的使我國一般讀者易於瞭解文中的含意。

在這工作進行的一年間，譯者的心爲着生活中奇異的變化，時刻顫慄着；因此，就這種意義而說，這書於我個人還是一件紀念品。

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識於汴寓。

目錄

第一編

第一章	基特的教授法	一
第二章	家庭	八
第三章	知己	一五
第四章	鄰近的一株松樹	二二
第五章	待證	二九
第六章	提摩塞·雪萊的有力的辯證	三五
第七章	一個女子學校	四三
第八章	專制的鎖鏈	五二
第九章	一對少年夫妻	五七
第十章	霍格	六四
第十一章	霍格(續)	七二
第十二章	第一次與中年人的接觸	七六

第十三章	肥皂球	八五
第十四章	他所崇敬的朋友	九三
第十五章	希欽勒女士	九九
第十六章	赫里雅	一〇五
第十七章	比較	一一二
第十八章	女神的第二個化身	一二二

第二編

第十九章	六個星期的出逃	一三一
第二十章	三個流浪人	一三六
第二十一章	葛德文	一四四
第二十二章	唐裘安被征服了	一五〇
第二十三章	艾利厄爾與唐裘安	一五七
第二十四章	愛之花園裏的墳墓	一六八
第二十五章	世俗的常規	一七六
第二十六章	大理石的女王和泥土的女王	一八六

第二十七章	羅馬的墓園	一九七
第二十八章	多戀	二〇四
第二十九章	隨從騎士	二一七
第三十章	一封誹謗的信	二二二
第三十一章	拜倫的沈默	二二五
第三十二章	密朗達	二三四
第三十三章	幾個門徒	二四二
第三十四章	撒母耳記下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節	二四九
第三十五章	避難所	二五六
第三十六章	艾利厄爾得到解脫了	二六四
第三十七章	最後的關連	二七三

插圖

第一圖	雪萊畫像	首一
第二圖	卡利馬格利與『艾利厄爾』	首二
第三圖	在路邊田野工作的農民都瞪着雙眼看這怪異的旅行隊	序二
第四圖	每天早上，他們散步很遠	一九

第五圖 這兩個年少的人單獨的留在那裏，一直到半夜後許久……………四七

第六圖 那五個孩子一聽見他在大廳裏說話，立刻匆忙的跑下樓來迎接他，把

他領到育嬰室裏去……………九七

第七圖 雪萊抱着小孩走來走去，對她哼着自己作的單調的歌曲……………一一三

第八圖 有些園丁一清早在這裏工作，看見克列爾從拜倫的別墅裏出來……………一六四

第九圖 歸緯利夫人迎接那個英國魔鬼和他的動物隊……………二二六

第十圖 那三個女子中有一個突然大喊大叫：『我的天呀！』……………二五八

第一編

轉身兒，步入愛之園裏，
想當初，百花芬芳羣集，
嘆而今，但見情塚徧地。

——William Blake

雪萊傳

第一章 基特的教授法

於一八〇九年，佐治三世 (George III) 任命基特博士 (Dr. Keats) 爲伊吞 (Eton) 學院 (註一) 的校長。他是一個身材短小而令人可怖的人物。在他看來，教鞭是達到至善必須經過的階段。他曾以『論福第六節』 (註二) 作宗教講演，最後他說：『呵，孩子們，你們的內心務必純潔！如有不純潔的，我要不斷的鞭打你們，直到你們的內心純潔了爲止！』

本州的巨紳富商都把子弟交給他教管，對於他這種出於虔信的橫暴，並不介意；而且也不敢小視他，因爲在這帝國裏有一半的牧師，主教，軍官，和公爵，都是挨過他鞭打的。

當時一般上流社會都贊成最嚴厲的教育。前此不久發生的法蘭西革命，已經證明了自由主義影響統治階級的許多危險。英國 一般有權勢的人作了神聖同盟的靈魂，都相信和拿破崙鬥爭就是和這帝國裏的自由主義鬥爭。他們對於國立各學校所希求的，只是製造一些談吐文雅而矯飾僞善的青年。

在伊吞學院裏，各種學科的組織，都是因循那些無價值的傳統方法，藉此消滅貴族少年們

對於共和主義可能有的任何熱情。在校五年後，學生把荷馬（Homer）的詩已經讀過兩遍，差不多全部弗基爾（Virgil）的著作也誦讀過，還得讀過荷累斯（Horace）著作的刪改本。他們能够用拉丁文寫短詩以歌頌惠靈吞（Wellington）或納爾遜（Nelson），寫出來也還看得過去。當時一般人都很喜歡引用拉丁文的詞句，譬如彼特（William Pitt）在下議院說話，引用『伊利易得（Aeneid）』（註三）裏的詩句，有點記不起來了，於是全體議員，不論王黨或是民黨，都站起來，衆口同聲的替他補充那個詩句。當然，這是教育劃一的一個好例證。

科學的課程是選修，學生當然不注重，但是舞蹈卻是必修的。說到宗教的課程，基特以爲懷疑是一種罪惡，但是他又想到如果無可懷疑的，那麼，宗教又沒什麼值得討論的了。他覺得神祕主義比對待宗教冷淡更爲可怖，有人在教堂裏嬉笑，他倒也不在乎，而且對於安息節的遵守，也不很嚴。

爲使讀者明白這著名的青年訓練家的——或是不自覺的——馬基雅弗利主義（Machiavelism）（註四）起見，我於此可以提一提：學生對他說幾句謊話，他並不介意；他常說，『這是一種敬意的表示。』

在學校裏面，充滿着野蠻的風氣。小的學生就是大的學生的奴隸或『學僕』。一個學僕得給他的學長鋪被，早上到戶外水管去給他提上水來，還要刷衣服擦皮鞋。如果不服從，就用這種罪惡應得的苦刑，施行懲罰。有一個小孩寫了一封家信，——不是爲的訴苦，只是要描寫他

的生活——他在信裏說：『我是羅爾斯的學僕，他帶上馬刺，追我跳過一條於我嫌太寬了的溝。我每回畏縮，他就用馬刺踢我，我的腿當然是流血了，我的「希臘詩人」也弄得體無完膚，我的新衣也給撕得破爛不堪了。』

『自衛的技術』，是光榮的，很受重視。有一次，小孩拚命相鬥，結果打死一個，躺在地板上。基特來了，看着死尸，只是簡單的說：『當然，這是一件可遺憾的事。但是，我希望一個伊吞學院的孩子應該有一拳還一拳的精神，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隱藏在這種制度裏面的真目的，就是用同一的模型，鑄造許多『面貌嚴酷的人』。在行爲上你是可以自主的，但是如有新創的思想，特異的服裝，或是新穎的言語，那就罪大惡極了。對於思想和書籍，不知不覺的露出來一點兒興趣，就認爲是一種可憎的矯飾，非強迫着連根拔去不可。

像這一種的生活，英國大多數的孩子，都以爲十分合理。在這個由國王創立的，隣近世世代的國王而深受庇護的伊吞學院裏，維持這種校風永續不斷，他們覺得是一件可驕傲的事，就全靠這點驕傲心作他們一切痛苦的安慰物。

只有很少的幾個銳敏的心靈，纔是劇烈的長久的感覺着痛苦。

舉例來說，那年的柏西·畢洗·雪萊 (Percy Byshe Shelley)——薩塞克斯州 (Sussex) 一個闊地主的兒子，畢洗·雪萊男爵 (Sir Byshe Shelley, Bart.) 的孫兒——就是其中之一，

他似乎怎麼也不能使自己適應這個環境。

這個小孩有發光的藍眼珠，鬆曲的黑頭髮，秀麗的面容，他確是非常漂亮。在他的外觀上可以看出來他有感覺銳敏的內心，這是在他那一類的孩子裏極不易見的。他還顯露出一種非難這個局面一切法則的濃厚傾向。

當他剛來到這學校的時候，那些六年級的將領見了他這樣細小的身材，女孩的風度，就以爲要在他身上行使權威，是不費力的。但是，不久之後，他們就發覺了極小的一點兒威脅，能激發他強烈的抵抗。一個牢不可破的意志，雖是缺乏必要的體力以履行其命令，但已注定了他作叛徒的命運。他的雙眼，在平靜的境況中，充滿着夢幻，但是如受了熱情或憤怒的刺戟，就會發出幾乎是狂暴的光輝；平時原是柔和而低微的音調，也就會變爲苦悶而尖銳的叫喊了。

他的嗜好書籍，輕視運動，他的隨風飄舞的長髮，他的露出女性前頸的披領，他的一切，都使得那些在伊吞學院這個以具有殘酷精神爲榮的小世界裏自命爲維持此種精神的人們，大起反感。

但是，雪萊認定了給舊生幹的奴役，大有傷害人類的威儀，從到校的第一天起，就拒絕服從那學長的命令，因此就被宣告是一個違法者。

他們把他叫做『雪萊瘋子』。在這些迫害者中有一個強有力的人，擔任着用火一般的苦刑拯救他的靈魂的工作。不過他們放棄了和他個對個的格鬥，因爲他們知道他是毫無畏懼死不肯

休的。他和人相鬥，就像一個女孩，張開着雙手，亂抓亂打。

他們組織了一個『惱雪團』，這是一種最得意的消遣。常是派出了偵探，發現這奇異的少年在河邊讀着詩，立刻發出『呀，逃走了！』的呼喊。雪萊披着風裏飄舞的頭髮，匆忙走過草地，穿過學校的走廊和伊吞市的街道。最後，他被包圍住，如深陷絕境的鹿，發出拖長而刺耳的尖聲叫吼，同時這些迫害者用泥污的球向他投擲，就好像用釘子把他釘在牆上一般。

一聲大呼『雪萊！』，接着又是一聲大呼『雪萊！』。老舊的牆，用各種聲調，再三發出『雪萊！』這呼喊的回聲。一個趨炎附勢的學僕會來撕他的短衣，另一個捏他一把，第三個就來把他拚命挾在脅下的幾本書用腳踢掉。於是，他們都用指頭指着他，同時再發出一陣『雪萊！』『雪萊！』『雪萊！』的狂呼，終於連他的神經也給震碎了。

他的迫害者期望着他痛苦到一個最高點，現在終於達到了：狂怒已經暴發，這小孩的眼裏火光閃灼，兩頰發白，渾身顫抖着搖撼着。

最後，他們對於這千回不變的景象感到厭足了，然後回校作他們的遊戲去。

雪萊拾起泥污了的幾本書，沈思着，經過草地，來到泰姆斯(Thames)河邊，草上日影稀疏，他躺下來，靜觀身前流水的逝往。奔馳的流水，和音樂一樣，具有變痛苦為悲哀的力量。流水和音樂，都能用柔和的繼續的流動，在心靈上灌輸遺忘與平靜，醫治痛苦。溫左堡(Windsor)和伊吞學院的那些高大的塔樓，在這少年的叛徒看來，是代表着一個有敵意的無變

化的人世；但是，垂柳的倒影，隨波盪漾着，有一種細軟柔弱的姿態，却使他得到安慰。

他重新讀他的書，再研究狄德羅 (Diderot)，福耳特爾 (Voltaire)，以及荷爾巴赫 (H. v. Holbach) (註五) 的理論。這些法國人，原是那些師長們所惡心疾首的，他卻崇拜他們，在他看來，這是他的勇敢所配作的一種公然挑戰的行爲。有一部英文著作，把他們的思想扼要的概括了，這就是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的『政治的正義論 (Political Justice)』(註六)。他最喜歡讀這本書。

葛德文把一切化爲簡單。如果人人讀他的書，世界將達到一種田園樂趣的境地。如果世人聽從理性的——那就是說，葛德文的——指示，每日兩小時的工作即足以供給人類一切的需要。愛情自由將代替了不合理的婚姻惡習，哲學將剷除了迷信的恐怖。但是，「偏見」緊閉住世人的心，不讓真理走入，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雪萊闖住書本，伸開四肢，躺在日光射着的，花開如繁星的草地上，默想着人類的不幸。從他後面的學校裏，一陣混亂愚蠢的人語聲，經過了一片美麗的山水風景，飄送過來。但是，至少，這裏沒有嘲諷的眼光，在偵察着他。這小孩流眼淚了，緊合着雙手，發出這樣的誓言：『我誓必正直，明慧，自由，只要我具有此種力量。我誓不與自私者以及權勢者爲伍，共謀禍人之事，而且我必加以抨擊。我誓必將我整個的生命貢獻於美的崇拜。』

如果基特博士親自聽見上面這種如宗教熱情的狂呼——凡是規則嚴厲的學校莫不以此爲深

可遺憾的事——他一定使用他習慣的方法，以醫治這個病態的人。

(註一)伊登學院爲劍橋大學中皇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預備學校，亨利第六世(Henry VI)所創立，隣近歷代國王所住的溫左堡(Windsor Castle)。在這學院裏讀書的，多是貴族子弟，其中有許多後來成爲文學上的偉大人物。

(註二)『論福第六節』即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節，該節云：『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見神』。

(註三)伊利易得爲羅馬詩人弗基爾的敘事詩，描寫特拉城(Troj)失陷後英雄伊利阿斯(Aeneas)的危難際遇。

(註四)馬基雅弗利主義即所謂政治上的權術主義，爲十五世紀意大利政治家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所提倡。他說，目的可使手段成爲神聖；爲君者無論用何手段，只要他的目的是爲國謀利，就不可責備他。

(註五)狄德羅，福耳特爾，荷爾巴赫，都是法國十八世紀的自由思想家。他們在宗教上是懷疑主義者，在哲學上是唯物主義者，在倫理學上是快樂主義(Hedonism)者。荷爾巴赫著有一書，名自然之組織(Systeme de la Nature)，代表當時學界的思想，稱爲無神論者的經典。

(註六)莫德文(一七五六——一八三六)，英國哲學家兼小說作家，主張無神論，並具有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於一七九三年，他出版『政治的正義論』，發表了他對於哲學和政治的見解。他相信人可以按照理性而行動，故主張破除婚姻，法律，以及其他一切制度。

第二章 家庭

在放假的日子裏，這個強的學僕卻成爲了世襲的王子。他的父親提摩塞·雪萊 (Timothy Shelley) 據有薩塞克斯州的菲爾蒲列斯 (Field Place) 田莊，一座建築穩固的，不高的白屋，周圍有花園和廣闊的樹林。在這裏，雪萊能會見他四個美麗的姊妹，一個從他學會說『魔鬼！』以驚嚇那些虔信者的三歲小兄弟，還有那位據說和他一般模樣的極美的表妹赫里雅·格洛甫 (Harriet Grove)。

這家的家長，畢洗·雪萊爵士，住在荷爾禪 (Horsham) 鎮上。他是一個舊派的紳士，常以有公爵的財富自誇，而生活的節約，卻像一個偷獵的人。畢洗爵士有六尺高的身材，威嚴的風度，和漂亮的面貌；他有憤世嫉俗的心情，強旺的氣質。畢洗爵士的眼珠，和雪萊這一家其餘的人不一樣，別人的都是鮮明的藍色，他的卻是棕色，大約是受他母親的遺傳，她是美國新澤稷 (New Jersey) 州的人，一位名叫蒲蘭姆 (Pum) 的闊寡婦。

他要建築一座哥林堡 (Castle Goring)，已經用去八萬金鎊，因爲費用過大，沒有建築成功。因此，他就在荷爾沙姆鎮的市政廳附近住了一所小房子，用了一個男僕，也和他一樣的怪癖。他穿得像一個農夫，成天坐在斯萬恩旅館 (Swan Inn) 的酒室裏，對無論那種人都談論政

治，以消磨時間。他使用一種粗暴的談諧，遲鈍的鄉下人聽了就害怕。他使兩個女兒在家裏過着極不幸的生活，她們不得已逃走了，這樣正好，他有了口實，不給她們分文的嫁資。

他有一個慾望，要完成廣大的產業，世世代代遺傳下去，不許稍受損失。爲這個目的，他將大部分的產業傳給柏西，而其他子孫卻未得分文。他把這孫兒看作維持他這野心於死後的不缺少的人物，所以對他有濃厚的感情。至於他那專事虛誇言論的兒子提摩塞，就只令他輕視而已。

提摩塞·雪萊是代表新索拉姆 (New Shoreham) 選舉區的國會議員。和他父親一樣，他也是高身材，各部發育很是均衡，白皙，漂亮，魁偉動人。他比畢洗爵士有較好的內心，但意志力較爲薄弱。畢洗爵士頗是令人喜悅，正如凡是自認不諱的利己主義者和玩世主義者常是令人喜悅的一樣。提摩塞存心雖不壞，而卻令人難堪。他崇拜知識，是用那種非常缺乏機敏的無識之輩的態度。他裝作對於宗教有一種時髦的敬重，對於新思想有一種過分的寬容，還擺出莊嚴哲人的派頭。就政治和宗教的意見說，他高興把自己叫做自由主義者，但又極其小心，不使他的朋輩因此略起反感。爲幫助諾福克公爵 (Duke of Norfolk)，他也談論愛爾蘭天主教徒解放的問題，以示慰勸。他深以自己勇敢爲誇耀，卻沒吃過半點勇敢的虧。他也很有眼淚供他使用，但是如果傷及他的虛榮心，他就變爲殘酷的了。在他個人的生活裏，他誇自己的文雅和藹，卻也很想在柔順的態度，參入強硬的手段。處理小事，使用外交家的風度，但是大事臨

頭，他卻粗俗不雅。他不得罪人，不過有點令人討厭，這正好試練少年批評家的脾氣。他的無理的嘮叨，給雪萊以苦惱，使雪萊形成靈智上的孤立。說到他的夫人，原是那州中最漂亮的女子，她喜歡男子是戰鬪者兼文雅的人；所以每回她看見大兒子走進樹林裏去，脅下挾的不是
一枝鎗，只是一本書，她總是表示嫌惡的態度。

但是在他姊妹的眼光中，雪萊是超人。他從伊吞回來了，家裏立即充滿稀奇古怪的人物，花園裏雜亂的喃喃細語，如『仲夏夜夢』(註一)裏的情景，徧地生氣勃勃。那些小女孩時時刻刻在恐怖中生活着，但是這種恐怖是甜美的。柏西喜歡用神祕的色彩裝飾日常的事物。古舊的牆上，任何一個小洞，他都要插入一條木桿，以探求神祕的途徑。在頂樓裏，他發現一間封鎖了的房子。他說，這房子裏住着一個煉丹的術士，年老髮長，就是那個可畏的阿格利巴(Cornelius Agrippa) (註二)。聽到頂樓裏有點什麼響聲，就以爲是阿格利巴摔倒了他的燈盞。雪萊一家人，用了一個整禮拜，在花園裏勞作，要給阿格利巴掘成一個避暑窟。

其他妖怪，也都隨着這小孩的歸來，重復蘇醒。那裏有一門巨大的烏龜，住在水池裏；還有一條巨大的老蛇，一種極可畏的爬蟲，從前在那些矮樹叢裏確實常常出現，後來被地主的園丁用鐮刀殺死了。『這個園丁，各位小姐呵，這個園丁雖是有個人的模樣，和我們不差什麼，但是其實他就是時光老爺爺，傳說的妖魔，都是他給毀滅了的。』

這些捏造的故事所以如此動人的，是因爲這位講述者也懷疑這些故事是自己捏造的了。術

士鬼怪的故事，騷擾了他的神經過敏的嬰孩時期。但是他愈是害怕鬼怪的出現，愈是要和他們挑戰。在伊吞學院裏，他常在地上畫一個圓圈，用小碟子盛了酒精，點着，就在這淺藍色的火焰中唸起咒來：『空中魔鬼，火裏妖怪……』有一天，他的教師，那位莊重威儀的培特爾（Bethel），打斷他的法事，說：『雪萊，你到底在幹什麼？』『對不起，先生，我在招鬼啦……』在鄉下，也一樣常有少年尖銳的呼聲，招請那位『黑暗之主』；有時，那些小孩奉了這位至尊的兄長的命令，扮演了妖魔鬼怪，大家極感愉快。

科學的訓練原是不適合雪萊的性情，但是他喜歡科學中浪漫的部分。他把當時發明的一種機器作了武器，對着那一羣小女孩放出電的射擊，使她們嘆賞不已。不過，最年幼的小赫倫（Hellen）每次看見他來，手裏拿着一個小瓶和少許金屬線，她就會哭起來。

他的最親密的最忠實的信徒，是他的大姊伊利沙白（Elizabeth），和他的可愛的表妹赫里雅·格洛甫。這三個小孩特別親近，因為他們都是知識初開，對於『真理』都有熱烈的愛好。初次覺醒的本能，常是在思想上鋪飾了非常的嫵媚。雪萊領着他的美麗的門徒，走到墓園裏，在那些死人的當前，充滿着神秘，他的雙眼因此顯出詩意的魔力。這裏很安全，可以躲避他父親的尋找，他於是在那老教堂的蔭裏一個荒墳上面，坐在她們的中間，兩隻手臂各抱一個擺動着的細腰，談論天上地下的各事各物，滔滔不絕，同時那兩對可愛的美目就把他的一字一句當作美酒一般都喝了下去。

他把世界畫成一張簡單的圖畫。在這一方面是『罪惡』：國王，教士，與富人。在另一方面是『美德』：哲學家，可憐人，與貧困者。這裏是給暴虐政治服務的宗教；那裏是葛德文和他的『政治的正義論』。但是，他和那些女孩談話，還是討論愛情的時候多。

『人間的法律擅敢約束我們天賦的情緒，這是如何的荒謬！眼珠看到了可愛的東西，內心就着了火。愛，或是不愛，人如何能控制得住呢？愛的要素是自由，在壓抑的空氣裏，它就萎謝了。它和服從，嫉妬，以及畏懼，是絕對不能兩立的。它須要完全的信心，與絕對的自由。婚姻只是牢獄。……』

懷疑主義而涉及婚姻問題，是未婚女子所不大賞識的一種機智。形而上學的異教有時可以娛樂她們，婚姻上的異教卻使她們嗅到了火刑所用的乾柴的氣味。

『束縛嗎？』赫里雅重複着說，『那是無疑的。……如果束縛不厲害，有什麼要緊呢？』
 『如果束縛不厲害，這束縛就沒用處。一個自願坐監的人，誰還給他加上腳鐐手拷呢？』
 『但是宗教呢……』

雪萊引用荷爾巴赫的話，以證明葛德文的理論。『如果上帝是公道的，我們如何能相信他會懲罰那些由他自己製造的，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人們如何能觸犯他，或是抵抗他？如果上帝是理智的，他為什麼和那些原是從他手裏得了背理不正的自由的，不幸的人們發脾氣？』

「風俗呢……」

「時間是長永的，我們所叫做十九世紀的，亦不過一轉瞬的光陰，在這短促的光陰裏，風俗於我們能有何重要呢？」

伊利沙白贊成她的兄弟；那麼，這樣一個半神的人物，眼光閃灼着，襯衫的領子敞開，露出細嫩的前頸，頭髮美如錦緞，赫里雅那裏還能抗辯呢？

她嘆息了。於是，爲轉變話題，她提議：「讓我們進行蔡斯特羅齊（Zastrowzi），好嗎？」

蔡斯特羅齊是他們三人合作進行的一部長篇小說。這書描寫一個強盜領袖，一個驕縱的暴君，還有一個「周身各部配稱得非常美雅的女郎，溫柔而聖潔達了極點。」

在蔡斯特羅齊的共同進行中，時光是愉快的過着。黃昏降臨了。伊利沙白走開了，把一對真摯的情人留在黑暗裏。

雪萊和赫里雅，手臂鉤結着，穿過由草地騰上的一片白霧，漫步走回家來。微風吹拂着，震動了樹梢的枝葉，在月兒的臉下擺過來擺過去。牡丹已經收斂了她們蒼白的花姿，頭兒低垂着。這種黃昏的淒涼，使雪萊想起不久又將回到迴廊陰鬱的伊香學院去了。但是，他的表妹在他的接觸下顫慄着擺動着，使他意識到她的熱烈的情愛，於是覺得全身充滿着勇敢，要從事於聖徒與戰鬪者的生涯。

(註一)『仲夏夜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是莎士比亞的一部喜劇，描寫兩對情侶，在深夜裏，相互求愛於雅典附近一座森林中，而這森林原是神仙聚會的地方。

(註二)阿格利巴生於一四八六年，死於一五三五年，德國神祕哲學家，曾著書論鍊金術，幻術，占星術等。關於他，有黑犬，魔鏡，以及其殺魔鬼分尸的門徒等傳說的故事。

第三章 知己

於一八一〇年十月，提摩塞·雪萊帶了他的兒子到鄂斯福（Oxford）去。這正是這位新索拉姆的國會議員心情最愉快的時候。

他討厭旅館，所以這回還是住在他從前住過的公寓裏。這房子在大街裏，綽號『鉛馬』，這正是一個適當的名字，因為房東約翰·斯賴特（John Slater）是一個鉛匠兼裝配玻璃的工人。這位斯賴特是提摩塞·雪萊先生的老房東的兒子，承繼了這個公寓和鉛工業。這房東還有一個兒子，和夢得（Munday）在卡法克斯（Cartax）合股開書舖，提摩塞·雪萊先生和他以後發生過許多關係，引起不少的懊惱。

提摩塞·雪萊先生到這裏來是爲的送這位將來的男爵到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去報名；這種手續，多少年前，他自己也是一樣的經歷過。這類的儀式，從來就是使一個英國人很愜意的，像提摩塞·雪萊這種自尊自大的人，更其是如此。在那儀式令人很滿意的舉行完了之後，他立刻帶着柏西去見那位書舖老板，吩咐他說，以後各種書報，無論多少，儘管除給他的兒子。

「斯賴特先生，這是我的兒子，」他說着，同時高興的指着站在旁邊的，頭髮蓬亂，雙眼

發光的少年，「他嗜好文學，而且已經寫過一部小說了。」——這就是指蔡斯特羅齊——「如果他還想發表什麼東西，請你多多幫忙，他要發表什麼，就給他印什麼。」

柏西·雪萊很喜歡大學。自己有自己的房間，可以閉門謝客；上課不上課，可以隨便；各種科目，學習與否，可以隨自己選擇；讀書，寫作，或是散步，可以隨意；這種情形，不但有出家人生活的好處，而且還有哲學家運用思想的自由。這原是他所夢想的，願意「永久」過着的生活。

那天晚上，他坐在飯廳裏，發覺旁邊坐着一個少年，和他自己一樣也是新生。這個少年說出了自己的姓名是「哲斐孫·霍格 (Jefferson Hope)」之後，就擺出了牛津大學禮貌所必需的，貴族式的矜持態度。但是，到了進食的中間，兩個少年再也不能保持沈默了，於是開始談論他們自己所讀過的東西。

「當今最好的詩歌文學，」雪萊說，「是德國文學。」

霍格帶着微笑說明德國文學的缺乏自然。過多的浪漫主義令他厭煩了。

「還有什麼現代文學可以比得上德國文學呢？」

霍格提出意大利文學。

雪萊聽了，躁急起來，於是開始了一個熱烈而長久的辯論；僕人把桌子收拾乾淨了，他們也不會知道。

『請你到我房裏去，好嗎？』霍格說。『到那裏，我們還可繼續討論。』

雪萊很高興的答應了。但是，在路上，他忘了自己的議論的線索，而擁護德國文學的熱情也完全消失了。當霍格正在點蠟燭的時候，他這位來客平靜的說明自己既不懂意大利文又不懂德文，原不够資格討論這個問題，所以剛纔的討論也不過是藉此說說話罷了。

霍格微笑的回答，也說自己過於平庸無知。他隨即在桌子上擺出了一瓶酒，酒杯和餅乾。『並且，』雪萊着重的說，『一切文學都是無謂的廢物。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的研究，除了是單字和短語的，或是事物名稱的研究之外，還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們去研究事物的本身，那就比較高明多了啦！』

但是如何纔能作到這一步，霍格要想領教。

『利用自然科學，而尤其是化學，』雪萊說。他於是擡高了聲音，大談其化學分析，近世物理學上的發明，以及電學。這時態度的興奮，還要遠超過辯護德國文學的熱情。

霍格對於這些問題不感什麼興趣，於是有了閒暇工夫考量他這位新交的外貌。他的衣服，材料既貴重，而且式樣也是當時大家所最贊許的，可是給他穿得又亂又皺，也不會刷過。他的身材苗條而瘦弱，頗高，不過令人看着不如他實際的高，因為常常熱烈的情感使他的臉部時時向前伸出，於是雙肩聳竦。他的手勢來得突然，卻又文雅；他的面貌又紅又白，和少女的臉色一樣；他的頭髮，棕黑色，長而蓬亂。他的手勢顯示出一種生氣，一種熱情，一種活躍的異乎

尋常的智慧。而且道德的表現，其美並不亞於智慧表現，溫和，純潔，文雅，還具有佛羅稜薩(Florence)那些大畫家在壁上畫着的聖徒畫像所特有的虔信宗教的態度。

「雪萊仍然是談論着，那時有一個鐘響了，他立刻大聲的說，『我的礦物學上課了！』隨即跑下樓去了。」

*

*

*

*

霍格答應次晨去看他。他去了，雪萊正和一個強要給他整頓房子的校僕吵鬧得十分劇烈。書籍，皮靴，紙張，手鎗，襯衣，火藥，玻璃瓶，溶罐等等，在地板上，桌子上，椅子上，無處不是散亂的擱着。在那些亂堆的物件中間，特別令人注意的是一個起電機，一個抽氣器，和一個日光顯微鏡。他轉動起電機的柄，強烈的火星噴出，噼啪作響，他趕快站在有玻璃腳的凳上，他的蓬亂的長髮，一簇一簇的倒垂着。霍格帶着愉快的神氣，關切的用視線跟隨着他的活動，尤其是注視着那些酒杯和茶杯。當那主人正要倒茶的時候，這位來客趕快從那杯子裏取出一個值七個先令的金幣，這金片浸在鹽酸裏已經化去一半了。

此後，這兩個少年成爲不可分離的了。每天早上，他們散步很遠，在散步的時候，雪萊攀越所有的河岸，跳過一切的溝渠，他的行爲和小孩的一模一樣。

他走到無論那個水邊，總要投下紙作的小船，把小小的紙船順着泰姆斯河顫動着的漂下去。他跟着船走，一直到看見船沈了爲止；而霍格呢，在那些船出發的水邊處等候着，雖是風



第四圖
每天早上,他們散步很遠。

順，卻也有點不高興了。

散步之後，他們走回雪萊的房子，因為繼續的浪費筋力，他很覺疲乏，就給濃厚的瞌睡征服了。在旺盛的火爐前，地氈上，他伸開了四肢躺着，或是蜷身而睡，和一個貓一樣，他常是如此的從六點鐘一直睡到十點。到了十點，他突然站了起來，用勁的揉自己的眼，用指頭迅速的整理自己的長髮，於是立刻從事熱烈的辯論，或是用那幾乎令人痛苦的奮發力開始背誦詩歌。

他十一點鐘吃晚飯，而他的飯菜總是很簡單。根據他的主義不吃肉，喜歡吃麵包，衣袋中時常裝滿了麵包。他常是一面走着讀着，一面細嚼着，在他經過的道路上，遺留着許多麵包屑。除了麵包之外，他還喜歡吃作布丁的葡萄乾，和曬乾的梅子，都是從食品雜貨店裏買來的。規規矩矩的坐下來吃一頓飯，他覺得是令人厭煩得難堪，因此他幾乎從來沒有好好的吃完過一頓飯。

晚飯之後，他的心情很明晰，言語很輝煌。他對霍格談論他的表妹赫里雅，他寫過好些長信給她，述說狂熱的愛情和葛德文的哲學；他還談論他的姊伊利沙白，說她是一個舊禮教的勇敢的反抗者。或者，他朗讀他父親剛寫來的信，發出尖銳的笑聲。或者，他拿起一本他最喜歡讀的書，陸克 (Locke)，休姆 (Hume)，或是福耳特爾，而且加以狂熱的批評。

霍格常常暗自懷疑，像他朋友這樣宗教的神祕的性格，那些作家怎麼能够給與他如此大的

魔力。在霍格看來，也許是這樣的：雪萊博覽羣書，走入許多歧途，突然發覺各種理論體系的無限複雜，就好比深谷石崖的交叉錯亂，於是某一種的眩暈擒住了他；要想從這種形而上學的眩暈中解救出來，就只有像葛德文的這一類的單純的學說纔能得到。他藉以自娛的是，用水晶一般的理論所造成的空中樓閣，以代替歷史上偉大而雜亂的堆積物；他鄙棄充滿着矛盾而令人可怕的現實人間，而喜歡令人怡悅的幻象——那由靈魂通過雲霧的網去觀察事實所得來的幻象。

於是大學的鐘敲過兩點。霍格站了起來，不管他的朋友如何反對，走開睡覺去了。

『多麼非常的一個人物呀！』當他走上自己的房裏去的時候，心裏這樣想。……『有少女的美雅，有不會離開過慈母身邊的處女的純貞……然而又有不可控制的力量……有黑衣教士的靈魂，還帶上急進革命家的思想。』

這當然是一種奇怪的混合，很值得考慮的。但是這位霍格少爺不願意勞苦了自己的腦經，因此他的親愛的朋友雪萊就只能常常給他一個極其想睡的慾望。

第四章 鄰近的一株松樹

在聖誕節前幾日，提摩塞·雪萊先生在他的信箱裏發現書商斯托克得爾先生 (Mr. Stock-tale) 自倫敦寄來的一件書簡，爲的通知他，少年柏西·雪萊先生要想出版一種奇異的作品。斯托克得爾已經接到一部小說稿子題名煉丹術士聖鷓斐 (St. Irvyne, or the Rosicrucian)，裏面充滿了極端破壞的思想；因此，這位可敬的商人不能毫無愛懼的看着如此可尊重的一位紳士——提摩塞·雪萊先生——的兒子踏着危險的道路。這書商認爲警告這少年的父親，是自己的責任；最要的，是令他注意這少年的有害的護衛之神——他的朋友哲斐孫·霍格先生，霍格雖然是英格蘭北部一個保守黨的舊式善良家庭裏的子弟，可是就性格上說，他是十分的不正直而危險。

提摩塞·雪萊先生寫了回信，通知斯托克得爾，說他連一個紳士的印刷費也不願付出，這樣，更其增加了這位書商精神上的和主義上的不安。提摩塞·雪萊先生一面等候着兒子回菲爾蒲列斯來過聖誕節第一個星期的假期，一面準備一篇矛盾的，懇摯的，誇大的訓辭，運用一種鋪張虛飾的體材，這正是他所擅長的。

單用辯論說服一個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想着用一個父親的辯論以變更兒子的思想，

簡直是莫大的辯論狂。談話完了，雪萊走開，對於家人的愚蠢懷着厭惡，對於如此不配作一個正人君子的斯托克得爾的行爲，心中充滿着正義的忿怒，而對於他唯一的朋友哲斐孫·霍格卻較前更是密切了。就在當天晚上，寫信給他，把一切詳盡的述說了。

「人都以爲我的思想可憎，因而攻擊我；人皆視我爲無賴者；天氣預示着可怖的暴風，但是我好像立在燈塔上，欣然的譏誚着底下巨浪的拍擊。我嘗試要開導我的父親。說也奇怪！他有一個時候也竟而贊成我的議論；他承認上帝直接的干涉是不可能的。他承認巫道，鬼怪，傳說的奇蹟，是絕對不可信的。但是，當我應用我們所一致贊成的真理的時候，他就驚跳了……於是用一種無理的論辯，「我相信，因爲我相信」，使我無話可說。

「我的母親相信我在往地獄裏去的大道上走着。她以爲我將把我幾個小姊妹，全變成自然神教的信徒。這是如何可笑！」

菲爾蒲列斯從來放假總是充滿着愉快的，現在卻因爲這些事件而變爲陰鬱了。提摩塞·雪萊夫人忠告她的幾個女兒，不許和柏西說多了話，於是那些小女孩都是畏怯而沈默的了。她們繼續作聖誕節的準備，卻都是迫於習慣之力，不再感何興趣；那些小小的嬉戲和令人驚喜之事，也都照例安排了，然而缺乏那種在幸福的家庭中使聖誕日非常愉快的笑聲和諧謔。

只有伊利沙白暗地裏還是忠於雪萊。但是，她看出赫里雅一天一天的更是冷淡，更是規避，已經不能和她共同崇拜雪萊了。

赫里雅收到從鄂斯福寄來的信，裏面充滿着使她極難瞭解的狂熱的議論，這些信只是擾亂她，使她不快。從葛德文的書中引來的語句，使她厭煩得流眼淚，而她的畏懼還要更勝過她的厭煩。漂亮的女人而嗜好危險的思想，這原是稀有的事。美——這法律和秩序的自然表現——本質上就是保守的；它贊助一切已經成立的宗教，並且作了一切宗教儀式的裝飾品；維納斯（Venus）常常是朱彼忒（Jupiter）的一個有力的擁護者。

赫里雅把雪萊的信給她母親看，母親勸她把信交給她父親。這位紳士聲言，雪萊的思想是可惡的。她的父母對於這少年的前途，都只有失望的觀察。像這樣一個用自己的愚蠢使得誰都不肯理睬的怪癖者，赫里雅應當和他結婚嗎？她喜歡都雅，郡中跳舞，和他人讚美。然而和這個不敬重一切，連婚姻也要菲薄的，瘋狂的孩子結合，她會過一種怎樣的生活呢？而且宗教終究是有權利……

在雪萊回來之前，這兩位少女已經有過一番劇烈的辯論。伊利沙白爲他的主張而辯解。赫里雅怎麼能够把一點兒世俗的小小成功，來比較和人類中一個最了不得的人物共同生活的幸福呢？

「你把你的兄弟說得如此非凡，但是我怎麼能够相信他實實在在是和你所說的一樣呢？我們老是住在鄉下，對於生活也不知道個什麼。我們的父母，甚至於作國會議員的你的父親，都不贊成柏西的思想。好吧，我們且承認他是一個天才吧。然而我有什麼權利和他親密呢？因爲

當他將來發現我實在遠不如在他幻想中所虛構的人物時，我們的結合就會令他失望的。而我呢，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年輕女子，和所有其餘的女子沒有什麼不同。他卻把我理想化了，如果他知道我實在是個什麼樣子，他就會大為驚訝的。」

過多的謙虛，令人想到：愛情中沒有如此的過慮。

雪萊到家的時候，伊利沙白對他說明了這種情形。他立刻把赫里雅找來。他發覺她又冷淡又疏遠，正和伊利沙白所說明的一樣。她並不要求雪萊辯解，她所要求的只是請他避開自己。她非難他不該有廣泛的懷疑主義。

「但是，赫里雅，」雪萊抗辯，「你不許我解釋我用最合邏輯的理論所得到的思想，這實在是可怕的事。請問你，我這些關於宗教的意見為什麼剝奪了我作兄長，朋友，或是愛人的資格？」

「你高興怎樣想就怎樣想吧，」赫里雅回答，「你所想的是什麼，我毫不在乎，我只求你不要把我的命運和你的連繫起來。」

女子將冷淡投在男子的身上，常是極突然的，如同非洲中部黑夜的到來，而雪萊遇到這種的冷淡，還算第一次。

他走開了，憂愁得發瘋。經過了凋謝的，冰凍的森林，向着菲爾蒲列斯漫步走着；風刮着雪亂飛，他也不覺得，就在那村中的墓園裏徘徊了好幾個鐘頭——這裏原就是他們第一次愛情

之夢的背景啊。

他到家已是早上兩點，上了牀，在身邊放着一支裝好的手鎗，還有各種從他化學藥品庫中取出的毒藥。然而想到伊利沙白發現他的屍體時的悲哀，使他不忍自殺。

次日，他寫信給霍格。對於赫里雅，他沒說半句怨憤的話；就是對於他的父親，以及對於格洛甫先生，也都一樣。

「於此我發誓——如我違背誓言，願蒼天殺我——我發誓，我決不饒恕「不寬容」！我鼓勵我自己去報復的，也就只這一件事；凡是我能省下來的時間，我都要拿來用在這個目的上。「不寬容」最能損害社會；它能助長偏見，而偏見能破壞了社會中最親切的，最有情的關連。呵，我是如何的願望我能成爲一個報復者！——能用我自己的手壓碎了這個惡魔；能把它投下它的故鄉——地獄裏去，使它永久不再翻身！如此，我就可以永久的樹立了完全的普遍的寬容。

「我希望把這種不易滿足的情感，在詩歌中稍得發洩。你將聽到，這事是如何的傷害了我。她不再是我的了！她憎惡我是一個懷疑主義者——然而她自己從前也是啦！呵，「頑固」！如果我饒了你這最後一次最殘酷的迫害，願蒼天——如蒼天也有憤怒的話——願蒼天殺我！

「但我已經饒恕了，請你原諒吧。我恐怕，在愛的熱情中也有自私心，因爲我總是免不了時時刻刻的感覺得，好像我的內心正在破裂着。但是，我下了決心不再如此感覺了。這是自私

的。我願爲他人而表同情，不願同情我自己——呵，我是如何的情願在這個掙扎中死去！不錯，那倒是一種解救的方法！自殺是不對的嗎？我昨晚睡覺帶了一支裝好的手鎗和一些毒藥，但是我沒有死。假設不是因爲我的姊和你的原故，那我會已經和你們作過最後的告別了。」

在菲爾蒲列斯還得過兩週的假期，這是不愉快的兩週，因爲姊妹們都不安。

雪萊還在家的時候，不管伊利沙白如何邀請，赫里雅總是拒絕過來看他們。人們開始祕密的私語，說她已經和別人訂婚了。

爲的製造他人的幸福以求自己精神上的慰藉，雪萊決定勸誘霍格鍾愛並不會見面的伊利沙白。他寄給霍格幾首她所寫的詩，在這些詩裏充滿着善良的心意，暴政的仇恨，和韻律的錯誤。

「世人皆同胞，伊利沙白像一個善良的小學生歌詠着，『甚至於在殘酷的英國人鞭笞之下曲着腰的非洲人，也是同胞。』……還有一些同樣語調的詩句。

雪萊又把霍格的詩給他姊看，作爲酬答，據他說這些詩是『美極了』。霍格在詩裏把雪萊比作一株小橡樹，把赫里雅比作常春藤，藤擁抱着橡樹，把橡樹悶死了。

「你還沒有說到，雪萊寫道，『常春藤於傷害了橡樹之後，纏住鄰近的一株松樹，好像

是爲的譏諷它所造成的痛苦。』

這鄰近的松樹，就是黑納先生(Mr. Heylar)，一位闊地主，一個有平穩思想的人，他是上

帝特意作來護送他的夫人赴郡中跳舞會的。

「她是永久的從我這裏失去了！她已經出嫁了！嫁給了一塊泥土！她自己也會變成同等的感覺遲鈍。所有一切好的可能性都會消失的。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了。」

他原想邀霍格到菲爾蒲列斯來，使伊利沙白可以親自判斷霍格的各種優點。但是，那位鄉紳還記得斯托克得爾關於某個險惡的護衛之神對他所下的警告，於是禁止這次的邀請。

第五章 待證

在這個不幸的假期之後大約一個月的光景，夢得與斯賴特兩位先生——鄂斯福的書商，提摩塞·雪萊曾經向他們介紹過自己兒子的文學嗜好的——看見這位少年闖入他們的書店，頭髮飄舞着，襯衫的衣領寬寬的披開着，腋下挾着一大捆小冊子。他吩咐他們每本賣六個辨士，並且把書安置在窗戶裏，要特別惹人注意。爲的要使這事確實辦到，他就親自動手來作。

兩個書舖老板看着他工作，帶着那種鄂斯福商人對於牛津大學有錢的新生所有的，感到興趣的，和爲父的，慈愛的態度。如果他們更看近一點，對於他們這位少年主顧在他們的櫃臺上與窗戶裏所散布的危險物，就會大感恐怖的吧。

在鄂斯福這個言語矯飾的，迷信宗教的城市裏，單是這冊子的名稱，『無神論的必然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m)』，已是最易惹起反感了。書上簽了一個假名，『耶利米·斯條克力』(Jeremiah Stukeley)』。如果夢得與斯賴特兩位先生把書翻開來，這位假設的斯條克力傲慢的邏輯，就會更其使得他們感到恐怖了。

『把那些被援引來證明任何一個臆說的證據，加以精密的檢討，是從來就被認爲達到真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至於真理的好處，那是不用贅述的。』

這本冊子開宗明義就寫着這種毫無顧忌的原理，接着就用幾何學上定理的筆法從事於證明上帝之存在的不可能性。他意氣揚揚的結束這本冊子用了三個字母：Q. E. D. (Quod erat demonstrandum，有待證明)。

對於原不知道數學的雪萊，這個公式常像召喚「真理」的，術士用的符咒。雖然他誠懇的相信『全善之神』——萬物的創造者兼指導者；雖然他相信一位英格蘭教的『薩發的牧師 (Vicaire Savoyard)』(註一)個人所主張的神學；但是『無神論者』這個名辭，表示出一種強力，使他喜歡。他高興把它投在『頑固』的臉上。在伊吞學院已經有人把這個綽號向他投來，他現在拾起它來，就如同一位遊俠的武士拾起來一個手套(表示接受他人的挑戰——譯者)。除了他的民族所有的身體上和道德上的勇敢之外，他還有一種智慧上的勇敢，因此他輕視各種大的危險，和不可避免的誹謗。

『無神論的必然性』公布還不過二十分鐘，約翰·傑克爾 (Rev. John Walker)——新學院 (New College) 的學術會員，一個有陰險的，宗教裁判官的心腸的人物——在書舖的窗戶前經過，向裏面窺視。

『無神論的必然性』……這位可敬的約翰，驚訝而暴怒，大步邁進書店，用粗大的聲音喊叫，『夢得先生！斯賴特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先生，關於這事，我們確實不知道。我們沒有親自審查這本冊子……』

「一無神論的必然性」！……就只這個書名已够使你們明白了。」

「一點不錯，先生，一點不錯。我們現在既然注意到了，那麼……」

「二位先生，你們既然注意到了，就該有把每本冊子從你們的窗戶裏立刻挪開的善意，把這些冊子連同你們也許還有的一切一概送到你們的廚房裏，丟在火中。」

倭克爾先生當然毫無權力發出這種命令；但是書舖老板知道，他只要向大學當局告發，他們就會看到自己的書舖將被驅逐。因此，他們帶着諂媚的微笑服從他，並且派了一個店員去請雪萊先生來和他們作幾分鐘的談話。

「我們很抱歉，雪萊先生，實在很抱歉，但是我們也確實沒辦法。倭克爾先生非教如此辦不可，而且爲你自己的利益……」

但是「自己的利益」，是雪萊最不關心的東西。他用刺耳的急迫的聲音對這兩個大感困難的書店老板申述自己有任何思想和傳達思想於世人的權利。

「並且，」他意氣揚揚的告訴他們，「我把我的羅網張開在那些牛津大學裏羽毛未具的小鳥面前，這不算甚麼，我還作了比這更糟的事哩。上議院裏有議席的主教，大學的校長，各學院的主任，學監，我給他們每人都寄了一本「一無神論的必然性」，書上還有我親筆寫的「耶利米·斯條克力」奉贈的文字啦！」

*

*

*

*

幾天之後，一個門房來到霍格的房裏，對雪萊轉達學監的問候，並請他立刻下去見學監。他走下去，到了會議廳中，看見了院長，幾個學術會員；一小羣有學問的清教徒，都是模範的，筋肉主義的基督教徒，他們常是憎惡雪萊，因為他的長髮，他的奇裝異服，以及他對於實驗科學的，確實是鄙賤的趣味。

學監給他看一本『無神論的必然性』，問他是否是他寫的。因為他說話粗魯，唐突，無禮，雪萊沒有回答他。

『這冊子的作者是你，或者不是你呢？』

『如果你能證明這書是我寫的，把你的證據拿出來。用這種形式來盤問我，既是違反正義，也是不合法律。像這種手續只適合宗教審判官的法庭，不宜於自由國家裏的自由人。』

『你願意否認這是你的作品嗎？』

『我拒絕答復你。』

『那麼，你被開除了，我希望你至遲明早離開學校。』

一個學術會員立刻遞給他一封蓋了學院圖章的信，裏面寫着開除的判決文。

雪萊闖回霍格的房子，把自己投在沙發上，憤怒得發抖，重復的說着，『開除了！……開除了！』

這個懲罰是可怕的。這使他中途輟學；使他不能進任何其他的大學；剝奪他很以為愉快的

平靜生活；並且幾他引起了她父親的不可消滅的無理的忿怒。

霍格也和他的朋友一樣的憤怒，受着少年人的義氣的支配，立刻寫了一個短簡給院長和學術會員，對於像雪萊這麼一個人竟而受如此的待遇這件事表示悲哀和驚訝。他以為這不致是最後的判決。

這短簡送去了。祕密會議還正在開着。不一會兒，門房回來了，轉達『學監給霍格的問候，並且請他立刻下去。』
這次的謁見是簡短的。

『這是你寫的吗？』

所問的是他剛纔寫的那個短簡，他承認了。

『這個呢？』把那本無神論的冊子放進霍格的手裏。

霍格用那種國王的法律顧問所能有的豐富的議論和機警，指出這種審問的無理，因為拒絕回答就懲罰雪萊的不公道，以及有自己權利意識的每一個人應盡的義務。……

『這已够了！』院長用狂怒的聲音吼叫。『你也被開除了！』……他似乎具有把學院中每一個學生都開除了的情緒。又輸流到霍格接受一封蓋了圖章的信了。

就在那天，在大廳的門首貼了一張大的佈告。佈告上有院長和學監的簽名，還蓋了學院的圖章。佈告上說，托馬斯·哲斐孫·霍格與柏西·畢洗·雪萊拒絕答復學校提出的某項問題，

雪 菜 傳

因此公佈開除。

(註一)薩廢的牧師，是薩梭所著挨密爾(Amiel)一書中的人物。

第六章 提摩塞·雪萊的有力的辯證

這兩個被放逐者帶了提包行李乘了鄂斯福城的馬車離開了。雪萊從書店老板那裏借了二十個金鎊，用作在倫敦住着候他父親來信的用費。

他和霍格所訪問的每一個住所，在他看來，都是不好的，不是街上大鬧，就是地方太髒，或是女僕太平凡。後來，波蘭街 (Poland Street) 這個名字，令他想起瓦薩 (Warsaw)……想起自由……他很相信，在波蘭街，任何一間房子必定值得自由人的選擇；於是，他所訪問的第一個房子，牆上糊着花紙，紙上印着棚架，葡萄葉，以及大簇的或青或紫的葡萄，在他看來，這裏已是世上最美麗的房子了。

「我們決定在這裏住下了吧，」他說，「再開始過我們在牛津大學的生活，在爐邊讀書，散步，作娛樂的事，我們決定永久住在這裏吧。」

實行這個計劃，並不缺乏什麼，除了兩個父親——提摩塞·雪萊先生和霍格先生——的允許。

提摩塞·雪萊聽到牛津大學的事，激起無限的忿怒。對於這個富有的地主，這個國會議

員，這個本州的保安官，這顯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無神論的罪狀最使他不安，因為人人知道他是自由主義者，而在政治上的如此進步的思想是須要宗教上的正統主義以保均衡的。

他坐下來，寫一封嚴重的信給老霍格先生，對於『在牛津大學你的和我的兒子身上所發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遺憾，力勸他把他的『這位少年叫回家去，』愈快愈好。『至於我，』他接着又說，『我要勸我的兒子讀培利(Paley)(註1)的自然神學論(Natural Theology)，這書是極適用的。我將和他一同誦讀。』

於是他又寫一封信，給他自己的『少年』，措辭十分強硬：『雖然我動了爲父的情感而同情你那種由於犯法的思想與不當的行爲所招致的不幸；但是你必須明白，我對於你的年幼的兄弟和姊妹，以及我自己的名譽，還有應盡的責任。最要者，就我是一個基督教徒而有的各種感情而說，我必須對你採取一種堅定而果斷的行爲。』

『如果你還須要從我這裏獲得援助——或是任何的保護——你必須尊重余意：』

『第一，立刻來菲爾蒲列斯，在一頗長時期內與霍格斷絕一切來往。』

『第二，由我指定一個好人，你必須接受他的管理與陪伴，並且聽從我令他給你的教訓和指導。』

如果不肯接受這些條件，提摩塞·雪萊將一任他兒子遭受如此罪惡而可詛咒的思想所應該得到的一切痛苦，而置之不顧。

雪萊寫了一個簡短的答覆：

「我親愛的父親：

「既蒙厚意，願得知我內心的決定，以作你將來行動的基礎，我就覺得：雖然因為傷了「你對於自己和家庭的名譽所有的責任心，以及你是一個基督教徒而有的各種情感，」我不免難過；但是，我毅然拒絕服從來信中兩個提議，並且聲明：以後凡是同樣的要求，皆將遇到同樣的拒絕——這也原是我應分作的事。

「吾父厚意，深為感激，我仍然是你的親切而孝順的兒子。」

柏西·畢洗·雪萊。」

*

*

*

*

父子之間的外交式的關係中主要的困難，是起於為父的無論如何不願意決裂，這樣，教導的方法就感到困難了。他的「條件」既得到簡明的拒絕，提摩塞·雪萊覺得自己是束手無策。

他不是一個根本的壞人，相信一瓶陳葡萄酒有強大的勸誘力。他決定到倫敦去，請兩個犯罪者到那有好酒的密勒飯店(Miller's Hotel)去吃飯。

當他候着那兩位少年的時候，自言自語道，「對待少年人，到底要有好脾氣，就是和他們討論事情，亦無不可，雖然這似乎是可笑的……一個成熟的考慮周到的心，可以毫無困難的戰勝一個十八歲的哲學家，並且一句聰明話，言之得其時，就可以避免許多嚴重的不幸……我不

可忘了，柏西是我的繼承者，他將繼承爵位；他必須被領導着走回羊欄。」

這個優等的人物，一面整理着培利的重要理論，一面心滿意足的摩擦着雙手。

同時，那兩位朋友從波蘭街對着薩塔克 (Southark) 步行，彼此朗誦着從福耳特爾所著哲學辭典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中所挑出來的章節，這書是雪萊從某書攤上檢出來的。他們發覺這書非常有趣，讀到了這個年老的法國人嘲笑猶太人民，聖經中充滿了的迷頑，以及耶和華的令人不快而且不必要的殘酷的時候，他們就放肆的哈哈大笑。

當他們到了飯店的時候，某個格累姆先生 (Mr. Graham)——提摩塞·雪萊的雜役——和他的朋友兼恩主已經先到了。提摩塞·雪萊先生用一種假仁假義的態度迎接了霍格，然後轉過身去對着他的兒子開始用一種奇怪而不連續的語調說話，言語中參雜着舞臺上的手勢，這在那兩位少年看來是滑稽到了極點。

「你以為我的父親怎樣？」雪萊輕輕對霍格說。

「呵，這不是你的父親。這只是猶太人的上帝，耶和華，就是你剛纔讀到的。」

柏西突然發出惡魔似的狂放的笑声，從他的坐位滑下，倒在地板上，四肢伸直，臉面朝天。

「柏西，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你病了嗎？你瘋了嗎？你笑什麼？」他的父親心懷反感的問。

幸而剛好在那時候報告開飯了，菜肴既精美，所以談話也幾乎是誠懇的。當着最後的食品已經放在桌子上的時候，這位地主吩咐他的兒子出去爲次晨定雇驛馬，同時即從事於征服霍格。

「先生，你倒是一位和我所預料的大不相同的人物；你是一個良好的，中庸的，有理性的，令人喜歡的上流人。請你告訴我，你以爲我應當怎樣處置我這個可憐的孩子？他是願狂放的，不是嗎？」

「不錯，頗狂放。」

「那麼，我如何辦好呢？」

「如果他已經娶了他的表妹，他或許不會狂放到如此程度……他須要一個人——一個賢良的妻——關切他。如果給他結婚，怎樣？」

「但是我怎麼能够作這件事呢？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對他說要某個女子，他會立刻拒絕。我很瞭解他。」

「如果你命令他結婚，他會拒絕，我也無疑，也不怪他。但是如果你引他接近某個年輕的女子，她是你相信可以作他適合的夫人的，不要和他說什麼結婚的話，他或許愛上了她。如果他不喜歡她，你可以試一試其他的女子。」

格累姆插入說話，說這是極妙的計劃，於是他們兩個放低聲音把他們所認識的女子一個一

個的說到，雪萊就在這時候回來了。他的父親又要來一瓶比他們以前喝過的還更其陳老的葡萄酒，隨即開始稱讚自己，他在下議院裏甚受他人推崇；全體議員，而尤其是議長，莫不推崇他，議長對他說，「提摩塞·雪萊先生，如果沒有你，我真沒辦法啦。」在他本郡中也大得人民歡心；他是一位令人稱佩的保安官。他敘述了一個很長的故事，說他在前不久如何的逮捕兩個偷獵的人關在牢獄中。「格累姆，你是認識這兩個人的。你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嗎？」格累姆承諾。「唔，他們放出牢獄的時候，其中有一個還來感謝我。」

那偷獵的人受了殘酷的懲罰反倒如此感謝，這是爲什麼，霍格無暇問個明白，因爲這位可敬的大官以爲酒已經發生效力，於是談論他思想中主要的問題去了。

「一定是有一個上帝，」他說。「對於這個神的存在，是無可懷疑的，絕無任何可懷疑的。」

席中無人表示任何懷疑。

「先生，」他對霍格說，「關於這問題，你也是毫無懷疑的，不是嗎？」

「毫無懷疑的。」

「如果你有，我一會兒就可以給你證明。」

「但是我沒有。」

「呵……你也許還願意聽我的理論？」

『很願意。』

『那麼，我要把這理論讀給你聽。』

他在他所有的衣袋中尋找，掏出各種的字條與信件，終於取出半張信箋，於是開始朗讀。
柏西將身子向前傾斜着，用深大的注意聽着。

『這種理論，我從前聽見過，』幾分鐘之後他說，於是轉過身去對着霍格，『我是在那裏聽見過？』

『這就是培利的理論。』

『不錯，』那位讀者十分慫恿的說。『這就是培利的理論。我今早從培利的書裏抄出來的，但是培利原是從我這裏學去的；培利書中的一切，莫不是剽竊我的。』

一面說着，一面把信箋摺好，再放在衣袋裏。他的兒子用較前更輕蔑的態度看着他，飯吃完了，和解並未達到。雪萊拒絕同父親回去，他父親拒絕給他分文。就只霍格和他的主人似乎是彼此滿意。提摩塞·雪萊發覺他兒子的朋友較他兒子有人性多了。霍格不像柏西那樣的時常全身豎立着刺蝟的刺，時常精神緊張，時常攻擊那些思想——這些思想受了攻擊，就會傷了他那可詛咒的驕傲心。霍格雖是年輕，卻懂得世故。他對於婚姻的見解，是合理的。霍格這方面卻說，這位新索拉姆的議員演說的口才當然有些雜亂含糊，但他待人慫恿，倒是一個好人。

幾天之後，霍格又給了一個懂得世故的證據：他和他的父親和解了，因此那位以正派思想

著名的純粹保守黨的家庭中的長者，不必和菲爾浦列斯那位民主黨的地主一樣，對自己的『少年』的行爲，表示同等的恐怖。

年長的霍格勸他兒子研究作律師，並且把他兒子介紹到在約克 (York) 的某個契約辦理事務所裏去。因此，霍格不得不在波蘭街的寓所裏撤下了雪萊——一個在一簇一簇或青或紫的葡萄中的，雙眼發光的，而深思默想的狐。

(註)培利 (William Paley, 一七四三——一八〇五) 是神學功利主義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在基督教之證據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與自然神學論二書中，他要在自然現象裏和人的體構中尋求上帝存在的證據，反對那種謂各器官由於應用而起變化以適應環境的學說。

第七章 一個女子學校

雪萊孤獨的住在倫敦，無朋友和工作，也無金錢，於是深感失望。他寫憂鬱的詩歌，或寫信給霍格，以消磨他的時間，到了晚上更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他八點鐘就上牀睡了。只有睡眠纔能止住他那些悲哀的故事的再三回憶。他一不控制自己的思索，他那美麗而淺薄的表妹就出現心頭，而使他痛苦。他試用一種三段論法，使自己的心變爲鑽石，以消滅這個令他痛苦的幻影。

「我愛過一個人，」他告訴自己。「我愛過的這個人，現在已經不是過去那樣的她了；愛情既是屬於心，不是屬於身的，那麼，她不再存在了。……我與其愛她，還不如愛我所鍾情者無靈魂的屍體停放在潮溼無知的地下屍窖中所生出的蛆蟲。」

這種邏輯，在他看來，是如此健全，然而不能消失他的痛苦，使他深感驚訝。經濟問題也愈來愈嚴重。他父親毫無人情的表示。有一天雪萊偶然遇着他，有禮貌的向他問好。然而他所得到的，只一個可怖如黑雲的警視，和一聲威嚴的「先生，我是你的最卑賤的僕人！」

幸而他的幾個妹妹尙未遺棄他，把她們自己的零用錢送給他。他的生活就全靠這一點來源。伊利沙白在菲爾蒲列斯被監視得太嚴，甚麼事也不能作，但是那些較小的女孩現在在克拉

巴姆·康瑪街 (Clapham Common) 的斐靈夫人 (Mrs. Fenning) 所辦的女子學校中讀書，因此不久斐靈夫人的學生就熟識了赫倫·雪萊的非凡的哥哥所有的那雙美麗的眼珠，和飄動的鬚髮。

他常是衣袋給餅乾與葡萄乾脹得滿滿的來了，於是開始對着一羣崇拜他的小女孩，談論那些根本問題。像這些女孩如此的可愛，而任其受『偏見』的毒害，他想起這事，就極感痛苦。他最喜歡他妹妹的摯友赫里雅·威斯特勃魯克 (Harriet Westbrook)，一個十六歲的可愛的女孩，有淺棕色的頭髮，乳白色與薔薇色的面貌。她的身材細小，柔弱而俊俏，態度上有少年的興致，和美妙的新鮮。斐靈夫人遵照提摩塞·雪萊的吩咐，要求柏西不要常常去看他那些妹妹，這時候，她就來援救他。赫里雅的家在美腓爾 (Mayfair) 的教堂街 (Chapel Street)，她常回家去。因此，他那些小妹就託她給柏西送糕餅和零錢，她把這些東西拿了送給波蘭街的隱士，這兩個少年人如此就成爲摯友，這原是很合人情的事。

赫里雅·威斯特勃魯克的父親，是一個退隱的酒館主人；他賺了錢，於是想給他最幼的女兒受上等人的教育。她的母親已經死了，全靠一個年紀較大許多的姊姊伊利沙 (Eliza) 養育她。我們容易幻想出威斯特勃魯克這家人對雪萊所生的興趣；他是男爵的子弟，無限財富的繼承者，美麗如少年的神，住在寓所用麵包和布丁葡萄乾過日子，全靠由威斯特勃魯克的幼女送他去那些小妹的零錢，以免餓死。

伊利沙極欲一見這位英雄，赫里雅於第二次訪問時就把她帶去。這位年紀較大的威斯特勃魯克小姐，是一個成熟的處女，枯乾，消瘦；死白色的皮膚，上面有些細長的癢痕；似魚的雙眼，無智慧的瞪着；髮黑而多，蓋住了全身。雪萊見了她，頗感威脅。她的傲作的禮貌，與赫里雅的自然風度，恰成顯著的對比。但是柏西既看出她的心意是友情的，不久也就忘了她是平凡的了。對於赫里雅去波蘭街的訪問，她不但如他們所擔心的那樣表示反對，而且她還自願陪她去；有些時候，威斯特勃魯克先生出去了，她就請雪萊來和她們吃飯。

她要求和赫里雅分享他的訓誨，而且在他指導之下着手讀哲學辭典，這樣，那少年哲學家的心給她完全征服了。

赫里雅與雪萊的散步，不久之後，即成爲那女子學校的談資。其中有一位女教師以爲應該警告她：『那年輕的雪萊先生因爲他的急進的思想，已經有了壞名氣，而且也許他的品行不比他的思想好。』赫里雅被迫着交出一封他寫的信，裏面充滿着最險惡的議論，她和一個『無神論者』通信，因此受了開除的恐嚇。本郡那些縉紳的小姐都是冷待這個酒館商人的女兒，於是學校生活於她是極端的痛苦了。

有一天晚上，雪萊正是孤坐爐邊讀着書，伊利沙派人送來一個消息，說是赫里雅病了，請他去作陪。他去了，見她躺在牀上，臉色十分蒼白，栗色的頭髮，披散在身的周圍，她較前更令人可愛。

年老的威斯特勃魯克走上樓來問好，雪萊見了他，頗感窘迫，因為不管他能夠如何的脫去習俗，終不免覺得深夜裏留在一個少女的寢室中是有欠慎重的。

但是威斯特勃魯克倒是十分和藹懇切。『樓下有幾個朋友，不能在此奉陪，對不起。或許過一會兒你肯到樓下和我們坐一坐？』

雪萊感謝了他，沒有答應去。威斯特勃魯克的朋友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坐在赫里雅的牀前。伊利沙也在旁邊，用流利的語調，冗長的談論着愛情這個迷人的問題。赫里雅訴苦着頭痛，禁不起說話聲音的喧擾。

『很好』，伊利沙說，『那麼，我走開吧。』

這兩個年少的人單獨的留在那裏，一直到夜半後許久，同時，威斯特勃魯克的那些朋友在樓下狂飲吼叫。

次日，赫里雅完全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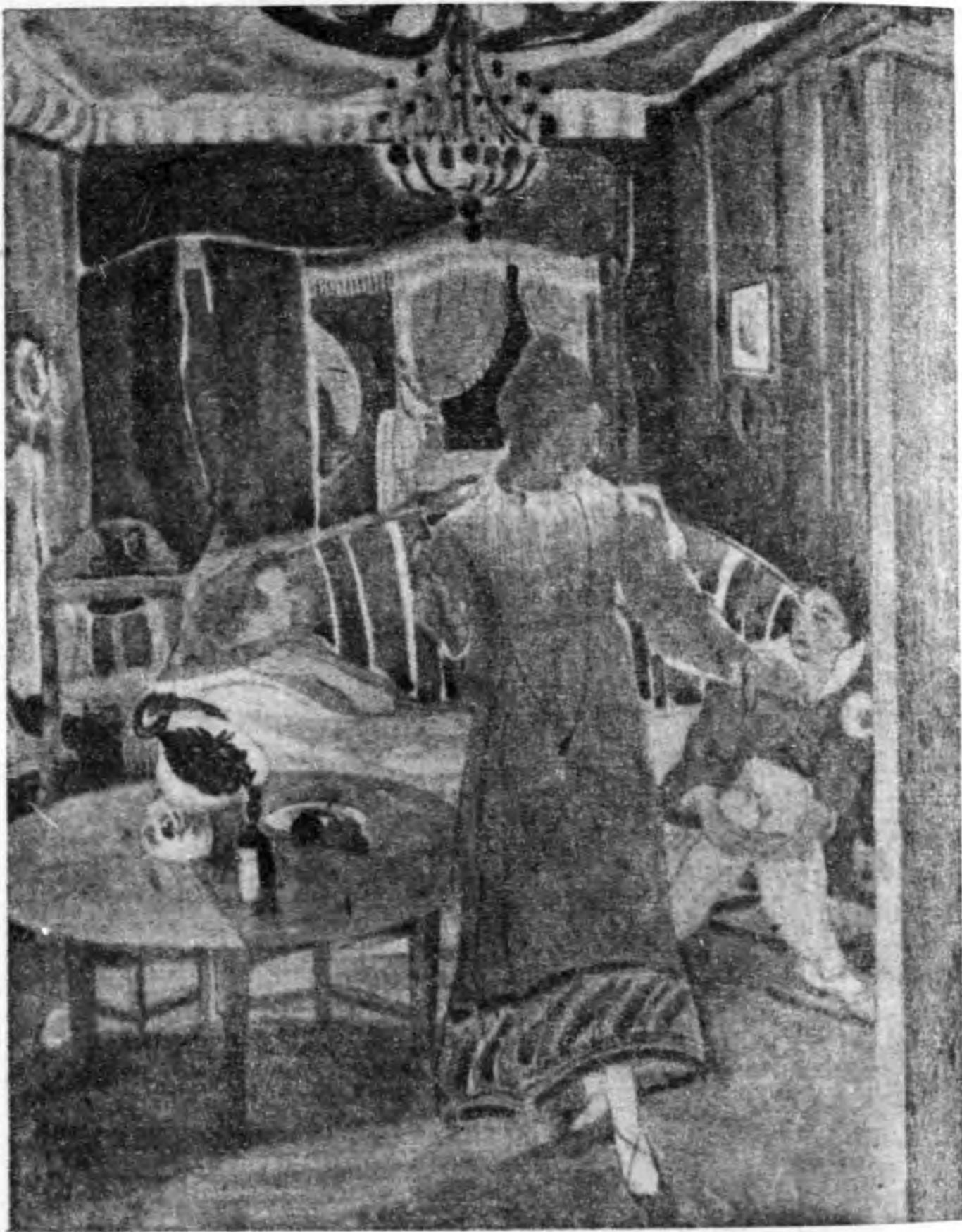
*

*

*

*

雪萊既然能接受一位少年女郎的訪問，並且『啓發』她的靈魂，他的放逐的生活立刻不如前痛苦。但是和他姊伊利沙白分開，終究是難過。他寫去的信，也得不着答覆。她竟而是被鎖在一間房子裏了嗎？他決定不管有多大的犧牲，也要祕密的走到菲爾蒲列斯去看看她。他屢次想用一種和平的侵入。如果於某個晚上，不通知就走到那裏，用教友派教徒的沈默對付他父



第五圖

這兩個年少的人單獨的留在那裏，一直到半夜後許久。

親的咒罵，這到底有甚麼害處呢？但是，提摩塞·雪萊夫人的哥，皮爾福德大佐（Captain Pitford），爲這外甥的進攻菲爾蒲列斯，最得時宜的供給他一個跳入的地點，這件冒險事因而成爲容易的了。

皮爾福德是一個老水手，爲人懇摯而有趣，在納爾遜的部下，於特拉法爾加（Trafalgar）作戰時，指揮一隻巡洋艦。他討厭他那嚴謹的妹夫，無限的喜歡這奇異不凡的外甥。至於雪萊是否無神論者，這位大佐滿不在乎。總之，這孩子富有精力，這就夠了。他邀他到離菲爾蒲列斯十哩的高克非爾（Cuckfield）去，用寬張着的雙臂迎接他。

雪萊出於感謝之情，願意『啓發』他的主人，而這大佐竟是如此善學的門徒，十天之後，他能用他那熱烈的三段論法，動搖那教區長和醫生的思想。

在高克非爾，雪萊結識了希欽勒女士（Miss Hitchener），她是從隣近一個小市鎮赫斯皮坡（Hurshierpoint）來的一位教師。她頗具姿色，有一個羅馬人的鼻子，現年二十九歲。她在政治上是共和主義者，大家都知道她善於傷感，自負不凡。她每以世上無一瞭解她的人，深爲慨歎。雪萊很合情理的贊美她態度的高尚，不過發現她仍然是一個有神論者，卻不免使他惋惜。他提議作一種『書信論戰』，藉以醫治他這個弱點。她表示同意。

同時，皮爾福德大佐勇敢的進攻提摩塞·雪萊。他妙想天開，徵募了民主黨的領袖，諾福克公爵，爲這事共同作戰。勢利心征服了爲父的暴虐。雪萊帶了一切戰勝的光榮，走回菲爾蒲

列斯。他無條件的得了兩百金鎊一年的供給。

他現在可以再看見伊利沙白了，但是發覺她已經大有變更，不免難過。她現在較以前活潑愉快，可是變得極是淺薄輕浮。他記得她從前是莊重的，熱情的；他發覺她現在只愛跳舞，無聊的消遣，和愚蠢的閒談，此外對於其他事，冷淡無趣。

他還想和他從前慣作的那樣把霍格的信讀給她聽。

「呵，你，和你那可笑的朋友！我認識的人，無論是誰，都以爲你們是瘋子啦。」

說罷這話，她就談婚姻的事，她時刻繫懷的，亦僅此而已，可是雪萊討厭的事，又莫此爲甚。他們從前關於這問題共同讀過的書，以及葛德文一切卓越的思想，她似乎是早已忘了。

「婚姻又可厭又可恨的，」他告訴她。「婚姻是專制的鎖鏈，人類煨造了以束縛火一般的靈魂的最重大的鎖鏈，我想到它，就要胸中作惡。懷疑主義與愛情的自由，正如宗教與婚姻一樣，是必須相互連繫着的。誠實可敬的人們，沒有法律的必要。伊利沙白呵，請看上面的面子，你試讀一讀那結婚禮辭(Marriage Service)，於是問問你自己是否有任何體面的人願意使他所愛的女子受這種儀式的屈辱。」

「然而你還要我和你的朋友霍格結婚嗎？」

「不錯，但是不是用牧師，也不是遵照人類的法律，只是自由的結合，而僅以愛情爲牧師

長。」

「那麼，這就是作兄弟所給的令人可敬的忠告嗎？」伊利沙白帶着輕蔑的說。

已經變成無用，而不可救藥的人，希望感動她，只是徒勞而已。「我爲甚麼欺騙我自己呢？她是毀了，完全毀了。她說的只是俗語愚言。她願求於我的，只是像目前一般的兄弟，給她作一個找丈夫的下賤助手，哼，這我可不幹！我堅決的不幹。」

他回菲爾蒲列斯，只是爲的看伊利沙白。他再無留在這裏的意義了。他處的邀請，倒也不是沒有。皮爾福德大佐歡迎他再到高克非爾去。威斯特勃魯克將到威爾斯 (Wales) 去避暑，他的女兒們強求雪萊和她們同去。霍格邀他去約克住一個月；就是這最後的念頭誘惑他最有力。但是他的父親已經無疑的看出了這兩個牛津大學的罪徒彼此分開的好處，當然不許他去；而且津貼第一個四分之一可於九月初一得到，他最好是暫且忍耐些。霍格來信，談諧的說，可愛的赫里雅勝過老朋友，這是顯而易見的。

「你的談諧，使我覺得有趣，」雪萊回信說「如果我對於愛情的認識是不錯的，我現在就不算是在愛情中。不過，威斯特勃魯克小姐們確是有信來，對於她們我也甚懷敬意。」

他正躊躇不知往那裏去好，他母親的表弟托馬斯·格洛甫 (Thomas Grove) 剛好邀他去克烏姆·厄蘭 (Cwm Eilan)，這是在拉得諾州 (Radnorshire) 的偏角一個荒野的地方。到那裏他可以節儉的過着，等待他的津貼的發下。他接受了格洛甫的邀請。

途中經過倫敦，他想去訪問希欽勒女士，並且請她吃飯。但是這位有個羅馬鼻子的教師恐怕這事不妥當，因為她與雪萊之間社會地位相隔懸殊。單是這個念頭，已够使雪萊憤怒，他於是寄她一封長信，討論平等，在這信裏，他把她叫做他的「靈魂之姊」。希欽勒女士這纔想到，「雪萊夫人」是一個好聽的名稱，於是對着鏡子把自己的容貌研究了一番。

第八章 專制的鎖鏈

雪萊第一次住在深山偏僻之地，聽到山中急流的聲音，但是山丘的風景不能感動他。「此地風景，最是神奇，」他寫信給霍格說「但是一切都是十分無趣，平庸，單調，無益；確實，這地方令人厭煩達於極點。」他坐在樹蔭下，瀑布的旁邊，再三閱讀朋友寫來的信，如此以消磨時間。他指導着無數的『靈魂』：希欽勒女士，忠厚的霍格，那些宗教迷所恐怖的皮爾福德大佐，伊利沙與赫里雅。威斯特勃魯克，還有許多我們現在不知名的人。

威斯特勃魯克這家人剛回到倫敦，赫里雅就寄來一封令他極不安的信。她父親強迫她再去斐靈夫人的學校，可是她從前在那裏已是甚感痛苦，同學都不理睬她，叫她做『墮落的賤婦』。與其活在這樣的牢獄裏，她還不如自殺了好。「爲什麼活着呢？沒有人愛我，也沒有我愛的人。這人既無用於他人，又難堪於自己，她自殺有什麼罪呢？既無上帝的法令，人的法律有權力禁止如此自然的行爲嗎？」

恐怖擒住了雪萊。這個女學生的邏輯，似乎是無可辯駁的，而形成她這種心理的又是他自己。他怎麼能够以冷淡的態度答覆她的來信，而棄她於死地呢？他回信勸她堅持到底；她應當抵抗，應當拒絕回校。他自己又直接寫信勸告威斯特勃魯克先生。

那古老的酒館商人，大爲震怒。這貴族的小子有何權利加以干涉？他與威斯特魯克小姐們來往，約莫六個多月，伊利沙幻想着他與赫里雅結婚，但是一個未來的男爵娶一個酒館老板的女兒爲妻，有此前例嗎？這少年顯然是須要一個很不相同的女子。

威斯特魯克從前在赫里雅寢室裏第一次見着他的那個晚上，已經估量出他的架子。那時他請他下樓去客廳喝酒，而雪萊先生竟是用輕視的態度表示拒絕。

富裕的男爵畢洗·雪萊爵爺的孫子，怎麼能够成爲平民的朋友，或是平等主義的信仰者呢？哼！凡是貴族，莫不千人一律呵。

赫里雅被迫着準備去克拉巴姆。她又作書寄雪萊，提出一個代替自殺而不自殺那麼悲慘的計劃。她住在家裏過於苦痛，受着過於殘酷的迫害；只要他同意，她願意和他私奔。

他立刻坐馬車到倫敦，心情是不可描寫的紛亂。

他對於赫里雅應當負一部分責任，這是他無疑的。他造成了她，他使她有崇高的勇敢，他使她厭惡罪惡。她第一次受辱，是因爲他寫給她的一封信。

但是如果他們私奔，如何生活呢？他無職業，無前途——而且他真是愛她嗎？他少年的希望已經給他的表妹摧殘了，他還能愛別的人嗎？

然而，赫里雅也實在嬌媚，他曾經有一個晚上看見她披散着褐色頭髮躺在牀上，是如何可愛，帶着這樣一個女子旅行，單是這一個念頭，已够使他迷醉的了。

至於其他還要更其令人興奮的念頭，自是極難控制的。

當他這次見着她的時候，她的臉蒼白瘦損，現出悲劇的表情。

『是你們使你受苦嗎？』

『不是，不是……』她躊躇的說，『我受苦是因為我愛着你，』她的雙眼，舉起來注視着他的，也表白出這個事實。她正是瘋狂的愛着他呵。他已經完全把她改變了。在和他見面之前，她具有英國女學生一切常態的嗜好。她也崇拜陸軍的紅色制服，在她白晝夢境裏的英雄，也常是一個軍官。不過，當她作結婚的夢時，那位英雄就變成一個黑衣教士了。

雪萊推翻了這一切合理的理想。她第一次聽見他指摘宗教和政治，使她驚訝，她就下了決心要感化他。但是開頭他的邏輯就已壓倒了她的，而且征服她的既是超過她如此遠的敵人，她覺得自己的失敗反是使她欣慰。

當他決定不和她們一同到威爾斯去的時候，她就恐怕她已經失去了他，於是在給他的信裏，誇張其辭的描述她的痛苦，以誘回她的英雄。

雪萊不贊美武士的行爲，這在他看來是無意味的。人應當專誠服務於人類，沒有權利將生命獻給女人。但是，看着赫里雅的秀麗的臉——他的一句話，就可以使這臉充滿了愉快——他就撇開他的思想了。他握住了她的手，宣告自己連心與靈魂一概是她的。

只要最少的謹慎就够使他決定不作立刻的私奔。凡事勉強爲之，既是危險，而且不必要。

如果他們再企圖壓迫她，只要給他一個暗示，他就是在天涯地角，也將飛奔而來，救她出去。
因為薔薇色的愉快——凡是知道了自己被人熱戀着的少女所有的愉快，她的臉又光輝煥發了。

但是，他離了她，立刻深深的嘆息，而沈入窘困與憂鬱中。他寫信給霍格，說明了這種情形。霍格回信，極力勸他不可先不和赫里雅結婚就私奔。他知道雪萊仇恨結婚，但是他用了有力的理論。『如果你不和她結婚，將來是誰受苦呢？你呢，或是她呢？顯然是她一個人。世人將加以輕侮的，是她。一定犧牲了名譽和安全的，也是她。你有權利向她要求這些嗎？』這個勸告，說得聰明，因為在一切敗德中，雪萊最輕視的就是自私。但是他覺得結婚是一件可恥的，不道德的行爲。在政治的正義論中有幾章攻擊婚姻的鎖鏈，已經深入他的心底。剛好是這時候，有人對他說，就是偉大的葛德文自己也曾有過兩次的結婚，因此聊可安心。

他寫信給霍格說，『理智尚未給社會產生如此大的變更，使改革家不至於受到石子投擊的危險，在這樣的時候，求以個人的榜樣，以更新社會的制度，顯然是徒勞無效的。』

同時他也不急於應用他的新學理。皮爾福德大佐邀他去高克非爾；他知道他到那裏能夠看見他的『靈魂之姊』，那個有羅馬鼻子的漂亮教師。他希望着把她完全引入真理中。因此他又離開了倫敦，答應赫里雅何時召他何時即可回來。

我們只要有了十九歲，就可以知道這事將如何演變。一個年青的女子，深沈於愛情中，而且獲得了如此的約言，是不能長久抵抗自己內心的慾望的。還不到一個星期，就來了一個火急的信息，把雪萊再召回倫敦。那些專暴者堅持着要把安德羅美達 (Andromeda) (註一) 送給那個學校巨蟒！

雪萊看明白了不得不與赫里雅私奔，結婚以後舉行——愈快愈好。

次日愛丁堡 (Edinburgh) 的郵車載了這兩個少年往北馳去，那時他們的年齡合共計算也不到三十五歲。

郵車在路上顛簸着，轉轉響着，那年輕的武士坐在車上，面對着少小的漂亮的情人，心裏想道：『這不是情慾的行爲，只是意志的行爲呵。』

(註一) 根據希臘神話，安德羅美達是愛西屋之亞 (Ethiopia) 王之女，王后誇女姿色之美勝過海中諸女神，海王怒遣巨蟒爲害其國。後王得神諭，謂以其女祭蟒，可得免禍。於是繫安德羅美達於海濱石上，以待巨蟒吞食。英雄柏修斯 (Perseus) 道過其地，殺蟒救之，且娶爲妻。——書中以赫里雅比安德羅美達，以慶麗夫人的女子學校比巨蟒。

第九章 一對少年夫妻

受着迫害的，而且很美麗的一對少年愛人，具有令他人幾乎不可抗拒的魔力。愛丁堡的市民，原是一與金錢有關，即不易接近的，對於這一對帶着燦爛的貧困而來到他們門首的少年夫婦，也禁不住表示愉快和寬大的歡迎。

離開倫敦之前，雪萊曾向朋友借來幾個金鎊，到了愛丁堡，已是不剩分文。希望從他父親那裏得到資助，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私奔的消息一定更使他暴怒。

但是他碰到了一個善良的房東，向他說明了自己的故事。這個故事，帶上赫里雅的姿色，和立即償還的約言，使這房東願意把他第一層樓最好的一套房間租給這兩位旅客。

不但如此，他還給他們墊出所需要的款項，使他們於初到的幾日裏有生活費，並且能遵照蘇格蘭教會那種簡單的儀式籌備結婚典禮。他的唯一的條件是，雪萊於結婚的晚上請他和他的朋友們吃喜酒。

因此畢洗爵爺的孫子就在愛丁堡的商人中吃了他的結婚喜筵。酒的氣味，和這一對少年人的美麗，既深入這些來賓的腦海，他們——都是忠厚的清教徒——的行爲，就雪萊的趣味看來，就不免變得過於放肆了。戲謔成爲淫猥的。羞怯的赫里雅滿臉緋紅，於是雪萊站起來宣告

他和他的夫人要與來賓告辭。

他們的回答是笑的吼叫。

過一會兒，有人來敲他們的門。雪萊開了門，看見他的房東帶着所有的朋友。他酒意醺醺的說：『這裏有這樣一種風俗，人家結婚，來賓於半夜裏走來用威士忌酒給新娘洗澡……』

雪萊兩手握着手槍，大聲說，『往這房裏再走一步，我就打出你們的腦漿來！』

這些闖入者知道這個少年雖是貌似女子而卻有幾分危險性，於是恭敬的向他請罷晚安，慌張的蹣跚走下樓去了。

於是雪萊與赫里雅發覺他們已是夫與妻，自由而單獨的，住在一個生疏的大城市裏。他們彼此相視，無限欣喜。

雖然在車上他憂鬱的沈想着，『這不是情慾的行爲，只是意志的行爲，』可是幾天的工夫，就已足夠使這少年的丈夫深溺愛情中了。

赫里雅令人看着實在是愉快：常是美麗，常是煥然光輝，常是花容絢爛；她的頭髮梳理整齊，一絲也不亂；服飾都麗，修整中帶着樸素；臉上無一絲皺紋，也沒半個斑點，她像一朵又紅又白的鮮花。

她雖然沒受過切實教育，但已具有豐富的知識。她讀過不少的書，現在她還是成天用功，所讀的都是選擇了那些有高尙倫理論調的書籍。

他既是她的愛人，又是她的教師，把他自己對於美德的崇敬也傳授給她；他所崇拜的英雄是芬隆（Fenlon）書中的特納瑪克（Ténahaque）（註1）。她練習說那些有魔力的字眼，『不寬容』啦，『平等』啦，『正義』啦，就是她那幼稚的嘴脣，也會說出許多格言可以難住一位高等法官。至於英國國教，她就和凱利普索（Calypso）（註1）與瑙西開阿（Nausicaa）（註2）一樣，完全置之不理。

小孩們能够使他人愉快，但是他們自己相互的陪伴卻是易於疲勞的。雖然雪萊充分的感覺到赫里雅的美，溫和的性情，和不自私，可是爲霍格譏刺的言語，或是希欽勒女士激烈的熱誠，也時常歎息。他不安的問自己，她對於他的結婚將作何感想呢？

『我最親愛的朋友，』他寫給她說，『我是否還可以這樣的稱你呀？也許因爲我這可疑的行爲，我已經喪失了你這智德兼優者的敬意？只是一個星期的時期，我的一切計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而且我們是如何的變成了環境的奴隸！你也許要問我，像我這樣一個無神論者，怎麼能够委屈的忍受那種結婚的儀式，我的良心如何能够屈從？這正是我要向你解釋的……』

於是，他摹仿着霍格，說明了一個人沒有權利去剝奪和他愛人的良好名譽有密切關係的一切利益。

『譴責吧，如果你肯譴責，最親愛的朋友呵，因爲你於我仍然是最親愛的。但是，你就是譴責我，也還得求你同情這個錯誤。如果赫里雅在她這十六歲的時候，沒有你在較大的年齡中

所具有的一切，那麼請你幫助着我，把她這實在是高尚的靈魂，塑成一切——使這靈魂的高尚變爲有用而可愛的一切……她本是可愛的，只要我不是過錯的最無力的奴隸。」

信的末了是邀請這位女士到愛丁堡去會他們，到那裏，有赫里雅在面前，可以防止他人任何非禮的揣測。希欽勒女士不肯去。他不幸提到了赫里雅與希欽勒女士各個的年齡，得罪了她，就是信裏那些 *thee* 與 *thou* 有詩意的字，也不足以獲得原諒。

雖然高克非爾的那位處女不肯來幫助着塑造赫里雅的靈魂，但是在一個清明的早晨，雪萊聽見有人敲他的房門往窗外一看，見了霍格立在街上，手裏攜着提包，使他不勝歡喜。

他剛纔得了幾個星期的休假，要來愛丁堡住完這個時期。他接受了一個勝利的歡迎。

「我們終於又能相會了！」雪萊大聲說。「我們不要再分開了！一定給你在這屋裏預備牀舖呵！」

赫里雅進來了。霍格給她迷住了。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如花怒放，光輝燦爛的青春與美麗。房東被召進來了。

「我們再要一間臥房，立刻就要，要得急迫，非要不可！」那可憐的人好容易纔有機會回答，答應把屋頂的一間房子租給他們。

這三個朋友，要說要問的事情，千種萬種。他們正齊口同時說着話，一個又髒又小的女妖——這家的女僕——端茶進來了，她發出許多不和諧的語聲。

這種興奮鐵路略減低，雪萊即提議散步去，於是他們去參觀瑪利·斯圖亞特（Mary Stuart）（註四）的宮殿。

赫里雅既是女子學校的優等生，而且對於歷史傳奇，博覽不厭，所以能說明那不幸的女王的故事。他們剛離開十字宮（Holyrood House），雪萊就說他要回去寫信，希望赫里雅陪霍格爬上阿塔爾寶座（Arthur's Seat）（註五），到那裏可以鳥瞰全城風景。

霍格對於眼前風景，歎賞不置，於是他們借坐許久；有這樣令人愉快的伴侶，大概任何風景，在他看來，都是極可贊美的吧。

他們正往下走，開始刮風了，吹露了赫里雅的踝節，霍格斜視着，深感趣味的觀賞。

因為這事，赫里雅又坐在一塊石頭上，並且聲明他將『永久』的留在那裏了！

霍格餓得要命，可是不管如何抗議，也是無用。因此，他離開她去了……於是她隨即在他後面跑下來。

這三個少年就這樣開始了幾週的愉快生活。

經濟仍然是令人着急的問題，不過那個好興致的舅父皮爾福德時常送給他們一點禮物。「對他的兒子大發脾氣，也未嘗不可，但是斷絕供給，就嫌太壞了。」霍格身邊也有些餘錢，所以也不怕提摩塞·雪萊不辭勞苦的寫信給年長的霍格說：「我的那位少年，帶了某個年輕女子，前不久已逃往蘇格蘭去，你的那位少年也到他們那裏去了。」

每天早上，雪萊都要出去取他的信件，他的信件還是很多。早餐之後，他從事翻譯蒲豐 (Buffon) 的作品，霍格與赫里雅出外散步。如果天氣不好，她就爲霍格朗誦。她喜歡高聲誦讀，而且誦讀得十分好聽，咬字既很清楚，聲音又清脆悅耳。

霍格聽她讀了特納瑪克探險記的一大部分，也並不以爲苦。有品德的愛多美紐斯 (Idomeneus) (註六) 給克里特島 (Crete) 許多聰明的法律，這原是極其乾燥無味的事，但是這個誦讀的人令他看着如此可愛，就是使他聽一個整天，他也不會表示半點怨意。

雪萊不拘禮貌，有時聽着睡着了，在他本是無意，可是令人十分不快。他的朋友幫着他的夫人稱他做孤冷的惡人，霍格與赫里雅總是採取共同戰線，這使他有一種潛意識的欣慰。

這是一八一一年，在這一一年中，有著名的彗星出現，還有更其著名的葡萄豐收。那時夜夜是天青月朗。

(註一) 芬隆 (一六五一——一七一五) 法國神學家，他最有名的著作爲特納瑪克探險記 (Adventure de Télémaque) 特納瑪克即書中主人翁。

(註二) 凱利普索，海中一女神，統治俄基基阿島 (Ogygia)，希臘領袖之一攸力西茲 (Ulysses) 道過其地，船破遇救，得女神寵愛，留七年始允離去。

(註三) 遜西開阿，非雅夏 (Phaeacia) 王之女，見攸力西茲破救之，引入宮中，賜以衣食。

(註四) 瑪利·斯圖亞特 (一五四一——一五八七)，蘇格蘭女王，伊利沙白女王捕之入獄，後又以圖謀暗殺伊利沙白之罪，而處死刑。

(註五)阿塔爾彼處是愛丁堡城東一山，可以俯瞰全城。這名字與傳奇中十六世紀的英維阿塔爾 (King Arthur) 無關，乃由其他名字訛傳而來。

(註六)愛多美紐斯是克里特島之王，曾與希臘諸邦參入特拉城 (Tro) 之戰。書中所云一切，乃指特納瑪克探險記中所述之事。

第十章 霍格

六個星期過完了，霍格必須回約克。雪萊與赫里雅在愛丁堡既無可留戀的，世上其他各處也無嚮往的意義，於是決定同他去。他必須在約克再過一年，他們也將在那城市中留住一年，然後他們三人遷往倫敦，「永久」的住下，著作，讀書，靜聽朗誦。

他們雇了一輛驛車，使赫里雅不得過分勞苦。道路的兩邊，不是蘿蔔的菜園，就是大麥的田地，單調無趣。

「但是那個蘿蔔，那個是大麥呢？」赫里雅問道。

「呵，你這個小蠢人！」雪萊——廣大田產的繼承人——表示憤怒的大聲說。

霍格這個諷刺家，一聲不響的坐在車角上，心裏疑惑着，爲什麼這個有品德的愛多美紐斯給他門徒的知識是如此的微少。

赫里雅在車上朗誦荷爾克羅夫特 (Holtorf) (註一) 的小說，以消磨時間。這位嚴正作家的，剛直的，斯巴達式的，如鐵的語調，不能激發與致。柏西有時深深的嘆息。

「親愛的赫里雅，難道必須把它讀完嗎？」

「是的，非讀完不可。」

『你不能跳過一些嗎？』

『是的，這是不可能的。』

在第一次換馬的時候，雪萊就不見了。他常時具有像妖魔一般的消形滅跡的可驚能力。他被霍格擒住了，他正立在海濱——這是在柏立克州（Barwick）——惆悵的凝視着落日。

他對約克表示強烈的憎惡。這個古城裏那種宗教和市民的卓越，於他毫無興趣。他們所能找到的住所，僅僅幾個齷齪的房子，看守的人是一對開女服裝店的齷齪的夫婦，而且在一條齷齪的街道裏。『住在這裏，簡直是不可能的，』柏西說。但是，搬到別地方去吧，又需要錢。他決定去見那個至善與自由的保護者，皮爾福德大佐。到高克非爾，他又可以見着希欽勒女士，也許他能夠勸她一塊兒去約克。而且道過倫敦的時候，他們又可以帶上伊利沙·威斯特勃魯克，因為赫里雅渴望着她去同住。這樣，雪萊所有一切靈魂之姊，都可初次的聚集一堂了。

因此，他坐了馬車走了，赫里雅與霍格單獨的留下在一種又奇怪又愉快的情形中。在這個城市裏，他們既是沒有認識的人，就好像在一個荒島上一樣的自由，而赫里雅扮演一個『管家』的角色，帶上一個年輕而談諧的伴侶，感覺到一種孩子氣的喜悅。霍格的諷刺的口吻，使她大感興趣，而且能夠鬆弛雪萊那種熱情的嚴肅——這本是她極贊美的——所生的緊張。在愛丁堡，在去約克的途中，霍格對她常示慇懃，她在這種行為裏看不出什麼害處。柏西那種『學校教師』的派頭，常是過多。他教她的一切，又都是她已知道的。他莊嚴的糾正她的過失。他

明白她才力的限度。霍格卻不然，他贊美她所作的一切，關心她的外衣，以及她梳理頭髮的樣兒。他聽她誦讀『特納瑪克探險記』，稱讚讀者的聲音。他常是興致很好。這實在是令人快意的。

霍格卻是另有一番心情，而這種心情是比較的不值得稱讚的。他既是和這迷人的女孩時刻不離，就開始熱情的想獲得她了。首先，他告訴自己，這是可怖的慾望，最好朋友的妻子不可作自己追求的對象。但是人有了聰明，就知道如何使用聰明，給自己的慾望服務。

『如果柏西要把她丟在我的懷抱裏，』他說，『還能怪我嗎？他有赫里雅這樣可崇拜的女子，還要坐着寫那些討論美德的長信，這如何瘋狂的念頭！她美得令人銷魂蕩魄。她在街上走過，就是最澈底的清教徒，亦要跑到窗口看她……柏西是否真愛她呢？他對她表示頗帶輕蔑的情愛，這倒有可原諒的理由。因為赫里雅是……什麼？一個酒館商人的女兒總是……她是不能很疎離的吧……』

自從他初次認識雪萊以來，就有兩種矛盾的情緒，分佔了他的內心。他讚美他朋友的，道德上的勇敢，坦白，和熱烈的忠誠。他知道他是天下無可匹美的人物，是最純淨的金剛石。但是，同時，雪萊那種誇張的熱心，和尙無成就的激昂的精力，又使他覺得滑稽可笑。

在牛津大學的時候，他是給那皮膚白皙的開荷泰先生 (Don Quixote) 作一個受過教育的桑
緯·班薩 (Sancho Panza)，而且受到了一份那可怖的風車所給與的懲罰(註)。起初，他的讚

美勝過了他的諷刺，而諷刺也不過使讚美染上溫情的色調。現在，既被罪惡的情慾所興奮着，他的諷刺顯然是增加了。

雪萊離開的第一天，霍格從事務所回來，帶了赫里雅到河邊散步去。他欣然注意她的雙眼，嘮叨的說了無數沒意思的話。她談着自己的丈夫，她渴望他回來，一則因為想念他，而尤其是因為他將把她親愛的伊利沙帶來。「伊利沙很漂亮，你將來見着就知道了，她有美麗的頭髮，玉黑色，又是光澤。……她聰明極了。……在我的一生裏，處理一切重要事件指導我的，都是她呵。」

「這女孩在她的一生裏已經有過重要的事件嗎？」

她說及在學校受的迫害，和她婚姻中的障礙……她回憶過去，沈思了一會兒……於是她說，「你對於自殺的意見怎樣？你從前沒有想過要自殺嗎？」

「沒有想過！我希望你亦沒有，是嗎？」

「呵，想過，常常想呢。甚至在學校裏，我好幾次晚上起來，都是懷着自殺的決心。我常常看着窗外，向月亮和繁星告辭，向那些正酣睡的女孩告辭……隨後，我再回到牀上，纔睡着了。」

他們繼續着散步，也繼續着親切的談話。然後回家作茶，那時候霍格總是極其談諧有趣。茶罷，赫里雅提議給他朗誦，可是那晚她讀了些什麼，他沒有留下半點印象。她向他道罷「晚

安』，離開了，他於是問自己，『她是實實在在規矩的嗎？』

次日，他見了她，就直說他是瘋狂的愛着她。

赫里雅惱亂憤怒。一個十六歲的女孩，這樣自衛，就算不錯。她談論雪萊，和美德。『你看不出來你這行為是如何可憎嗎？柏西把我寄託在你的保護之下，他是信任你，你卻背棄他。……但是，我相信你已經改悔了。……請你不要再提這事了。……我也不告訴柏西，免得他難過。』

她說話生氣勃勃。愛的情景是美麗女子的戰場，而兵士原是以戰爭為樂呵。赫里雅的奮勇得了勝利，霍格答應作好人。

那天晚上，他工作回來，看見在赫里雅的身邊，沙發上，坐着一個高大的女人，烏黑的頭髮，死白色的面孔，側面看去，像一匹馬的模樣。『霍格，這就是伊利沙，她來了，是多麼好意，不是嗎？伊利沙，這是霍格，我們最好的朋友，柏西對你不知說過多少回了。』

伊利沙動了一動頸背，向他鞠躬，蓋住了他的身子。

『我想你是和柏西同來的？』

『呵，不是！』伊利沙說，隨後她繼續和赫里雅談話，不再理睬他。

霍格在雪萊的家裏，從來沒有受過這種冷遇。

『伊利沙就是這樣的嗎？』他問道。『她面貌平常，而且可怕。這樣，我向赫里雅求愛的

事，就得於此結束了——不過，也許最好是如此吧。……」

「赫里雅，最親愛的，」他高聲的說，「我們今天不喝茶嗎？威斯特勃魯克小姐，你不喝茶嗎？」他問道，一面有禮貌的轉過去對着她。

「呵，不喝！」那女的回答。

「赫里雅，你呢？」

「我也不喝。」

霍格沒辦法，只好自己動手作茶，靜悄悄的喝着。

從這天起，這人家就成爲令他難堪的了。伊利沙接收——說恢復，更適當一點——一切事務的管理權。她管理着赫里雅所有整個的生活，在結婚後的頭幾個星期中，她不得已把這職位讓給雪萊，可是現在又收回了，她就像一個艦長，立在船中司令臺上，把旗掛到桅頂，在這船上不容許其他權威。

她開始嚴酷的批評雪萊的行爲。「這樣看來，如果我不來，你就是單獨的和這少年人留在一處，不是嗎？這簡直令人難信！而且他還叫你「最親愛的」？你竟許他這樣！老天爺呵！不知瓦恩小姐 (Miss Warne) 將說什麼呢！」

霍格提起散步，伊利沙就說，「你不知道嗎？赫里雅懶乏極了，簡直是病了啦。……」塞格大吃一驚。「赫里雅嗎？」他重複着說。「她到底是怎麼了呀？」

「她的腦筋有病，你不留心，沒看出來吧。」

赫里雅要給霍格朗誦愛多美紐斯的那些美德的教訓，這些教訓他正是非常的須要，但是伊利沙說，「赫里雅，還要朗誦嗎？你的腦筋有病，不更厲害嗎？瓦恩小姐將說什麼呢？」

伊利沙剛走入自己的房裏，霍格立刻問赫里雅，「瓦恩小姐到底是誰呢？」

「她是伊利沙最好的朋友，我們很尊敬她。」

「爲什麼呢？她的家世和教育勝過他人嗎？」

「呵，不是，她的父親和我們的父親一樣也是開酒館。」

霍格長噓一口氣，舉高他的雙眉。

「那位寶貴的伊利沙在她的臥房裏幹什麼？她在看書嗎？」

「不是。」

赫里雅將身俯就他，用神祕的語調說，「她在梳理她的頭髮。」

「赫里雅，我們出去吧……」

赫里雅先是拒絕，但是因爲梳理的時間延長了，她纔答應陪他出去一會兒。

自從他第一次企圖破壞她的貞操之後，他履行了他的約言，「作一個好人」。她因此欣喜但是又失望了。不過，她既能毅然自守，誘惑於她反是快事。

他們站在羅馬式的老橋中間較高的地點；水勢正是兇猛。這烏西（Ouse）河漲水，氾濫兩

岸，木料等物，皆被衝激而去。

「赫里雅，最親愛的，如果伊利沙在這河裏旋轉着沈下去，你想那是多麼好看！她會像那塊木頭繞一個圈兒又繞一個圈兒，是多麼可愛！……於是，老天爺呵！瓦恩小姐將說什麼呢？」

赫里雅轉過她的頭去，躲避了她的笑臉。霍格說些可怕的話，可是確是談諧有趣。

「赫里雅，你笑得這麼可愛！……如此的像音樂，如此的有興致！」

赫里雅覺到戰爭就要發生了，不過她已準備了充分的勇敢。

（註一）荷爾克羅夫特 (Thomas Holcroft 一七四五——一八〇九)，英國戲劇作家兼小說家，是葛德文的朋友。

（註二）開荷泰先生是十六世紀西班牙作家瑟凡提茲 (Cervantes) 所著諷刺小說開荷泰傳中主要人物，桑綽、班薩是他的僕人。他們各地遊俠，皆與虛幻之敵作戰。一日，過某地平原，見風車三四十架，遂以為大隊巨人。開荷泰先生驅馬進攻，劍插車翼，於是人馬都被彈上空中，受傷很重。書中以開荷泰比雪萊，桑綽、班薩比霍格，以風車的蠢獸喻牛津大學消除他們的事。

第十一章 霍格(續)

雪萊次日回來，出乎他們預料的快。他的事情沒有辦成功。父親拒絕見他。他認爲兒子的結婚是不可饒恕的罪惡，他如此看法的動機，和雪萊的動機大不相同。

『多少私生子，我都願意供給，』他對皮爾福德說，『就只要他不和她結婚……不要對我再提起他了！』

希欽勒女士恐怕連累自己的名譽，不肯和雪萊同來。到了倫敦，他知道伊利沙沒有等他。他回到約克，又是懨乏，又是意氣消沉，只希望着和妻友同居，得到安慰。可是，他所得到的只是窘困不安的，和拘束不自然的空氣。

伊利沙成天關在自己的房裏梳她的頭髮。赫里雅和霍格從前在茶盤的周圍總是歡快的胡鬧，現在彼此相待卻是用一種故意冷淡的態度。霍格對她說話，她只是很簡單的回答。在這種空氣裏，隱藏着什麼神祕的東西。

赫里雅和雪萊單獨在一處的時候，他立刻開始說道：『親愛的，我不喜歡你對霍格用這種傲慢的態度。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離開了，是他照管你。你現在有了姊妹在身邊，不能因此就冷待霍格，我視他如兄長呢。』

赫里雅嘆息。「他確是一個好朋友啦！」她說，用隱諷暗諷的沈重語調。

雪萊吃了一驚，迫着她解釋。

她述說了顛末。「他向我求愛……兩次。第一次，他說他狂熱的愛着我……我假裝不知，只當作是開玩笑的……我使他平靜。我以為一切已經結束了，我甚至不打算把這事情告訴你。但是，昨天，他又開始了。他宣稱，他沒有我就活不下去，如果我不答應，他就要自殺。」

雪萊感覺血管裏結冰，心臟不能活動。

「霍格嗎？霍格作這事嗎？可是你沒有向他指出……？」

「唉，凡是我能說的，我都說了……我說他作了不忠實的朋友，辜負了你的信任……」
「既在愛情中，這一切關何重要呢？」他回答。「這於雪萊也好，也是冷酷而純潔的精靈，只知道談論美德……但是我卻愛你，其他一切都不管……而且，我們給雪萊什麼傷害呢？他用不着知道。為什麼不把愛給我，把情給他呢？難道他是很關心你的嗎？」

「他竟說這話嗎？」

「是的，還說了許多別的話。他說你把邏輯混在與它毫不相干的事件中，對於理想你是熱火，對於情感卻是寒冰，而在人生中又只有情感甚關重要……我盡我所能的答復他……」
雪萊倒在沙發上。世界好像立刻被灰色的紗網掩蔽住了。一種眩暈擒住他，頭發昏，全身

寒慄。

「霍格竟而企圖誘惑我的妻，利用了我把她的信託在他的保護之下的時機……霍格，他的臉有時我疑視許久，我竟幻想着世界可以由於疑視他的臉而得到改良。……沒有比這還要更可恥的事了。……何況還是在這個時候，我正想念着牛津大學，他的高尚，以及他爲人無私的態度。……我一定要和他談一談，我一定要使他恢復理性。……」

他溫情的吻過赫里雅，隨後請霍格同他到約克城外田野中去散步。霍格知道將有一幕活劇。他準備好了。他承認了一切。

「不錯，這是真的，自從在愛丁堡見她的第一天起，我就愛上了她。這是我的過錯嗎？我禁不住女子的美，而赫里雅偏是如此的漂亮！我再告訴你吧，我一見她就已愛上她了。」

「這不是愛情，只是色慾。一種下等動物的本能。不是人類之所以異於畜生的那種高尚的情感。愛情嗎？霍格，你試想一想。必須先能忘我，而渴求被愛者的幸福，纔是愛情。你卻給赫里雅只產生了痛苦。因此，你的情感不是愛的情感，只是自私自利的情感。……」

「你願意管它叫什麼，就叫什麼吧。……言語能够表示什麼呢？不過這總是一種可怖的情感，如果我不覺得它是不能戰勝的，我就早要抵抗它了。」

「沒有不能戰勝的情感。我們的意志無時不能獲得勝利。如果你能爲我着想……這事的發現，比二十年的苦難，還要更其令我衰老傷身。……我的心如被燒灼……而且還有赫里雅，難

道你想不到這一切使她很痛苦嗎？」

霍格臉色蒼白，而沮喪。他現出慚愧難過的樣子，心中也確是慚愧難過；因為他也愛雪萊的。他嚴酷的譴責自己的行爲。他心裏想，「世上沒有一個女子能值得我犧牲這樣一個朋友的。」隨後他說，「柏西，爲這回發生的事，我很抱歉。我要努力把這事忘了，也請你和赫里雅努力饒恕我，讓我們重新開始過從前的那種生活。請你不要再對我忿怒。……」

「我並不對你忿怒，我痛恨你的罪過，不是痛恨你本人。我希望，到將來有一天你也和我一樣的憎惡這個可怖的過錯。到了那一天，你將不是這過錯的負責者。感到悔悟的人，就不是從前犯罪的人了。我不是那種永久責備你的人，因爲我評定他人的價值，不管他的過去，只看他的現在。」

雪萊控制住了自己的忿怒和嫉妬，而且給霍格開闢了一條自新的道路，因而覺到如此的滿足，甚至把這回事也忘了。

但是女子遠不及男子的寬容。雪萊走回家，宣稱他已饒恕了那個罪人，伊利沙立即喊道，「什麼！你打算還和那東西住下去嗎？老天爺呵！赫里雅的腦筋有病，將怎樣呢？」

次日，霍格從事務所回來，屋裏一個人也不見了。

第十二章 第一次與中年人的接觸

雪萊帶着兩個女子，離開霍格而逃走之後，決定去住在湖邊。他到這裏來，和他選擇波蘭街一樣，也有一個情感上的理由。有兩個偉大的詩人——都是自由主義者——騷提 (Southey) (註1) 與科爾利治 (Coleridge)，久已住在湖濱區 (Lake District)，雪萊也許得個幸運的機會，能夠結識他們。遇到幾個與自己思想相同的，不可多得的偉大心靈，在他看來，天下快事，無有過於此者。

雪萊夫婦在開斯威克 (Keswick) 覓到一座小房，裏面陳設完全，周圍有花草。他們本無權利用花園，不過那個房東把雪萊和赫里雅只看着一對走入迷途的小孩，也就允許他們在花園裏散步。

郵差不久就知道給雪萊裝信的郵袋是很沉重的。第一，是和霍格的通信，內容令人寒心。他給赫里雅寫信，總是很長，他誓將尊敬她，同時永久的崇拜她。這種未經要求而來的恆心使她厭煩，可是正可以藉此滿足自己的虛榮心。雪萊說，「時間和距離將使他忘了你，」她卻搖頭表示懷疑。對於崇拜者的痛苦，固感不安，如果知道崇拜者的痛苦已經治愈，她或更是不安吧。她說，「距離也許能消失輕微的痛苦，卻反是增加了重大的悲哀。」霍格信裏說，「如果

赫里雅不饒恕我，我要在她的腳跟前打出我的腦漿來。」她看了，又是得意，又是憂愁。但是既無鎗聲來震碎他們這個花中幽靜之所，她放心了——同時也失望了。

其次，是希欽勒女士的信，霍格失寵之後，她成了雪萊唯一的知己。他幾乎每日都寄給她幾張急迫而可為模範的信。赫里雅常是在丈夫的流利的議論旁邊，註上約她來的一個熱忱的邀請。

諾福克公爵住在附近。他曾經在雪萊與他父親間，作過一次和解，因為經濟問題更加嚴重，他們就決定再寫信給他。公爵回信，邀雪萊，他的妻和姨，到格雷斯托克（Greystoke）去過星期日。他關切這個少年，也許是出於天性的仁慈，也許是出於一種責任心：這人似乎已於前世注定，到了成年期，準可以作國會議員，還能承繼一年收入六千金鎊的產業，而他自己既是一個大政黨的領袖，就應該獲得這人的友誼。

在格雷斯托克，赫里雅舉止嫻雅。公爵夫人早已聽見雪萊這件不規矩的婚姻，見了他的妻既是漂亮，而且禮貌彬彬，甚為驚喜。甚至伊利沙，也被看作『十分可愛』——至少，赫里雅是如此想的。這次拜訪有了成功。威斯特勃魯克先生知道了他兩個女兒榮為公爵的佳賓，知道了他的女婿行抵公爵府時袋中僅餘一個歧尼（一歧尼合二十一先令——譯音），突然覺得有表示慷慨的必要，於是自己提出每年給這對少年夫妻兩百金鎊的津貼。

提摩塞·雪萊先生的慷慨當然也不能亞於他人，尤其因為那代求寬仁的人，就是他的宗主

和領袖。他於是又答應給他兒子每年二百金鎊。如此，一切貧困的危險皆可消失了。

但是，就雪萊看來，這些重要成功的獲得，使他最滿意的，是在他這方面並未表示任何的讓步。「我想，有應稟告吾父者，不管讓步的結果，使我獲得多大的利益，我也不肯讓步而答應你不發表我關於政治上宗教上各問題的意見。……這種方法，是我與吾父皆不屑採用的。」他父親回信說，「我給你津貼，亦不過是防你敲詐路人。」要他爬到雪萊思想的高峰，是萬不可能的。

*

*

*

*

在格雷斯托克，雪萊認識了騷提的朋友，威廉·卡爾弗特（William Calvert），他願意帶他去訪問那位詩人。這樣，他就第一次見到了一個自己最崇拜的作家的本人。但是，他見了騷提大為驚愕，因為他每以為詩人就是世上最令人神怡而合於理想的人物。

在那陳設完備溫暖充足的房裏，他遇見了騷提夫人，很像一個廚婦，絕不是一個藝術的女神。她事實上原是一個女衣裁縫，用她作女袍剩下的碎布，裝飾了他丈夫的書籍。她的葛布圍成的密室，就是她運用才能的聖堂；她的談話都是關於金錢，烹飪，僕人等類的事，和那些令人最厭煩的管家婆，毫無二致。那位詩人對於這一切醜惡，似乎漠然無所感覺。他為人忠厚，卻缺少推理的才力。他承認社會制度有變更的必要，卻又聲明這種變更只能徐緩的得到。他應用那可惜的公式，「我和你都不能在這一生裏看見它。」他反對天主教徒解放運動，與議會改

革。最壞的是，他稱自己是一個基督教徒。雪萊懷着深刻的悲哀告辭而去。

騷提那個可敬的人，毫未想到他給人這樣的印象。『真是一個非凡的孩子！』客人走後，他這樣想。『他是無數財產的繼承者，這是他最大的不幸。他想到他將來每年有六千金鎊的收入所感的煩惱，和我從前在他這年齡知道自己身無分文所感的煩惱，是一般多的。除此而外，我見他所得的印象，恰好和我回憶我過去的幽靈所得的印象相同。他正是一七九四年的我。他以為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而實際上卻是一個汎神主義者，這是我們大家經過的一種幼稚病。幸而他落在我的手裏。他不能找到比我更高明的醫生。我開的藥方是柏克利(Berkeley) (註II)，不到一個星期，他就會成爲一個柏克利主義者。在他一生中第一次遇見的一個人，就能完全瞭解他，而給他應得的評價，這使他不勝驚喜吧。……禱求上帝救助我們呵！世上一切都須要糾正；他開始人生所取的道路雖不是完全正當的，也不要緊。我有把握使他相信，每年六千金鎊的收入可用來作許多好事。』

青年與中年就這樣的在他們的道路上遇着了，前者看着後者表示敬意，可是不堪其前進的緩慢。中年卻用一種好意的諷刺看着青年，答應以修養更深的心靈之力，教管他。

中年卻忘了：不同時代的心靈，如來布尼茲(Coburn) (註III)的單子，是彼此不能貫穿的。騷提和他的夫人皆盡其所能的幫助這對少年夫妻。他勸雪萊的房東減少栗子盧(Chestnut Cottage)的每週租金。赫里雅不知管理家務，騷提夫人巧妙的訓以烹飪和洗衣的方法。她甚至

借給她牀桌布單，這是最高水準的恩惠了。但是雪萊發現了一件事情，於是把中年所給的一切扶助，皆棄之不顧了。

他在一本雜誌上偶然讀到騷提的文章，在這文章裏，他說佐治三世是『世上帝王中最好的君主』。這當然是諂媚的大聲疾呼，可是騷提渴望作桂冠詩人，而達到顯貴榮耀的道路原是陡峻不易攀登的。雪萊從來不肯饒恕這種卑鄙。他寫信給騷提說，從今以後，他將把他看作爲錢工作的奴僕，罪惡的擁護者，他決定不再見他。

在這個時候，關於騷提的事，他不感煩惱，因爲他正發現了葛德文——偉大的葛德文，『政治的正義論』的作者，婚姻制度的破壞者，上帝的仇人，無神論者，共和主義者，以及革命家。葛德文竟而還活着，他住在倫敦，和別人一樣他也有個專門通信用的地址，那麼，他可以寫信給『美德』自己的偉大預言家直接討論美德了。

他寫信說，『一個陌生人寫信給你，你將驚奇吧。既無介紹，這事在常人看來，是冒昧失禮的。不過這種失禮，即或不能得到習慣的認可，就理智而說，卻毫無可答責的。人類彼此最密切的利害關係，不容許時尚的禮儀離開了人與人間的親近。』

『葛德文這個名字，在我的心裏，常常激發崇敬和欽佩的情感。我常以爲他是一個發光體，對於他周圍的黑暗，是過於燦爛眩耀了。……因此，你將不致驚奇，我知道你的存在和住址時，有怎樣不可隱匿的熱情呵。我過去把你的名字，登記在那些光榮的死者的名冊上。但實

際不如此。你還活着，而且我堅決的相信你仍然在籌劃着人類的幸福吧。

「我參與人類活動的舞臺，爲時尚不久，然而我的情緒與理論已經和你的符合一致。我走的路程雖不長，卻是變故紛紜。……我的判斷所以認我的思想爲真理的，以我受的迫害爲其主因。」

葛德文接到這信，大爲喜歡。「政治的正義論」出現時，大家爲他鼓噪，自此以後，他又回到頗是冷寂的區域裏。他也可以說有過「變故紛紜的人生」，不過理由不如他這少年信徒的充足。他生涯的開端，是作牧師，年至三十，就成爲了自認不諱的無神論者和共和主義者。

於一七九三年，他發表他那本著名的書。彼特(Pete)很想爲這書提起公訴，但是書價的昂貴——定價每本六個歧尼（如以目前外匯論，六個歧尼合中國錢約百元——譯者）——在這位總理大臣看來，足夠防止書中危險教義的流傳。

四年之後，葛德文娶了瑪利·瓦斯托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她是一位有天才的女作家，他以前已經和她同居。她生了一個女孩，她自己已於分娩時死去。那個婚姻制度的宿仇不久第二次結婚，娶了某個克拉耳芒特(Clairmont)的夫人。她是一個寡婦，住在他的隔壁，從她的陽臺上常常送過來粗劣的諂媚，就這樣結識了他。

他們夫妻過着荆棘的生活。共有子女五人，各個來自不同的父母。第一，瑪利·瓦斯托克拉夫與葛德文所生的女兒——天才與天才的結晶，她叫作瑪利。其次，克拉耳芒特夫人第一嫁

所生的兩個孩子，哲恩 (Jane) 與 查爾茲 (Charles)。第三，葛德文 與 克拉耳芒特 夫人所生的一個小男孩。最後，就是一個年齡最大的少年女孩，她在這家中已不屬於任何人，她是瑪利·瓦斯托克拉夫 與她的美國情人吉爾伯特·印列大佐 (Captain Gilbert Inlay) 所生的女兒。這就是溫柔可愛的凡尼·印列 (Fanny Inlay)——這家中的星得累拉 (Cinderella) (註四)。

葛德文 這位績絃 夫人，是「一個帶綠色眼鏡的可憎女人」，有說謊的舌頭，和可惡的脾氣。她對待凡尼 與 瑪利 很苛刻。她在斯金納街 (Skinner Street) 經營兒童圖書公司 (Juveline Library)，葛德文 開辦這個書店以解決自己兒女的生活。這可憐的哲學家遇着憂愁艱難的生活，完全得不着半點慰藉自己虛榮心的事物。因此，這個信徒從開斯威克 寄給他一封熱忱的信，是一件極可喜的事。這人既把他看作一種發光體，靠近觀望，就嫌過於眩目，而自己呢，不過是一個兒童讀物的發行者，深深的壓在債券的高臺下，在這時候結識了這個人，其得時宜，可說無有過於此者。

他回雪萊 信，說他願意知道一些關於這個不認識的通訊者個人的詳細情形。他得到回信，內是自傳，在這自傳裏，提摩塞·雪萊 和 牛津大學 的學監 扮演了卑鄙的角色。信裏告訴他：這位通訊者將繼承每年可收入六千金鎊的產業，他娶了一個和自己思想完全相同的女子，他已經出版兩部小說，一本冊子，他現在把這些書都已寄上一份給他心靈的「支配者和模造者」。

葛德文 家中那些少年姑娘，都十分興奮的讀這封熱烈的信，但是「政治的正義論」的作

者，卻頗是狐疑不定。他自己既是一家之父，對於爲父的威權，已不如前輕視了。也許提摩塞·雪萊的行動，都只是爲的他兒子的利益呢？人於少年時不應當批評現有的各種權威，尤其不應當發表這一類批評的文字。人既在學習的時期，就不應當心中癢癢的欲爲人師。

如果不是他所「崇敬」的葛德文，而是別人，寫了這封信，將立刻被看作受了「不寬容」賄賂的走狗。可是，威權與教權對於青年——甚至對於反叛的青年，也是如此的必要，在自己選定的良心指導者之前，青年也自甘情願的低首順從。

雪萊天性中神祕的部分，比任何人更其須要一個神座以供膜拜。「我願意作一個門徒；甚至一個被保護者，」他回信說。「只要我知道不是受人欺騙，只要我知道人的才智和能力確是勝過我，那麼，我對他的謙虛與信賴，是誠懇的，澈底的。」

發現了葛德文，他很歡快，在這種歡快中，他立了最偉大的計劃。完全變更他人的生活，把他人的命運和自己的連繫起來，在他看來，有如兒童遊戲一般容易。這事在赫里雅與伊利沙的身上，不是已經成功了嗎？在威爾斯租一所大房子，把希欽勒女士，他所「崇敬的」朋友葛德文，以及葛德文那全家可愛的人，一齊邀來同住，這是何等的容易呵。

但是，葛德文的懷疑，令他頗感刺痛，願先用驚人的方法證明，自己雖是少年也知道如何作事。所以在威爾斯「靜思廬」「永久」住下之前，他擬赴愛爾蘭，赫里雅與伊利沙隨行，在那裏工作三月，主要的是從事天主教徒解放運動，也進行那地方一般痛苦現狀的改良。

漂亮的赫里雅，頭髮勤梳的伊利沙，如何去解放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呢？對於這問題，並未加以解答，不過雪萊帶了一篇告愛爾蘭書（An Address to the Irish），文中充滿哲學，智慧勸告，人類的愛，只要讀一讀，心不受感動似乎是不可能的吧。

如此，這位雙眼發光的少年武士乘船去征服『綠色之島』。不過，他拿的不是長矛，而是一篇手稿，美麗的赫里雅作他的情人，面黑的伊利沙作他的侍從，她還兼管經濟，家務，以及塵俗的雜役。

（註一）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以湖畔詩人羅遜茲羅斯（William Wordsworth 一七七〇——一八五〇），科爾利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一七七一——一八三四），以及騷提（Robert Southey 一七七四——一八四三），因為他們住在卡姆柏蘭州（Cumberland）與韋斯特摩蘭德州（Westmorland）的湖濱區，皆從自然界單純的美中尋求詩的靈感。

（註二）柏克利（George Berkeley 一六八五——一七五三），愛爾蘭人，主教兼哲學家，他反對薩克（John Locke）的精神物質對立的二元論，他以為這種二元論將引入於懷疑主義與無神論。他意，精神是唯一的因素與力，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全部自然皆顯示上帝的意旨。

（註三）來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德國哲學家兼數學家。他說，物體是無數單子的集合，每個單子是一種力的中心，是一個小宇宙，或說是大宇宙的核心。

（註四）星得累拉是一篇童話中的人物。繼母和繼母的兩個女兒待他極是苛刻，終日苦工，工罷即坐於爐角炭渣中，故名小炭渣姑娘（Little onder girl）。得她教母覓術之助，與一王子結婚，始得脫出苦海。

第十三章 肥皂球

這個面容憔悴的武士要解放那些罰在船上作苦役的囚徒，卻遭受了他們石頭的投擊。作天主教徒解放運動的同志們開會，雪萊赴會演說，聽衆噓噓的叫倒好。他堅定的說，各種公共機關，因爲宗教的原故，不雇用愛爾蘭人，這是有害無利的，因爲凡是宗教，不論那個派別，好壞都相同。他的聽衆極憎惡這個辯護人的懷疑主義，反是喜歡那些迫害者的宗教狂。

那篇著名的告愛爾蘭人書，也是關於同一個問題。他在文章裏指明，天主教徒解放運動就是達到一切解放的初步，而政治的原則應當是道德，不應當是便宜主義。愛爾蘭人不應當只希望從英格蘭人手中解救出來，而且他們要營救自己，使自己成爲節酒，正義，而慈善的人民。雪萊幻想着，那些可憐的達布林(Dublin)人民一定可以直接受到他的教訓的感動。而他自已呢，已經準備了爲他的主義殉難。

赫里雅的熱情並不較低，她那種醉心於革新的樣兒，令人看着非常有趣。這一對少年夫妻，衣袋裏裝滿了小冊子，在薩克維爾街(Sackville Street)上，走來走去。如果他們碰着一個人，看他帶着『有樣的樣兒』，就在他的手裏很快的放進一張拯救靈魂的宣傳品；或是從他們住所的陽臺上，把許多『告愛爾蘭人書』投下在那些過路者的頭上，如此以傳播健全的教

理。雪萊有時敏捷的投下一張在一位老太太外衣上的頭巾裏，赫里雅捧腹大笑，不得不躲開。改革愛爾蘭人生活的工作，無疑的是最有趣味的遊戲。葛德文與希欽勒女士每日都預料着有雪萊被捕的消息傳來。那學校教師甚至以為有政界暗殺的可能。但是達布林宮廷只知道，有一個少年英格蘭人，年十九歲，作過一次論美德的講演，也並不因此擔心。

警察呈上一份告愛爾蘭人書給大臣，而這位官吏心裏只覺得，雪萊勸愛爾蘭人民戒酒與容忍，是異常可笑的談話。

這樣安全無事，反是令他氣餒，而愛爾蘭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令他同樣的灰心。好心腸的赫里雅說，「他們所以拚命喝威士忌酒的原因，是因爲豬肉太貴吧。」雪萊有時遇到可憐的人在偷東西，或是口角，他要規勸他們，警察帶着憫笑就來告訴他那些人是喝醉了酒。

在聖巴特利克節日的晚上 (St. Patrick's Night)，人民莫不酩酊大醉，是晚宮廷還開跳舞會。柏西與赫里雅看着那些飢餓的人們擁擠的圍在官用馬車的旁邊，對於那種華麗，稱讚不置。柏西見他們如此缺乏自尊心，甚感失望。

他們爲的要作樸素生活的模範，三人都成爲素食主義者，於是雪萊想到「屠廠的恐怖」，和「無辜禽鳥的被殘殺」，所感到的痛悔，現在也可免除了。只有紐貞特夫人 (Mrs. Nugent) 來吃午飯，纔破例吃點肉。她是他們在達布林唯一的熟人，一個女裁縫。他們如此深愛愛爾蘭人，卻一個也不認識，這正是他們在此處境困難之一。「我想，」赫里雅說，「柏西著名了，

我們立刻誰也認識了。」

但是雪萊心懷希望已不多。他常是徘徊在無根據的虛幻境地中，在這個境地裏，被壓迫的愛爾蘭幻作驕矜而美麗的女子，雪萊是一個武士兼聖徒，準備爲她而戰，於必要時死也可以；一羣一羣的衣服襤褸的人，在街上，跟隨在他們的後面；野蠻的不列顛大兵攔住他，用短棍打他；但是，他宣傳的福音，壯烈甜美，感化了那些惡人；而哲學製造了奇蹟，使彼此仇恨的各民族，和好相愛。

這燦爛的幻影漸漸的消失了，虹色的雲霧只留下了最後的一點碎片在那些髒得發黑的屋頂上飄浮着，真實的愛爾蘭朦朧的現出來了，只不過是城鎮，農場，和森林的實質的大集合體，無數形狀各異的微賤人民，一堆古老的因襲習慣與法律；賭博，狩獵，和家族仇殺的場所；官吏的衙門，軍隊的駐防地，警察的集中點；這樣的愛爾蘭，自己不幸而卻嘲笑他人，身受苦難而卻喋喋多言，心感不滿而卻以不滿爲快。令人難解如謎的島呵……荒謬妄誕的島呵……凝視着這種可怖的現實，他有什麼辦法呢？他能希望什麼呢？他被壓倒了，已是精疲力竭了。

葛德文一天一天的更其堅持着要他這門徒放棄了這個把戲。自從雪萊稱他做精神之父以來，他就採用了爲父的口吻——一種悻悻不滿，而懷敵意的口吻。

「相信我的話，」他預言道，「你正在準備流血的大慘劇呵！」

如果他看見了他這精神之子正在起草於世無犯的「人類福利協會計劃書」，伊利沙在一邊

縫一件大紅色外衣，赫里雅在另一邊預備蜜餞麵包的食物，那麼，他也許比較放心了。

不過他的勸告也非常有用處，雪萊放棄了對於那些不願得救的被壓迫者的拯救工作，有了體面的藉口。

除去幾個知道如何向他敲詐得利的人們之外，達布林沒有一個人認真的對待他。在愛爾蘭人看來，世上如果還有比英格蘭人更滑稽的人，那就是那種愛護愛爾蘭的英格蘭人；世上如果有一種伊吞學院與牛津大學的學生所不能忍受的景象，那就是愛爾蘭的紊亂和污穢。

他精密的看出來了人民的不幸和愚蠢，於是渴望的想到英格蘭鄉村的美和靜。

『我讓步了，』他寫信給他『崇敬的』朋友說。『我決定永久不再對那些愚昧者說話。

……我死了多少年之後，將有成績現出，想到我自己也是這成績的遠因，就此心滿意足了。』

赫里雅將所有剩下的冊子打好包裹，寄給希欽勒女士，可是她也用不着這種『易着火的東西』。

伊利沙把大紅外衣摺好，於是這三個宣傳福音的人坐上船回英格蘭去了。

*

*

*

*

他們計劃的第二部，現在應當實行的，就是在威爾斯租一所房子，把『精神之羣』聚集攏來，於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們以為在雪萊結婚以前所住過的地方，找到了正是他們所須要的東西。那地方的荒蕪和美麗，正中他意。在房子附近，有山溪，在石頭上，淙淙流下，衝激

成池，他就在這些水池裏浮出長一尺的小舟。他的帆是五個金鎊的鈔票，一個受驚的貓作他的乘客。他希望希欽勒女士勸她父親來耕種一百三十畝的產業。

但是這事不能及時實行。房子太貴。希欽勒先生憤恨雪萊和他女兒在高克非爾所惹起來的醜聞，拒絕讓她到南特格威爾（Nantgwill）去。那位學校教師得了這個邀請，深以為榮，很不小心的對誰也誇說這事，於是大家受着舅母皮爾福德夫人的領導把這事加以最難聽的解釋。

雪萊現在又感世人的惡意而驚訝了。他既已和他妻私奔，舉行過蘇格蘭式的婚禮，人們竟而猜想他將不忠於赫里雅！這個念頭使他如此驚慌，如果是美德不如希欽勒女士的女子也許已經因此得罪了。

至於希欽勒先生，他得了他應當受的待遇。他從前也是一個開酒館的老板，因為諸神似乎總是喜歡把水晶似的雪萊和『這種職業』連繫起來。他寫信給那女子的父親說，『先生，我邀請你的女兒，你不讓她來，我聽了，抑不住我憤怒驚愕的情感。根據什麼權利？誰使你作她的主人？……自然的法則，和英國的法律，都沒有把兒女放在私有財產的地位。……再會吧。我希望，下次接到你的信時，時光已經把你的情感變得光明磊落。』

*

*

*

*

雪萊夫婦正要離開威爾斯時，葛德文給他們介紹一所他以為最合意的鄉下房子，那出租的人是他的朋友。他的意見是常受遵從的。雪萊和赫里雅去看房子，十分失望。房子極平常，幾

乎是沒有做完全，而且他們住也嫌太狹小。但是，於這次無益的旅行的歸途中，他們發現一個村子，風景極美。三十座小房子，草葺的屋頂，薔薇與雁來紅爬滿了牆壁，就這樣形成了那個可愛的林矛斯（Lynmouth）村莊。剛好有一座小房出租，真是神奇得很。這房位置最好，在樹木葱龍的狹谷上面。從窗戶可以俯視在三百尺以下的海。他們立刻決定「永久」的住在這裏了。

他所「崇敬的」朋友聽了這個消息，寫來一封強硬的信。他苛刻的說，雪萊夫妻的趣味過於奢侈；一所小房子即或簡樸，一個自命為葛德文的信徒的人，也就應該滿足了。如果是提摩塞·雪萊寫這樣一封信，那麼，最激烈的形容詞早已加在他的頭上了；但是，人所不能忍受於自己父親的，在他人面前倒可以接受，這也原是人情常有的事。

雪萊不想說怨恨的話，只打算為自己辯解。如果他說過他的指導者，哲學家及朋友所介紹的房子過於狹小，這不是因為有奢侈的慾望，甚至也不是為的舒適。但是房子間數太少，和一個不同性別的未婚者同寢一室，在他看來，似乎不妥。他知道，在一個新社會裏，這種偏見也可以消滅，但是在目前狀況之下，他以爲男女混合是輕舉妄動。他恐怕這意見不合革命思想，措辭特別小心。他的師長倒是寬仁，不把這事記在心上。

在林矛斯那所可愛的小房子裏，不久就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希欽勒女士來到了。他期待着，她將在他的生活中作一個靈智的合作者，這正是他從來所缺乏的。事情如此安排，於

赫里雅也有益處，因為她這個『精神之姊』將助他陶冶她。他以為這兩個青年女子都有十足高尚的內心，願意接收這些工作。

林矛斯村的居民驚奇的看着，有一天早上，他帶着這個憔悴骨瘦的女客動身作遠足的旅行。自此以後，凡是關於宣傳他思想的計劃，他都要和她討論。美德的傳播漸漸的困難了。倫敦某個印刷所的人被判處帶枷示衆，正是這個時候。雪萊自己不怕伽利略(Galileo)的命運，不過他不願將一個無辜的印刷業者投入危險中。

幸而這位術士有許多方法，任意使用，對於卡斯爾累爵士(Lord Castlereagh)的警察可以置之不顧。他寫好一小冊帶煽動性的好文章，把它裝在小盒裏，用樹脂和蠟封好，底下掛一片鉛，上面插一根小桅桿，裝上小帆，於是放在海裏。他或者作些小火氣球，裏面裝載了智慧，於是使它們飛上夏季的天空。或者，用深綠色的瓶，裝了神聖的藥方，輾木緊塞住口，這些瓶子受着波浪的激盪，向海中飄去，時浮時沈，於是他就對着這個艦隊凝視着出神。

他就這樣苦苦的『工作』，工作完了，他喜歡的消遣是吹肥皂球。他坐在門前，手裏拿着泥質長管，吹成透明的氣球，在很薄的球面上，反映着天地間各種形狀和色彩。他看着它們飛開，一直看到它們破碎消滅爲止。

於是，他短時間的離開了這些半透明的，虛幻的，邏輯之宮殿，就覺得必須把這些光輝閃爍的紫色，綠色，金黃色所構成的，不可捉摸的美，放在詩歌裏，成爲固定的形式。

(註一)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意大利天文學家兼物理學家。因為他在科學上的發明，與宗教裁判所衝突，被迫着放棄太陽系理論，事後他又說，『無論如何，地球是轉動的』，因此入獄。

第十四章 他所崇敬的朋友

在林矛斯村裏，薔薇已經開始凋謝，秋風颳着，使稀薄的雲塊如枯葉一般急遽的掠過天空。希欽勒女士的運星已開始降下。一個客人常久住在家裏，令赫里雅感到厭煩了。雪萊自己呢，也看見幻境已消散，顯示出比較粗劣的形體，發現在自己身邊坐着的只是一個惡言妄語的庸俗女人，深為驚愕。他尋求自己的女英雄，徒勞無益，他懊悔自己的癡惑。

從前要把她從學校裏拖出來，費力不小，現在要把她送回學校去，更是費力了。然而，在秋天裏，這樣偏僻的地方，要和她繼續住下去，真是難堪的事。在一個大城市裏，別的朋友們和其他的消遣或許能使他忘了她在身邊的圍困。同時，葛德文正勸雪萊夫婦回倫敦。他們決定去，到那裏長久住下。

*

*

*

*

於一八一二年十月的某日，他們離開了聖詹姆斯街 (St. James's Street) 的旅館，第一次去拜訪葛德文及其家人，那是如何的興奮啊！嬌小的，白皙的，薔薇色的赫里雅，伴着她那個高高的，圓肩的孩子丈夫，輕快的走着。他們驚疑，那偉大的人物將給他們怎樣的一種歡迎呢？希欽勒女士從前道過倫敦時，曾去斯金納街拜訪過，他遇到冷淡的款待。但是這也許只證

明了葛德文的慧眼明察。

他們到了，發覺全家的人都聚集在兒童圖書公司上面的住宅裏，因為葛德文這家人正是充滿着想見雪萊夫婦的好奇心呢。哲學家自己也在那裏，矮矮的，胖胖的，頭髮已禿，現出智慧的样子，具有美以美教牧師的外觀，和一切革命理論家的風度。

葛德文的續絃夫人穿上最好的黑色綢袍，帶上平常不帶的綠色眼鏡，今天帶上只是爲的要精細觀察那位男爵的孫子和他漂亮的夫人，以估量他們的好壞。以前有人警告雪萊夫婦，說她是背地說人壞話的人，不過就今天看來倒是和藹可親。

凡尼·印列也在那裏，溫柔，而沉思；哲恩·克拉耳芒特，美麗，活潑，略帶黑色，是意大利典型的女郎。

『就只一個不在家，』葛德文說，『我的女兒瑪利現在在蘇格蘭。她很像她的母親，過一會兒，我領你去看她母親的畫像』。

他把那對少年夫妻領到他的書室，雪萊見了瑪利·瓦斯托克拉夫的畫像，嬌媚迷人，他凝視許久，很受感動。於是大家坐下，葛德文和柏西討論物質與精神的相對關係，牧師的地位，以及德國文學。女的聽着，表示靜默的欽佩。赫里雅以爲葛德文像蘇格拉底（Socrates），他有同樣凸出的前額；坐在他旁邊的雪萊像一位希臘的美少年，熱烈性急的態度中調劑了敬意。

*

*

*

*

在雪萊夫婦與葛德文一家之間，開始了很親密的關係。葛德文常來旅館邀雪萊去散步，或是葛德文夫人請赫里雅與雪萊去吃午餐。她甚至請伊利沙和希欽勒女士，不過她很不同意請後者。有時，赫里雅也鼓着勇氣自己請一回客。

於十一月五日，福克斯紀念日（Guy Fawks Day），雪萊夫婦與葛德文一家人吃飯。飯後，九歲的小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說他要去鄰家邀他的朋友小紐頓（Newton）放花爆。在那時候，雪萊正在和他崇敬的朋友討論着各種深奧的問題。但是『花爆』這兩個字，立刻使菲爾蒲列斯的煉丹術士復活了。這裏是葛德文和他的談話，那裏有火箭和輪轉煙火用顏色複雜的火照亮了倫敦的老街道，令人歡快，他在這兩件事情中躊躇了一會兒。

於是，他對那小孩說，『我同你去吧，』他們隨即走了。

花爆放完了，小紐頓見了這個大朋友像小孩一般的會玩，而且能說這麼好的故事，於是葛德文，要帶他回家去介紹給他的父母。雪萊並不反對，而且這事以後從未使他後悔。他發覺紐頓這家人很令人喜歡。他們立刻轉入自由的，精練的，相投的談話中。

紐頓先生恰好是令雪萊中意的人。他有無數的理論，皆已施諸實行。他得意思想之一，是人從赤道區域移開，向北遷徙，他們隨即有了違反自然的各種習慣，由於這些習慣產生了一切苦惱。穿衣服也是這類壞習慣之一；紐頓的孩子們在家裏東走西跑，個個是赤裸裸的。另一個壞習慣是肉食；紐頓的全家都是吃素的。這事最能激起雪萊的熱情，而且紐頓先生還替他供給

一些新的理由。

『人與肉食動物沒有相同點。他沒有利爪，以捕食他種動物。他牙齒的構造表示着，他的食物應該是蔬菜與果實。他開始肉食之後，纔初次知道疾病，因為肉食於他有害。於此，你知道普羅密修斯（Prometheus）（註一）的故事是什麼意思了，那顯然是一篇關於素食主義的神話。普羅密修斯——換言之，就是人類——發見了火，首創烹飪之事；一隻大鷹立刻開始啄食他的肝臟。那隻大鷹就是指肝臟炎，那是十分明白的。』

紐頓這家人自從開始素食主義以來，他們從未用過任何醫生，或是任何藥物。孩子們都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雪萊常常有機會看見那些小女孩，她們確是健美如雕刻家的模特兒。

他常常去看他們，那五個孩子一聽見他在大廳裏說話，立刻匆忙的跑下樓來迎接他，把他領到育嬰室裏去。紐頓夫人和她的姊波易威爾夫人，好像那些孩子們一樣，都給他深深的迷住了。

在葛德文家裏，凡尼和哲恩每是用整個晚上聽他說話，狂喜入迷。她們渴慕他的美，而他的議論在她們看來是穩健難破的。甚至在這個共和主義者的家裏，這位將繼承無數財產而卻藐視金錢的少年貴族，也竟能放出浪漫的光彩。

至於他呢，他覺得凡尼溫柔而寡言，哲恩熱血而強烈，在這兩個少年女孩中，他似乎又回到過去的幸福時光裏，在那時候，有一羣姊妹和姨表姊妹崇拜他，飛奔於他的周圍，他自己那



第六圖

那五個孩子一聽見他在大廳裏說話，立刻匆忙的跑下樓來迎接他，把他領到育嬰室裏去。

時有幼年的熱情和高尙的靈感。

那些葛德文小姐們對於赫里雅就差一點了。她們注意到她自己無獨創的思想，只能學着說她丈夫愛說的話，而且她的文法還有錯誤。

『可憐雪萊啊！』那對夫妻剛離開，她們就這樣說了。『他沒有娶到配得上自己的夫人，那是無疑的。』

少年女子看見自己心愛的男子在她人的所有中，發生這類的感想，本是常有的事。她們竟敢背地裏用小錐攻擊赫里雅；憑直覺揣想，如何批評纔使她那理想家的丈夫受刺激最深。

『赫里雅令我覺得可怕，』凡尼寫信說，『她是一位過於時髦的女子。』雪萊因此憤慨。『赫里雅是一位「時髦的女子」嗎？在我看來這是最不可原諒的罪惡，你竟以此抨擊她嗎？瀟灑脫俗，質樸無飾，原是她常令人最愛的地方，和那種時髦生活的庸俗豔麗，是絕不相容的。只要我面前有足以證明你這意見是謬誤的活證據，無論何時，你不能說服我。』

以後，凡尼這封信，雪萊也曾回憶起來過。

（註一）普羅密修斯，希臘神話中半神半人之神，曾盜天火授其用法於世人，因是獲罪朱斯（Jove），被縛於高加索山的巨石上，日命一鷹啄食其肝臟以苦之，但至夜受傷的肝臟又能生長復原。後為英雄赫剌叩利斯（Heracles）所救。

第十五章 希欽勒女士

霍格被放逐於約克，經過一年，完成了法律研究，現已和他家庭完全和好，於是再回倫敦。

某天晚上，他坐在舒適的扶手椅中，穿着厚的便服，身邊擺着一壺熱茶，正在看書，聽見外門敲得很響。這門隨即被猛烈的衝開，碰在壁上，震動了整個屋宇。霍格立刻想起一雙發光的眼，和高而略曲的身材……

「如果雪萊仍然和我友好，我會以為……」
有人倉卒的跑上樓來，令他追憶許久以前在牛津大學時聽見過的那種樓梯上慌忙的脚步聲。

「只有雪萊上樓，纔是這麼走法呵！」
房門開了，雪萊站在門口，沒戴帽子，寬敞着衣領，放逸，聰明，常是上天精靈誤下凡塵的神氣。

「我從你的「特別律師」同業者問到你的住址，真是好不容易！他以為我是騙子，不肯告訴我。過去這一年，你的情形怎樣？……我剛從愛爾蘭回來。……我去對愛爾蘭天主教徒宣講

人道。……隨後我們到威爾斯——一個可愛的地方。……赫里雅很好……她懷孕了。……你讀過柏克利的書嗎？……我現在正讀着挨爾未西羽斯 (Helvetius) 的作品……很聰明，不過是乾燥無味。……』

霍格還是和從前一樣用讚美，友愛，與諷刺的態度看着他。一年以前，兩個鬧得感情破裂而分開，今天見了，就動手討論挨爾未西羽斯，不是雪萊誰能作到呢？

雪萊充滿着生氣和愉快，在房裏亂走，翻開幾本書，提出一些問題，並不待人回答，他好像把霍格從前得罪他的事完全忘了。

他一直談到深夜，霍格隔壁房裏的人拚命的敲壁頭，爲的警告他這客人高大刺耳的聲音使他們不能入睡。

霍格擔心自己的名譽，請雪萊走。雪萊還是繼續談話。他說，他正開始募捐修隄，隄修好後，在特雷瑪答克 (Tremadoc) 的威爾斯人能够恢復五千畝海濱地。捐冊上第一名是他自己，捐款一百金鎊，他要把他的生命，精力，和財產，一概供獻於這事業。……霍格和藹的拿着他的臂膀，把他引到門口，但是他抵抗。

『你的鄰主叫我討厭！他們是畜生，不懂得唯有晚上靈魂始能感覺真正自由。』
霍格設法把他引到門外梯頭。

『我答應走，只是有一個條件，你明天來和我們吃晚飯。赫里雅見你會喜歡的。我先向你

道歉，我們那裏有一個可怕的人物，希欽勒女士……好在^一兩天她就離開。」

「希欽勒女士嗎？你的靈魂之姊嗎？」

「她，我的靈魂之姊？」雪萊大聲說。「她是卑鄙的爬蟲。……我們把她叫做棕色的魔鬼。」

他們現在已經到了街上。霍格輕輕的把他朋友推出門口，隨即把門關住了。

*

*

*

*

次日，下午六點，霍格的名片傳進來給赫里雅。她狂熱的迎接他。她較前更是現得年輕，嬌媚，可愛。

「這是多麼難過的分離呵！」她說。「但是，分離不再有了。我們將永久住在倫敦啦！」伊利沙坐在遠遠的地方，保持驕傲的沈默。她遞給霍格一隻軟弱的手，不屑和他說話。

「赫里雅，看你這樣兒，健康得令人可喜。」

「她嗎？呵，不健康，可憐呀！」伊利沙用假裝愁悶的聲音說。「她的腦筋到了可怖的狀態，壞到了極點！」

霍格想道，「在這家裏，一切情形如故，說話必須小心纔好。」

正在這時候，雪萊像一個大礮彈衝進房來，於是晚飯開來了。

飯後，伊利沙把神祕的低語傳到赫里雅的耳裏，她隨即服從的來和霍格道罷晚安，還順便

約他星期日早上再來。

「星期日棕色的魔鬼要走，說話也會十分困難。但是你常是談諧有趣，你來於我們最有幫助。……柏西已經給你說了我們的磨難者？」

伊利沙一聽到希欽勒女士的名字，就表示出一種深深的厭惡，不過還是默默無言。

「她是一個可怕的女人，」赫里雅接着說。「她誘惑柏西愛她。她裝着雪萊真是愛她的樣子，把我看作只配管家的人。柏西答應每年給她一百金鎊，只要她肯離開。」

雪萊確認這是事實。就如此犧牲了他進款四分之一，他也明白是愚妄，但是不得不這樣。那年輕女子爲他們的原故失去了她的地位，而且損壞了她的名譽和健康，她說，都是因爲他們的殘酷行爲。

「她實在是可怕的女人！」他說，一面發抖。「一個淺薄的，醜惡的，兩性動物。和她住了四個月之後，我對於自己鑑別力的拙劣，驚訝之甚，是從來所沒有。……如果這種女人也能上天堂，那麼，地獄糟到什麼程度呢？她還寫詩呀！她作過一首「詠女權」，頭一行是：

「個個都是人，女子也一樣。……」

他忽然狂放吼笑。

次日，霍格果然來了。那一日的女主角，在他看來，確是討厭，不過沒有觸犯他。她是高大，骨瘦，而帶男性的女子，皮膚發黑，還現鬍鬚的痕跡。

雪萊立刻說他要外出。赫里雅頭痛得厲害，須要安靜。陪着兩個伊利沙散步，就是霍格的命運了。

他領着她們向聖哲姆斯公園 (St. James's Park) 走，在他右邊是棕色的魔鬼，左邊是黑色的金剛石——這是他給伊利沙·威斯特勃魯克的渾名。他想到，『我可以摹仿科尼利阿 (Cornelia) (註一) 那樣說，「他們是我的珠寶呵！」』

這兩個女仇人彼此攻擊，驕傲輕蔑的言語，在他身前穿過來穿過去。憔悴的伊利沙振作精神，用鎮靜柔順的狠毒，加對方以可怖的打擊。希欽勒女士卻裝着只對霍格說話的樣子。她談論女權，伊利沙談不來這個問題，別的問題也不會談，覺得自己無話可說，深以為恥。

他們回來，她把霍格攔住在大廳的角裏。

『你怎麼能對那骯貨說話？你怎麼能許她對你饒舌這麼些時候？我老實告訴你吧，赫里雅將因此恨死你！她會大發脾氣。』

但是赫里雅只是對他微笑而問道，『你不討厭那個棕色的魔鬼嗎？』

午飯過後，他惡意的把談話再引入女權這個問題。那位理智的女神立刻縱橫馳騁。雪萊從椅子立起，走去站在她面前，開始興奮的討論。威斯特勃魯克兩姊妹，帶着悲哀的驚慌看着他，就如同看着一個通敵的罪人。

伊利沙對霍格耳語道，『只要你知道她是怎樣骯髒，你就不肯走近她啦！』

但是得救的時間到了，被放逐者的行李包和箱子堆在一輛租用的馬車上，馬車走了，雪萊家裏那兩個女人喜歡得又舞又歌。

(註一)科尼利阿，約祖元前二世紹羅馬一女子，生有二子，後皆爲著名的護民官。曾有一貴婦至其家，示以珠寶，並欲一見她家所藏者。她喚出二子，說道，「他們是我的珠寶呵！」

第十六章 赫里雅

希欽勒女士離開後的幾個月是很愉快的時光。雪萊夫妻仍然是窮困的漂泊者，但是一種內心的滿足，給他們代替了金錢和家鄉。他現在已經開始寫一篇長詩『女王瑪布 (Queen Mab)』(註一)，爲這詩而工作，生命有了價值。懷孕的赫里雅沈於愉快的麻木狀態中，爲創造的目的節餘一切精力，對於自己的心緒與希望深感安慰和興趣，因而對於生活的單調無聊也毫無感覺了。

在此時期，他們幾次遊威爾斯，皆爲時甚短，後來又回到愛爾蘭，但是並未干預政治的事。爲取悅柏西·赫里雅開始學拉丁文。他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教她，先不學文法，開頭就讀荷累斯與弗基爾的作品。

她讀了拉丁文，他自己寫詩，或是讀歷史。葛德文很肯定的說，缺乏歷史知識，是他判斷錯誤的一大原因，於是他雖討厭歷史，也努力攻讀。晚上，赫里雅唱愛爾蘭的古歌羅平·阿爾 (Robin Adair) 和卡爾尼的客特 (Kate of Kearney)，或是他們同讀報紙，那時報上充滿了自由主義作家文字獄的記載。

雪萊時常寫信給這些爲思想受刑的不認識的同志，答應代付罰金，但是手邊十個金鎊也沒

有，不得不爲此用百分之四百的利息求人借貸。

赫里雅分娩的時期快到，他們必須立刻回倫敦。雪萊也快到二十一歲的生日，這對於他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因爲他也許能於此時和他父親成立和解。

他們在阿爾培馬耳街 (Albemarle Street) 的庫克旅館 (Cooke's Hotel) 租了房子。伊利沙和他們同住，過分小心的照管赫里雅。她這種無謂的忙亂，使雪萊不快，他常贊成一任自然。他不在家時，伊利沙教給她妹一些爲妻的方術。

『柏西已是二十一歲，還不能設法和他父親和解，使他家庭能容納你，讓你過未來男爵夫人的生活，這事好奇怪！你如能比較練達些，善於勸誘，我相信情形完全兩樣啦！你自己應當在城裏有一所房子，應當有你個人的銀錢，私用的馬車。這一切，只要柏西肯作，都能很容易辦到。』

赫里雅也這樣想。她是漂亮的女子，自己很明白；一個漂亮的女子不能過奢侈生活，好像一個聰明男子身居下位，一樣的難堪。她在街上所遇到的他人的傾慕，證明了自己的力量，她也知道青春是不能耐久的東西。武裝準備雄厚的國家，希望於復員之前，獲得世上國家地位的安全；和這一樣，女子也希望於忍受讓步主義的老年之前，向男子這個敵人苛求優越的條件。

此外，伊利沙接連不斷的可憐赫里雅；而人們的自憐心又如此容易產生，即使一個愚人的

憐憫，也能震碎了最堅實的幸福。

赫里雅受了伊利沙的德惠，鼓勵雪萊，而且諾福克公爵又給他出主意，他於是決定再寫信給他父親。如果他不認爲光明正大而且必要，他就不會作這事。他很希望見他母親；而且經過長時期之後，又在距離很遠的地方，他甚至覺得那個大地主也是使他同情而不討厭的人了。

「我親愛的父親，

「今再擅敢作書寄吾父者，爲陳述我誠懇的願望：求吾父不再蔑視，得以恢復我與吾父及家庭間的關係，此種關係原是因爲我自己的愚言妄行而破壞了的。……我希望，我們父子彼此相待，較前更爲誠懇的時間，就將來；我希望我不再作破壞家庭幸福的原因。約翰·格洛甫 (John Grove) 昨日在這裏吃飯，說吾父身體健康如故，我聽了很歡喜。吾妻附筆深致敬意。」

不幸得很，以頭腦頑固爲特性的提摩塞·雪萊，偏要試探柏西是否能夠服從，而這個試探又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當然不能寫信給大學學院的當局，說他現在已是教會中誠摯忠順的信徒。然而不這麼辦，他父親就拒絕和他再有任何來往。

雪萊寫信給諾福克公爵說，『要我公開宣布取消我信以爲真理的思想，我不是如此墮落可憐的奴才！凡是具有常識的人，都能明白看出，慎重考慮所得的思想，忽然被迫放棄，這種對於靈智上正義的試探，其爲殘酷，無有甚於此者。……人無自尊心，生命只是累贅與恥辱，所

以凡是不傷害我的自尊心的，凡是合理的，任何事件，我都願意讓步。」

伊利沙認為這種倔強荒謬無理。「這來，赫里雅就要分娩了，也得不着一輛馬車，到街上走一走，還得跑腿！」雪萊生了氣，賒了一輛馬車，自己卻不肯坐。他痛恨被關在一輛馬車裏，寧肯和霍格跑腿走許多路。

雖然家裏有伊利沙令他討厭得要死，幸而有幾個愉快的人家供他逃避。在斯金納街有葛德文家，凡尼和哲恩常是熱烈的歡迎他。在徹斯特區 (Chester Square) 有紐頓家，他在那裏可以找到友愛，智慧，和舊社會的禮節。紐頓的夫人是優等的音樂家，杜舍克 (Dussek) 的得意門生，常是坐下奏鋼琴，同時雪萊坐在地毯上，小孩們的當中，用低微的聲音，說些妖魔鬼怪的故事。

波易威爾夫人 (Madame de Boirville) 常常來訪她的妹妹。這兩個婦人是聖文孫特海角 (St. Vincent) 某個很富的種植地主的女兒，受了英法混合教育，雪萊本是法國哲學家的崇拜者，當然很賞識這種教育。波易威爾夫人尤其令他喜歡。她的丈夫是一個敗家破產的流氓異國的人，是安得列·舍尼挨 (Andre Chénier) 和拉法葉特 (La Fayette) 的朋友，她的浪漫婚姻，賦與她一種詩意的媚力。她是已有白髮的婦人，但是她有多麼孩子氣的臉兒，多麼善於表情的雙眼，她的心是多麼有生氣而適應潮流，因此，和她談話所得的愉快還要勝過許多年紀較輕的女子。她和她妹的智力簡直和他自己的相等，這樣的女子他還是第一次遇到。

他現在覺得，伊利沙和希欽勒女士的談吐，是徹頭徹尾的卑劣。

和赫里雅住久了，他養成把女人看做兒童的習慣，對她們說一個抽象的觀念，必須把它變成最簡單的言辭。他甚感驚訝的發覺和波易威爾夫人在一塊兒，他不但可以向她暢談自己的思想，而且由於她言語的精確和美，能賦與他的思想一種新的魔力。對於她和她妹，如同對於雪萊自己一樣，思想的遊戲就是最美妙的消遣。學問豐富而缺乏儒雅的態度，學問亦是無足取；如果一個女子二者兼而有之，你就獲得最精美的文化出產品之一了。

雪萊發現他終於找到有助於他幸福的環境，發現他以前所認識的一切都是奇怪的不配稱他，暗地裏深以為喜，而且對於這種既成的完美懷着美妙的情緒。

至於那兩位夫人呢，她們發現雪萊而大感歡喜，因為這個出自名門的極漂亮的少年也和她們一樣深愛思想，且能用狂熱的態度表白思想。他於十六歲時那種頗為狹隘的武斷主義已經脫去，現在討論時頗能表示謙虛和寬容。她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人像他這樣的不自私，這樣的慷慨，這樣的脫去實利主義的氣息。他普通總是莊重，然而開點玩笑也可以；他態度瀟灑，輕視禮節形式，卻又十分文雅懇懇，這正是證明他是一個純正不假的少年貴族。她們問自己，「還有什麼比一個身處塵世的聖徒更為可愛呢？」

霍格看着在他這個聖潔的朋友周圍，有這許多漂亮女子聚集活動，頗有嫉妬的心意，也感覺友情的興趣。在葛德文家裏，那些女孩把雪萊叫做妖君或是仙人國王；在紐頓家裏，人人叫

他做艾利厄爾(Ariel)或是俄培隆(Oberon)(註11)。他一來到，那些女子們立刻聚集在他周圍。但是他是一個不能於任何固定時間召喚得來的精靈。他的心情容易有奇怪的變動，突然的驚慌，無謂的恐怖。有時，沈於詩的幻景中，他就忘了有人期待他赴茶話會的事。有時，別人實在擒住了他而且以爲捉得很穩，但是不到一會兒，某種虛幻的事務又把他喚走了，也沒人知道他到那裏去。

『在某幾個國家裏，』霍格對他說，『有人相信山羊——魔鬼的孩子們——於每日二十四個鐘頭內有一個鐘頭在地獄裏。雪萊，我想，你像那種山羊。』

但是，當他和一個合自己心意的女子在一處，從事鄭重而興奮的談論，是他自己深感趣味的，那麼，他就忘了時間和空間了。夜已將盡，阿多利斯(Adonis)(註12)卻仍然領着他那些喘息的女祭司們繼續談話。天已黎明，他仍然談着。於是，睡覺已嫌太晚，清晨時鮮美空氣中的散步，結束了一日的生活。

『你到底整個晚上和那些圍在你身邊的美人談些什麼呀？』霍格不明底細，常是這樣問他。

『我相信我自己也不知道。』

赫里雅也是驚疑，她丈夫和這些女子到底有什麼可說的。她現在快到分娩時期，很少出門。雪萊常把她單獨的留在家裏。他受愛寵的人家，她覺得，不歡迎她。在葛德文家裏，她和

葛德文夫人過不去。在波易威爾夫人家裏，首先她被認為可愛的，因為她很漂亮，又是詩人的妻；但是不久之後她即被輕視，被看作極平凡的女子。

(註一) 霍萊十八歲時寫『女王瑪布』，一八一三年秘密出版。詩述仙國女王瑪布載少女艾安司 (Aunt) 的靈魂於仙車而去，昭示世界過去的史蹟，而證明現世災難的成因。詩人借著女王的口吻，痛詆國王，牧師，與政客，以及人類各種制度，如婚姻，商業，與基督教。最後，女王示以未來新社會的狀況，一切事物皆被創造，同樣愛情的火燄奮勵整個的人生。

(註二) 艾利厄爾，莎士比亞戲劇『泰風雨』中一小妖，曾被禁於荒島松莖破洞內，得米蘭 (Milan) 公爵普羅斯培羅 (Prospero) 解救，為服役十六年，始得自由離去。俄培隆，仙人國王，莎士比亞於『仲夏夜夢』一劇中言及之。在中世祖傳奇中已有提及者，據說人矮而像貌似天使，生時各仙贈以禮物，如人類思想的理解力，與無論何處可以立刻飛至的能力。死後，天使列隊接其靈魂去天堂。

(註三) 據希臘神話，阿多利斯，一美歷少年，為愛神所傾情，懸於山中，為野豬所齧，傷甚重，流血而結秋牡丹。地獄王后使他甦生，以每年同居六月為條件，其餘六月則與愛神同居。女祭司者，阿多利斯神廟司理祭祠的人，書中借以指崇拜雪萊的女子。

第十七章 比較

小孩生了，是女孩，面白，藍眼。她父親給她取名艾安司（Fantie），她母親再加上伊利沙白。因此，奧維得（Ovid）（註一）與威斯特魯克小姐在搖籃上握手了。雪萊抱着小孩走來走去，對她哼着自己作的單調的歌曲。他想到培養一個新生命，不使受到偏見的傷害，覺得愉快。他是盧騷的崇拜者，所以希望赫里雅自己哺乳，他極欲給她們母女最溫柔的照料。扮演這個新角色，很是興奮，對於可憎的伊利沙也不在意了。

但是，赫里雅受了她姊的煽動，拒絕自己哺乳，她雇來一個奶媽，雪萊痛恨的叫她做「傭工」。關於這一點，赫里雅溫和而卻毅然的堅持到底。

她生了艾安司後，奇怪的變了。她好像是要補償她九個月靜止生活的損失。她的拉丁文功課不再學習了。她現在什麼也不肯幹，只要出門，參觀女帽店和珠寶店陳列貨物的窗戶。如此懶惰無聊，以求娛樂，在雪萊看來是可惡的，難於索解的。凡是赫里雅要買任何東西，即或不合實用，也只要是「合理的」，他都願意替她買，即使舉債或招致無限苦惱，也不在乎。但是，把那些「被迫害的作家」和其他正當事件如此需要的錢，只用來買「奇裝豔服」，他覺得是可恥的，而且他對他的妻和姨明白的表示出這種態度。



第七圖

雪萊抱着小孩走來走去，對她哼着自己作的單調的歌曲。

伊利沙仔細的暴露雪萊的短處。『葛德文敲詐他，他的太太對我們又如此無禮，柏西反倒有錢給他還賬。他也有錢爲那些無聊的文人代付罰款，卻不肯給點錢把自己的太太穿得體面一點！如果他以爲年輕而漂亮的女子喜歡買帽子就是怪事，他真是傻子！你在十八歲的時候還不講究穿點好的，還待何時？』

威斯特勃魯克小姐鼓勵一個軍人常到家裏來，他是一個什麼名叫賴安 (Major Ryan) 的陸軍少校，第一次在愛爾蘭遇見，在倫敦又遇見了。他的意見也一樣，像赫里雅如此可愛的少年女子，本應該過更合常態的生活。赫里雅也頗以他意爲然。拉丁文和哲學實在使她過於吃力。她從前所以忍耐那種辛苦而無怨言的，那只因爲對柏西的愛情和崇拜。但是，買東西，有趣的閑談，能適合她的趣味，正如紐頓那家人適合雪萊的趣味一樣；而這些無謂之事能給她的娛樂，和她學習拉丁文辛苦所費的心力，是大不相同的。

雪萊以爲城市生活與城市中各種誘惑是這個苦境的原因；於是，和一切覺得夫妻間漸起暗雲的情人一樣，他也很自然的想到重遊那些他們愛情煥然開朗的地方。赫里雅的優等馬車準備好了。雪萊寫了一張答應於他承繼遺產時付二十金鎊的契據，向人借了五百金鎊，於是帶了無法避開的伊利沙，動身重遊開斯威克和愛丁堡。

旅行中常常變更地點，使他們忘了自己的苦惱，回到倫敦時，精神愉快多了。但是，安家還沒安好，從前的那種齟齬又重行開始了。赫里雅和伊利沙渴慕着一座華美的房子，詩髦的生

活，長的袍，和一羣社交界的人物。這一切都是雪萊所厭惡的；想到他自己的妻正需要這一切，使他更是厭惡。他仍然愛她，但是他開始有點輕視她的情緒了。

霍格來看他們，他發覺赫里雅身體已經完全復原，且較前更是漂亮，更是健美。但是她現在並不提議給他朗誦愛多美紐斯的智慧箴規了。她只要他陪她去女服裝店。她走進店裏去，把他留在街邊候着。她開始令他厭煩了；因為男子對於拒絕過自己求愛的女子是很少寬容的，所以他讓雪萊看出她使他生厭的事情。雪萊自己也不能再掩飾自己的厭煩。雪萊夫妻已經到了把自己夫妻間嫌隙密告他人的危險時期。

*

*

*

*

那時波易威爾夫人邀請雪萊和霍格到鄉間她家裏去住幾天，他們很高興的答應了。他們到那裏見她的妹紐頓夫人和她的女兒科尼利阿 (Cornelia)，她是儒雅，沈思，而漂亮的女子。雪萊從前在城裏和她們晚上聚會的愉快感覺，現在重現於心頭。他叫波易威爾夫人做美莫拉 (Mainmora)，因為她使她想起賽那巴 (Thalaba) (註1)中的女主角——

『兩鬢雖然已斑白，
少女姿容尙未衰。』

那可愛的科尼利阿給這兩位少年教意大利文，同時波易威爾夫人用她悅耳的聲音解釋法國各哲學家的豪放不羈的哲理。『自己享樂人生，並助他人享樂人生，但不損人利己，這其中就

有了道德的全部真義。」這一句波易威爾夫人最喜歡的，盛福爾(Chamfort)(註三)的格言，按理說，應當激起雪萊的忿怒。就是不高明的赫里雅也從來沒有說過如此全然違反美德的話。……但是，如果是她說吧，就不會說得這麼好。

在補賴克納爾(Bracknell)，即使愚拙的諧謔，雪萊也覺得有趣，因為最簡單的遊戲中也浸染些思想的色彩。科尼利阿有這樣一個習慣，凡是每早醒來，就讀佩脫拉克(Petrarch)十四行詩一首，常是暗記默誦。她終日思考這首詩，以它為終日的食料。他們早上相見時，雪萊與霍格每是問她當日讀了怎樣一首十四行詩。有時，那首詩過於令人感動，她怕背誦出來情不自禁，於是把她帶在身邊的袖珍本佩脫拉克詩集打開，指出那一段詩。

她在花園裏走着，這兩個少年在她兩邊，她評論那情詩的原文，說話既流暢，態度又天真。

她說，「一早起來，就喝一口溫情氣，這樣開始一日的的生活，真不錯！這一口溫情氣可以把自己早到晚的一切思想，言語和行爲，都變成甜蜜蜜的。」

這樣的散步，這樣的談話，在雪萊看來，纔是真重要的唯一事件。那房子精緻而質樸，既是完美，而又沒有雪萊最討厭的奢侈品，他極愛這房子。這對於他是一個可以避免煩累的安靜地方。赫里雅也被請來。波易威爾夫人和藹的迎接她。「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小人物啦，」她對霍格說。「但是她配我們這位和藹可親的苦行者，卻又稍嫌過於輕浮。好在，我想，她年紀還

不到十八歲，不是嗎？」

不幸，赫里雅看得十分明白，他人不用平等的觀點看待她。她看出，柏西和科尼利阿讀佩脫拉克的詩，比和他妻討論如何改良他們生活的方式，更感興趣。雖然他人對她外觀上是很親切的，她卻隱約的覺到這環境於她是含有敵意的，因此，她的反應是擺出冷淡與諷刺的態度。

座中其他的人正在鄭重的討論美德，或是『議會改革案 (Reform Bill)』的時候，雪萊看見她和霍格與辟各克 (Peacock) 彼此交換輕蔑的微笑。辟各克是他們剛纔認識的一個富有懷疑主義的新朋友。

霍格的諷刺，他能原諒。他妻的諷刺卻使他忿怒。霍格的心境，和他自己的相比，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這差異是他所容許的。但是赫里雅的心是他自己的作品。他曾模造它，訓練它，培養它。他常把它看作自己的回聲。突然發現這另一個『自我』已經從他身上分開，而且有時竟敢譏笑他所說的話，他深感驚訝，而且極是傷心。

世上大概沒有什麼東西比暗懷嫉妬還要更使女人露出愚笨的樣子吧。公開的攻敵，原是合於情理，而動人哀憐的，但是一般女子不取此道，只是用惡意批評她人無辜的言語和無犯於人的行爲，十分的缺乏機敏，把一種原是完全合理的情緒用卑鄙的態度表示出來。赫里雅對於在補賴克納爾的任何事物都要吹毛求疵，因為她嫉恨科尼利阿，原是理由正大。但是雪萊把她那侮慢的態度和譏諷的言語只看作過度的幼稚，於是用冷冷的輕視待她。

她的驕傲心使她準備對此應戰，因此她的行為更是惡劣。「伊利沙的話是對的，」她問道，「柏西是絕對的自私，他以為自己作的無論什麼都是完美無瑕的。因為他自己喜歡這種無趣的生活，這些沒意思的討論，和這種意大利的詩，他就要強迫着我也喜歡這些東西。但是他有何權利阻止我過我自己的生活呢？科尼利阿讀了佩脫拉克的詩就比我高明多少嗎？他所讚美的這些女人既不如我年輕，又不如我漂亮。他不久就會再要我的吧。」

她在腦裏懷着這種念頭，宣稱她想回倫敦去和伊利沙同住。那些主人並未如何留她，不過說了幾句禮節上必須說的代表抱歉的話。正如葛德文家裏的女子們一樣，這些女人也說，「可憐的雪萊，他沒有娶到他應當得到的妻。」

赫里雅開始去倫敦和伊利沙同住，每一住就連着好幾個星期，把她丈夫單獨的留在補賴克納爾。不久之後，那位常是「好意的朋友」通知雪萊，說他的妻跟着少校賴安東奔西走。自他結婚之後，這是第一次他想到，也許有不貞行為的可能吧。就理論上說，這種事是他常時最蔑視的。現在忽然被激起反對這種事，而當事者又是赫里雅和他自己，因此他感到從來未曾有過的強烈的憂愁。

理智告訴他，如果她既是一個極平庸的女人，因此得以脫離，倒是一件幸事。在那時候，他如真有所鍾情，難道還是以卑賤的嫉恨使他如此不安的赫里雅，而不是高尚的科尼利阿嗎？而且既已不愛她，和她分離就是最好的辦法。他常是教人說，熱情的迷景既已消失，彼此即應

各自分馳。但是，他心中這樣的理論，也只是沒用。他茫然的發覺，柏西·雪萊和赫里那·威士特勃魯克已經不是分開的自由的那個人了。過去一切的回憶，如擁抱，安樂與苦難，已經將他們深陷於羅網，跳出羅網是不可能的。

他急忙走到倫敦去，決定或是向赫里雅辯解，或是自己認錯。但是她用殘酷與諷刺的態度迎接他。任何心對心的誠懇談判是絕不可能的。

他這孩子夫人於三月以前是那麼溫情而柔順，現在卻把她自己表示得又冷酷又驕傲。這種變更是如何產生的呢？也有些短時片刻，雪萊以為他在那驕傲的冷酷的表面之下，看出從來赫里雅的幻影，然而這種幻影不能久留，他正要用一句表示愛情的話搶住它時，它早已不見了。她的心包了鋼甲，他如何敲打，也是徒然。

他在街上毫無目的的徘徊，心中想到：「我作了多麼愚蠢的人啊！我已被羈束於一個女人，她現在不愛我，也從來不曾愛過我。她嫁給我顯然只為着我的金錢和爵位。……因為她看出她的希望已經傾覆，於是為她自己的錯誤而懲罰我。……」他又帶着憎惡重複的說，「一個冰作的心……一塊冰呵！」

如果他和她見面，旁邊沒有別的人，也許他能融解那塊冰。但是那假裝莊重，心懷敵意而令人可怖的伊利沙時刻站在他們兩人當中，而且那慫慫的少校賴安也正在舞臺旁邊，等着那理想的丈夫有任何殘酷行為時，即向她表示同情。

雪萊掙扎了幾天之後，他的熱情忽然消滅了。即使無事不能作到時，他的精力也是忽振作，忽消沈，現在和從前在牛津大學時一樣，長久徘徊之後，即沈於不可克制的癡瘴狀態中，他的意志力如將熄的燭光，於熄滅之前，放出這最後一次光輝。

他見了赫里雅固執她的無情，要想把結婚生活的殘餘幸福撈救起來既是不可能，他就完全拋棄了這個希望，於是他寫信去補賴克納爾，說他要去住一個月，並且是他一個人去。他知道，一個月之後，他將發現赫里雅被她的可恨的環境完全毀壞，他也知道，在補賴克納爾這一段插劇之後，將有大災難，但是他過於憊勞，已無力繼續掙扎。

「我不過是一個小蟲，全靠一線陽光溫暖自己。就要來到的黑雲，將使我陷於冰凍的，黑暗的死境中。」於是在憂鬱的心情中背誦了朋斯 (Burns) 的幾行詩：

「但是，娛樂好似罌粟花開，

人欲採花，花已衰；

娛樂好似雪落江水中，

永遠融解，暫時白。」

他似乎覺得，赫里雅、艾安司與伊利沙白忽然闖入他的幻想所住的，透明的水晶宮，就好像投入幾塊反亂的活東西。他運用一切邏輯的威力，要想把她們拖出去，然而無效。笨重的現實壓碎了他的脆弱的武器。

(註) 奧維得，羅馬詩人，書中以喻靈萊。

(註二) 『賽那巴 (De Saba the Destroyer)』，羅提所作詩篇，於一八〇一年出版。

(註三) 德福爾 (一七四一——一七九四) 法國諷刺短詩作家。

第十八章 女神的第二個化身

有好些時候，雪萊回憶他那十八歲的妻的，孩子模樣的，令人可愛的臉，就想到這回事情也許仍然可以遺忘，彼此重新和好。他寫一首動人的詩，試向她訴說：曾活在她雙眼射出的溫暖日光中的人，而死於她的輕蔑之下，是如何悲慘的事。這些詩句感動過她嗎？他不知道。她把自己深而又深的緊閉於驕傲與報復的情緒中。他曾幾次離開她。他一回到倫敦，她就帶着艾安司動身到巴斯（Bath）去，這是一種報復行爲，是無疑的。

雪萊不得不留在城裏。他已達成年，但是他的事情並未因此有所進展。他的律師使他明白也許發生家庭訴訟，剝奪他的權利。他雖然自身已受債務的摧殘，卻繼續解救他人欠債的痛苦。葛德文創辦的兒童圖書館，虧本過甚，看着這正義的老戰士深陷於經濟困難而悲愁，這個是他的信徒的少年朋友爲他感到說不出的痛苦。

但是救葛德文須要三千金鎊，真是一項巨款。他知道雪萊想救他，他表示濃厚的友誼，又因爲雪萊的『美妻』長期的住在鄉間，他現在在倫敦成爲一個『獨身者』，於是每晚請他去斯金納街吃飯。

他希望去看那幾個女子，當然很願意去，並且葛德文已經通知他說他將多見一個女子，因

爲瑪利終於從薩格蘭回來了。他說她是如何如何好，十七歲，敏捷，生氣蓬勃，求知的慾望很強大，非常的能堅忍。凡尼和哲恩也早已對雪萊描述過，說她的聰明和漂亮等等。對於她的母親瑪利·瓦斯托克拉夫，雪萊早已深示敬慕的熱情。他想到將會見他不認識的她這個女兒，興奮達於極點。

他幻想着遍宇宙中瀰漫着神秘的愛力，爲自己幸福計，必須將這力賦以美女的形體。在他看來，愛情就是熱忱的崇拜，澈底的忠信，五官與靈智的完美混合。

如果瑪利不是在這時候出現，又如果她是遠不如他所希望的，那麼，在他受傷的心中翻翔猶豫的情感將獻給凡尼或哲恩，但是瑪利來了，他的命運隨即決定了。

他的臉白晢無瑕，他的頭髮金黃色，用光滑的帶子紮住，垂在頭的兩邊，頭的形狀很美，前額廣平，雙眼淡紅褐色，眼中有熱誠的表情。銳敏的感覺，悲傷的勇敢，這種態度在雪萊的心裏立刻激發他讀荷馬或普盧塔克(Plutarch)時所發覺的熱情。在這柔弱的少女身上，他看出英雄的氣概，而這英雄氣概與女性溫柔的混合從來就是最能激動他情感的東西。

他狂喜的聽着她的稚嫩新鮮的聲音，想道，「怎樣嚴肅，怎樣的情操呵！」一個將成年而未成年的處女，既有女人的嫵雅的風度，又有少年的智慧的熱情，他常覺得這樣的女子就是最精美的藝術品。當他帶着她離開現實而飛馳於虛幻的形而上學的領域裏時，他就渴望着將臂膊友誼的抱着她的小肩，使她那露出好問神氣的雙眼閃爍發光。

在赫里雅·威斯特勃魯克的身上，他不能完全實現他的理想。他會有個短時期希望在她身上找到那種令人喜歡的，美與智的混合，如果他找到了，他就會熱烈的愛着，但是平凡的赫里雅受不起長時艱難的試練。她缺乏真實的理解力；即使她有對思想發生興趣的外觀，她那茫然的凝視卻證明了她的平庸。最壞的是，她好賣弄風情，生性輕浮，擅長女人的巧術詭計，用別的，這已够使他寒入骨髓。

但是有栗色眼珠的瑪利卻是聰明而且很誠實。她既是政治的正義論的作者所教養大的，她的心沒有一般女性的迷信妄念。稍微刺耳而卻清晰的語調，恰好顯示素有訓練的言語精確，令人聽了喜歡。他每晚在斯金納街那小房裏吃飯，葛德文說明他自己的境況是如何的不好，討論預算案，或是出版法，雪萊只假裝聽着的樣子，其實整個時間都用來看瑪利了。

在瑪利這方面呢，她是很容易愛上雪萊的。她那兩個姊姊已經給這愛情奠了基礎，她們在過去一個月中凡是寫信給她，沒有說過別的，都是描寫那漂亮的詩人。然而關於雪萊的描寫，從來沒有能够寫得像他本人那麼好的。

瑪利立刻看出她使他如何的深感興趣。雖然他不曾訴說過人生的痛苦——他是從來不訴苦的——她卻明白他是不愉快。因此，某天晚上，他們在那掛着她母親畫像的房裏，沒別的人，她就對他說起自己的苦惱。她崇拜她的父親，卻痛恨葛德文夫人，斯金納街的家所以令他憎惡，就是這個原故。在世上，她能感到平靜的唯一地方，是聖班克拉斯 (St. Pancras) 教堂的

墓園裏她母親墳墓的旁邊。每個晴天，她手裏拿着書，走到那裏去讀書和沈思。雪萊深受感動，問他是否可以和她同去。

*

*

*

*

於是，隔了五年之後，他發覺自己又坐在墓園裏一位少女的身邊，可是現在這個伴侶是有嚴肅和熱情的心靈的。神性化爲女身，這是第二次了。但是，唉，雪萊已不是自由的了。他覺得，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力，把他拖向瑪利。他極想握住她的手，把自己的嘴壓住她那有美曲線的脣，他知道和他願意獲得她一樣，她也渴望獲得他，他們不敢讓視線彼此相遇。他能獻給她什麼呢？他是一個已婚的男子啦。婚姻不過是一種因襲習俗，那是不錯的。既不相愛，就可以自由。他所許於赫里雅的，亦未超過這個限度；而且他既相信她已是少校賴安的情婦，那麼，爲她的原故無可猶豫不安的。但是，他的婚姻已有法律上的羈絆，彼此不能分開。他沒有什麼可以獻給瑪利，只有一個放蕩不羈的生命，在過去他也不敢拿這樣的生命來苦惱他的第一個愛人赫里雅·格洛甫。

但是，彼此相愛，即使無結合的希望，也勝過情感不定與精神孤立。他決定將關於他妻的一切真情告訴瑪利。已婚的人，即使沒有愛情，只要彼此對外人保守沈默，是不致受世人非難的，但有時把自己結婚生活裏的痛苦告訴他人，卻可以得到苦味的愉快。

雪萊按照他現在的觀察描述了赫里雅的一切，由於她的價值不知不覺的變更，他說話有些

虛假原是很合人情的，在這些虛假上，他卻賦以許多精神上的動機。他說他須要一個伴侶既能鑑賞詩歌，且能理解哲學。赫里雅卻二者都不可能。他賤視自己已經失去的葡萄，以求苦味的愉快，這也是很合人情的。

他送一本『女王瑪布』給瑪利。書上印着題獻赫里雅的字，在這些字的底下，他寫道，『斯洛賓多夫伯爵 (Count Stobendorf) 將要娶某女爲妻，她只爲他的財富而嫁他，於他坐牢時棄他而去，如此證明她的自私。』瑪利回到自己房裏，又在底下寫道，『這書於我是神聖的，既不許他人翻閱，我可以在書裏寫我心欲寫的一切。——然而我將寫什麼呢？——我愛這書的作者，如此深篤，是任何言語所不能表現的，我們分開時，有最親密的專一的愛情。——根據這愛情，我們彼此誓約，即使不能彼此相屬，也永不能屬於他人。但是，我已屬於你，唯一的屬於你呵』

「憑這愛的吻，無人看見的斜暎，

他人不能理解的微笑，

聯繫的兩心細語的情思，

以及手的緊握與顫抖」——

憑這一切我誓以終身許你，這禮物是神聖的呵。」

同時，也許沒有別人看見或理解的斜暎和微笑，高德文卻看見了，也完全理解了。他的女

兒和一個已婚的男子私通情款，使他不安。他對她指出這事的危險，且寫信給雪萊，語意相同。他勸他和他妻和解，並且求他暫時停止到斯金納街去。

他的勸阻，雖是好意，只是使事情進行更快，不勸阻，也許還得耽擱些時候。雪萊既是狂熱的愛着瑪利而又被禁止見面，於是決定採取決然的手段。不管辟各克與霍格這兩個公平的證人如何的解釋，他總以為赫里雅已有犯罪行為，所以他並不為她而感內疚。他想到，『她關心的就只有一件東西，就是金錢。我願意供給她將來的用費，於是她將以自由為樂了。』因此，他寫信給她，請她來倫敦。她來了，她已懷孕四月，身體甚感不適。柏西鎮靜而和藹的告訴她，他要與她分離，將和另一個女子私奔，不過以後他將常是她最好的朋友。她聽了，非常震駭，生了可驚的疾病。

雪萊專誠的看護她，使她更是不安。她的病稍微好一點，他又開始他那堅持不變的議論。『兩性的結合只在有助於夫妻幸福時纔是神聖的；這種結合一到了害處多益處少的時候，就自然解散了。永久結合的本身中無何好處，反而常有害處，因為既是永久結合，就不得不忽視自己擇配的人所有的最大罪過。』

他在地周圍織成這種透明而卻不能穿過的網，她知道她已毀了；從前她要辯護自己的宗教信仰，卻發現自己各方面都受了他的理論包圍，兩種情形完全相同。她知道適當的答辯一定是有的，而且如此多的苦痛，悲哀和驚怖應該表現出來，如果她的神致較為清醒，也許不致缺乏

表現的言語；事實上，她卻不知應該怎樣說。她幻想在掙扎着要從許多看不見的羈絆中解放自己。她是令人可怖的暴怒，咒罵瑪利，以洩悶氣。她是這一切的成因呵，她使柏西離棄他的妻，她利用他那怪異的僻性誘他會於墓旁，這樣恰是容易激動他的情感。她把她對於母親的懷念竟用來作這樣可恥的事。

在瑪利那方面呢，她對於赫里雅沒有絲毫同情心。她以為她是可憎的。一個女子既有嫁給雪萊的幸運，還不能使他愉快，她一定是自私的，無價值的，一個下等東西。她知道雪萊將慷慨的待赫里雅，他將通知銀行把他的津貼支出一大部分給她，她知道這事於良心也是泰然無疚。瑪利輕蔑的說，「她將得到金錢，而她所關心的亦僅此而已。」

雪萊在神經十分錯亂的狀態中。各種相反的情緒在他的心靈中混戰。他見了赫里雅深陷於悲痛的失望中，他禁不住的想起許久以前和她共度的愉快時間，但是他一到了瑪利的面前，又將自己專誠的獻給她那沈靜的美。

為使內心平靜，他和從前在柏利克 (Berwick) 一樣，開始服用鴉片劑，而且現在用得更多。她把瓶子給辟各克看，說道，「我時刻不離這個瓶子。」他接着又說，「我常常唸着你譯索福克利斯 (Sophocles) 的幾行詩：

「人世本來沒有最高的幸福，
我們過着如荆棘懸崖的人生；

誰能流入死的永久睡眠中，
早得解脫，就是最幸福的人。」

第
二
編

艾利厄爾：

「這事辦得不壞嗎？」

普羅斯培羅：

「我的敏捷的僕人呵，你辦得很好。我將放你自由。」

——莎士比亞著暴風雨。

第十九章 六個星期的出逃

雇好馬車，說定早上四點鐘來到。雪萊整個晚上在葛德文家的對面等候着。他好容易纔看見繁星漸漸的消滅，油燈漸漸的不亮了。瑪利輕輕的打開門。哲恩·克拉耳芒特在最後的幾分鐘內也決定和她妹同走，正在熱心的照管行李。

瑪利坐馬車走遠路，很感憊乏，但是雪萊不敢停住，怕葛德文正在追趕他們。大約下午四點，他們到了多弗(Dover)，在那裏經過了對付海關人員與水手的照例麻煩，雇了一隻小船，說好載他們過海峽到卡雷(Calais)。

天氣晴朗。英格蘭的白色崖壁漸漸模糊了。那幾個出逃者平安無事。不久風起了，逐漸加強，成了暴風。瑪利甚感不適，整個晚上躺在雪萊的膝上，他也是精疲力竭，卻還得用肩撐住她的頭。月兒已沉到正刮風的天涯；隨後，全宇宙漆黑，大雷大雨，襲擊着船帆，閃電頃刻的照耀，顯出一片波浪翻騰的黑海。黎明時候，暴風停止，風向也變了，太陽上升，清明，紅色，無雲遮攔的照着法蘭西。

瑪利到了卡雷街上，擺脫了昏睡的狀態；港岸上有有趣的擾攘情形，漁人的奇美服裝，用異國語言說話的雜亂聲音，這一切恢復了她的精神。因為等候多弗郵船運送行李，他們不得不在

旅館裏住一天，但是行李來到，葛德文夫人和她的綠色眼鏡也跟着來了。那位胖太太希望至少能勸哲恩和她同回斯金納街，但是那天還是雪萊的口才得了勝利，於是葛德文夫人單獨的回去了。晨六時，這些旅行者離開卡雷，坐着三馬齊曳的雙輪車，向部羅涅 (Boulogne) 進發。

*

*

*

*

他們的計劃原是直達瑞士，但是在巴黎過了幾日之後，他們的錢袋已經空了。雪萊有一封給某個塔弗尼埃 (Tavernier) 的介紹信，這人是一個法國商人，被介紹給他們管理經濟事務。他們請他到旅館去吃午飯，把他看作十足的馱子，因為他似乎很難瞭解這兩個小姑娘和一個容易興奮的高高的少年爲什麼有這旅行的絕對必要。

雪萊不得已當了他的錶和鍊子，得了八個拿破崙 (法國幣名，值二十法郎——譯者)。這錢可以供給他們兩個星期的麵包和乳餅，於是他們放心了，開始參觀各大街，博物館，和大禮拜堂。後來，他們寧肯留在旅館裏重讀瑪利·瓦斯托克 拉夫的小說和拜倫的詩歌。

一週之後，大抵是一個好人的塔弗尼埃 答應借給他們六十個金鎊。但是這錢不夠他們雇車旅行，於是決定步行，買一頭驢子載行李，並且輪流乘坐。

雪萊走到牲口市場，帶了一頭很小的驢子回旅館來。次日晨，雇了一輛馬車坐到察雷敦 (Barrier of Charenton)，驢子在後面跟隨着。

於一八一四年的法國道路特別不安全。軍隊剛纔改編，匪兵三五成羣，打劫路人。在路邊

田野工作的農民都睜着雙眼看這怪異的旅行隊，兩個穿着黑色綢袍的漂亮姑娘，一個鬚髮的少年，和一頭小得可笑的驢子。走不到幾里路，那頭驢現出如此儘乏的樣子，以至雪萊和哲恩不得不捨牠走！那晚他們歇在一個村裏，把牠賣給一個農夫，另外買了一頭騾子。

那些地方受了戰事的蹂躪，村莊都已毀壞了一半，大多數的房子沒有屋頂，只留下火燒黑的梁木。如果他們向一個農夫買牛奶，他的回答只是咒詛那些搶走他的母牛的哥薩克兵。

在那些破爛的旅店裏，床舖很骯髒，瑪利和哲恩不敢睡在上面。許多大老鼠於黑暗中在他們身邊掠過。他們養成這樣的習慣，在農家的廚房裏總是坐個通夜。大的火爐裏火還燒着，空氣沉悶逼人，他們似睡似醒，小孩的哭聲，和那些舊木器的軋軋聲，編成了他們的夢景。瑪利想念她的父親，心中驚疑着他是否因她的出走十分痛苦呢？雪萊心裏卻想着赫里雅的命運。

他從特爾瓦 (Troyes) 寫了一封長信給她，極力勸她出來，到瑞士相會。她可以住在他們的附近，那麼，至少也有個忠實可靠的朋友。他還通知她關於瑪利健康的情形，他以為這事很合情理，並且很相信赫里雅不久就會來到。『世人』也許以為這種共同生活是不道德的吧，但是『世人』的意見管它幹什麼呢？依從愛情和仁慈的指示，難道不比依從愚妄偏見的指示好嗎？赫里雅沒有回信。

他們經過朋塔列 (Pontarlier) 和納沙特爾 (Neuchâtel)，到四區湖 (Lake of the Four Cantons)。雪萊願意住在布魯列 (Brunnen)，鄰近自由的保護者威廉·泰爾 (William Tell)

(註)教堂。那地方唯一的空房子是一座老舊的別墅，久無人住，已頹壞不堪。他們租了兩間，租期六月，購置家具，牀，椅子，衣櫥，和爐子。本村的牧師和醫生來拜訪這幾位新來者。當天雪萊即開始寫一本長篇小說，刺客(The Assassins)。他們決定『永久』的住在這裏。

但是新爐子不易透風，手指笨拙的雪萊既不善於修理，當然修理也是無效。房裏冷冰冰的，還充滿了黑煙。屋外雨打着窗戶。這三個年輕流徒深感寂寞。他們回想英國家庭的舒適，英國茶又熱又香，英格蘭的天氣溫暖，和藹的英國人說着他們自己的語言，而且能够稱呼他們的名字發音不誤。即使英國的那些用高利放債的人，當然不免貪慾無厭，卻也常是溫文爾雅的。

雪萊把公共錢袋清算了一下，僅餘二十八個金鎊。三人心裏多了一個強烈的同樣慾望，雪萊把這慾望說出來了，『我們回去吧！』

這話一說，立刻決定了，他們的精神也振作起來。哲恩寫道，『想起來最可笑，租了六個月的房子，纔搬進去，第二天就離開而回英國了，而且其中原因全在那個爐子不合適！我們從前離開多弗而英格蘭的白色崖壁不見了時，我以為將永遠不見了，然而現在……』半夜裏下的決心，次晨即於大雨中乘小舟去琉瑟恩(Lucerne)。布魯列的那個牧師知道他們走了，大為驚訝。

他們從琉瑟恩到培爾(Bale)，於是到科隆(Cologne)。天氣晴朗可愛。在夜裏繁星之下，船夫唱着情歌。雪萊在寫作刺客。瑪利和哲恩也各自動手寫一部小說，那些山丘頂上各處都有古蹟荒墟，正好給他們書裏英雄作浪漫冒險的美好背景。隨後，他們乘了荷蘭郵務馬車經過一片清靜的地方，有舒適的木屋，運河，風車。他們到了鹿特丹(Rotterdam)，又是一錢莫名了。他們和某個船長商量許久之後，纔得允許上船。海中狂風怒濤，和他們離開英國時相同。

雪萊把他的時間用來和某個乘客辯論奴隸制度的問題。瑪利和哲恩熱烈的擁護他。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次日是否有什麼吃的，只知道柏西是一個天才，以及人是可以造詣至善之境的。

(註一)威廉·泰爾，傳說中瑞士民族英雄，曾使瑞士脫離奧國壓迫而獲自由。據說，烏利(Uli)省長與人談話勸欲試其技。命取箭射他兒子頭上的蘋果，中則可免罪。他於是第一箭射中蘋果，第二箭射死該斯勒，隨即鼓動革命，驅逐壓迫者，瑞士始得自由。

第二十章 三個流浪人

雪萊到了倫敦，馬車錢也付不出，於是帶着瑪利，哲恩，和箱子，繞道去銀行，但是他的全部餘款已經被赫里雅支去。那兩個女子得知這個消息，大為憤怒。逃出這個困境，而免去警察局的麻煩，唯一的辦法就是去見赫里雅。雪萊知道她的住址，他們於是驅車而去。赫里雅首先以為她的丈夫回到她這裏來了，但是隨後她知道她的情敵在樓下門口候着，她也大為憤怒。可是她終於借給雪萊幾個金鎊，這三個流浪者這纔能够到鄙陋的街道裏租個有家具的住所。

情形很不佳。葛德文絕對的不肯接見他們。雪萊辯護，說他不過是把『政治的正義論』中的原則施諸實行，但是這話使此書的作者只是更其忿怒。『政治的正義論』在他的眼裏不過是一本理論書，其中的原則也許適於某種烏托邦——雖然他寫此書到現在，為時已久——但是在倫敦，在這種殘忍無情的社會中，在他自己的家裏，使葛德文和他唯一的女兒遭受他友輩的白眼冷視，如此以曲解他的教義……不，他將永不饒恕他們。

他把這事向他人提起時，措辭非常嚴酷。他寫信給諾利治(Norwich)城某個約翰·泰羅先生(Mr. John Taylor)，信中說：

『我有一個最令人傷心的故事告訴你。……你已經熟識了雪萊這個名字。……免得你懸揣

不安，我快點告訴你吧，他是一個已婚的男子，卻帶着我的女兒逃走了。我設想不到比這還要更可怖的事件。

「瑪利是我唯一的女兒，原在蘇格蘭養病，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回家。雪萊於六月來倫敦，我請他到我家吃飯。六月二十六，星期日，他陪着瑪利和她姊哲恩·克位耳芒特去看瑪利的母親的墳墓，大約就在那裏他心裏纔萌勾誘她的邪惡念頭。……他竟如此瘋狂，把他的計劃告訴我，而要求我同意。我盡我所有的全部精力對他加以勸戒。……我以爲事已了結，誰知於七月二十七日夜裏瑪利和她姊哲恩從我家逃出，次晨我起來，在梳裝台上發現一封信，通知他們出逃的事。」

他懇求泰羅保守祕密，以免世人加污名在這兩個不幸女孩的身上，接着又寫道：「當我用污名這兩個字時，我相信我用不着告訴你我在兩個女孩身上用這兩個字各有很不同的意思。哲恩的錯處只是輕率不慎……瑪利卻犯了一種罪惡。」

但是雪萊從前替瑪利的父親借過許多錢，因此，聽說他們返倫敦，法警即來催索。葛德文不但不能償還雪萊，而且還急須錢用，就是爲的這些經濟問題，他雖極不願意卻迫於不得已和這墮落狡詐的少年繼續通訊。他的良心深感苦痛……至少他於每封信中說他是如此。

他們如此崇敬的人，竟如此虛偽，使瑪利和雪萊傷心。他們嘆氣的說道，「唉，哲學呵！」至於葛德文夫人呢，她最痛責他們的是敗壞了她的女兒，她禁止溫柔的凡尼去看他們。

她自己去看過一次哲恩，在樓梯上遇着雪萊，把頭拐過去不看他。

他們和赫里雅的來往有時容易，有時困難，看她脾氣變化而定。她不缺少什麼，還有一部分零錢的錢，而且那開酒館的老商人也給她一份津貼，但是她已懷孕，很不愉快。她的時間都用來和隣近那些閒談女友說自己的故事，或是寫悲傷的信寄給在達布林的那位女裁縫紐貞特夫人：

「各時代有各時代的煩惱。上帝知道，我也有我的煩惱。親愛的艾安斯身體很好。她已十四個月，有六個牙齒。如果沒有這個寶貝孩子和我的姊妹，我不知道我已到了如何境地。這個世界簡直是我們大家受艱苦試練的場所。但是時間可以醫治最深的創傷，而且爲這可愛的孩子我還希望多活幾年。請你常時寫信給我。……告訴我，你身體如何。凡是一切良善的，都變爲罪惡的，墮落的，在這樣的時候，我看不出有什麼可希望的，但是你也用不着沮喪。確是如此，世上沒有可靠的事啦。我猜想，另外有個世界，在這世深受痛苦的人到那裏將是幸福。這事你以爲怎樣，告訴我。我的姊妹住在我這裏。我希望你和我一樣的瞭解她。她是很值得你尊敬的。再談了，親愛的朋友，希望你愉快如故，這是我這永遠忠於你的朋友的一個願望。」

赫里雅·雪萊。

再，艾安斯身體健康，很是可愛。」

有時她充滿希望。她的朋友說，這類的情事不能長久，她丈夫將回來的。於是，她感到喜

說，寫信給雪萊表示好意。她相信，全部惡作劇都是瑪利弄出來的；她用荒謬奇談誘惑相西；實際上，他是善良的，不會離棄他的妻和兩個孩子。

有時她又頹喪而忿怒。於是用盡方法要使她仇恨的那對男女生活更其苦難。她借債，叫債主向雪萊討賬。她對人說，他和葛德文的兩個女兒同居而亂交。她查出誰是葛德文的債主，勸他們殘酷追索。那沒有見過她的瑪利常歎氣說，「那個可怖的女人呀！」

十一月某日，赫里雅不舒適而痛苦，以為自己病重。在這樣的時候，她第一個念頭常是叫她丈夫來。她晚上派人去叫雪萊，他立刻來了。他雖不能再作她的情人，卻願永久作她的最忠實的朋友。但是她不明白二者間精微的差異，每見他表示關切，即懷愛戀。於是，他溫柔而堅決的阻止她。

十一月底，她生一個男孩，只懷孕八個月。這事並未使他們達到和解。雪萊懷疑這不是他自己的孩子。

和瑪利同居，雖然是多災多難，他極愉快。他們有同樣的趣味，都把自幼至老的一生看作求知的機會。他們讀同樣的書，常是相偕朗誦。她陪着他去訪問律師，或是州官的部屬。當他和從前在牛津一樣於塞倍泰 (Serpentine) 河畔泛紙舟以消遣時，她就坐在他旁邊用耐勞的手指製造紙船。

在他指導下。她動手學拉丁文，甚至希臘文。她既比赫里雅更有修養，就不和那第一個雪

萊夫人一樣，並不以為這種學習是無趣的事，反是增加了她的娛樂。文學修養最大的好處，是賦愛情以人性。卡丟拉斯（Carillus），西俄克利塔斯（Theocritus），與佩脫拉克都能把情人的吻變得更高尚。雪萊看着他的新伴侶工作，心中充滿着對於她堅強意志的欽佩，而且認為她遠勝過自己，深感愉快。

哲恩——或者最好稱克利爾（Clare），因為她斷定自己的名字難聽，於是換了一個較能適合自己趣味的名字——在他們面前，是他們生活中唯一的暗影，好在這暗影也很微薄。她是明慧而美麗的女子，可惜神經過敏，易動情感。和一對相親相愛的少年情人同居，朝夕親近，這於她最糟不過了。她也熱情的崇拜雪萊，且表露這種愛慕的心情，未免過於明顯。瑪利已有怨言，但是雪萊不以為她的情感中有什麼令人不快或是可驚的東西。

他不喜歡孤獨，瑪利已經懷孕，不能散步，也不能晚睡，於是會律師，見執行吏，以及去塞倍泰河邊，他都帶着克利爾，每天晚上也請她作陪。他和她談論赫里雅，希欽勒女士，和他的姊妹。他本來常喜歡密談，把心思作詳細的分析；克利爾既不是他的情人，他覺得和她說話便於直率誠懇。但是瑪利不能忍耐的情感，不禁溢於外表，克利爾受了她妹的斥責，心中惱怒，以至終日沈默憂鬱。

到了晚上，瑪利睡好了，雪萊於是去安慰克利爾。他把他們這個小集團裏頗是複雜的情緒加以說明，說得巧妙，而且很有耐心，一直說到半夜。每是這種温情美意，消除克利爾的溫

怒。

「但是我受苦太多！」她說。

「親愛的克列爾，那只是想像上的痛苦！有些言語舉動，在瑪利是毫無用意的，你卻誤解了。」

「誤解不誤解，我反正是一樣痛苦。但是對於善良的，仁愛的，解釋誤會的人，我是如何喜歡呵！」

雪萊到瑪利那裏，把這番談話的經過，說給她聽。在樓上的房裏，他們聽到克列爾夢裏說話或走動。她立刻下樓，神經十分錯亂，不堪獨居一室。瑪利帶她睡，於是雪萊睡在樓上。

像這樣的情形，無多變化的，常常發生。克列爾的神經病，雪萊也受了傳染。他們談了大半夜的妖魔鬼怪，結果弄得彼此害怕。

「克列爾，你怎麼了呀？你的臉像死一樣的發白。……你的眼……呵！你不要那樣的看我！」

「你，柏西，你也現得奇怪的樣子……空氣沈重，充滿着鬼怪吧！……我們不要住在這裏了！」

他們請罷晚安，走到各自的房裏去，但是過一會兒雪萊和瑪利就聽到高聲的叫喊；有人滾下樓來了，克列爾帶着慌張的神氣，跑來說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拖她頭下的枕頭。

雪萊聽着這件奇事，又感興趣，又害怕，但是瑪利卻只聳肩。唉，但願這個發瘋的女孩子自動的離開阿！

*

*

*

*

這幾個被擯棄的人很少會見朋友。波易威爾夫人和紐頓那一家人雖有心廣量大的法國哲學，可是聽到雪萊說起他的新生活，就對他很冷淡了。他們也和葛德文一樣，言行不能一致，談理論很寬容，實行起來就很苛酷。倒是懷疑主義的霍格和辟各克一叫就來了。他們相信赫里雅無罪，不贊成雪萊的行爲，但是他們充滿合於人情的興趣，把愛的熱情看作顯是滑稽的疾病。

雪萊邀請霍格，有點憂懼。他恐怕那樣一個玩世者不使這兩個女子喜歡。瑪利初次得到的印象果然不好。「他開開玩笑，倒是怪有趣，」她說，「但是他一談到正經問題，他的觀點就完全是錯誤的。」

事實上，霍格沾染英國人的氣息逐日濃厚，態度日趨保守，歌頌社會習尚，野外競技，和公立學校，且屢提及出產葡萄酒的豐年。但是，既發現瑪利又漂亮又聰慧，他就這樣告訴雪萊，雪萊又把這話轉告她。霍格第二次過訪，她已把他看得較前更是有同情的人了。無疑的，他討論美德，一如盲人談色；就這一家幾個熱情的「靈魂」看來，他是一個「冷酷的罪人」；但他們都承認他有動人之處。瑪利以爲他的冷酷只是外表，骨子裏較外表好多了。他怕對自己

誠實，也怕過事追究，因為如果這樣，他將不能享受他所嗜好的許多東西，但是他是極聰明的人，對於自己態度的弱點，也是深能自覺的。

他既是爲人和藹而又素有修養，所以當着那位老師神秘的逃走了時，他很願意的幫助瑪利和克利爾翻譯奧維得或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詩歌。他也陪她們去看女帽店，毫無半句怕麻煩的怨言，因為她們雖然也和赫里雅一樣去看女帽店，可是她們走進店去的心情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瑪利高興的買了幾頂帽子，她是帶着一種高尚的自卑心理而買的，因此無須零萊姆怨她這種對於時髦生活的讓步，她自己爲這種讓步早已表示歉意了。

第二十一章 葛德文

寓所的僕人交上一封信，是一位女子送來的，她還在對面街旁候着。原來送信的就是凡尼，爲的警告雪萊，說他的債主陰謀着要逮捕他。他和瑪利走下來跑出街去，但是凡尼見了他們，匆忙走開了。她怕葛德文，他禁止她和這幾個被放逐的人有任何來往，也或者因爲她從前過於關切柏西，他現在既是她妹妹的人了，怕見了難過。但是，他善跑，立刻趕上了她。她對他說，執行吏正要找他，說出他的住址的是給他印書的商人，而葛德文連舉一個指頭援救他也不肯。

他既無錢以自救，沒有別的辦法，就只有躲避。他決定另外找一個住所，讓瑪利和克列爾仍然安靜的住在原地方，這樣就可以瞞騙敵人。爲這緣故，這一對情人不得不分開，這是第一次的別離，他們都很痛苦。他們只能密約到那些偏僻的旅館裏相會，偷偷的接幾個吻，馬上就得分開，恐怕有人跟踪她。凡是星期日，捕人是不合法的，他們纔在一塊兒，一直待到半夜。

有一天晚上，他們禁不起分離的痛苦，瑪利跟隨雪萊走入一個不好的旅館。房東見了這一對夫妻也沒件行李，心裏懷疑，要他們預先付錢，纔肯開飯。雪萊派人去找辟各克，一面等着

送錢來，一面取出他常常放在口袋裏的莎士比亞作品的袖珍本，給瑪利朗讀『特羅伊拉斯與克勒息達 (Troilus and Cressida)』(註)這使他們整天不覺得飢餓。次晨，到了吃早飯的時候，辟各克自己也窮得沒半個銅錢，只給他們送來幾個餅。即使生活困難吧，只要兩人在一塊兒，分受痛苦，苦中亦有樂趣。愛情和不幸能使夫妻更爲愉快。

在彼此分開時，一面待着晚間的來到，一面匆忙的潦草的寫些短簡，措辭十分甜蜜溫柔，託一個親信的人兩地裏傳遞。

『唉，我的至愛呵，』雪萊寫道，『我們的愉快爲何如此短促，妨礙我們的愉快的事情爲何如此衆多？這種境況還延長多久呢？……如果我另無信通知你，請你明日三點一定去聖保羅教堂會我。再談吧。睡前請爲愛情祈禱。我也祈禱呀。』

『我愛，祝你晚安，』瑪利回信道，『明日我要用我的嘴把這祝福送到你的口裏。我親愛的好人兒，擁抱我，把你所有的瑪利摟住靠近你的心兒吧。也許終於有一天，父親會對我好；一直到那時候，我愛，你就是我的一切，我確是願意作個好女孩，永遠不使你生氣。我願意好好學希臘文——但是我們何時可以會面，讓我把這一切告訴你，而獲得你甜甜蜜蜜的報酬呢？』

於一八一五年一月，發生一件事情，使他們這種艱苦的生活告了結束，這事雖早在他們的遺料中，卻並不願意它發生，但是現在既已發生了，他們也就不表示虛偽的悼惜。畢洗老爵士

死了，享年八十有三。提摩塞·雪萊作了第二代的男爵，柏西是直接的繼承人。

他動身到他父親家裏去，克列爾同行，她十分興奮，而充滿好奇心。提摩塞得了這個爵位的頭銜，大擺其架子，想到一個男爵有這麼不爭氣的兒子，較前更是忿怒，令僕人不許他進菲爾蒲利斯。他於是坐在門前石階上，讀着科馬斯 (Comus) (註二)——瑪利所有的密爾頓 (Milton) 作品的袖珍本。

不久，一個醫生出來告訴他說，他父親爲他是如何盛怒。隨後，他的表哥雪萊，錫德尼 (Shelley Sidney) 偷偷的出來，把遺囑的詳情告訴這個遊蕩的孫兒。

這真是最奇怪不過的遺囑。畢洗老爵士早就有決心要創置一宗可遺傳後代的巨大產業，爲這個目的，他把限定嗣續的財產，儘量的增加。他所遺留的，動產和不動產，合計起來，不少於二十萬金鎊。其中一部份，價值八萬金鎊，是限定嗣續財產，在柏西的父親死後必定傳給他。但是畢洗爵士希望他這畢生的積蓄，必由子孫保守完整，在雪萊的這一家族中，長子相傳，世代不斷。爲這個目的，他希望他的孫兒對於底下的那個辦法表示同意並且簽字：如果柏西答應把限定嗣續的財產傳留後代，而且願意把未加處分的產業指定承繼人，那麼，在他父親死後，他可以享受全部財產的利益。如果他不肯，那麼，在提摩塞爵士死後，他僅能承繼八萬金鎊，不過這八萬金鎊是必定要傳給他的。

雪萊回了倫敦，一路想着這個奇怪的消息，隨即去找律師商議這件事情。他本來就反對這

一切則關政治的法律，所以他覺得他是不同意把這限定嗣續的財產傳留後代的；而且他也不希望使他自己或是他的孩子們擁有如此巨大的財富。他所需要的，只是目前有筆進款，使他過點如意的生活而不感缺乏，還得有些現款，可以清償債務。他爲得到這些款項，請律師向他父親提議，將已加處分的產業的享有權賣給他的父親。這個提議使提摩塞爵士很喜歡，因爲他對於柏西回首自新已經完全絕望，現在專爲他的次子約翰打算。不幸的是，律師不能決定這種辦法在遺囑條款限制之下，是否合法。柏西只有權利把伯祖父的產業，價值一萬八千金鎊的，賣給他的父親。這件事辦妥了，在提摩塞爵士和他自己都活着的時候，他每年可以得一千金鎊的進款，而且先由提摩塞爵士墊出三千金鎊，作爲他清償債務之用。這雖不算如何巨大的財富，至少也能够消滅他的經濟困難，不必再租有家具的寓所，可以免去債主的勒索。

他第一想到給赫里雅一筆津貼。他答應每年給她兩百金鎊，再加上她父親給她的兩百，這應當很够她一切開消了。其次，他從事清理葛德文的債務，爲這目的，他挪用了第一年的全部收入。

那位「被尊崇的朋友」期望過奢，僅得一千金鎊，頗不以爲滿足。依他說吧，借錢真是一件容易事，不久就能得到大宗遺產，以這爲抵押，斯金納街這個書店所急須的幾千金鎊，向人借貸，易如反掌。

雪萊忿怒而卻謙恭的寫信給葛德文，克制住自己的憤慨，在信裏只表示了對他行爲的驚

訝：瑪利的父親竟而寫信給他女兒的誘惑者要錢，而且毫不以為恥，同時又拒絕和這女兒有任何來往——她爲這事痛苦也真是蠢人。葛德文回信說，正因爲他向那誘惑者借錢，總不肯接見瑪利；爲他的尊嚴，不能這樣作！讓他人說他將女兒的真操交換金錢，以償債務，他不肯冒這危險。他的顧忌如此過甚，他把雪萊爲他開的一張支票退還了，他說雪萊和葛德文兩個名字不可寫在一張支票上。雪萊把支票開給約瑟夫·休姆（Joseph Hume）或是哲姆斯·馬丁（James Martin），然後葛德文纔肯拿這支票去取款。爲這些事，他們交換了如下的信件：

雪萊寄葛德文書

「在我們當中存有此種金錢關係，使你對我感到行爲上的拘束，其中道理，我承認實在不明白。當我剛從法國回來的時候，至少就你所知道的或你所同意的而論，我們當中尙無此種金錢關係，然而你那時對我和對你的女兒所用的態度，卻完全和現在一樣。……」

「依我的判斷，我們現在從各方面所得到的待遇，都不是我和你的女兒所應接受的，也不是她將來的孩子所應接受的。只要世人尊重你的理論，世人就會公道的對待我們；而且一個天真仁慈的，相親相愛的少年家庭，不應當把它和娼妓與誘惑者混爲一談；我始終覺得你明白這一點，是你的特殊責任。當你用最粗暴和殘酷的態度對待我的時候，我承認，我的驚訝和憤慨曾經達到了極點，像你既如此了解我的性格，竟而有何顧慮使你對我如此粗暴和殘酷！我雖是人類的恩主和熱烈的愛護者，但是你和人們卻使我受了不少的仇恨和輕蔑，我一想到這事，我

的血就在脈管中沸騰了，我深恨一切具有人形的動物，因此你也不用和我再談什麼饒恕的話了。」

葛德文寄雪萊書

「我剛纔接到你的信，我很抱歉的說：信中措辭，不但不能獲得諒解，而且反增惡感，如果我也用同樣的辭令答復你，那麼，我們將被捲入一種永久痛苦的論戰。只要在我這軀骸中尚有智力和情緒存在着，我將永久非難你的行爲，我認爲這種行爲造成了我這一生中最大的不幸。」

雪萊寄葛德文書

「我們以後書信來往，只限於事務的範圍。……」

「我很明白，目前借款於你的事務是如何的必要，我願代爲注意，盡力籌措。」
這信中那種冷酷的輕蔑，也並未使那借貸者氣餒。

〔註一〕「特羅伊拉斯與克勒息達」爲莎士比亞所作戲劇，以荷馬所著伊利亞得(Iliad)中史事爲背景，描寫特拉城(Troy)國王普賴阿姆(Priam)之子特羅伊拉斯和武士卡爾卡斯(Calchas)之女克勒息達兩人間的爱情。

〔註二〕科馬斯是密爾頓受某音樂家的請求爲慶祝某爵士升任威爾斯總裁所作的假面劇。科馬斯是一個神，酒神之子，每幫路人迫喝神樂，使其面部變爲野獸。某婦人過其地，因她純潔，他誘她喝神樂而未成功，終被救出。

第二十二章 唐裘安被征服了

瑪利的小孩不足月份就生下來了，醫生說是不能活長久的。雪萊來往於牀鋪與搖籃之間，照料一切，同時還讀着利維（Livy）和辛尼加（Seneca）的作品。葛德文夫人對他們一時好一時壞，間或叫凡尼送幾件小孩衣服來，但是那位哲學家卻仍然是固執不變。霍格偶然來訪，說起當時一件大新聞——離開厄爾巴（Elba）島的事（註一）。他的常識和諷刺使瑪利受益不少。她氣質既特別，又是和雪萊朝夕相處，於是有漸漸離避實際人生的感想，這種感想即或使她愉快，也終是可怕的。霍格卻使她恢復了現實生活的感覺。

醫生雖然預告小孩不能活長久，卻還是活着而且逐日的生長着。瑪利對於這事開始放心了，可是在那個月杪，有一天早上，她醒過來時，卻發覺小孩已經死了。這真是一件極傷心的事。

雪萊和克列爾還是一同出去散步，瑪利卻留在家裏。她坐着，編衣服，同時懷念着她的小孩。她重複的說，『我曾經是一個母親，現在又不是了。』到了晚上，她夢見她的小孩還沒有死，抱在爐前加以按摩，小孩又活過來了。隨後，她醒來，搖籃卻依然是空虛的。羣衆們嘶啞的吼叫，從各街奔騰而上，那時正是暴亂的時代。法蘭西以戰爭相威脅。一切都使瑪利傷心落

淚。

克列爾住在這家裏，一天一天的使她更加惱怒。她很明白，克列爾鍾情於雪萊，本來她從過去直到現在時刻都是愛着他的。柏西顯然是忠誠的，他有超人的完善的道德；但是他以為和一個迷於愛情的女子共讀佩脫拉克的詩，指導她讀書，陪着她坐個通宵，都不會有什麼害處。瑪利心裏想道，『我的可愛的雪萊對於女人的瞭解，還不如他瞭解妖魔那麼深切啦。』

到了晚上，她和他在一處沒有別人在身邊的時候，她就說出了自己嫉妬的心情。這種心情原是他所不能諒解的。他以為嫉妬是卑鄙的情緒，這種情緒將使高尚的瑪利變為卑賤。他知道自己心裏所蓄積的愛情是無限的，即使另一女子享受一部分，但他給與他妻的愛情也並未減少。他覺得放逸聰明的克列爾陪在身邊，於自己很有好處，不過他也不能不承認，這種三人同居的生活，空氣過於緊張，漸漸令人難堪了。

瑪利求他把克列爾送走。她現在對他說話總是把她叫做『你的朋友』。他們費了好幾個星期的工夫，要替她覓個家庭教師或是保姆的位置，但是因為她從前逃到法蘭西，沾了一身壞名譽，要想謀個位置，不易成功。

克列爾自己卻絲毫不想離開。和柏西作智慧上的親密，她覺得已是樂趣無窮，而且她毫無畏懼的期待着這種親密將來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是，瑪利又溫柔又堅決的態度終於得了勝利，事情已經商議妥當，要把克列爾送到林茅斯 (Lynmouth) 去，住在蒲利克列爾夫人 (Mrs.

Bricknell) 家裏，她是一位寡婦，是葛德文的朋友。

瑪利的日記：

「星期五——略感不適。早餐後，讀斯賓塞 (Spenser) 的著作。雪萊和他的朋友出去了，他先回來。翻譯奧維得的詩——九十行——哲斐孫·霍格回來。讀奧維得的詩給哲斐孫聽。雪萊和那位小姐同出。茶後，閑談。雪萊和他的朋友作了最後一次談話。

「星期六——克列爾走了，雪萊送她。哲斐孫直到五點鐘纔來。他很擔心雪萊，出去接他，隨又回來了，因為天下雨。雪萊六點半回家。這事就如此算了結了。讀奧維得。查爾茲·克拉耳芒特來此吃茶點。談論圖畫。我們的生活從此革新，我因此開始了一本新的日記。」

*

*

*

*

克列爾被逐到鄉間，經過那番暴風雨之後，初過幾天極平靜的生活，倒也覺得頗是愉快。但是，她不是那種能够長久忍受鄉村僻靜生活的女子。她必須找個生活的理由——她果然找到了。

人們發生了愛情，每是十分錯誤的想着：這是因為她們遇到了一個非常的人物，他激發了她們的情感。其實，只因為在她們的內心中已經有一種愛的情緒存在着，要想尋求一個適合的對象，如果尋求而未得，於是憑空捏造一個。在平常的女子，這種求愛的心理，她也許不是顯然的意識着，但是聰明熱情的克列爾卻不然。她既明白了從她妹那裏奪走了雪萊，或是分享一

部分，都是不可能的，她於是審慎的四顧周圍，要另外尋求一個英雄，藉以消費自己尚無歸宿的愛情。在這種情形中，有些女子是寫信給那些大作家，軍人，或是演員。但是深有詩意的克列爾卻希望獲得一位詩人。

她覺得最能配得上她的人物莫過於佐治·戈登·拜倫爵士 (George Gordon, Lord Byron)，他是當時英國全國中最受崇拜，也最受痛恨的人。雪萊常常把他的詩讀給她聽，十分稱讚，她已經能背誦他的詩。她聽說過許多與他有關的故事，說及他那些無道德而有機智的行爲，以及那些如妖怪一樣有魔力而又如惡鬼一般殘酷的事情。

他那特殊的美，他的爵位，他作文豪的天才，他那種肆無忌憚的思想，以及他那些和女人來往的醜聞，這一切都使他成爲一個完全的英雄。他在當地那些大貴族裏面就有好幾個情婦，如鄂斯福的女伯爵 (the Countess of Oxford)，法蘭斯·韋白斯特夫人 (Lady Frances Webster)，還有那不幸的卡羅來恩·拉姆女士 (Miss Caroline Lamb)，她第一次遇見他，就在日記上寫道：「認識他是一件令人發狂的，不好的，危險的事。」她在底下又寫道，「但是這個蒼白漂亮的面貌，已經佔據了我的命運。」

他已經結過婚。在倫敦沒有一個人不說起這個故事：他行罷結婚典禮，坐上馬車，就對拜倫夫人說，「你現在已經是我的妻子了，單就這點說，已夠使我討厭你啦。如果你是他人的太太，我也許還愛你。」他極其輕視的對待她，結婚後纔一年，她就迫於不得已向他要求分居。

克列爾意在尋求艱難的奇遇，而且心中有最大的自信力，於是找出拜倫的通訊處，決定試一試自己的命運。

克列爾寄拜倫書

「既是完全不相識，寫信給你，未免太冒昧了吧。……我所求者，不是恩惠，我並不貧困。……我為這封信的命運害怕而戰慄。如果你接到我的信，把它看作無恥的欺詐行爲，我又何能歸咎你。我已把我的幸福完全放在你的掌握中，我說這話，未免是奇怪吧，然而這確是真情。……假使有一個女子，她的名譽仍然是純潔無瑕，假使她既無保護人又無丈夫約束她，把自身完全投在你的支配之下，假使她帶着跳動的心向你表白多年來對你所懷的愛情，假使她只要得到你一點兒好意，就用深摯的情愛，和無限的專誠報答你，你還忍辜負她嗎？你還能保持如墳墓一般的沉默嗎？……我請你一定要快點回答我。來信請寄瑪利列般，諾列街二十一號，特勒斐西斯(E. Trefusis, 21 Noley Place, Mary le Bonne)。」

唐裘安(註二)沒有寫回信。這位用藻飾過分的文體寫信給他的不相識的女子，在他看來，不是值得他狩獵的大動物。但是一個對於自己的貞操已感厭倦的女子，她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是誰也望塵莫及的。克列爾又作第二次的進攻。「拜倫爵士：有一位女子擬於今晚七時過訪，有特殊重要事件相商，於你是否方便，請示知。她希望單獨接見，並求保守秘密。——星期日晨。」

拜倫爵士令僕人回話，說他早已出城了。

隨後，克列爾用自己的真名寫封信去，說他擬投身舞臺，開拜倫爵士對於德盧利戲院 (Prury Lane Theatre)，很感興趣，故特修書，懇求指教。拜倫回信，勸她去見舞臺經理。她並不因此氣餒，立刻恰巧的變更了進攻的方法。她說她現在所希求的不是舞臺的事業，而是文學的生涯。她已經寫成半部小說，極想請拜倫看看，求她批評。但是他繼續保持沉默，即使回信，也是託辭規避；因此，她冒着危險向他要求了凡是略具自尊心的男子很少拒絕的唯一事件。

「你也許覺得我是輕率而無品德，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我將使你漸漸明白——我愛你，心柔而情篤；我決無任何類似報復和惡意的情緒。讓我老實告訴你吧，你的將來一定是屬於我的了。」

「對於底下這個計劃，你是否有何異議？於星期四晚上，我們一同出城去，坐公共馬車或郵車，走到城外大約十哩或十二哩的地方。在那裏，我們是很自由的，沒有人認識我們。次日一清早我們就能夠回來。我在這裏已將一切安排妥當，不會使他人有半點懷疑。請吩咐你的僕人照我的話辦理。」

「我要和你見面，就是一小會兒也好，爲的要和你決定一個地點，可以嗎？確實的，只要你說叫我走，我一分鐘也不多留，立刻就離開……無論作什麼，都隨你的意，到什麼地方

去，也隨你決定，拒絕見我也好，對我殘酷也好，總之我將永遠不忘你那溫和和禮的風度，和豪放非凡的儀容。」

唐謨安受了長久的追逐，到了這時候，已竟慵勞了，禁不住她的誘陷，只得決定投降。他早想離開英國，長久住在瑞士或意大利；那麼，這件並不受他歡迎的私戀，將因他不久離開而告結束，他正願意如此。

（註一）雪萊的祖父是一八一五年一月間死的，瑪利分魏大約此後一二月，恰好是拿破崙離開厄爾巴島回國的時候（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

（註二）唐謨安是拜倫所著諷刺的敘事詩唐謨安中主人公。他風雅標緻，英勇放達，見美女必傾倒，豔跡甚多。拜倫的生活類似唐謨安，故書中以唐謨安稱拜倫。

第二十三章 艾利厄爾與唐裘安

厄爾維拉 (Evelyn) (註一) 的性子這麼強，可是唐裘安也並不在意。克列爾決定追他到瑞士去，這位雙眸發黑的女子渾身都是情火與活力。她知道雪萊夫婦也願意變更環境，所以勸他們陪她一塊兒去。

自她和他們別離以來，他們一直住在溫左山林 (Windsor Forest) 旁邊的畢沙普克特 (Bishopsgate)。雪萊就在那大公園 (The Great Park) 裏橡樹的蔭下寫成一篇詩，這是他寫了『女王瑪布』以後的第一首長詩。這詩就是『阿拉斯特 (Alastor, or the Spirit of Solitude)』，在這詩裏憑着想像解釋了他那精神上的許多經歷，並且描寫了過去一年中所見到的山，河，林地，一切美景。詩中筆調已和他從前的作品不同。憂鬱與消極的態度已經轉化了早年那種自信與武斷的筆法；而且，關於宗教與道德的理論，即使論到，卻已不如從前那樣佔着重要的篇幅了。

他在詩序中描述那位詩人渴求愛情，因求而不得，所以要死。但是，據雪萊說，如其像那些俗人只圖安樂的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他說，『這些俗人，既不受善意的錯誤所誘惑，又難用那種尚未證實的知識所引起的高尚慾望鼓動他們；他們不受那種偉大異教的誘惑；於此塵

寰中既不熱愛什麼，又不抱希望於來世；他們對別人沒有同情；既不因人類的歡快而感喜悅，又不因人類的悲哀而覺憂愁；這種俗人以及和他們類似的人們，一定會得到他們命定的災殃吧。……就道德說，他們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他們不是朋友，不是情人，不是父親，不是世上的公民，也不是他們國家的恩人……他們過着無用的人生，只不過為他們的老年預備了鄙陋的墳墓而已。』

雪萊內審自己的行為雖然無可懊悔之處，他住在英國的這種生活還是令他憎惡。至於瑪利呢，作了他未經結婚的夫人，斷絕了社交關係，使她很痛苦；於是，想到他們移居外國，既無人知道他們的底細，那麼，結識朋友的機會，也就多了吧。

她於一八一六年一月第二次分娩，生了一個漂亮的男孩，她用了葛德文的名字叫他做威廉(William)。他們雇了一個奶媽，家中用費很大，而進款卻不多。瑞士的生活程度據說是不高的；即使生活程度高，克列爾要說是低廉，她也很容易相信。

這三個怪異的人物，又和頭次逃出倫敦一樣，經過法國，柏干提(Burgundy)省，和朱辣山(Jura)，行抵日內瓦，他們就住在城外塞喬蘭(Sécheron)的英格蘭旅館(Hôtel d'Angleterre)。旅館位於湖濱，他們從窗戶裏可以看見藍色湖水中每個浪頭上閃灼着太陽的金光，而且可以遠眺那些似乎在陽光照耀的空中閃動着的黑色山峯。再往遠處看，現出一片燦爛堅實的白雲，那就是阿爾卑斯山幾個積雪的高峯了。離開了英國的灰暗和倫敦的陰鬱，來到這種黃

金色的天氣裏，確是令人心快神怡。他們租了一隻小船，成天整日在水上過日子，或是讀書，或是睡覺。

*

*

*

*

他們如此活着，像一羣愉快的孩子，上面蓋着蔚藍的天空，下面是碧澄的湖水。同時，柴爾德·哈羅得(Childe Harold) (註1)坐着最華麗的旅行馬車，正在經過法蘭德斯(Flanders)的途中，對着他們走來。英國的人民也常有令人可驚的放恣時期，現在卻在一種道德的熱狂中，正要把拜倫驅出國外去。每當他走入一個跳舞場，一切女人都會逃開，好像他就是魔鬼的本身。他決定離開，永久不再走入這個如此虛偽的國度。

他的出國激起他人最大的好奇心。基本的本能，有任何反叛，社會固然是對它加以殘酷的懲罰，但是人們的心底裏，終究是讚美這種叛徒，並且豔羨他。這個旅客在多弗上船，在舷門的兩邊，觀衆排成雙行立着。那些大貴族的婦女借了她們婢女的衣服穿着，爲的混在人羣中，不會令別人認識出來。人們彼此指點出那些裝運的大箱，裏面裝着他的沙發，書籍，瓷器和玻璃器。

卷

海中是狂風大浪。拜倫對那些旅伴說，他的祖父拜倫作海軍上將，綽號「暴風雨傑克(Faul-Weather Jack)」，因爲他每次航海必遇暴風。他頗高興把他自己的畫像繪在這種遺傳下來的狂風暴雨的背景上。不幸的是，他還要使他的災難特別超越。

幾日之後，在英格蘭旅館中，起了大大的騷擾。每個人都是焦急的期待着那位貴族爵爺的來到。克列爾雖然膽大，卻也戰慄不安；雪萊精神非常愉快，幾乎不能忍耐。拜倫和克列爾間的事並不使他厭惡。他反而希望拜倫和克列爾間所形成的這種關係，能够像他和瑪利間的關係一樣，繼續存在着。

雪萊夫婦初次見了拜倫，甚覺滿意。他有超羣的姿容。第一，他那驕傲和智慧的態度，會使你感動；其次，你會注意到他那月色白皙的皮膚，深藍光輝的雙眼，略鬆的黑髮，線條完整的雙眉。他的鼻子和下頷堅實而美，嘴唇豐滿而富於肉感。他的唯一的缺點，在他走路的時候纔現出來。他人說他有一個『木桿脚』。他卻諷刺自己有一個『魔鬼脚』，因為他寧願他人把他看作惡魔，不願被人看作殘疾。瑪利看出他的跛腳使他不安，因為每當他要人在人前走幾步時，他預先總是開點極壞的玩笑。在那旅館的客名簿上，『年齡』一項底下，他寫了一個『百』字。

拜倫和雪萊相處甚好。拜倫發見雪萊是自己一類的人，雖然受過不少的艱苦，卻依然具有那種少年貴族所特有的瀟灑可愛的風度。他的學問上的修養是很了不得的。拜倫也讀過不少的書，但是不如雪萊那麼嚴謹專心。雪萊為求知而讀書，拜倫讀書卻為的炫耀，這種差異，拜倫自己很明白。他立刻感悟到雪萊的意志是一種力，是緊張的弓，但是他自己的意志卻鬆弛的在

流水上飄浮着，一任他自己的和情人的情慾支配。

雪萊原是一個最無虛榮心的人，拜倫對於他這番欽佩的心情既不肯外露，他自己一點兒也看不出來。他聽拜倫讀了柴爾德·哈羅得遊記的第三章，深受感動，無限欽佩，而自感氣餒。這詩有一種卓越的力，這力升高而擴大，其不可抵抗有如洪水，就在這種力中，他看出作者的天才，覺得自己永遠沒有趕得上的希望。

但是，把拜倫作詩人看，固是使他稱羨不置，可是就拜倫作人方面說，卻使他很詫異。他預料着可以見着一位反叛的泰坦神 (Titan) (註三)，卻只發現了一個受了創傷的貴族，對於虛榮的愉快和痛苦是十分的敏感，這在雪萊看來，實在是幼稚無謂的。拜倫曾經反叛舊禮教，但是他依然信仰它。這舊禮教是他達到一切慾望的障礙，他把它拋開，卻又惋惜它。雪萊作事，直率誠懇，他卻是故意強行。他雖是社會所擯棄的人，可是他把社交上的成功看得非常重要。他雖是一個不規矩的丈夫，但是他所敬重的還只有合法的愛情。他滿口憤世嫉俗的話，但是這只爲的報復，不是出於信仰。在他看來，結婚與淫亂兩者之間，沒有別的道路。他作出許多無恥的行爲，以恐嚇他的國人，但是只因爲他循規蹈矩，不能征服他們。

雪萊把女人看作使人變爲高尚的原因，拜倫卻把她們視爲遊惰的藉口。雪萊是天使的——太是天使的了，他尊敬女子。拜倫是人性的——太是人性的了，他須要女人，卻又用最輕視的態度評論她們。他常說，『女人是禍害，你不能和她們共同生活，可是也不能沒有她們而生』

活……我懷疑女人是否有靈魂。我理想的美人，只要略具才智，以瞭解並敬重我的才智，這就夠了，用不着她自己能放光彩。」

他們有些談話的結果，是很可驚的。自己神祕而卻不自知的雪萊每是努力的非難那個自己，禁不住要作唐裘安的拜倫。

這種情形並不能妨礙他們彼此作最好的伴侶。時常努力探求靈魂的雪萊試要征服這個朋友，要消除他對人生的那些無價值的觀念；而拜倫呢，卻運用一種似是而非的俏皮的言辯護自己的觀點，這些言論使藝術家的雪萊甚感愉快，但是道德家的雪萊卻深以為痛苦了。他們兩個都是熱烈的喜歡水。他們買了一隻裝有龍骨的，外板重疊裝置的小舟，每天晚上在湖裏划船，帶着瑪利，克列爾，還有拜倫的常備醫生——一個名波利多里（Polidori）的，漂亮的意大利少年。拜倫和雪萊時常把槳放在船內，沈默的坐着，注視那些月色晚霞忽隱忽現的形象。克列爾常是唱歌，她那熱烈而好聽的歌聲帶着他們的思想，走過繁星倒映的水面，作一種逸樂的飛行。

有一天晚上，刮着大風，拜倫說他要給他們唱一個阿爾巴尼亞（Albania）的歌，表示對於暴風的反抗。『現在，各位請掀動你們的情感吧，請給我特別注意吧！』他們預料他會唱一首東方的天然的諧曲，不想他所發出的只是一種奇異的狂野的吼叫，因而不免失望，他於是對於他們這種失望大笑而特笑。從那天起，瑪利和克列爾就叫他作『阿爾巴尼亞塞爾（The Albanian）

ser)』，簡稱爲『阿爾巴(Alba)』。

這兩位詩人繞行湖一週，作一種文學意味的巡禮。他們參拜了盧騷所著新哀綠綺思 (Nouvelle Héloïse) (註四)的背境，『克拉雷斯 (Clarens)呵，可愛的克拉雷斯呵，你是深篤愛情的發源地。』他們還遊歷了洛桑 (Lausanne) 和斐爾涅 (Ferne)，這是兩個很可紀念吉本 (Gibbon) 和福耳特爾的地方。

雪萊的熱情征服了拜倫，受了這種熱情的影響，拜倫寫了好些美妙的詩歌。在麥列利 (Mellierie)的附近，有一次，湖裏忽然刮起大風來，他們的小舟幾乎傾覆了。拜倫開始脫衣服。雪萊呢，他原不會溺水，只是雙臂相交的靜坐着。他這種鎮靜使拜倫更加欽佩，但是較前更是小心的把這種欽佩深藏不露。許久之後，雪萊提及這次的暴風，說道，『我那時就知道我的同伴會救我的，不過這個念頭令我感到屈辱。』

雪萊夫婦對這旅館的生活以及那些同居者無禮的好奇態度，深感厭惡，於是在科利尼 (Coligny)，靠近湖濱，租了一所小屋。拜倫自己住在提俄達提別墅 (Villa Didakt)，相離很近。兩座房子之間，只隔了一所葡萄園。有些園丁一清早在這裏工作，看見克列爾從拜倫的別墅裏出來，經過葡萄園，跑回雪萊的家裏去。她在路上掉了一隻拖鞋，但是自己害羞，怕人看見了，鞋掉了也不敢拾起來。那些老實的瑞士農夫大家咯咯的笑着，把這位英國『小姐』的拖鞋匆忙的送到本地村長那裏去。



第 八 圖

有些園丁一清早在這裏工作，看見克列爾從拜倫的別墅裏出來。

她這戀愛事件沒有成功。她懷了孕，而拜倫對她卻已經完全厭倦了。他向她表示出這種厭倦。在過去，有過一個短時期，他也許讚賞她的聲音，和她的蓬勃的生氣，但是不久他就討厭她了。而且，他覺得對這位年輕的女子可以不負任何責任，本來是她拚命的自投羅網呵！……

『「誘拐」，不錯！而且是「女子」。然而，請問除了這可憐的我之外，還有誰被誘拐呢？自從特拉城戰役（The Trojan War）（註五）之後，還有誰比我更是受人強姦呢？他人非難我對女人殘酷。這也許是吧，但是我已經作了她們的犧牲品。我整個的生命都為她們犧牲了，都被她們犧牲了。』

雪萊去和他討論克列爾和孩子的將來。對於克列爾的將來，拜倫是絕對的不關心。他所希求的，只是如何能够很快的擯棄她，而且永久不再見她。雪萊對於這個問題無話可說，可是他為尚未出世的孩子的權利而辯護。

首先，拜倫想把孩子交給他姊奧古斯塔（Augusta）看管。克列爾不同意，於是他答應孩子一歲之後，他自己帶去看管，可是有一個條件：孩子的一切，全由他作主。

雪萊夫婦住在他的隣近，現在很感困難了。為克列爾的幾次談判，在雪萊看來，是痛苦的，然而在拜倫看來，是很合人情的，他們不免因此而疎遠。但是他們不能比隣而處的原因還不在此，只為的一則克列爾太痛苦，再則瑪利對拜倫的那些憤世嫉俗的言論，常是憤恨。他宣

稱，女子沒有權利和男子同席，她們適當的地點是閨房，這位瑪利·瓦斯托克拉夫的女兒聽了，忿怒得渾身發抖。她又思念那些英國的景物了。假設有一所房子，位於英國一條河流的旁邊，這遠居異域的她，覺得簡直是和平的福地了。雪萊寫信給他的朋友，辟各克和霍格，請他們代覓房子，於是回國的旅行開始了。

*

*

*

*

他們離去之後，拜倫寫信給他的姊，說道：

「請你現在不要責備我吧；那時我有什麼辦法呢？一個愚蠢的女子，不管我如何勸她或是阻攔她，一定要追隨我，甚而先我而來——因為我發現她早已來到這裏了——我費過不少的麻煩勸她回去，好容易她纔走了。現在，親愛的，我最誠懇的告訴你，我那時是絕無避免的方法，為的防止這件事情，我作了我所能作的一切。我那時並沒有愛她，我現在也不愛誰啦。但是，在一個女人的面前，我不能作一個嚴格的禁慾主義者，她走了八百哩的路程，為的腐化我呀……關於這件事情的一切，凡是我所知道的，現在你都知道了。這事算完了。」

雪萊仍然和拜倫繼續通信，並沒有拋棄「拯救」他的希望。在雪萊的信裏，對那偉大的詩人表示無限的敬意，但是就他作人的性格上說，頗示傲慢的非難。拜倫為自己的名譽，為自己的成功，為真實光榮的景象——在倫敦，人們這樣的說他——時常焦慮，這是雪萊大不以為然的。

『偉大和善良，也許是命裏注定將無限的增加的，那麼，我們製造偉大和善良，難道不重要嗎？我們自己成爲一種源泉，讓他人的心靈吸取力和美，難道不重要嗎？……假設荷馬和莎士比亞不會著作，那麼，人類會成怎麼個樣子呢？……我這話不是勸你渴求名譽。你的作品應當出自較名譽更純潔更簡單的根源。你表現你的思想，而求訴於那些和你思想相同者的同情，除此之外，你不該另有所希求。名譽不配領導的人，名譽必隨他而至。』

拜倫爵士那時正在去威尼斯(Venice)的途中，讀了這些傲慢的忠告，又厭倦又冷淡。這種表示苛求的尊重使他厭煩了。

(註一)厄爾維拉是傳說中唐斐安的妻子。

(註二)柴爾德·哈羅得是拜倫所作柴爾德·哈羅得遊記一詩中主人翁，他遊遍歐洲各地，詩中描寫他的見聞，說明他的感想。書中以此稱拜倫。

(註三)據希臘神話，泰坦神是天神(Uranus)的子女，天神憎恨諸子，幽禁於地獄(Tartarus)，其母地神(Gaea)憐惠諸子，起而反抗，天神因此遜位。

(註四)漸衣絲綺思描述一少女鍾愛她的家庭教師，但迫於環境，不能如願，不得不嫁給另外一個男子。克拉雷斯就是她家的所在地。

(註五)特拉城戰役原爲希臘要從特拉城奪回一美女赫倫(Helen)而發生。據說，特拉城王子巴里斯(Paris)見斯巴達王后——即赫倫——甚美，乃誘拐回國。希臘因而大舉攻特拉城。書中所以提及特拉城戰役者，或是拜倫以爲不是巴里斯誘拐赫倫，只是她一見傾心，而強與巴里斯私奔。拜倫以此自喻。

第二十四章 愛之花園裏的墳墓

過去使斯金納街的那個家庭愉快而有生氣的三個少女，現在只留下凡尼·印列一個人了。她既不是葛德文的孩子，也不是葛德文夫人的女兒（註一），可是就只她一個住在家裏，叫他們作「爸爸」和「媽媽」。她是非常的溫柔，很富於愛情，但是偏是她一個找不着情人，也找不着丈夫。貞節和不自私，這種美德，男子讚美，可是不能因此鍾情。她曾有過一個時期想到，柏西也許想念她吧，於是帶着跳動着的心開始和他通信。但是瑪利的褐色的雙眼消滅了那羞怯的凡尼尚未確定形式的希望。

在這寂寞的家庭裏，充滿經濟困難的苦惱，於是葛德文夫人的忿怒就全在凡尼的身上發洩，而且同時葛德文向她表示：她不能再繼續養活她，她自己應當設法謀自己的生活去。她的要求並不高，就只願望作一個教師，但是瑪利和哲恩的私奔使這家庭有了壞名聲，而且各學校的校長對於葛德文小姐們所受的家庭教育也很懷疑。

凡尼在這和兩個妹妹相離很遠的地方，很稱讚她們那種放逸冒險的生活，一則因為她內心煩惱，再則也確實有點羨慕，那種生活有時固然危險，但常是很有趣的。到利曼湖（Lake Lemna）濱那裏去，和那整個倫敦都在談論着的聲名赫赫的拜倫爵士相隨為友，這也使她如何

的嚮往呵！

「他的面貌果真是如你所描寫的那麼漂亮嗎？……還請告訴我，他是否有好聽的聲音，因為這是我極愛的啦。他到你們家裏去，是不是用那種偶然來訪的，不經心的，友情的態度？我還願意知道——倒不是出於無謂的好奇心——他的行為到底是不是如倫敦那些譏謗者所說的那樣惡劣？從他的著作中，我看不出他是那麼可憎的人物。請千萬回答我這些問題，因為我既愛他的詩，也就願意敬重他的為人。」

「雪萊與他共舟遊湖，一定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吧。……我很想讀那首詩——那位「詩人」（指拜倫——譯者）描寫朱利（Julie）（註一）被水淹死的那個地點的詩。這些詩什麼時候纔能在英國發表呢？我能得見手稿嗎？你對他說，你有一個朋友，她很少愉快，急著要拜讀這些詩。……詩人給人類——至少，那些富於感情的人——所造的幸福，真是說不盡的。我讀詩時，自覺亦如詩人。美好的情感激動我——這種情感在我的內心所造成的能够持久的善良，比世上一切日常的說教所能造成的還要更多。這能消除我們因日常生活中瑣碎事務所起的無聊情緒，也能指示我們：世上尚有可期望的事物——使後世幸福，或使後世改良的事物。」

瑪利和克列爾讀這些可愛的書信，常是表示一種垂顧的憐憫。可憐的凡尼！斯金納街竟至如此！她們時常想着，葛德文的小說，葛德文的債務，和葛德文夫人的壞脾氣，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件！凡尼那種受束縛的生活，使她們覺得自己的自由更其可貴。她的孤寂，給她們增加了

愛人歡聚的價值。她們既這樣可憐她，於是瑪利勸雪萊於離開日內瓦之前給她買一隻錶。

雪萊夫婦和克利爾回到英國，住在巴斯，經過倫敦時，她們見了凡尼。她很憂鬱，所談的話，句句都是關於自己的孤寂和無用；無人需要她。和雪萊告別時，她的聲音發抖。但是，她給他寫信去巴斯，卻仍然是如前的多情而坦率。不過，她的信裏，現在略含憤世的語調——在人世裏過着死一般生活的人們，對那些生活豐滿的人們，是會有這種憤世情緒的。葛德文的文學工作時受經濟困難的煩擾，他逐日更其粗暴了。凡尼的姨母，厄末利拉·瓦斯托克拉夫 (Everina Wolstonecroft)，原先答應聘她去她的學校作教師，可是後來又來信說：學生的父母都是胸襟褊狹的中等社會的人，一個瑪利和克利爾的姊姊一定令他們十分害怕。

有一天早上，雪萊夫婦接到凡尼從布里斯托爾 (Bristol) 寄來的一封信，她在這信裏用神祕的語句向他們告別：『我現在走向一個我永久不希望回來的地方。』

瑪利求雪萊立刻去布里斯托爾。他於當晚返家，沒有獲得任何消息。次晨，他又去了，這次卻給瑪利帶回了可悲的消息。凡尼離開布里斯托爾，乘威爾斯馬車到斯溫西 (Swansea)，住在馬克溫斯阿姆斯特旅館 (The Mackworth Arms Inn)。她隨即走入她租的房間，對女僕說她自己很饑乏。直到次晨，她還沒有下樓來，於是旅館的人衝開她的房門，就發現她躺在那裏已經死了，她那櫻色的長髮披散在她的周圍。在她身邊，還擱着瑪利和雪萊在日內瓦買了送給她的那隻錶。桌子上放着一瓶鴉片劑，和一封沒有寫完的信：

『我早已決定，我無法可想，唯有自殺；有人也曾不惜犧牲健康，努力於提高我的幸福，可是我活着只能給他們以繼續不斷的痛苦，我的誕生原就是不幸的呵。你們聽到我死了，也許悲傷，但是幸而不久你們就會忘了世上曾經存在過這樣一個人，像……』

在政治的正義論一書中，葛德文說過，自殺並非犯罪；不過，要決定自殺者以後三十年生活於社會是否有益，因而是否應當隨意自殺，這倒是一作難事。在這悲劇之後，他寫了一封信給瑪利，這是自她私奔以來第一次通信。這信只爲的求這三個社會所擯棄的人保守一切秘密，他說，『如世人聞知此事，將使我悲傷的心更遭難堪的苦痛。』

*

*

*

*

雪萊的神經，因凡尼的悲慘的自殺，受了極大的打擊。葛德文夫人用粗暴的態度，冷嘲暗諷的說，凡尼爲愛他而自殺。於是他想起來他過去看見她有某種情緒上的表示，他怪自己不該常常把她看作較人略爲低一點的人。他從前被赫里雅所擯棄，於是在任何女性的溫情中尋求安慰，就在那時候，他——雖出於無意——也許喚醒了她的愛情。他的言語和顧盼，在他只是表示單純的友誼，但她也許加以精細的權衡，考量，和分析。『要瞭解他人的內心，是如何困難呵！我不知不覺，無心無意的就給人造下如此大的痛苦！最深刻的，或最悲傷的情感，朝夕在我的面前，然而我竟毫無覺察！』因此，單是誠懇，或單具好意，還是無濟於事。如果你不瞭解人，於人所生的害處，那是和你對人殘酷所生的害處，同樣的多。他於是沈於一種惘然沮喪

的狀態中。

他爲排遣這種情緒，離開家和一位年輕的文學批評家利·罕特(Leigh Hunt)相處數日，這位批評家過去用智慧與熱情的態度讚美他的詩歌。罕特住在罕普斯特荒原(Hampstead Heath)上，在衛生谷(The Vale of Health)的裏面，這個地點現在還是和那時一樣的樹蔭蔥蘢，令人可愛。他的妻瑪利安(Marianne)，是一個樸素無飾，懇懃好客的女子。他有一羣活潑的孩子，雪萊能够和他們散步或遊戲。他在那裏可以暫時忘了可憐的凡尼和葛德文。這次拜訪，爲時雖短，但是甚感愉快，他回到家裏，較前興致好多了。

他回來，發現胡克罕(Hookham)早已寄來一封信，他曾要求胡克罕爲他打聽赫里雅的消息，他急忙把信拆開。他沒有得着她的消息，已經兩個月了。她的津貼，三月取去一次，九月又取去一次，那時她住在她父親的家裏。但是十月以後，她就杳無消息了。

『我親愛的先生，』胡克罕寫道，『自得手書以來，將近一月，未能早覆，已經使你驚異，是無疑的。我原想早些答覆你，但是一經動手調查，就覺得要探聽你所希望的，關於雪萊夫人和你的孩子們的消息，真非易事。』

『當我還在努力調查雪萊夫人的住址時，我就接到一個消息，她已經死了——她已經自殺了。你當相信，我懷疑這個報告。我到威斯特魯克先生的一位朋友家裏去訪問，於是我的懷疑變成了確信。他們告訴我，她的尸首於前週星期二日從塞陪泰河中撈出。……爲這尸首而召

集的陪審官，關於她是一無所知。……他們的判決僅是「淹死」兩字。你的孩子都甚健好，我相信他們兩個都在倫敦。」

雪萊去倫敦，內心劇烈的痛苦着。在幻想中，他見了他過去所篤愛的，嬌妍而童真的頭臉，已經被河底污泥染污，而且因為浸在水中很久，已經變青而發腫，這種幻象使他恐怖。他問自己，她怎麼能够拋棄孩子，挑選如此可怖的自殺方法？

罕特夫婦和胡克罕對他極好，把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他。時報 (The Times) 上載了一段新聞，說：「星期四，自塞陪泰河中撈出女尸一具，貌似上流社會女子，已經懷胎多月。尸已運至布羅姆普吞 (Brompton) 皇后街 (Queen street) 該尸生前住宅。據說，此人失蹤，將近六週。尸身手戴指環一個，價值頗巨。其夫現居國外，彼之所以淪陷如此悲慘境地者，或以其行為欠缺貞操所致云。」

在皇后街的人們，相聚閒談，總是重複的說着他們所苦心蒐集的那一點兒材料：赫里雅的前前的房東太太許久不給她傳遞書信，她的丈夫不再寫信給她了，她對於他回到自己身邊來這件事完全絕望了。她因絕望而墮落。她先和某個陸軍軍官同居，他的隊伍被派遣到印度去，他不得不離開她。隨後，因為生活寂寞難堪，她找一位下流的保護人，據說是一個馬夫，他又棄她而去。威斯特勃魯克家把她的孩子領走，而且拒絕收留她。據說她已經懷孕，十分孤獨，很害怕將要來到的誹謗。因此，河裏就發現了尸首。

雪萊過了一夜可怖的時光。……『懷胎多月……』她此生如此結束……如此瘋狂……。關於可憐的赫里雅的，詳細親切的一切回憶，重又湧現於他的心頭——他的意志不願如此，也不可能。在幻想中，他見了已往的情景，十分逼真，令他畏懼。……在戀愛中的赫里雅，在恐怖中的赫里雅，在絕望中的赫里雅……她每種表情，他都能認識很清楚。唉，這個名字，在過去好幾年間，於他等於整個世界，在將來呢，這名字就不免令他連想到世上最卑下最惡劣的一切了！『赫里雅，我的妻，一個娼婦！赫里雅，我的妻，一個自殺者！』

有時候，他責問自己，他是否應當歸罪自己，但是他用盡力量要破除這個念頭。『我盡過我的責任。在我這一生裏，無論甚麼時候，凡是我認為是忠節而無私的事，我沒有不作到的。我那時離開她，就已經不愛她。我盡我的經濟能力——甚而超過我的經濟能力——擔保她的生活費。我從來沒有用殘酷的態度對待她。……只因那些可憎的威斯特勃魯克家裏的人……。難道我應當為一個不忠於我的，劣等的女子，犧牲了我的清明神志和我的生命嗎？』

他的理智指示他，『不應當。』帶着熱情注意着他的霍格和辟各克也說，『不應當。』他求他們把這話重複的對他說，因為有些時候他似乎隱約的發現對赫里雅有某種神祕的，超人的責任，是他所未曾作到的。『打破了傳統的一切束縛，於是人的內心中無限的力量得以解放，其結果如何，是難於預知的。……自由只於強者有益……只能有益於那些配享自由的人。……赫里雅的內心，是懦弱的。……』唉，投水自盡的赫里雅那個嬌妍而童真的小小頭臉呵！……

次日，他作書寄瑪利，句句多情，且以對照方法，細論她的溫柔沈靜，也都是字字熱忱。他求她以慈母的態度教養他的『可憐的孩子，艾安司，和查爾茲。』但是他的法律顧問正在那時通知他，說威斯特勃魯克家擬提起訴訟，爭取兩個孩子的保護權，他們訴訟的理由一則說他思想違反宗教，再則說他娶葛德文小姐爲妾，因此他已經無資格教養孩子。

(註一)凡尼·印列和瑪利一母所生，但非一父之女；她們的母親瑪利·瓦斯托克拉克先與一美國人同居，生凡尼；以後嫁葛德文，生瑪利。她們的母親早已去世。

(註二)米利是盛驪所作新哀綺思中女主角。

第二十五章 世俗的常規

一對情人，已經受過不少的磨難，彼此已有深篤的信賴，那麼，宗教的，或是普通的結婚儀式，對於他們的幸福，到底有何助益呢？可是，這事證明了，結婚儀式至少能使一位假學者的臉上放出愉快的光彩。葛德文聽說這位『誘惑者』將使他的女兒成爲『一位正式的妻』，而她終於作了雪萊爵士夫人，他的臉上呈現了非常滿意的神氣。因此，他在他這位從前的信徒的心裏，激起了對於他性格的輕視——無限的輕視。

赫里雅剛纔死去，隨即舉行婚禮，是否妥當，他們首先頗是躊躇，但是據那精通社會禮儀的人說，已經生育過兩次的夫妻，應當早受教堂的祝福，不可再事拖延。

第一個雪萊夫人的尸首從塞陪泰河中撈出恰好過了兩週，瑪利和柏西就在布列得街 (Bread Street)，聖密爾得雷 (St. Mildred) 教堂中，一位神父之前，正式結婚。滿面喜色的葛德文，和帶着驕矜神氣而不住癡笑着的葛德文夫人，都簽字作證婚人，那天晚上，雪萊夫婦是出走以後第一次在斯金納街吃飯。

這次家宴充滿陰鬱的空氣。這間狹小的飯廳，凡尼從前來回走動的，就在那裏；赫里雅於她幸福的結婚初期來坐過的，也是在這裏；她們的幽靈，感着痛苦和不满，時常來這房裏，苦

惱那些活着的人們。葛德文的壞脾氣，因為早上的婚禮，已經變得非常的和藹，這是確實的，但是過去的許多回憶苦惱着來賓的內心，賓主真實的親切是絕不可能的。

是晚瑪利在日記上寫道：『去倫敦。舉行婚禮。繪畫。讀徹斯忒非爾德 (Lord Chesterfield) 與陸克作品。』瑪利有健好的神經。那投河自盡的，可憐的赫里雅較她遜色多了。

*

*

*

*

不管怎樣，既是如此體面的婚姻，那麼，將這事通知全國所有的葛德文本家人，那是很應當的。這位哲學家寫信給赫爾·葛德文 (Hull Godwin)：

『親愛的吾兄：

『我的男孩出世似乎不久，現在卻已十四歲；我女兒的年齡，已經到了十九與二十之間；這種情形，或者令你難於想到吧，好在你自己也有兒女，從此可以知道短小的樹苗如何發育成長，變為高大。但是，我要報告你的是，我帶着我這高高的女兒剛纔從教堂出來，她結婚了。她的丈夫是薩塞克斯州非爾蒲列斯一位男爵提摩塞·雪萊先生的長公子。因此，照社會上世俗的看法，她算嫁了一個好人家。我很相信，那少年將給她作一個善良的丈夫。一位貧困的女兒，如何能够榮婚如此顯貴的人家，我敢說，你未免驚疑吧。可是人世之盛衰，原是如此難定。就我而說，財富不在意中；因此，世人尊重，操守美德，生活如意，都不過是她自己的生命定的福分罷了。』

於聖誕節，在斯金納街的這個家庭，接到火腿和吐綉鷄兩件禮物，在那信的後面，關於這事略徵提了一句，表示一種冷淡的謝意。

但是，這正式的結婚終於產生一個真的好處。有人企圖剝奪雪萊兩個孩子，提出『盜妾』的理由，現在這個理由已不能成立了。可是，威斯特勃魯克家還是不讓步。根據那位卸業的酒館老板的意見，年幼的艾安司——三歲——和查爾茲——兩歲——向高等法官提呈一件訴狀，他們在這訴狀裏說：『我們的爸爸自己承認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寫了印了許多書，有一本附有註解的叫作『女王瑪布』，在這些書裏，他用褻瀆神明的態度否認宇宙的創造者上帝的存在，婚姻的神聖，以及道德上一切最可敬的法則。』爲了這些理由，這兩個早慧而善良的嬰孩作如下請求：他們的身體和財產不宜置於不配爲父之人的勢力之下，應當接受外祖父和好姨媽伊利沙這種品德高尚之人的保護。

雪萊的律師很謹慎，對於『女王瑪布』不加辯護；在那個時候，又是在高等法庭那樣的場所，是無話可辯護的。他只否認一個十九歲的孩子所著的書有何重要。

『雖然雪萊先生強烈的非難婚姻，可是他不到二十五歲已經結婚兩次！那專制的鎖鏈，他雖是一提及就恐怖而輕視，然而他剛從那一套專制的鎖鏈中解放出來，隨即製造了一套新的鎖鏈，重又作了可怖的專制之下的自願的犧牲者！就他思想與行爲間這種顯然的差異上加以考慮，法官閣下就可以不必重視這部幼稚無知的出版物了。』至於提議將小孩安置於他們母親的

娘家中：『我以為我可以說，威斯特勃魯克先生從前開過咖啡館，當然不該資格作雪萊先生的孩子們的保護人。說到威斯特勃魯克小姐，可以決然反對的事件更多了；她沒有受過教育，粗俗不雅；而且十九歲的雪萊先生和年方十七的赫里雅·威斯特勃魯克小姐私奔，在蘇格蘭結婚，這事出於她的勸告，獲得她實際的協助，簡直可以說是由她規畫一切。這位被提出的保護人威斯特勃魯克小姐那時年齡已近三十；如果她以她妹的保護者和朋友的資格善於處理，那麼，兩方面的家庭就不致遭受這一切不幸與恥辱了。』

他的律師想用委託者的名義，表示放棄他少年時期的思想，如此以獲得勝訴，這種巧妙的辦法，在雪萊看來，是一種虛偽得令人可憎的行爲。因此，他向高等法官呈上一件陳述書，聲明他對於婚姻的意见並無轉變，他即或使他的行爲適合社會的風俗，他卻仍然保留批評這些風俗的自由。

高等法官於判決書中說：『於此訴訟案件中；爲父者已經表明：彼必以獲得某種人之歡心爲己責，將此種人之思想習慣適用於自身，以構成某類行爲，彼認此類行爲合於道德而且正直，但就法律言之，乃是違反道德而且惡劣。……按此等情形觀察，本法官當不能將此兒女保護之職權委託於此人。』

但是，高等法官也拒絕將孩子委託那令人憎惡的威斯特勃魯克家。他把孩子交給罕韋爾 (Hanwell) 高地莊 (Brent End Lodge) 一位名休姆 (Hume) 的陸軍軍醫看管，男孩長到七歲

時，即擬進一個在正教牧師監督之下的良好私立學校。至於幼小的艾安司，休姆夫人將在家裏教育她，教她作晨禱，和食前祈禱。休姆夫人可以讓她閱讀於修養有益的書籍，還可以稍微鼓勵她讀詩，譬如莎士比亞的作品之類，只要其中不典雅的辭句經過謹慎的刪改，也就可以閱讀。全部寄養費，是每個孩子每年一百鎊。雪萊先生在一年中可以看他們十二次，但是和他們相會必須在醫生休姆夫婦的面前。約翰·威斯特勃魯克先生也可以去看十二次，不過他如果願意單獨見他們，那麼，休姆夫婦不在面前也無妨。

此種判決令雪萊深感痛苦。這可謂經官方用合理溫和的公文正式批准了他的放逐——脫離文明人的社會。這簡直是給他加上了一個罪大惡極的頭銜。

*

*

*

*

在他爲這案件奮鬥着的期間，他買了一所房子，在大馬羅（Great Morlow）鎮上，這鎮不大，地方很好。艾利厄爾也終於同意和他人一樣成立一個家庭了。他有一間房子很寬大，簡直可以作鄉村跳舞廳，加以裝設，作爲圖書館，用維納斯（Venus）和阿坡羅（Apollo）的模型點綴着。還有一所大花園，於一八一七年的春夏兩季中，在這園裏可以看見兩個嬰孩，威廉·雪萊（William Shelley）和克拉拉·雪萊（Clara Shelley），還有那個非常美麗的孩子，阿爾巴（Alba），她是拜倫爵士和克列爾的女兒。據說，她的父親那時正在威尼斯過着一種放蕩的生活。克列爾接不到他的片紙隻字。

雪萊的最近痛苦經歷，在他的容貌上，留下了痕跡。他已較前消瘦，較前病重，較前僵僵。腰間劇烈的疼痛，妨礙他睡眠，醫生不能治好，都說這是一種「神經病」。

他的內心時在沮喪狀態中。人生賜與他過多的痛苦；他的好心善意所換來的，只是極惡劣的酬報，使他對於任何種行動都存畏心。他感覺到一種強烈而卻模糊的慾望——想要從危險的人羣中退出；人們的反應難於預測，他們全受暴發可怖的情感所支配。把現實的人間加以改善，現在他覺得這是絕不可能的，因此他已無心在此人間求愛憎的滿足，而願於幻想的世界中求之，因為幻想的世界較易駕馭，而富伸縮性。可供詩歌材料的事物，如影朦朧，浮現於他的周圍，參以他的憂思，逐漸構成詩的形體，而卻減少了他行動的能力。

空中的樓閣，水晶的宮殿，用薄膜似的煙霧，給他掩蓋了真實的人間，為時已久；但是它現在似乎要從人間離開，往上浮騰，就好像有一種不可見的力在那裏抽拔。那樓閣和宮殿不是消滅了，只是輕微的盪漾着，帶着清明的光彩，升到純詩歌的至高領域去了，在它們從前掩蓋的地方，露出了真實的人間，雪萊看見了難於耕種的棕色土地，冷酷無情的人面，深患神經病和憂鬱病的婦女，殘酷而於人有礙的社會——他渴望着脫離的社會。

他時時刻刻想寫的一首詩，是一篇理想的革命故事。他不需要流血的場面，法蘭西革命的故事原可啓發他的靈感，但因流血而失去意義。他要使那革命成爲一對情人的工作。他個人的經驗指示他，唯有一位女子的愛情始能激發崇高的勇敢。

朗恩(Laon)和西拉(Cythna)(註1)，兩個無政府主義者，就是他自己和瑪利的化身。他將寫出，他們是爲他們的思想受火刑而死——他自己也願如此死去——他們在火燄中作最後一次親吻，這吻是如此的甜蜜，使痛苦變爲肉感上高尚的狂喜。在他看來，如果單是愛情，沒有共有的思想，和同受的苦難，那麼，這愛情就沒有達到最高點。他和瑪利既已結婚，處境願爲順利，似乎將開始一種較前安逸的生活，於是他希望拋棄這種單是平凡的幸福，而願在幻想中過着壯麗而危險的生活——在別的國度裏，在別的時代中，他也許實際過着這種生活吧。

他在泰姆斯河(Thames)中那些小島上消磨他的時間，島上有雁爲巢棲息。小舟隱在深草中，他躺在舟底上，凝視變化無窮的天色，以求靈感。對那飛逝的，交織的色和形，加以研究，常給他無限欣快，因此他逐日更其強烈的覺得：他這一生中真實的使命，就是擒住各種各樣的，一現即逝的美，把它永久保留在文字中，而這些文字應當和它一樣的輕飄美妙。

整個夏季都消耗在這種愉快的工作上。隨後，他因事不能不去倫敦。金錢漸漸的不够了，由他供給的人太多。除了瑪利和孩子們之外，克列爾和阿列拉(Allegra——即阿爾巴，克列爾與拜倫之女。譯者)也要依靠他，而且葛德文全家也常常靠他維持。他的新交，利·罕特，也需要幫助。他還許了辟各克每年一百金鎊，使他繼續寫作優良的小說。查爾茲·克拉耳芒特(葛德文之子——譯者)前在法國時愛上一個女子，年紀較他大好幾歲，而且又醜又窮；本來他和雪萊毫無關係，然而他結婚的費用，也是全由雪萊供給。因此，和過去一樣，他不得不從

事借貸，以滿足這些不斷的要求。『你原是一匹良馬，』葛德文有一次對他說，『但是受馬繩的纏累，不能飛躍。』

幸而瑪利設法把他從空中拉回人間，他倒也不爲此怪她，因爲他現在只把她看作他詩中的西拉。但是，她是一位過慮的主婦，對於『不經邀請』每晚必來而且喝完一瓶酒的辟各克這一類來訪過勤的客人，不加懇勸款待。她求雪萊出賣他們在馬羅鎮的房子，他們買得太欠考慮了。她看出，雪萊因寒冷而受苦，想陪他到氣候較暖的地方去，或者到意大利去。

他在倫敦接到她寫來的信：『至愛，請於來信中說得明白些！你已登廣告出賣房子，可是你吩咐過麥達克 (Matlocks) 如何答覆買主麼？你到底決定去意大利，還是海濱？你知不知道如何籌備旅費？還有我們動身之前絕對必需的東西，如何籌備購買？在你離開之前，你能否給我父親想點辦法？或者去海濱住一所小房子，用費較現在省多了，這樣是否更好？你還沒有向葛德文提起你有去意大利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不久決定了，我希望你告訴他，因爲這類事情最好在發生前數日說及。

『我今日第一次散步。這房冷得多可怕呵！我在爐前也發抖，花園是又寒冷又淒涼，但是我到了那路上，立刻發覺——大出我意料之外——陽光燦爛，空氣溫暖，而令人愉快。

『我希望以後散步，攜威廉偕行；爲促成這個計劃，你不能夠趁星期一的車給他寄一頂海豹皮的帽子來？帽子一定要時行的圓樣子，特別說明白是男孩用的，周圍有金色絲帶，帽子

大了還可縮緊。……我這時正被孩子們圍着。阿爾巴正在亂抓亂嚷，威廉在自己身上圍一條圍巾以消遣，克拉拉小姐卻是看着火出神。……再談，至愛！爲的要你詳細答覆我，且讓我再說一遍，我是如何如何的急着想知道你目前一切事務和困難！」

阿爾巴住在家裏，是瑪利煩惱的一個原因。他們對那些隣居原是這麼說的：她是倫敦某夫人的孩子，爲增進健康寄居鄉下。但是，從克列爾的行爲上，誰也看得出來她是她的女兒。那些內心單純的人立刻推想到雪萊就是她的父親。從前那些非難他雜交的話，現在又出現了，瑪利矯作賢淑，對此感覺痛苦。她要到意大利去的一個理由，就是於此旅行中可以將這小女孩帶去交給拜倫爵士。

離此他去，也原是雪萊的願望。家庭，朋友，事務，各種關係，在他周圍，築成接觸不着的高牆，他在裏面深感窒息。他的意志堅強如石，但是人生的微小波浪，不義無情，不斷的加以拍擊，使它耗損。在英國，最高的法律權威剝奪了他的公民權，使他覺得時刻如帶枷鎖。他以為他離開英國，又可成爲空中自由的精靈；到了一個新的國度中，他的生命將如一張白淨的紙，在這紙上他能够構成新的生活，就好像他寫一首詩一般。

當着他們動身日期已經擇定了的時候，瑪利要求使孩子們受洗禮。她認爲他們開始人生最好是遵守世俗的常規，雪萊也同意，於是威廉·雪萊(William Shelley)和克拉拉·厄未利拉·雪萊(Clara Everina Shelley)都受了洗禮，拜倫的女兒也於同時受洗禮，命名克拉拉·阿

列拉 (Clara Allegra)。

(註一) 朗恩和西拉是雪萊所作回教徒的叛變 (The Revolt of Islam) 一詩中的兩個主要人物。西拉是一位豪俠的女子，致力於婦女的解放。她與朗恩結合為共同理想奮鬥。他們在回教國鼓動人民反抗他們的壓迫者。人民叛變獲得短時期的成功，但壓迫者復起，人民慘遭蹂躪，且繼以飢荒瘟疫。經一教士的煽動，朗恩和西拉處以火刑，以退災殃。

第二十六章 大理石的女王和泥土的女王

意大利晴天朗朗，時常無雲。那三人的旅行隊又向這遺忘和日光的境地馳奔而來。這次雖有孩子們和看管他們的女僕隨行，對於那迅速而奇怪的前進，倒也無大牽累。

他們經過塞尼山 (Mont Cenis) 直達米蘭 (Milan)，然後作初次的停留，爲的候拜倫的消息；雪萊早已寫信通知他，說他女兒將要來到。雪萊到大禮拜堂去，在聖壇後寂寞的地方，在那繪有史蹟的窗戶下發黃而晦暗的日光中，讀地獄篇 (Inferno) 和淨土篇 (Purgatorio)，(註一) 如此以消磨時日。教堂從前常令他恐怖，現在不然了。他很感驚奇的覺察到：自從他經過一番深刻的痛苦後，現在似乎沒有一個地方比教堂還要更適合他的情緒，而且以教堂作人類偉大熱情的背景，也較任何地方爲佳。既有丹丁 (Dante) 陪伴着，又在這種熱烈豐富如交響曲的彩色中，於是天主教在他看來，也不再是騙子虛構的玩意兒了。

拜倫的回信來了，他無論如何不肯見克列爾，凡是她來到的城市，他將立刻離開。至於孩子，他願意擔任她的教育，但是孩子要絕對歸他佔有。雪萊認爲這條過於殘酷，與拜倫爭辯，以求減輕。但是，拜倫最怕克列爾哭鬧的場面，因而不肯有些微的讓步。他們在米蘭遇見一個威尼斯人，據他說，那位『英國爵士』的生活，放蕩淫亂，養着滿屋的女人。這種消息，

不免令人爲阿列拉的教育擔心，於是雪萊勸克列爾寧願放棄從拜倫那裏獲得幫助的一切希望，無論如何不要把孩子交給他。雪萊且允如前供給一切。但是，克列爾甚以阿列拉的家世爲可驕，一定要爲這孩子獲得因家世而有的一切利益。她很信託把這孩子管大的那個瑞士保姆厄利司（Elise），她決定把她們送到威尼斯去。不管雪萊如何強烈的勸阻，阿列拉終於交給她的父親了。

*

*

*

*

不久即傳來了關於孩子的壞消息，使克列爾不安。拜倫保管這孩子只有幾個禮拜。起初，因爲她很美麗，因爲看見街衢中的威尼斯人稱讚她，看重她，他深以此爲榮；可是，不久他就對此感到厭倦，把孩子交給英國領事荷普納（Topper）的夫人看管。這位荷普納夫人是怎樣的人呢？厄利司來信說，她是一個仁慈的女子。然而克列爾已經十分懊悔，很感痛苦。她在整整的一年中，不曾離開這孩子一個鐘頭。她疼愛她極了。家庭屏棄她，情人拒絕見她，那麼，在此廣大的世界上，她可以稱作自己的人兒的，就只阿列拉了。雪萊見她如此苦痛，於心不忍，答應送她去威尼斯。瑪利雖不願看着他們兩個相偕起程到別處去，卻也同意這個辦法。僕人巴俄羅（Paolo）精力強盛，而且似乎可靠，於是派他同去，作他們的旅行從僕。拜倫原是禁止克列爾走入自己所在的任何城市，那麼，爲避免激起他的忿怒，他們只好決定讓她且留在帕羅亞（Padua）靜候雪萊去交涉的結果。但是，她覺得離阿列拉既然如此近了，就禁不住的要想前

往。她想，她能够設法不露頭面偷偷的看看孩子，隨即偕雪萊乘小舟，從布倫他河(Brenta)順流而下。他們過湖，正是半夜時分，刮着暴風，下着大雨，閃電時作，同時在那霧的帳幔後面，現出了威尼斯的朦朧的燈光。

次晨，他們去訪荷普納夫婦，得了仁慈有禮的款待。荷普納夫人立刻派人去找厄利司和孩子。她長了不少，臉色蒼白，遠不及從前有生氣，不過還是如前美麗。隨後，他們談論拜倫很久。荷普納夫婦是具有傳統觀念的可敬的人，一對年輕的情侶，雖不免略受威尼斯人的縱恣所薰染，然而在他们周圍所進行着的那些偷情密戀的事件，還是使他們深受刺戟。他們搖着頭述說了如下事件：

拜倫從到後第三天起，即給自己準備了一隻小船和一個情婦——正如他所愛誇說的那樣。那情婦名叫馬利亞納·塞加提(*Marianna Segati*)，是某布商的妻，那布商就是這位詩人的房東，因為他把家裏的房子租了幾間給拜倫。他這事算是辦得最不慎重，但也爲的布正生意太蕭條。馬利亞納二十二歲，有黑色的美眼，和好聽的聲音。她雖屬中等階級，然而威尼斯的貴族社會因爲她善歌也接待她。這位貴族爵士很漂亮，而慷慨也和漂亮相當，又和她共居同一屋頂之下，那麼，她爲他而顛倒，是和一種最簡單的化學反應同樣的必然。至於那位威尼斯商人，也無可如何，好在拜倫揮霍慷慨，而且爲妻的有個把情人，威尼斯的風俗照例是不在乎的。荷普納夫人是一位身材不大，具有智慧的雙眼，而對人友善的女子，她述說那個故事，一面用甚

督教徒悲世的心情，同時還雜着世俗的趣味——有道德的人，談論邪惡的事，都是用這種態度。他的丈夫不時的哼一聲又啊一聲，他還說，事情還不止如此而已。威尼斯的百姓傳說着這麼一種奇聞：在那城市中的某處，這位英國爵士有一所不許他人進去的住宅，一個藝術的女神不能使他滿足，他在那裏把九個女神全都聚集了。關於拜倫，產生了荒誕的故事，在那裏旅行的英國人都屏息着呼吸說起尼祿（Nero）和希略加巴拉（Helioabalus）（註二）。下流階級很崇拜他。於狂歡節中，婦女們戴着假面具，穿着帶頭巾的長袍，利用這個機會，在他身上拖拖拉拉。

這種閒話，使克列爾極不放心。她問，她應當如何是好？那位領事忠告她，最要者，不可使拜倫猜出她在威尼斯，因為他時常表示出怕她來到的恐怖心理。

於下午三時，雪萊到復興華邸（Palazzo Mocenigo）去訪拜倫，他見了雪萊很高興；世上就只有雪萊這一個人，是拜倫所能常時莊重對談的，而且能以兩君面敘的態度。甚至雪萊說出此行的原因，和克列爾要想再見孩子的強大慾望，他還能繼續保持鎮靜與合理的態度。他說，他很瞭解克列爾的焦急，但是他不能把阿列拉交還她，因為威尼斯人已經攻擊他情感變化無常，他們會說他對這孩子感到厭倦了。不過，他將對這事加以考慮，將設法處置一切。談到這裏，他就邀請雪萊回去利多（Lido）騎馬。

他們乘小舟過湖，上岸至一長而多沙的島，這島擗擋亞得里亞海（The Adriatic）衛護着威

尼斯。這裏什麼也沒有，只長着薊和海草。他們發現拜倫的馬已經準備好了。雪萊喜歡一切荒野孤寂的地方，此次騎馬奔馳於海濱，甚感愉快。但是，他想起克列爾在荷普納家焦急的候着他回去，這又使他很掃興。

拜倫對於英國人的愚昧，大事非難。來到威尼斯的人都用好奇心去煩擾他，他們甚至用錢賈賄他的僕人求得一見他的寢室。隨後，他說及雪萊的不幸，話間再三的宣誓自己的友誼。「當你那高等法院事件發生的時候，如果我在英國，就是天翻地轉，我也要把你的孩子奪回來。」

他由此談到人類的罪惡，據他判斷，這種罪惡是無限的。「人心充滿了彼此的仇恨；此外，如另有所預期或希望，那只是夢想家的特徵而已。」

「爲什麼呢？」雪萊問道。「你似乎相信，人只是他本能的犧牲者，不能控制本能。……我的信念，卻大不相同。我以爲我們的意志可以創造我們的美德。……雖然罪惡也爲人之常情，可是這並不能證明罪惡就是不能克制的。」

拜倫指出那個貴族的城市，落日照耀着滿城，發出金黃和暗紫的光輝。「讓我們再上小船吧，」他說，「我要請你看點東西。」他們在那湖中行舟不多久，他說，「往西邊看去。你聽見鐘聲沒有？」

雪萊張望，看見在那小島上有一座窗戶脫掉，破爛淒涼的建築物，屋上有無頂的塔樓，鐘

就在這塔樓上，擺動着，在那大紅色的天空中現出它黑色的形體。槩的拍水聲中，似乎參雜着一種遠處來的，壓抑着的，呼救的號叫。

拜倫說，「那就是瘋人院，我每日黃昏在這水上經過，我都聽見那些害瘋狂病的人隨着鐘鳴而作晚禱的聲音。」

「無疑的，他們是感謝造物主給他們的慈悲？」

「雪萊老是不變！」拜倫笑道。「不信宗教，褻瀆神明！你這不能涸水的，要提防神意！但是你剛纔還說起克制我們的本能。難道你不以為這種光景就是我們人生的表象嗎？良心就是召喚我們去美德之境的鐘聲。我們聽從良心，和瘋人一般，但不知爲什麼。隨後，太陽將落下，鐘聲將停止，死的黑夜就來到了。」

他眺望着威尼斯，這城市堆集在黃昏的微光中，已是略帶紅色的灰暗了。

他說，「我們拜倫這一家人，都是年紀輕輕的死去……就我父親的家族說，是如此；就我母親的家族說，也是如此。……我呢，也會如此的，我且先享受我的青春吧。」

◎

*

*

*

*

次日，雪萊去會拜倫，心中充滿了凶兆，但是發現他仍是十分平靜，因而又驚又喜。他提議把他在伊斯特 (East) 所有的別墅借給雪萊和克列爾住兩個月，並且允許阿列拉去和她母親同住。雪萊很高興的接受了這個慷慨的提議，於是寫信給瑪利，邀她立刻來他們這裏：

「我迫於不得已沒得你的同意就決定了一切事情。我已辦理妥當。我親愛的瑪利，你必須立刻來！如果我作錯了，你可責備我；如果我作的對，你就吻我。到底是錯呢，對呢，我自己實在不知道，只有事情的本身將來可以表示出來。至少，我們可以省去他人介紹的麻煩，就結識了一個女子——荷普納夫人——她很仁慈，很美，和天使一般的可愛，如果她和你一樣的聰明，她簡直是一個瑪利了，但是她並不十分完全。她的雙眼，就是你那雙眼在鏡中的影兒；她的態度，也就和你認識一個人而且喜歡他時所有的態度一樣。……代我吻那兩個藍眼的小寶貝，不要讓威廉忘了我啦！克拉拉還不能想念我。」

瑪利在途中又慢又不如意。在佛羅稜薩(Florence)，她因為護照的糾紛耽擱了。克拉拉這孩子那時正是出牙的時候，因為發燒，疲乏，和奶的變更，使她很受痛苦；到了伊斯特，她的病狀已極危險。

她的發熱狀況繼續了十四天。那醫生似乎是一個笨伯，於是瑪利決定去威尼斯，以便雇用較好的醫生。在弗西拉(Fusina)，奧國的海關人員阻攔他們，不許他們過湖。原已去帕羅亞接着了他們的雪橇，非常強烈的堅持着非過湖不可，衝過去，坐上了一隻小船。那孩子的眼和口痙攣得很奇怪。她於船中幾乎失去知覺。到了旅館裏，她的病狀更其驚人。醫生來診察，他立刻說毫無希望。沒有過一個鐘頭，她就靜默的，不現痛苦的死了。

瑪利發現她自己站在生疎的旅館中一個大廳裏，雙臂抱着她那已死的孩子。荷普納先生來

到，將她和雪萊帶往他家去。次晨，雪萊用小舟載着那小小的尸體，到利多去安葬。瑪利努力要擺脫她的憂愁。這原是葛德文的一種主義：唯有內心怯懦無力的人，纔是將自己委諸悲哀而不自振自拔；我們每以痛苦自傲，因而暗地使悲哀滋長，要不然，悲哀是不能延長的。他的女兒分有了他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思想。克拉拉葬後的第一日，她在日記中寫道：

『九月二十七，星期日。讀柴爾德·哈羅得遊記第四章。天下雨。遊總督宮 (The Doges Palace)，以及嘆息橋 (Ponte de Sospiri) 等處。隨荷普納先生及夫人，至美術院，看見幾張好畫。訪拜爵士家，得見福那利那 (Fornarina) (註三)。』

*

*

*

*

福那利那是拜倫最近的情婦，一個農村女子，她的臉是威尼斯古代的美麗典型那種模樣。『你將看出她是如何漂亮，』拜倫對雪萊說。『很美的黑眼睛，朱諾 (Juno) (註四) 的身段，鬚曲的黑髮可以對月亮反光；她是一個爲愛情下地獄也心甘情願的女子。我就喜歡那種動物啦，我的確喜歡密提阿 (Medea) (註五)，勝過世上任何其他女子。』

這位製麵包者的妖嬈的老婆，的確是一種怪異的動物，性格十分強悍。她很兇惡，僕人無不生畏。甚至那身軀龐大的船夫替塔 (Tita) 也是怕她。她性好嫉妬，令人難堪，虛妄如魔鬼，而且自從她堅持着要用時髦的長袍和披插駝鳥羽毛的帽子代替了她的面紗和肩巾之後，她的狀貌十分滑稽可笑。拜倫每次見她穿戴這些東西，就把這些東西拋進火裏去燒了，可是她隨即又

出去另買。但是，他忍受她這些愚蠢的行爲，因為她能够使他有趣。他喜歡她的生氣勃勃，她的威尼斯話，和她的強暴。他以爲，她那種粗野的動物性，在他靈智的工作之後，對於他還不只是使他安息的功效而已。他的詩進行得很順利，而且頗有女性篤愛的，或是大海的，那種狂放天然的韻律，也都是她的功勞。

就文雅過度的雪萊夫婦看來，這個壯麗的動物是莫大的令人不快。他們交換了不安的瞥視。他們在威尼斯住了幾天，在這不多的幾天中，雪萊已經較前更認識拜倫生活的方式，他對此加以嚴酷的批評。這詩人（指拜倫——譯者）收留了那些由他的船夫在各胡同裏亂拉來的最下流的女人，相共宴飲。他輕視自己，於是斷定：人都是卑劣的。雪萊現在覺得，他那種憤世嫉俗的論調，是毫無意義的，不過是掩飾他那色情狂的，好看的假面具而已。

後來，雪萊夫婦返伊斯特，這次回來少了他們的小女兒，甚感憂鬱。但是那房子頗令人快意。花園中有一條葡萄藤掩蓋着的走廊，由這走廊可通一所消夏的房子，他就這裏作書室。從這裏，他可以看見伊斯特的古代城堡的廢墟，這是前景；往後看，是倫巴底（Lombardy）省的，平舖如綠色海面而無起伏的平原，其中有許多城市和村莊，以霧氣爲界，形狀如數島。……在遠處，是那現出許多圓形屋頂的帕羅亞城——一個已有居民的僻地；還有威尼斯的許多樓閣，以蔚藍的天空爲背景，在日光中現得輝煌燦爛。

他努力工作。他已動手寫那以約伯書（Book of Job）（註六）爲張本的抒情詩劇，普羅密修

斯之解放 (Promethens Unbound) (註七)。他要用那輕妙好似羽翼搏動的韻文，表現此種秋日裏淒涼的美。但是，這種寫作的，使他迷醉的歡快，一經消滅，他立刻又感到孤獨和世人對於自己的遺忘。他似乎覺得，在一隻不結實的小舟中，載着這一羣年輕的被放逐的人，行於異國的天空下，對着不幸的境地開駛。

(註一)『地獄篇』與『淨土篇』是丹丁所著神曲 (Divina Commedia) 中的兩部分；此外尚有『天堂篇』。丹丁是意大利的偉大詩人，生於一二六五年，死於一二三二年。

(註二)尼祿 (三七—六八) 羅馬王，他當政時以專制殘暴著名，曾下令焚羅馬城，火起而彈琴助樂。人民不堪其暴政，揭竿起事，尼祿遂自殺而死。

希略加巴拉 (二〇四—二二二) 於二一八年立爲羅馬王，於二二二年被殺，他當政時以放蕩淫樂著名。

(註三)世人曾以福那利那 (Fannina) 意即製麵包的女子 (這個名字，稱呼意大利畫家拉斐爾 (Raphael) 所繪一畫中的女子。據說，她是一個製麵包者的女兒，或即畫家的情婦。拜倫的情婦，是某個製麵包者的妻，故稱刺於日記中以此呼之。

(註四)朱諾是天神朱彼忒 (Jupiter) 的妻，主管婦女婚姻及生產的女神。

(註五)密提阿是英國王的女兒，善魔術，愛英雄哲松 (Cedric) 和他私奔。她殺死她的兄弟，將尸首曝露於途中，以討她父親的追趕。

(註六)『約伯書』是舊約中的一篇，敘述約伯的事。他原是一個正直虔信的富人，後來忽遭天難，不但傾家蕩產，兒女死亡，而且全身疾病。友人來看他，談及苦難與罪孽的關係。友人以爲他的災殃，是表示上帝發罰他的罪孽。但他認爲自己是無罪的。約伯是最能忍耐不幸的典型人物。

(註七)普羅密修斯之解放，是一部四幕的抒情詩劇。於一八二〇年出版。普羅密修斯是愛護人類的戰士，觸犯了天

神朱彼忒，被縛於大岩石上，大鷹每日啄食他的心肝。他和約伯一樣忍受一切痛苦，堅決的勇敢的抵抗那代表罪惡和仇恨的朱彼忒。他僅有他的母親地神扶助他，和對於妻的思念安慰他。後來，代表世界基本力量的土神驅走朱彼忒，於是亞羅密修斯得一方士的援救，恢復自由。從此，愛統治世界，而王位，神壇，法庭，牢獄，這一切都歸消滅；人類自由平等，無階級，無國界；人皆正直，溫情，而智慧。

第二十七章 羅馬的墓園

再過一個月，這別墅必須退還拜倫，阿列拉也得送回去。天氣又冷又多雨，使雪萊想再往南遷徙。爲着心情愉快，他需要溫暖和同情。新的氣候，與新的地方，可以消遣他的憂愁。

在那已經發紅的葡萄田野中，蜿蜒的展開着去羅馬的道路。他們在這裏經過，每是走不到幾步，又遇見一羣淺黃色的牛，這些牛大有弗基爾詩裏所描寫的那種美。他們經過斐拉拉 (Ferrara) 和波倫亞 (Bologna)，在這兩個城市裏，他們所見到的雕像、圖畫，和教堂，真是多極了，使雪萊的腦子都成了一個建築家的文書夾，或是一個賣版畫的舖子，或是一本備忘錄。他們通過幾個浪漫的城市，如利密尼 (Rimini)，斯波雷托 (Spoleto)，與忒爾尼 (Terni)，於是到了羅馬附近的卡姆班涅平原 (Campagna di Roma)，這裏非常荒僻，可是風景如畫，十分可愛。當他們走進羅馬的時候，在他們頭上的空中，翱翔着一隻巨鷹。

羅馬城中那些宏偉的古蹟，給雪萊的印象極深。在塞斯提奧斯 (Cestius) 的尖塔狀的墳墓之下，有英國人的墓園，他覺得這裏有他所未曾見過的嚴肅與美。大多數都是婦女和青年的墳墓，上面籠罩着樹枝，微風在樹葉中低語。如果有人將死，那麼，他所希望永息的所在，大概就是這裏吧。

他們從羅馬到那不勒斯(Naples)，就在那裏住下，他們的房子對着賴齊阿列別墅(Villa Nazionale)，再遠些就是藍色水面的海灣，那海水時刻變化，卻又永久如一。維蘇威火山(Vesuvius)正在噴放，他們晝夜可以看見一簇一簇的濃煙盤旋而上，還有那燃燒着的液體如泉水一般的湧出。黑色的濃煙與火光倒映於海中。這裏的氣候和英國的春季相似，不過略微缺少在英國四月間很令人喜歡的那種漸次增高的甜美。

他們到潘沛依(Pompeii)，薩勒諾(Salerno)，培斯坦姆(Pestum)，各處都獲得美好而卻短促的觀賞，在記憶中留下白色模糊的幻影，就好像一個難於回憶的夢。但是，雖有這一切美景，他們依然不快。他們沒有一個相識的人，這種永恆的孤寂實在難堪。

他們浴於意大利燦爛的日光裏，卻還是強烈的思念着溫左、馬羅，甚至倫敦。既然沒有朋友，那麼，這些山，這蔚藍的天空，又有何用處呢？無論何種形式的社交的娛樂，就是人生的全部。我們所熟識的幾種景緻，也許很平常，但是過去的回憶在上面鋪染了悅人的色彩；所以我們一想起那些景緻的時候，不管目前的風景是如何的真實美麗，也不能使我們存念於心懷了。

他們在街上看見工人，甚至乞丐，也懷着羨慕的心情，因為這些工人和乞丐都有夥伴相處終日。雪萊覺得自己對人類充滿了熱情，但是在稠人廣眾之中，發現自己常是孤獨的，不免感到十分驚訝。瑪利尤其是^不願意無論到那裏都是「一個外國人」。她又開始懷妊了；克列爾使

她苦惱得難堪。家庭中有嚴重的困難事件。那個作從僕的意大利人巴俄羅，誘姦了那個瑞士媽媽。瑪利堅持着要他正式娶她，好容易他答應了，於是叫他帶着他的妻立刻離開，他爲此發誓將向雪萊報仇。其次是克列爾病了，這是瑪利所誤解的一種神祕的疾病。

他們在那不勒斯已感不滿和厭倦，於是決定返羅馬。常常變更的需要，破壞了他們的寧靜；他們好像一個病人，睡在牀上時刻想找一個較新鮮較涼爽的地點，但是找不着，因爲自己發熱，身體無論移到那裏，那裏就變爲燥熱了。南方春季的溫度使那小孩——威廉，他父親的寶貝——精神不佳。醫生勸他們立刻帶他北上至盧加 (Lucca)。他們正要動身，他就害痢疾了，病狀很嚴重。

雪萊握着孩子的手，握了整整的六十個鐘頭；他愛他更甚而又更甚了。威廉是一個感情濃厚，智慧敏感的孩子。他有美髮，金色如絲；他有透明的面貌，和雪萊一樣的眼珠，藍色而富於生氣。當他睡着了的時候，那些意大利的女僕時常以趾尖輕步的走進房裏去，彼此指着他，大家歎賞。他已經到了死的癱瘓狀態中，醫生還希望能夠救活他。他再活了三天，於是在一個日光壯麗的日子裏正午時分死去了。他被安葬在那新教公墓中，這就是以可愛的風景和嚴肅的僻靜使初次去羅馬的雪萊深受感動的地方。微風仍然在樹葉中低語着。在一塊有日光照着的，花開如繁星的草地中，靠近一個古墓，雪萊看着他的已死的孩子就在那裏消滅了。

凡尼……赫里雅……嬰兒克拉拉……威廉……他覺得他的周圍就好像充滿了瘟疫的空氣，

使他最愛的人們一個一個的受傳染而死。

*

*

*

*

諸神如此迫害這對少年夫婦以自娛，他們勇敢的忍受着這些打擊也已經這麼長久了。但是，瑪利現在不再掙扎了。雪萊把她帶開，到鄉下一所美好的別墅去住，可是她對一切都是冷淡。她常常看見小小的腳在那不勒斯的沙灘上跑動着，聽見愛和喜相參雜着的，令人愉快的，孩子的簡單語句。她無動作，無感覺，向前直瞪着雙眼，只有談談羅馬的墳墓，纔能使她自己興奮。她爲她那美貌的孩子須要一塊白色的大理石和許多花卉。

葛德文聽到她這種狀況，運用『爲父者和哲學家的特權』，訓誡她。她正是讓自己深沈於『庸俗平凡的女性羣衆』裏去。她所需要的東西，那樣她沒有呢？她有由自己選擇的丈夫，她有一切幸運的東西，因此很有能力有益於他人。『但是，你喪失了一個小孩，於是世上其他一切，美的一切，以及有權利向你要求慈悲的一切，都是毫無意義的了，只因爲一個三歲的小孩死了！』

雪萊自己卻只是溫柔的訴着怨苦：

『瑪利，我最愛的，爲何將我離棄，

撇下我孤獨無依，人世淒淒？

這裏，確有你的形骸，可愛的軀體，

只是，道路淒迷中，你已在逃離，
走向昏慘慘，悲哀的所在地。」

至於他呢，他原有空中樓閣作他的避難所，既然把自己安全的關在那裏面，於是覺得他生活中那些愁慘的悲劇好似荒謬的惡夢。他致力於寫作普羅密修斯之解放，這正是適合他的天才的唯一題目的新表現：這是精神對物質的戰爭，自由人對世界的戰爭。在這書中，朱彼忒就是卡斯爾累侯爵 (Lord Castlereagh) (註一) 一類的人；那個巨人（指普羅密修斯——譯者）就是另一個雪萊，是一個對於善的最後勝利深懷希望和自信的犧牲者。無雲的天空，狂暴西風的旋轉，一切都可藉以歌詠他那對失望充滿樂觀的信仰，這種信仰是任何不幸所不能消滅的。

當瑪利分婉期近的時候，他們去佛羅稜薩，以便易得良好的醫生。但是最好的醫生就是佛羅稜薩本身，因為在這城市中孤寂也不會痛苦的。在佛羅稜薩我們可以和丹丁共生活，我們可以坐在薩佛那羅拉 (Savonarola) (註二) 的旁邊，我們可以看喬托 (Giotto) 經過。在那些教堂裏，布魯內爾雷斯基 (Brunelleschi) 和多拿的羅 (Donatello) 仍然在一種友誼的對峙中。各街上的雕像也較任何其他處充滿更濃厚的生氣。在聖米利阿托教堂 (Piazza di San Miniato) 上，邁開蘭哲羅 (Michael Angelo) 的大衛 (David) 像，對着班提內利 (Bandinelli) 的愚笨的內普丟恩 (Neptune) 像和粗陋的赫印利斯 (Hercules) 像，得意洋洋的挑戰。我們就是不認識在我們

身邊遊戲的小孩們，所感痛苦也不如在他處那麼劇烈，因為我們在這裏佔有了德拉·羅俾阿 (Della Robbia) 的兒童雕像。

雪萊喜歡從聖米利阿托的山上俯瞰全城。紅色的屋頂顯著的露出。阿諾 (Arno) 河滾動着因下雨而澎湃的黃色的流水，經過那些古舊的房屋，這些房子聚集在那些碼頭和橋梁的旁邊，就好像一羣一羣的人民。河流到了遠處，就走入了一帶青山。

在佛羅稜薩這種靈智的霧團氣中，瑪利開始對於人生發生新的趣味。她在那宿舍中，「和樓下的人們略微有點來往。」她的分婉期迅速的過去了，過得很平穩。當她發現自己懷抱中又有了一個嬰孩的時候，她微笑了，這是自從威廉死後第一次的微笑。

她給她的兒子取名柏西·佛羅稜薩 (Percy Florence)。

(註一) 卡斯爾累養爵生於一七六九年，死於一八二二年，在英國政治舞台上，頗佔重要位置。雪萊曾有諷刺他的詩句云：『我遇見神於途中，他有卡斯爾的面容』。

(註二) 佛那羅拉 (一四五二——一四九八)，意宗教改革家，富有口才，曾去佛羅稜薩宣教，使宗教方面對於文藝復興運動中藝術界的放恣和社會上的墮落，大起反感。他因政治見解得罪了教皇，以異教的罪名判處死刑。

喬托 (一二六六——一三三六)，意畫家兼建築家。他生於佛羅稜薩附近，以牧羊為業，十歲時畫一羊於石上，為某畫家所見，知他有天才，即攜往佛羅稜薩，教以繪畫。

布盧內爾雷斯基 (一二七七——一四四六)，意最偉大建築家之一，生於佛羅稜薩。他先為金匠，繼學雕刻，後精於建築。那城裏某教堂的圓屋頂是他作的，據說，這圓屋頂是世上最宏大的。

多拿的羅（一三八六——一四六六），意偉大雕刻家，生於佛羅梭薩。他可視為現代雕刻的始祖，使雕像自身獨立，不作建築的附屬品。

邁開爾哲羅（一四七五——一五六四），意雕刻家、畫家、兼詩人。他是佛羅梭薩某紳士的兒子，才分卓絕，成就亦大。據說，他曾於某教堂天花板上繪畫數年，致力之專，竟致頭不能俯視。

班提內利（一四九三——一五六〇），意雕刻家，佛羅梭薩某著名金匠之子。他是嫉恨邁開爾哲羅的敵人，而邁開爾哲羅很輕視他。

德拉·羅傑阿（一四〇〇——一四八二），意雕刻家，生於佛羅梭薩。他曾為某教堂作十塊嵌板，上刻天使和跳舞的兒童。

第二十八章 多戀

在人生中，事不單行，來必有偶。既有了一個朋友，就可以帶來另一個朋友。瑪利和柏西在那深感孤寂的痛苦之後，雖未求人，卻突然的發現自己成爲一羣快樂有趣的人們的中心了。

奇蹟都是機會所造成。雪萊又開始感受腰部的痛苦。在冬季裏，從亞平寧山脈(Apeninnes)刮到佛羅稜薩來的風，如此暴厲，使他十分難堪。醫生說彼薩(Pisa)城的風較爲輕微。

他的堂兄，托姆·美得威(Tom Medwin)，來到他這裏。美得威過去在印度騎兵團服務，升到陸軍大尉，現已休職。他頗有文學的嗜好，因此特來和那家族中唯一的從事文學的人同處居住。他雖然十分令人厭，到底是一個好人，而且給雪萊夫婦介紹了一對令人可愛的夫妻——威廉斯(Williams)夫婦。

愛德華·威廉斯(Edward Williams)在海軍服務三年，後來改變工作，投入騎兵第八衛隊，開往印度，在那裏纔認識了美得威。他因爲身體不健康——他常是如此說明——不得不退伍。他爲人坦白、勇敢，絕無矜誇，對於任何事物都感興趣，雪萊夫婦喜歡他到了極點，而且他們覺得他的妻也是很可愛的。她很美，態度迷人，而且是一個優等的音樂家。這兩對夫妻成了至交，彼此隨便來往，毫不吝惜的崇拜和讚美，表示那種造成真友誼之歡快的完全信賴：這

種愉快，雪萊夫婦終於享受到了。

既有了一個社交的集團，立刻把那些飄泊於這集團周圍的孤獨的人們，吸引到這中心來。因此，來了塔腓(Taffe)，一位愛爾蘭的伯爵；馬夫維科達托(Mavrocordato)，一位希臘的公爵；還有一個奇特的意大利牧師，他的雙眼，和威尼斯宗教裁判官的眼珠一樣的兇惡尖銳。這就是那位牧師教授巴奇艾利(Pacchiani)，人皆稱他作『彼薩城的魔鬼』，他是沒有宗教的牧師，沒有講座的教授，女人與圖畫的鑑賞家、古玩家、淫媒、藝術的涉獵者，以及萬事的中人。

他時常知道這裏或是那裏有一所華邸出租，從房客和房東兩方面都索取經手費；他時常熱烈的推薦一位教意大利文的教師，分享教課所得的薪資，他時常對那些經過威尼斯的英國富人很祕密的說出某個侯爵的住址，說那侯爵擬出賣一幅安德累雅·得爾·薩爾托(Andrea del Sarto)(註1)所繪的名畫。

只要他的腳跨進誰的門，他就會立刻和那家人很親狎；他叫瑪利和她友蔗恩(Jane)作『英國美人』，把彼薩城那些了不得的貴婦人的奇聞趣事告訴她們，使她們開心，他說他就是聽那些貴婦人懺悔的神父，也是她們的馴服的貓兒。

*

*

*

*

巴奇艾利說了許多故事，其中有一個在雪萊心裏刻了極深的印象。佛羅稜薩某個大貴族，

名維維阿尼伯爵 (Count Viviani)，前不久續絃，那女人年紀較他輕許多。他的第一個夫人生有兩個可愛的女兒，這新伯爵夫人嫉恨她們姿色過好，勸她丈夫把她們送到彼薩去，關在兩個尼寺中，誰肯不要嫁奩娶她們，誰就接她們出去。這位教授從小就認識那兩個小伯爵姑娘，拚命的讚美她們的美和智慧。尤其是那年紀較大的，簡直是個天才。

「真可憐呵！」巴奇艾利說。「她和籠裏的鳥兒一樣的憔悴了。她瞧着自己的青春徒然無用的滑過，而她又偏是專為愛情而製造的。昨日她正在房裏澆花，她無可愛的，唯有花而已。——「不錯，」她對花說，「你們生於世，只為的營養滋長罷了，但是我們這種有思想的動物是為有所作為而生存的，不可幽禁於一地甘受枯萎。……」那所聖安娜 (St. Anna) 尼寺已是破爛不堪；在裏面住着的那些可憐的人兒，到了現在，都是冷得發抖，也沒火爐取暖，只是用個土罐裝點暖灰提着。你會可憐她們啦。」

雪萊心裏本有武士情調的天性，但因近幾年來結婚生活的安適，那天性已經息止，卻又給這個故事喚醒了。他尋根究底，問了許多事情，對那伯爵大表憤慨，對那美麗的犧牲者深感興趣，這使巴奇艾利禁不住的想要把這對少年人帶到一塊兒來——像他這一類的老頭兒常是喜歡幹這事的。他答應領雪萊去聖安娜尼寺。

寺院在城外一條偏僻的街道裏，確是破爛不堪。兩位客人走進幽暗的門，於是那神父進去找埃密利阿 (Emilia)。美非斯托腓利斯 (Mephistopheles) (註11) 帶來了格累成 (Gretchen)。她

果然如他所說的那麼漂亮。她的黑髮用一個簡單的結綑着，學那希臘藝術女神的模樣。她的姿態輪廓沒有半點兒差錯，好似普拉克西泰利斯(Praxiteles)(註三)的雕刻品。她的皮膚大理石一般的白皙，烘托着她的一雙黑色的大眼更是炯炯發光；眼中充滿着那種懶洋洋的肉感的風味，論這種風味，有些意大利的女子甚至勝過東方人。

她在那幽暗的會客室中一經出現，雪萊就覺得自己一見傾心。愛並不激發他肉體上的慾望，只是使他感到對他所愛的人作自我犧牲的志願。在他心的深處，時常隱藏着完全的外形美和完全的內心美相連合的典型，時常想到自己願意作一番武士護衛一個受迫害的可愛的女子那種奇蹟；這女子或是安德羅美達(Andromeda)(註四)，那麼，他自己願作柏修斯(Pegasus)；或是一位宮主，那麼，他自己願作聖佐治(St. George)(註五)。這種奇蹟常是他從事於愛的探險的動機，這動機使他和赫里雅私奔，為的把她從她父親手中救出來；這動機又使他愛瑪利，因為她痛苦。這是用慾望與同情兩種成分所構成的情緒，至於每種成分占多少，他自己並不知道；這種情緒起初也許是粗陋的，可是已經變成如此純潔，現在僅使他詩的創造力升騰到至高點。

他早已相信在瑪利身上發現了那種神祕的愛。的確，她較一個女神不差什麼，是任何女子所不及的。或者，這要算第一次，一個實際的女子符合了雪萊的幻象。但是，和她終日相處，不免發現她有許多特點，很不符合神性。瑪利既作了一家的母親和主婦，已是一個較前無趣，

較前實際的瑪利，不是斯金納街那個富於愛情和勇敢的少年女郎了。雪萊過去稱讚她有似金剛石的純潔，他現在覺得這純潔沾染了似冰的森寒，而且她的嫉妬變得令人不可思議的值得輕視。最糟的是，他現在認識她過於深切，在她身上已經不能獲得鼓勵他思想的刺激。

反之，在這美麗的神祕的挨密利阿身上，他卻能夠實現他的全部心靈，因為他並不瞭解她。在這意大利的尼寺中，他終究發現了那種可愛的暫時的幻象，這幻象是他從孩提時期即已開始追求的，他幾次以為自己已經擒住這幻象，卻又終歸消滅，而在他面前只留下一個血與肉的女子，她只擅長傷害他的敏感的心靈。

挨密利阿走進會客室，先和一隻關在籠裏的小鳥說話，她說的那幾句話，雪萊覺得是世上最富於詩意的言辭：

「可憐的小鳥呵！你將顛賴而死！我是多麼的可憐你！別的小鳥離開這兒，飛到比這兒溫暖的地帶去，他們動身之前，向你呼喚，你聽了是多麼的痛著！可是，你和我一樣，命裏注定了在這牢獄裏虛耗你那悲慘的一生。……唉，我為何不能使你自由呵！」

她喜歡像這樣的隨口唸出意大利風味的各種詩歌，不但質的方面優美，就是量的方面也完全。雪萊深察她的真實的天才。他求她許可再來看她，並且帶來他的妻和妻姊。她用溫雅的態度表示她的許可。

他把這次的會見向瑪利描述的時候，他毫不隱瞞由這次會見所激起的情緒。他們兩個都是

柏拉圖的專誠讀者，瑪利很瞭解那種專以至高美爲念的愛情。但是，她比較的願意：喚起那種愛情的，是一個雕像；或者，和丹丁一樣，雪萊永久無機會和他的俾阿特利斯(Beatrice)(註六)說話。可是，雪萊求她同去看那美麗的囚犯時，她也就高興的去了。

她承認，挨密利阿是漂亮的，有希臘彫像的風格，而且口齒有驚人的流利。但是，在她心底裏卻覺得，她比較的喜歡見過世面的英國女子所有的那種貞潔的緘默態度，不喜歡這個喋喋多言的意國天才。她以爲挨密利阿的頰子過高，她的手勢雖能表情，卻無風雅，她沈默的時候，最令人可愛——然而她偏是很少沈默。瑪利很謹慎的不讓她這種真的情緒透露於外表，反而對挨密利阿表示最熱烈的友誼。

較瑪利易受感動的克列爾，卻和雪萊一樣，立刻成爲挨密利阿所具嬌媚的崇拜者。瑪利給這囚犯送去小禮物、書籍、金鏈，窮困的克列爾無可饋贈的，就只有自願教她英文。挨密利阿高興的接受了。寺院與彼薩城之間，從此開始了書信的不斷的來往，信裏有些這樣的文字：『親愛的妹妹！』，『可欽佩的瑪利！』，『聰明的柏西！……親愛的哥哥！』，甚至有『可愛的丈夫！』——語中有神秘的意思，是不用說的。十分奇怪，『親愛的姊姊瑪利』有時表示輕微的冷淡。『但是，你的丈夫對我說，你這冷淡只是外表，裏面卻有一片熱烈的心腸。』

實在情形是這樣的：挨密利阿已經使得那親愛的姊姊瑪利感到苦惱，因爲雪萊正忙着在她的周圍建築他自己最喜歡到裏面去隱避着的幻想世界。爲着紀念她，他正在寫一篇瑰麗的

情詩，他要使這詩和丹丁的新生（*Vita Nuova*）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Sonnets*）同樣的神妙。

「我從不向那廣大的宗派表示皈依，

不管其中教義就是而今道德法規：

人羣中，只許擇取一個情人或知己，

將其餘的人們——雖是聰明美麗——

盡投棄在冷酷遺忘的境地；

可憐呵，那些奴隸，步履無聊的，

踏進人間凡俗的廣道裏，

攜帶着緊相連繫的唯一朋友——

或許是，嫉恨的仇敵——

不管道兒長遠，景淒淒，

逕奔自己的故鄉——那墳地。

真實的愛情，有別於金和泥：

愛情無限，向那個她分施的，

又何嘗是取自於這個伊。

愛情似光輝的理解力，
環視萬種真理：
愛情好像幻想的燈火呵！……

只愛一物一形的，

那是慳吝的心；

只念一物一形的，

那是褊狹的腦經。」

他描繪了挨密利阿，寫成了讚頌她美的長詩：

「蓬鬆髮兒，輕軟的衣裳，

飄送出陣陣的溫香；

快步生風，髮散隨飄揚，

微風飽餐髮裏芬芳。」

「好個聖潔的模樣，

渾身搖曳着輝煌；

好比嫵媚的明月——

六月風斂雲燭爛，

繁星有翼飛華光。」

「吾愛，吾妹，我的安琪兒！

命運的前途暗無星，

你是我命運之舟的掌舵人！

唉，可嘆相親恨時晚！

唉，又苦一見便傾心！」

「挨密利阿呀，

船兒正在港裏相候迎……」

如果相約起程，駛向那不可能的，最可愛的幸福之島，那當然是一件最令人興奮的事吧。
到了那裏——

「我倆將化爲一，兩個軀骸裏

只一個心靈，呵！何必兩個形體？

讓我們胸兒緊貼依，

血脈交流，共呼吸……

意志雖二，希望則一，

一個意志，兩個心兒共護庇，

同生同死，共天堂，共地獄，

不朽則共榮，滅絕當同息。

嗚呼噫唏！

我的靈魂願藉文字的羽翼，

飛入愛情的，絕妙的至高境地，

可恨文字只是鉛質的鎖鏈，

阻止我靈魂的熱烈奔飛——

我喘息，我沈墮，我顫抖，我絕氣！」

雖然瑪利爲安慰自己而再三的想着：這些美麗的詩句是對換密利阿那種聖潔的品質而發

的，不是爲的她是一個黑色眼珠和黑色鬚髮的極漂亮的女郎；然而雪萊這種寫作的熱心勁兒，卻終於令她看着有些氣忿。幸而他給寫作的熱情佔住，沒有餘暇去看那詩中的主角。也幸而當這柏拉圖主義者的情人還在努力寫作幻想的隱喻的詩歌的時候，挨密利阿從伯爵——她父親——那裏接到一個表示嘲諷的音信。他已經給她找到一個丈夫，不要半文嫁資就願娶她，叫她表示是否願意接受。據說，那位先生名字叫什麼俾阿狄（Rondi），住在相離很遠的城堡中，周圍都是卑濕的地，其爲人無甚可取的。挨密利阿過去未曾見過他，在結婚日以前也不能見他。這種土耳其的鄙俗十分令人憎惡，可是她有什麼辦法呢？這位小魔王既已娶了很實在的瑪利，顯然無能將她救出牢籠。她嫁給俾阿狄吧，也許是幸福生活的開始呢。她如果不喜歡那人的話，她將遇到自己合意的人的，因爲就是居於卑濕之地，也未嘗找不着溫存體貼的情郎。雪萊的詩還沒有寫完，就聽說挨密利阿已經出嫁了。

*

*

*

*

六個月以後，瑪利寄書某友，寫道：

「挨密利阿已嫁俾阿狄。我們聽說，她使他和他的母親過一種——用句俗話說吧——地獄的生活。我們和這意國女子的友誼已告結束，令我想起一首兒歌：

「我打克蘭街兒過，

克蘭街兒垃圾多，

碰見一位姑娘好漂亮，
行個禮兒敬敬我。

我送她餅兒酒兒，

還有好些個糖果；

呀！那小丫頭多頑皮，

問我要白蘭地喝！」

把「克蘭街」比作彼薩那些相識——我相信他們確是內心不潔——，把「白蘭地」比作買白蘭地酒的錢，那麼，你就明白了雪萊在意國所作柏拉圖式戀愛的全部故事了。」

雪萊附上幾句說：「我簡直不忍看自己的詩！這詩所歌頌的人不是朱諾（註七），只是一片浮雲而已。……我以爲，人時刻有所鍾情，無論所鍾情的爲何物；我的錯處——我承認，這是凡是囚於血與肉之中的心靈所不易避免的——是，在凡俗的軀骸中，探求賦有永久性的形像。」

（註一）安德累雅·得爾·薩爾托，生於一八四六年，死於一五三一年，爲佛羅梭薩的名畫家。

（註二）美非斯托腓利斯，是哥德（Goethe）所著詩劇浮士德（Faust）中的一個冤鬼，收買浮士德的靈魂，使他誘致一個美麗的少女格累威，殺了她的兄弟，於是逃亡他處。格累威因爲情人的離別，和兄弟的被殺，憂傷而發狂，殺了自己生出的孩子，被捕入獄，後即死於獄中。書中以美非斯托腓利斯比那牧師巴奇艾利，以格累威比尼寺中那位少女挨密利阿。

(註三) 普拉克西泰利斯，希臘雕刻家，約生於紀元前三四〇年。

(註四) 參看第八章註一。

(註五) 關於聖佐治的傳說頗多，尙無定論，或謂於三〇三年殉教而死。據英國好古家托馬斯·柏西 (Thomas Percy 一七四六——一八一) 所集英國古代詩歌拾遺 (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 中一首古歌的述說，他的事蹟大概如此：他生於某貴族的家庭，母親於分娩時死去，一山中巫女把他盜走。他身上有三個記痕，胸上有一龍，腰上有一帶，臂上有一紅十字。他長大了，先與薩拉森人 (Saracens) 戰，次至非洲西利里 (Sihiri) 殺死一龍，救出宮主利巴拉 (Sihara)。他擬娶宮主爲妻，但摩洛哥王與埃及王因他是基督教徒而不許，把他送到波斯，要波斯王殺他。但他從獄中逃走，攜宮主至英國，和她結婚，過着幸福的日子，一直到死。

(註六) 據丹丁詩『新生』，丹丁與俾阿特利斯初次相遇，他們都是九歲，他一見傾心，視爲他心靈中的光榮的女郎。九年之後，他們又遇於街中；以後又遇見邁潘次。雖然彼此傾慕，卻未曾通一言。她死於一二九〇年，丹丁爲她甚是哀痛。

(註七) 參看第二十四章註四。

第二十九章 隨從騎士

克列爾從威尼斯離開之後，起初倒也常從荷普納夫婦那裏得到關於阿列拉的消息。那小孩甚以天氣寒冷爲苦，她變得沈靜而莊嚴，好像一個小小的老婦人。荷普納先生以爲她最好離開威尼斯。但是，她的父親逐日更深的沈於淫蕩的生活中，要想和他商量什麼事情，發生點效果，簡直是不可能的。

後來，一過幾月，都無消息。克列爾很焦急，再三的寫信給荷普納夫婦，都無回信。隨後，她聽說拜倫的生活起了大變更。他害着嚴重的病，不能起牀，生活的變更就此開始。荷普納有一次去和他閑談，對他說，他的那些尋花玩柳的勾當，並不如他自己所相信和希望的那樣令那些威尼斯人起反感，現在反而只是把他當作談話消遣的資料。人們都說他是那些狡猾的淫婦的食餌，她們偷他的東西，用手段欺騙他，於是又說着威尼斯的土話揶揄他。唐裘安聽了大怒，立刻把復與華耶中那些女祭司驅出，把她們全送回各自的糞堆裏去。

他很久不到威尼斯那些宴會場中去了，他的病一好，立刻又去參加。因此，他遇見當時的豔物——一位傾城傾國的美人，年方十七，前不久纔嫁給一位高尚的白鬚老翁，歸綽利伯爵（Count Quiccoli）。這位崇拜者讚美那貴婦人的風姿，她的胸部，尤其是傾慕她的雙臂。就在

第一天，他告別時，就偷偷的塞進一個字條在她手裏，她便敏捷的接了藏起來。字條是要求幽會的。她果然來了。這自認愛她的人是一位大詩人，年輕，漂亮，貴族世家，而且很有錢。雖然她的周圍已經充滿了令人迷戀人生的一切，她卻毫不猶豫的把自己立刻獻給他了。

幾日之後，那伯爵擬攜妻去拉溫那城(Ravenna)，特利沙(Teresa)懇求拜倫同行。「這位嬌媚的人兒沒有想到，對於男子只可以呼喚於前，卻不可追逐於後的——而且在意大利六月天氣裏旅行，簡直如同服兵役——因此，她或者在威尼斯不應那樣慷慨，或者在拉溫那城要求不宜大急迫。」那種持久的愛情的觀念，原是令他憎惡的東西。他沒有同去，頗以心力堅強自傲。

她從拉溫那第二次來信，說她病狀很重；於是，求訴於愛情所失敗的事，求訴於同情倒是成功了。唐裘安動身了，可是他在經過的斐拉拉城(Ferrara)以及其他城市中都會停留，以抽選本地的美人。他到了特利沙那裏，表面上裝作冷淡和厭煩的樣子，其實他很高興。像拜倫夫人，或克列爾，這類富於靈智的女子是令他討厭的；他對於女性既是過分的輕視，他當然不求情婦作他靈智上的伴侶。那些賣麵包的老婆和威尼斯那些淫婦又不免和他相差太遠。但是，歸緯利伯爵夫人既有那種安靜而多情的傻氣，又有大家閨秀的文雅。她佔有這個「永久漂泊人」，並且纏住他，倒也沒費多大的辛苦。唐裘安現在扮演了忠厚專誠的，侍候病人的看護。「如果我喪失了她」，他寫道，「我就失去了一個為我的原故冒過很大危險的人，我有充分的理

由愛她——可是我必不以此爲可能。假設她死了，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當碎頭而死，我希望這樣作。」

那個征服了他而又被他所征服的人兒必須離開拉溫那城，到波倫亞城去，他也隨行。他已成爲那種有夫之婦的隨從者的模範人物。「但是，我又何能說我自己不覺得這是墮落。作一個無能的種地者，笨拙的移民、獵人，無論什麼，都要比作琴師的諂媚者，或是給女人執扇的人，好多了。……而我現在呢，竟而是一個隨從騎士！我的天呀！此中況味，實在離奇啦！」

* * * * *

這一切經過，克列爾都知道了，而且還聽說拜倫託人將阿列拉送到波倫亞去。叫孩子去住在拜倫的新情婦的家裏，只有受她的嫉恨，得不着她的喜愛，克列爾思念及此，就十分的驚懼。她寫了一封熱烈的信，要求接回那孩子。拜倫回信說：

「我絕對不贊成雪萊家庭裏那種養育兒童的方法，我以為把我的女孩送給你，就是把她送進了醫院一般。難道不是嗎？他們養活了一個孩子沒有？——我或者把她送回英國去，或者把她送在一個尼寺裏。但是，我決不使這孩子離開我而餓死，或吃生的水果而死，或是教她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

克列爾接到這封信，用她那譏刺的筆法，寫道：「得阿爾巴來信，論及生的水果與上帝」；但是她也爲這信哭泣。讓阿列拉住在意大利那些尼姑的寺院中，她們沒有清潔的觀念，也無愛

護小孩的情緒，這個主意實在令她恐怖。她寫了幾封絕望的，強烈的，甚而至於橫暴的信給拜倫；他寫信向雪萊埋怨她，且說他將來決與她斷絕一切書信來往。

雪萊回信說，「克列爾給你的信，內容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只隱隱約約的曉得他和你通信所論及的問題。在以前——不是近來——，她的信，有一兩封，我確是見過；我認爲她寫得過於孩子氣，過於無理，會勸她不要寄給你，她以後告訴我她寄給你的不是那兩封，而是另外寫過的。至於我那時見到的信，她到底寄給你沒有，我可說不準。不過，她寫出令人怒的信雖是很可能的，你對於她所寫的竟而忿怒，卻不免令我詫異。你都知道盡你對阿列拉的責任，你認爲相離既遠，拒絕讓她來看克列爾，便是你應盡責任之一。可是，克列爾希望見她，也是情理之常啊。她因失望而惱怒，因惱怒而至信中措詞欠當，這都是循常理發生的事。但是，可憐的人，她很苦痛，身體也欠佳，她應當受人充分的寬待纔是呢。就這方面說，我們應該視弱者和愚者爲國王——他們作不出來惡事的。」

*

*

*

*

他自己也必須有那同樣的崇高的心靈，然後可以對那些騷擾家庭的女人的口角，採取超然的態度。瑪利的脾氣一天一天的更壞起來。葛德文時以金錢的要求逼迫她，雪萊已決定不再作復。他已經給她父親將近五千金鎊，卻無任何成績；用這樣巨大的代價所換得的，只是關於葛德文那醜惡的靈魂的，使人痛苦的知識，和儆戒的智慧。現在，那哲學家將苛酷的冒罵如大雨

似的向瑪利傾洩，使她的奶價起了變更；雪萊去信說，以後他決定截取並禁止一切有使她苦惱難堪的可能的信件：『瑪利沒有——也不應該有——金錢的支配權。如果她有句話，可憐的人，她將把全部的金錢都給了你。像這樣的一個父親——我意是說，一個天才如此高的人——對這樣一個女兒寫信，找些問題談談，絕不是件難事。……自從來信也得不着什麼以後，你就完全不寫信給你的女兒，你這種疎忽只容許某一種解釋，這是我無須對你說的。』

因父親而煩惱的瑪利，和爲孩子而焦慮的克列爾，相互嫉恨到了極點；她們對那家庭中唯一的男子所懷的共同崇拜心理，不但不能幫助她們相互諒解，反而使她們更其隔閡。瑪利用盡了自己所知道的方法使克列爾感覺到她在此是一個不須要的人，克列爾不得和從前一樣又承認了這種情形，在那裏的英國僑民中有一位老太太給她在佛羅稜薩謀到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雪萊送她去，於是她就住在波提教授(Professor Pott)的家裏了。

他給她寫去一些表示熱情的長信，雖是措詞十分純潔，他卻並沒有給瑪利看，而且囑咐克列爾寫信給她妹時不要提及；不過，這種鬼鬼祟祟，原是不合他的趣味的。他從前以爲在愛情中，心念和行爲必須完全一致，然後情人之間絕無任何解釋的必要。但是，實際生活告訴他，凡事沒有完全的，也就只好以略微有些缺陷爲補足了。世上有種人，純粹的真理於他們反是毒品。不把真理沖淡，變成稀薄的藥水，瑪利是喝不下的。

第三十章 一封誹謗的信

一八二〇年九月十六日，荷普納自威尼斯寄書拜倫爵士：

『我親愛的爵士：

『……我對於晒羅 (Shiloh) (按即指雪萊——譯者) 的意見，已有改變，你或不免驚訝，也原有使你驚訝的道理。我現在的意見，絕不是我從前對他所懷的意見了。假設我向你揭穿一件可怖的祕密，我相信——如不是出於對我們夫妻的敬意，也當是看到他那不幸的妻的分上——你不會告訴雪萊夫婦，說我們知道這件祕密。我求你不說，是很合理的，想你能聽從吧。於是，我可以向你宣洩那件事了，為阿列拉的原故，你有知道的必要；因為如果你知道了，那麼，你從前不肯把她交回她母親教養的那種正當的決心，將更為堅定。

『你必須知道，當雪萊夫婦在這裏的時候，克列爾正是因與雪萊私通而懷着孕。你也許還記得那時聽見她常感不適，而在一個醫生看管之下，我竟而這樣奇酷，以至相信，她那時服那麼些藥，不僅是為的恢復健康。我現在也明白了為什麼她雖然怕鬼怕強盜，還是願意單獨的留在伊斯特，不肯同雪萊夫婦來這兒。

『且莫管這些情形如何，總之，他們離此去那不勒斯之後，有天晚上，雪萊被叫起來去看

克列爾，她病得厲害。他妻兒把他叫去，當然覺得很奇怪。她雖然不明瞭他們中的關係是何種性質，可是對於雪萊的冷淡，和克列爾的恨她，早有充分的證據。而且雪萊既希望她保守沈默，她也就不敢與聞其事了。

「派人接來一個產婆。那一對令人可敬的情人，既沒有準備迎接由她所帶到世上的那個不幸的生靈，於是買賄產婆，託她把小孩送到棄兒養育所，剛生下半個鐘頭，就給抱走了。他們也不得不用很多的錢，買賄醫生，求他保守秘密。在她分娩的整個時期中，爲她而表示了很大憂慮的雪萊夫人不許接近她。那兩個畜生不但不用幾句和諛的言語以補償她爲克列爾所生的不安，反是從此增加了他們對她的仇恨，用最殘酷的態度對待她，而且克列爾用盡了方法牽制她的丈夫，叫他擯棄她。」

「可憐的雪萊夫人不管心中如何的懷疑他們那種關係的性質，對於他們在那不勒斯那一段稀奇的經過，終是毫無所知；本來她就是知道了，亦不過徒增痛苦而已，那麼，最好她不知道吧。這些消息是從厄利司那裏得到的，她於今年夏天在這裏經過，同行的是一位英國的貴婦人，那貴婦人很是稱讚她。她還告訴我們，克列爾毫不躊躇的對雪萊說她希望瑪利快死，而且當着她面前對雪萊說，像這麼一個動物，他如何能够同居，使她甚爲驚怪。……

「經過這番說明之後，我想你對於我的瞧不起雪萊，不致再感詫異了吧。他的天才，我是承認的，但是我不能同意你所說的，他仇恨道德，而又能操守嚴整。我聽說過盜賊之間亦有節

操，不過據他們的意思，節操就是利益。用他那些公然宣佈的思想，把自己盡其可能的裝成一個了不得的人物，這於雪萊自己許是一種利益吧，可是節操並不能約束他的行爲，那是顯而易見的。

『我恐怕我這信寫得前後不聯貫吧，但是我希望你就在這些不聯貫的文字中，努力理解，因爲像這種令人憎惡的事件，我絕不願再說第二次的。……』

『再會，我親愛的爵士，相信我永遠是——』

你的忠誠的僕人荷普納。」

拜倫致荷普納書

『我親愛的荷普納：

『你的信和文件，很安全的寄到了，只是慢了一班郵遞。這個晒羅的故事，準是真的；不過，厄利司當然是共犯，她算是供認了自己的罪行，並告發了他人。你當然記得，她會如何的急着要回到他們那裏去，隨後她又離開，而毀謗他們。無論如何，那些事是絕無可疑的；他們正是這一類的人物。你的忠告，我當聽從，你可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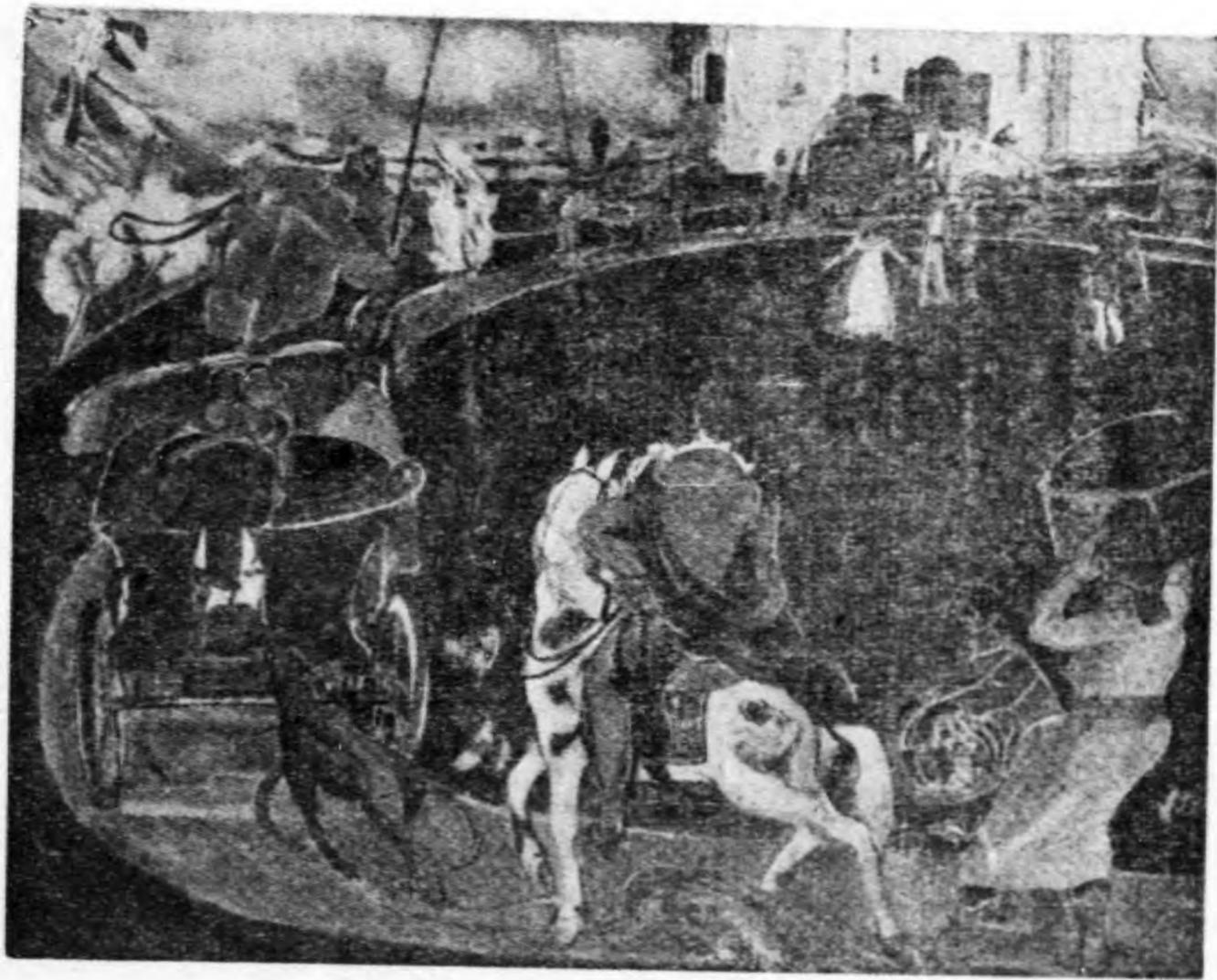
你的永久忠厚的朋友拜倫。』

第二十一章 拜倫的沈默

雪萊受拜倫的邀請，去拉溫那商議重要事務，到了那裏，發現那位遊客（按指拜倫——譯者）的境況十分輝煌。他的外觀健康光彩；因為在歸綽利夫人統治之下，使他脫離了在威尼斯那種傷害的淫亂生活。夫勒拆（Fletcher）（拜倫的僕人）也較前長胖些了；因為影子是身體投下的，也隨着身體而增大。

歸綽利華邸確是堂皇富麗，家中一切都有華貴的規模。在那大理石的石階上，雪萊遇到各種各樣的動物，見他並不害怕。八隻大狗，三個猴子，五個貓，一隻鸞，一隻鸚鵡，一隻鷹，在那裏彼此爭鬧，爭鬧得够了，重又和好。馬欄裏還有十四匹馬。

拜倫用熱烈的友誼歡迎他，當天晚上他們誦讀拜倫的詩，並且加以討論。「唐裘安」的，新寫出來的幾章，雪萊覺得寫得極好。他每次感到拜倫的天才，就使他自已失望。和拜倫的詩那種堅實的結構相比，她覺得自己的詩是非常的脆弱。他勸拜倫寫一首詩，這詩於他那時代的重要，就如同『伊利亞得（Iliad）』（註一）之於希臘。但是，拜倫假裝着輕視後世，假裝着對於詩的本身沒有什麼興趣，只在乎一章能賣一千個基尼（每基尼合二十一先令——譯者）而已。苦行者的雪萊，又有第二次的不得不使自己適應那宏偉的拜倫的習慣。他們正午起牀，兩



第九圖

歸綽利夫人迎接那個英國魔鬼和他的動物隊

點早餐，於是工作到下午六點。他們從六點至八點騎馬，然後晚餐，整個晚上都用來談話，一直談到次晨六點。

拜倫不僅是談論詩歌。在第一天裏，他就用最友愛的態度，把意大利的英國僑民中所流傳着的關於雪萊的那些醜聞，詳詳細細的告訴雪萊。他也不管已經答應過荷普納夫婦保守秘密，把那封報告厄利司的誹謗的信，給雪萊看。他當然聲明自己對這可笑的故事不會有過絲毫的相信，但是荷普納夫婦竟而如此容易相信，在雪萊覺得真是一件極痛心的事。他立即寫信給瑪利。

雪萊致瑪利書

「拜倫爵士告訴我一件事情，令我十分驚訝，因為這事表示出致命的惡意，我簡直不知如何轉達。我聽到這類的事情，我的耐性和理智就算遇到很嚴厲的試練了，我禁不住的想逃到一個永不見人面的，隱避的地方。事情似乎是這樣的：厄利司或者爲了我們辭退她而存令人不可思議的惡意，或者受了我敵人的賈賄，或者爲了幫助她那卑劣的丈夫，她向荷普納夫婦報告一個故事，多麼荒誕而可疑的故事，但是他們竟而相信這樣一個證人所作的此種報告，大概他們一定有相信任何罪惡的癖性吧。荷普納先生寫信給拜倫爵士，述說這個故事，以此爲他拒絕和我們再有來往的理由，而且勸他也同樣作。厄利司說，克列爾是我的情婦，這倒也沒什麼，不算新奇的，世人早已聽到過了，相信不相信，隨他們的意。但是，她又進一步說，克列爾由我

而懷孕，我使她服用最烈性的藥以打胎，無效，終於分娩，我立刻從她懷抱中奪開嬰孩，把他送用棄兒養育所——我這裏是引用荷普納先生的文句——她說這事發生於我們離開伊斯特之後的冬天。再者，她還說，我用最可恥的態度對待你，我不睬你，我打你，沒有那一天克列爾不加你最厲害的侮辱，並且都是由我所教唆的。

『各雜誌如何批評，世人如何談論，我倒也滿不在乎。認識我的人只以為我犯了大過錯，和我的情婦克列爾同居，這還罷了；但是，他們竟而相信我如此罪大惡極，將一個嬰孩——而且是我自己的嬰孩——弄死或是拋棄，這卻實在令我難堪！你試想想，我對於善人是如何失望！』

『活在這種地獄似的人類社會裏，時刻受着夾攻的鞭笞，像我這樣脆弱多感的人，你如何能够活得下去！你應當寫信給荷普納夫婦，反駁這種誣蔑，倘若你相信，知道，並且能够證明這是假的，舉出你相信的理由和根據。我用不着指示你該如何說，我希望也用不着我激動你的憤慨，以反駁這種唯有你反駁才有效的誣蔑。如你願將信寄到我這裏來，我當轉寄荷普納夫婦。』

一八二一年八月七日於拉溫那。』

瑪利致雪萊書

「我親愛的雪萊：

「我雖受了極大的刺戟，卻立刻寫了於此附上的一函。如果抄寫不是一件太可怖的工作，請你代我抄寫一份。我自己是不能夠的。」

「讀你信中提及誣蔑的那一段。我試要把它抄下來，但是我不能；我想，那會使我馬上難過得要死的。我並附上厄利司最後寫來的一封信，這信轉寄與否，你自決定。」

「我所篤愛的朋友呵，我昨晚寫信給你，情緒是大不相同的。我們的小舟確是受着「暴風的顛簸」；但是，只要你如以往的愛着我，而且祈禱上帝給我保佑這個孩子，那麼，我們就不會爲仇敵感到如何的痛苦了。」

「再會，至愛的！請你善自珍重——一切尚佳。我所受的刺戟已經消失了，我現在輕視這種誹謗；不過必須加以駁斥。拜倫爵士不相信，他這種好意，我深致謝忱。」

「再者，我在那不勒斯提到克列爾的病，請你不要因此怪我粗忽。本來還是以不怕事實爲妥吧。他們存心不良，而且很狡猾。我把我那信看過一遍，措詞頗顯匆促，但是那表現了初次發出的情感，最好如此。」

瑪利·雪萊致荷普納夫人書

「未通音問，將近兩年，而今卻爲這個原故，寫信給你，真是萬分抱歉。……」

「我寫這信是爲的替他辯駁那種最卑劣的誣告——他是我有幸福共姻緣的人，我愛他敬他。超過一切活着的人；而且我寫這信是給過去待我極懇摯的你，給荷普納先生，你們都是我很高

與的常時想着應當感謝的人。這確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雪萊目前在拉溫那拜訪拜倫爵士，我今日接他來信，其中所說及的事使我的手多麼發抖，簡直是拿不穩這支筆！

「她說克列爾是雪萊的情婦，還說……的確，我老實告訴你，那些話句我真怕寫得。我把雪萊來信的一部分附上，爲的使你明白我要辯駁的是什麼，因爲我不願抄寫，寧肯死也不願抄寫那種東西——那是如此卑劣陰險的欺詐，令人想不到的惡毒！」

「但是，你們竟而相信！在你們的心裏，竟讓我所熱愛的雪萊——世上最多情最人道的人——受人如此誣陷，這於我真是言語難盡的痛苦。我丈夫與我之間這種結合，從未受過攪擾，難道這還用我說嗎？愛情使我們有過初次的輕率——可是，因爲我們互相尊重，互相信賴，這愛情只是逐日增加，不知限量。……」

「那些深知我的人，沒有不相信我的一字一句的——前不久，我父親來信還說，他從來沒有聽我說過謊——但是你們呢，既那麼容易相信壞話，對於真話也許是反聽不入耳了。以天上人間於我極神聖的一切爲擔保，讓我對你們發誓——如我將虛假說作事實，我寫這誓言，即遭死亡——以我這可貴的，深愛的孩子作擔保，以這孩子的生命作擔保，我發誓：我知道那種誣告是不合事實的。爲使你們相信我，已經說夠了，難道你們還不相信嗎？我懇求你們取消對厄利司如此卑劣者的信念，寫信給我，說你們現在已不相信她那些無恥的故事中每種情形，如此以補救你們所已造成的禍害。」

「你們過去待我們很好，我決不忘記。我現在要求公道。你們必須相信我；你們表明已經相信我，那就是我鄭重要求你們給與我的公道。」

一八二一年八月十日於彼薩。」

雪萊將這信給拜倫看，問他要荷普納的通訊處，但是拜倫要求讓他自己送去。

他說，「荷普納夫婦已經迫着我答應過，不把這事對你說的。我既公然自認不踐約言，我當遵守某種禮式。這就是我願意自己送去的理由。而且，我從旁解釋，也會使這信更有效力些。」

雪萊欣然的依從了，把信交給他的主人。瑪利從未接到覆書。

*

*

*

*

拜倫願意和雪萊討論的重要問題，是如果他——拜倫——離開拉溫那，那麼，阿列拉的命運將怎樣。歸綽利伯爵夫人希望去瑞士；拜倫卻願意去塔斯卡尼省(Tuscany)，於是求雪萊寫信給伯爵夫人，描寫佛羅稜薩和彼薩的生活情形，要寫得非常動人，使她願意去這兩個城市中的任何一個。

雪萊還沒有見到他朋友的這位情婦，但是他早已習慣了被要求干與熟人的事務，所以毫不躊躇的就答應寫那封受了委託的信，而且寫得有如此動人，果然得了勝利。事情突然決定了，拜倫和伯爵夫人將到彼薩會雪萊夫婦。至於阿列拉，拜倫答應也帶了去。克列爾既不在那裏，

他覺得帶她去也無妨。

於離開拉溫那之前，雪萊去巴納卡發羅城（Bagna-Cavallo）的尼寺看那孩子。他覺得她已經長高了些，但是較前瘦弱蒼白。她的頭髮黑色可愛，一簇一簇的披散在兩肩上。她出現在那些同伴的中間，就好像她是一個非其類的較優美較高尙的生靈。一種沈思的莊重似乎已經掩蓋了她從前那種活潑的風姿。

她起初膽怯，但是雪萊把在拉溫那買的金鍊送給她之後，她纔對他親近些。她引他去寺裏的花園，走着跳着，非常的快，他幾乎跟不上。她請他參觀自己的小牀，和椅子。他問她有什麼話轉達給她的媽媽。

「給我寄來一個吻，和一件漂亮的衣裳。」

「你要作什麼樣的衣裳呢？」

「全是金絲綢緞作的。」

給他父親轉達的話是：

「叫他來看我，把他的小媽媽（或即指克列爾——譯者）也帶來。」
轉達給她那位高尙的父親的這個口信，卻是不易辦到的。

雪萊覺得，這孩子主要的特性是虛榮心重。他的教育是有缺點的，她能默誦許多禱文，談論天堂，夢想天堂，知道一長串聖徒的名字。這正是拜倫所希望的教育。

(註一)伊利亞德，是希臘詩人荷馬所作敘事詩，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極重要的位置。詩中描述希臘人爲奪回特洛伊美
女而攻打特洛伊的事。

第三十二章 密朗達

彼薩的社會期待着那位遊客的來到，充滿了那種王族旅行所常激起的興奮。瑪利聽從雪萊的要求，給他租了蘭夫朗奇華邸（Palazzo Lanfranchi），那是阿諾河濱（Lung'Arno）最堂皇的房子。她盡力辦理，還有威廉斯夫婦幫助着，纔把那古舊的華邸整理就緒。先鋒隊到了，那是歸綽利夫人和她的父親加姆巴伯爵（Count Gamba），雪萊夫婦很熱誠的歡迎他們。那伯爵夫人真是可人的稀罕人物。「她是一個很漂亮，心軟多感，而且天真的意大利人，」雪萊寫道，「我只要略微懂得人類的性情，略微瞭解我的拜倫，就該知道她此後必有許多機會懺悔她現在的輕率。」

當唐裘安自己趕到的時候，全部彼薩的人民都在窗戶裏觀看這位英國魔王和他的動物隊。那行列也確實大有值得觀覽的價值；五輛馬車，六個男僕，九匹馬，幾隻狗，幾個猴子，還有孔雀紅鶴之類，都是魚貫而行。雪萊夫婦頗是擔心，怕拜倫不喜歡那房子，幸而他還滿意。他說，他喜歡這類年代可回溯到中世紀的古老房子。實際上，那房子的年代不過是十六世紀，據說是由邁開蘭哲羅設計而建築的，但是這位高尚的爵爺對於各種建築的形式從來是一點兒也不清楚的。那些黑暗潮濕的地下室，他尤其喜歡。他把它們說作地牢，或是地窟，叫人取幾牀

墊子下去，他要睡在那裏。

他立刻成爲彼薩社會的交際中心，而雪萊卻仍然是道德的中心。人們來會拜倫，是出於好奇心和讚賞；來訪雪萊，卻是出於同情。雪萊很早起來，讀哥德（Goethe），斯賓挪莎（Spinoza），或卡爾得隆（Calderon）的著作，一直讀到中午；於是，他離家到松樹林子裏去，在那裏寂寂寞寞的寫作，一直寫到黃昏。拜倫呢，中午然後起來，略微吃點早餐，出去騎馬，或練習射擊。晚上去會歸緯利夫人，十一時回來，於是寫作，常是寫到次晨兩點或三點。然後在大腦發熱的興奮情況中，上牀睡去，他睡得很壞，次日在牀上要躺半天。

在彼薩的英國人對他特別注意。甚至其中最嚴謹的清教徒也不能對這位真的爵士表示苛刻，因爲他給他們帶來如此可愛的，倫敦那個虛榮市的縮影，安置在這異國的領土上。他每以激發他人的反感爲快意，這不是信奉正教的表示，是甚麼呢？如果承認冷淡是過失，這是很合理的話，那麼，必須承認公然反抗是謙卑的表示。再者，他不走入社交場所，不和女子通牒，不赴他人的宴會，不飲宴他人，他就不能生活，難道這不是很明白的嗎？他得人最大的寬容。可是當他試要爲雪萊獲得同樣的寬容時，那種拒絕卻是澈頭澈尾的英國式的。在社交場中，雪萊感到厭煩，也就表示厭煩。說到道德的問題，我們很容易猜到：他看重『精神』，不看重『文字』；他相信『贖罪』，不相信『原罪』。相信人可以達到完全的境地，這種信念，當然是最可憎的罪惡吧，因爲如果有了這種信念，就將兢兢業業以求達到完全的境地的。社會

只要嗅到一點兒這種全人的氣味，就將立刻武裝起來，以圖撲滅他。一切『美好』的婦女，沒有不把雪萊夫婦當作敗類以及被放逐者對待的。

這種情形，雪萊處之一笑；他喜歡夜晚涼爽的新鮮空氣，較勝於那種打牌的房裏烟霧騰騰的熱氣，何止千萬倍。但是瑪利很想到各處去走走。在彼薩的英國貴婦中，有一位最淫伏的普克拉克夫人 (Mrs. Beaclere)，她常開跳舞會，據拜倫說，『她有一窠女兒，七個，這些動物都到了非靠跳舞以謀生存不可的年齡，她深爲這所苦。』瑪利打定了主意，要去赴一次跳舞會。她說，『大家都去的。』雪萊很感痛苦，仰視天空。『大家！這荒唐的怪物是誰？瑪利，你見過沒有？』

爲要獲得『大家』的好意，她甚至去作禮拜，但是牧師講演抨擊無神論者，而且用非常令人注目的態度不斷的看她，不管她如何的想要從俗奉教，然而爲着爲妻的體面起見，她也不能再去了。

這一切社交的煩擾，如跳舞，宴會等等，在雪萊看來，都是莫大的鄙俗。當他還是二十歲的孩子時，他就斷定時髦生活是有罪的；現在呢，更其厲害了，他覺得這是極可輕視的。爲的避開瑪利那些無理的怨言和懷恨，他常到威廉斯家裏去。在那裏，他又重新發現那種於他最重要的，和諧而多情的空氣。愛德華·威廉斯的性格爽快而慷慨，沒有半點小人的氣息。蘇恩優雅可愛，舉止溫柔，聲音裏有令人感到慰藉的美妙，這一切好像一所美好的花園一樣，使人深

覺寧靜和愉快。在雪萊少年時，也許不像現在這樣的喜歡她吧。那時，他常理想着女子須具有英雄的性格；但是，現在呢，他所希求於她們的，已不是勇敢和力，僅是忘我忘物的境界而已。

蔗恩善歌，她的歌聲能夠使他片刻中停止他那些悲慘的回憶，忘懷於他家庭中那種森然無情的道義。從前赫里雅令他傷心，於是在瑪利的眼裏看出來答應給他慰安；現在也恰和那時一樣，他在蔗恩的眼裏，默察出安提哥尼（Artisken）（註1）的幻影，這安提哥尼無疑的是他前世所熟識而且愛過的。

但是，為重新建設而破壞，為與蔗恩私奔而拋棄瑪利，他現在已不認此為必要了。她嫁的是一個善良的人，他願意長久忠厚的作這人的朋友，而且也不得不顧慮到瑪利——這可憐的不幸女子——的情緒。他確是愛上蔗恩了，但是這只是不具形體的愛，無所希望，也無所慾求。

她的風流雅事，也作得恰到好处；她常用手理一理他的頭髮，撫摩他的額部，試用她自己風姿的磁力，醫治他的悲愁。她和她的丈夫好似一口友情的甘泉，這久經痛苦而疲勞的詩人可在泉側消除自己的昏熱，而得清涼。蔗恩和愛德華好似斐迪南（Ferdinand）（註1）和密朗達（Miranda）那對美好高貴的情人，雪萊就是他們忠實的艾利厄爾。……在那一對幸福的情人周圍，迴翔着一個俘虜兼保護者的精靈，依從他們的意志而服務，溫情的從事於鼓勵的工作。

*

*

*

*

威廉斯夫婦常常對雪萊說起他們的一個朋友，特累勞尼 (Trelawny)，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作過私掠船的船長，也作過海盜，纔二十八歲，而他的冒險生涯卻已達到全世界的陸地和海洋。他現在熱烈的希望着彼薩的社交界能容許他參加，他常常寫信給威廉斯夫婦，強求他們：『如果我來了，我能認識雪萊嗎？最要者，我能認識拜倫嗎？要接近他，是否可能？』

威廉斯每日和兩位詩人來往，對他們已不再存畏心，於是他回信，略微帶點不耐煩的意思，說：『當然，你將見着他們。雪萊是一個最單純的人。……至於拜倫，那就全得看你自己的本領了。』

特累勞尼到彼薩是夜間很晚的時候，他立刻去阿諾河濱的特雷華邸 (The Palazzo)，威廉斯夫婦和雪萊夫婦住的雖不是同一層樓，可是都在那座華邸中。他和威廉斯夫婦談得正起勁的時候，他感覺到過道裏，那開着的門邊，有一雙炯炯發光的眼堅定的注視着他的眼。蕭恩走到門口，笑着說，『請進來，雪萊，這不是別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特累，剛纔到的。』

雪萊溜進來，女孩似的紅着臉，伸出兩隻手來，熱烈的緊握那水手的手。特累勞尼很驚訝的看着他。這個臉上羞紅而天真的人，竟而是一個天才，一個反叛者，被英國詆為惡魔，被高等法官剝奪了為父的權利——這確實令人難於相信。在雪萊這方面呢，他讚賞特累勞尼的勇敢狂放的面貌，漆黑發亮的鬚鬚，大有幾分像阿剌伯人的，漂亮的樣兒。他們彼此很詫異，都找不出甚麼話來說。為要解救他們這種窘困，蕭恩問雪萊手裏拿的是甚麼書。

他的臉發出光彩，敏捷的回答：「卡爾得隆的「神奇的幻術（Magico Prodigioso）」。我正在翻譯這書中的幾段呢。」

「呵，讀給我們聽聽！」

『雪萊擺脫那些令他無興趣的，庸俗的枝節，立刻打開書本，開始口譯，譯得十分精到，形式也極其完美，使特累勞尼不再懷疑他是雪萊了。』

讀後，大家十分沉寂。特累勞尼擡起頭來，不見人了，問道：「他那裏去了？」

『誰？』蔗恩說，『雪萊嗎？呵，他來了，去了，就像一個精靈，沒人知道他何時去的，也不知道那裏去了。』

次日，領特累勞尼去訪拜倫的，這是雪萊自己。到了那裏，環境卻不相同了。廣大的大理石的正廳，巍然的石階，粉面的僕人，橫暴的狗。和別人一樣，特累勞尼在拜倫的外觀上看出來天才者因想像力而具有各種特點，但是這偉大的人物說起話來，卻令他覺得頗庸俗了。他也似乎是在扮演一個甚麼腳色，一個過了時的腳色——大概是那攝政時期（Regency）（註III）中，一個放蕩無賴的腳色吧。他說些關於戲子，鬪拳者，以及酒徒之類的故事，又說他如何如何的洩過黑雷斯達特海峽（Hellespont）。這件事，他是很引以為自傲的。

三點鐘，幾匹馬給牽來了。騎了兩個鐘頭，他們在一個小農場裏下了馬，派人取來手鎗，在那房子後面的地上插了一條木桿，將上端劈開，裏面嵌入一塊錢。拜倫，雪萊，特累勞尼都

在距離十五步遠的地方射擊，而他們射中的次數差不多相等。每一次，那桿或錢都有人打中。特累勞尼看着雪萊雖是這麼大姑娘的樣兒，可是這些本領倒也不讓於男子，心裏很高興。

在回家的道上，他們談論詩歌，特累勞尼背誦了唐裴安中兩句詩，以證明叶韻的成功。拜倫爲這所感動，將馬繞過來，靠近他旁邊走着。

『現在，你可說吧，』他說，『你過去希望着發現我是雅典的泰蒙（Timon）（註四），或是帖木兒（Timur）那個韃靼人（註五），但是出你意料之外的發現我不過一個世俗的人，從來沒有敬事的態度，嘲笑一切世事——是不是這樣？』

隨後，他好像對自己說話一樣，輕輕的吟詠着：

『世界好比一束枯草，

人類就是拖草的驢。』

*

*

*

*

特累勞尼和雪萊，瑪利，一塊兒回去。『拜倫這人，是如何的和我所預料的大不相同呀！』他說。『你沒有半點神祕的神氣。反之，他談吐太是隨便，說些他最好是不說的話。他似乎和女子一樣的嫉妬與衝動，而危險性也許還要勝過女子。』

『瑪利呵』，雪萊說，『特累勞尼已經看透了拜倫。我們真笨啦——多久也沒看清楚。』
『那原因是，』瑪利說，『特累勞尼是活在活人中間，我們卻活在死人裏面。』

(註一)安福哥尼是西布斯(Thobas)國王埃提巴斯(Uethpas)誤與其母成親而生的女兒，父死後，她弟爲爭王位而殺，她因竊尸安葬，而被囚於窟中，自殺而死。——此事詳述於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利斯(Sophocles)所著安福哥尼一劇中。

(註二)據沙士比亞所著暴風雨(The Tempest)一劇中所述，密蘭(Milan)公爵被逐，偕女密爾達浮舟於海，至一荒島。公爵善妖術，將其巫婆所囚數妖放出，以供使喚。艾利厄爾即妖中的最伶俐者。父女留此已十二年，一日有船過其地，公爵用妖術使船沈於海，而救出所有乘客。那不勒斯王的兒子斐迪南即乘客之一，艾利厄爾以歌聲誘至公爵住所，遇密爾達，彼此一見傾心。

(註三)攝政時期即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二〇年間，威爾斯(Wales)親王佐治(George)因英王佐治三世(George III)患精神病而作攝政王的時期。

(註四)泰蒙是希臘懷疑派哲學家，大概紀元前二百多年時的人。老年居於雅典，死時年近九十。天賦甚厚，心胸潑灑有力，最善觀察世人的愚蒙，因而不相信一切世人和真理，是故於哲學上他是懷疑主義者，於世事他是一個諷刺家。

(註五)帖木兒(一三三六——一四〇五)爲蒙古酋長之子，於一三六九年登位，作薩馬康德(Samarkand)王。他在位時，武功最盛，征服地方甚廣。他駿一足，故又名駿子帖木兒(Tamerlane，即Lame Timur之意)。

第三十三章 幾個門徒

那位水手到彼薩來，原是爲的欽佩這兩個偉大人物，卻反而發現他們欽佩他自己了。特累勞尼不在面前的時候，拜倫也確實說過：『如果我們能使他改過自新，使他不說謊，我們便可以把他變成一個上流人物。』但是當他在面前的時候，拜倫總是以最大的敬意對待他。和一切藝術家一樣，拜倫與雪萊寫作也原是爲的安慰自己，不是爲的生活；一個富於行動的人，在這兩個過夢幻生活的人看起來，實在是一個奇異的，可羨的非凡人物。

關於那些航海用語，雪萊每是領教於特累勞尼，並且和他在阿諾河的沙岸上畫船的龍骨，帆，以及航海圖。『我弄錯了我的職業了，』他說，『我本該作一個水手的啦。』

特累勞尼對他說，『不抽煙，不咒罵人，是不够資格作水手的。』

那是幻想的海賊的拜倫，本是願意從一個真的海賊那裏學習那些賊邦裏的方法和習慣的，他在特累勞尼的面前盡量的說些憤世嫉俗的，以及浮誇的話。特累勞尼很敏捷的感到自己對拜倫頗有些勢力，他就試要運用這種勢力，給雪萊幫些忙。

有一天，他們騎着馬同行，他說：『你知道，你完全可以給雪萊幫些忙的，也用不着大費事，只要在你下次出版的著作中，像你從前對那些遠不及雪萊的作家一樣，爲他說一句兩句友

誼的話，就成了。」

「那一門行業，都有那一門行業的祕訣，」拜倫回答。「如是一個著名的作家，我們給他大吹其牛，他就會給我們代價，連本帶利，一個不差。但是，雪萊！那是撈不回本錢的投資。……誰肯讀「蛇」(註)呢？……而且，只要他肯脫脫那令讀者莫明其妙的形而上學的外皮，他是用不着別人標榜的。」

「但是，爲什麼你那些倫敦的朋友那麼傲慢的對待他呢？他們在你那裏遇見他，簡直不理他。可是他的出身並不壞，教育也很好，都和他們一樣。他們怕的是什麼呢？」

拜倫微笑着，靠近特累勞尼的耳朵，輕輕的說：

「雪萊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啦。」

「他們是嗎？」

「問他們吧。」

「只要是我在你的飯桌前遇到的，那怕是一個魔鬼，我也得用對你的朋友的态度待他才是呢，」特累勞尼說。

那位遊客用銳利的眼光看着他，想要明白這話裏有什麼雙關的意思沒有，隨即將馬靠近些，巧妙的假裝作敬畏的音聲，低低的說：

「這個魔鬼可是一個高貴的人物呀。」

和威廉斯夫婦在一塊時，特累勞尼更是直言不諱的。他們三個只是悲劇舞台上的歌舞隊，他們既知道自己不是主要的腳色，於是以品評那些主角的作工爲樂。

特累勞尼說：『竟不免令人想到，拜倫是嫉妬雪萊的。麥累（Murray）每次新出版柴爾德·哈羅得遊記的一篇時，就得叫警察保護舖子，而可憐的雪萊呢，卻還得不到十個讀者。拜倫是貴族出身，有財富，人兒漂亮，有榮譽，有愛人……』

『不錯的，』威廉斯插入說道，『但是，拜倫是自己情慾的奴隸，凡是果斷勇爲的女子都可驅使他。雪萊呢，坐在他那胡桃桃殼的船裏，浮在阿諾河的中流，待在那裏，不肯走開。他的思想很有根據，他是堅信了一種主義的。拜倫信仰一種主義，簡直不能連續兩個鐘頭。他自己很知道這點，也爲這點恨自己。他提及雪萊的不幸，每是用得意洋洋的語調，就在這種語調裏，你就可以看出來了。』

『拜倫呢，』蔗恩說，『是一個因驕養而變壞了的孩子，但是對於世人的瞭解，不僅他，雪萊也沒有。雪萊愛世人未免過分，拜倫未免不足。』

『雪萊最糟糕的是，』特累勞尼說，『他毫無半點保護自己生命的本能。……那一天，我在阿諾河裏泗水，他很以爲自己不能泗水爲遺憾。於是，我說，「試一試吧，把你的身子仰臥着，你就會了游泳的第一步了。」』

*

*

*

*

「他脫了衣服，毫不躊躇的跳下去。他一直沈到河底，就像一條海鱧躺在那裏，沒有要救一救自己的絲毫動作。不是我立刻把他拖出來，他早已淹死了。」

蕉恩嘆息，她知道自殺的觀念是如何縈繞雪萊的心懷。他常常說，他所愛的人，差不多每一個都是像這樣子死了的。

「可是，他沒露出悲哀的樣子嗎？」

「沒有，因為他是生活在他的夢幻中的。但是，在實際生活裏，難道你不以為他因自己想的不能傳佈，著作的不能銷行，家庭生活的欠愉快，而感痛苦嗎？他一定常常覺得，死就是從惡夢中清醒。」

「我相信將來的人生，」特累勞尼說，「叫他作無神論者的那些人，真是不瞭解他。他常告訴我，他以爲法國十八世紀的哲學是錯誤的，有害的。柏拉圖和丹丁給他戰勝了狄德羅（Diderot）。然而他並不後悔他對國教的那種態度。……我問他，「你爲何把自己叫作無神論者呢？這使你斷絕了人世的許多機會。」他說，「那是用以侮辱我的一個名字，爲的不許我討論，也就是用以嚇那些蠢人的魔鬼畫。我用這個名字，是爲的表示我對於迷信的憎惡。我拾起這個名字，就如同武士拾起一隻鐵手套（表示接受決鬪——譯者），表示對於非正義的挑戰。基督教的各種妄念傷害天才和創作力，使思想受限制。」

那歌舞隊如此衆口同心的談論着，至於他們對於雪萊的崇拜是以他的許多不幸爲食物而滋

長的，這一層他們或者未曾想到吧。我們比較的願意愛我們所憐憫的人，那種僅使我們不得不欽佩的人，反倒不很喜歡。在他人不應當失敗而竟失敗的景況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辯解自己所以不幸的，聊以自慰的理由。崇拜與憐憫的滲和，最能產生愛情。威廉斯夫婦與特累勞尼對可憐的雪萊所有的那種友愛，如果要拿來向聲名赫赫的拜倫表示，就不免令他們感到許多屈辱的心理。

當這些門徒用這種方式談論着的時候，那大師卻正在彼薩城外的松樹林子裏從事寫作。那裏，海風曾經吹倒一株松樹，那時正倒懸在水光閃灼的深池上。那詩人坐在那樹的旁邊，避着風，幾乎令人看不見，像一種什麼野物。走到他這隱避地方的道路上，有許多散開的紙張，上面滿是字跡潦草而殘缺不全的詩句。

在他這種白晝的夢景中，他忘懷於一切，甚至忘了中飯的時間，於是瑪利和特累勞尼就去找他。特累勞尼任命自己給那被棄的夫人作一位隨從騎士，現出他那海盜的風度，向她表示懇懃；她呢，用忠厚的女性的內心，對這感到很濃厚的趣味。

鬆軟的沙地，酷熱的日光，使她走不到一會兒就憊乏了。在那松樹的涼爽的籠罩下，她坐下了，於是特累勞尼單獨的繼續作尋找詩人的工作。好容易找到他了，可是他正在深深的沈於內心的幻想中；爲的怕他受驚，特累勞尼只得先用松葉發響，令他注意。他拾起一本挨斯基拉（Aeschylus）的作品，一本莎士比亞的戲劇，隨後又拾起一張字跡潦草的詩稿：「抱琴的薩

恩(To Jane with a guitar)。」可是他只能看清楚頭兩行。

「艾利厄爾對密朗達說：

請收留了我這善歌的僕人……」

他高聲呼喊，於是雪萊轉過頭來，微弱的回答：「喂！請進來吧！」

「難道這是你的書房？」特累勞尼問。

「是的，」他回答，「而且這些樹就是我的書籍——它們是不說謊的。人在寫作時，心力是絕不可分散的。家庭中沒有僻靜的環境，關門啦，聽到腳步聲啦，按門鈴啦，人聲啦，都在你的腦裏激起回響，驅散了你的幻象。」

「這地方呢，河水在你面前奔馳着，鳥兒歌唱着……」

「河水好似時光的流逝，自然界萬籟，莫不和諧。……只有人類這種動物，是不和諧的，令我感到煩擾。呵，真難瞭解我們為何活在這世上，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一切具有生命的東西，施以永恆的苦痛！」

特累勞尼插斷他的話，對他說他的太太在林邊候着他。他跳了起來，很快的拾起他那些各處亂擺着的書籍和紙張，有的塞入他的帽子裏，有的揣在短衣口袋裏，他嘆息着說：「可憐的瑪利！她的命運可悲。她受不了孤寂，我又偏是怕和人來往——活人配合了死人了。」

他對她說出許多道歉的話，但是她呢——或是要隱藏她的情感，或是葛德文式的根本缺少

情感——開始用一種攻擊的語調，說道：『柏西，你是怎樣的一隻野雁！假設我的心思離開了書本，也只是想到歌劇院，想到我那份從佛羅稜薩寄來的新衣，尤其是想到戴在我的頭髮上是多麼好看的長春藤冠，我何曾想到你，你這笨貨！我剛才從家裏出來的時候，我的緞子拖鞋還沒有送到。這些纔是很嚴重的事件啦。……』

但是，在瑪利這種諧謔裏，常是隱含着虛假的語調。

(註一) 她當然是指雪萊，或是說他的著作有危險性的意思。

第三十四章 撒母耳記下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節

拜倫原是答應雪萊將阿列拉帶往彼薩的，可是沒有帶去。克列爾特意從佛羅稜薩來，住在城的附近候着，希望見一見孩子，後來聽說把她留在巴納卡發羅（Bagna-Cavallo）的尼寺中，就驚怖到了極點。她那些意大利朋友對她描述這個寺院是如何如何的不好，坐落在羅馬那（Romasna）省低濕的地方，氣候最不適宜於健康。那些尼姑——夫朗西斯（Francis）教派——是不注意衛生的，給小孩們吃得很壞，也絕不給她們生點火。克列爾見了火沒有不想到她那可憐的小寶貝的，這孩子從來不曾見到或覺到一點兒令人高興的火焰。

由於爲母的苦痛，這位勇敢的少婦表示拋棄再見孩子的權利，這真是至高尚的行爲。她寫信給拜倫，說：『只要他答應把阿列拉送進一個良好的英國學校，她情願這一生不見孩子也可以。她寫道：『我內心有一種不可解的感覺，時刻出現，我再也壓抑不住了，就是我覺得我將永久不能見她了。』

拜倫沒有回信。克列爾的朋友間有過一番討論，擬用一種策略救出阿列拉，但是雪萊勸她暫且忍耐着。她說拜倫殘酷，他也以爲然，只是他不贊成輕率的暴行。……『拜倫爵士性格很頑強，你是奈何不了他的。記住吧，克列爾，那時在密蘭，你不聽我誠懇的勸告，用我所從來

不該受的輕視非難我，那麼，現在後悔何益！這是我的神諭集的第二冊，如果你還要候着買第三冊，那麼，你付的代價還要更大了。」

他去訪拜倫，爲克列爾的動機辯護，但是拜倫一聽到她的名字，就表示不耐煩的聳動他的肩膀。「哼，女人不哭哭鬧鬧，是過不了日子的！」雪萊告訴他，克列爾聽人說那寺院很不適合。「這事我怎麼知道呢？」他說，「我從來沒有去過。」隨後，把克列爾的苦痛和憂慮詳細的告訴他，他的臉上卻閃過一種表示惡意的滿足的微笑。

後來，雪萊在蒙特卡協夫人 (Lady Mountcashell) 的家裏說道：「我那時很想一拳把他打倒，好容易纔克制住。我忿怒萬分，但是我錯了。他的不能不是那個樣子，就如同那扇門的不能不是一扇門。」

但是，那年老的泰格先生 (Mr. Tighe) 對他說：「你這種宿命論是大錯特錯的。如果我用馬鞭打那扇門，那扇門固然還是不變，但是把拜倫飽飽的鞭打一頓，我以為他就會變得和他現在不人道一般程度的人道了。只因爲他的朋友一味的屈從他，纔使他成爲現在這個樣兒的驕橫霸道。」

克列爾聽到雪萊交涉失敗了，如此的失望，以至瑪利和雪萊不敢讓她回佛羅稜薩，孤孤獨獨的住在那些陌生人當中。他們將與威廉斯夫婦去海濱過夏天，邀她同去。

雪萊對於這個計劃，有熱烈的期望。威廉斯夫婦與他一塊兒和特累勞尼商量造一隻小船，

特累勞尼已經託他的朋友羅柏茲大佐 (Captain Roberts) 給他們定做了一隻船。他們已經將那船定名為『唐裘安』，以紀念拜倫。拜倫也託羅柏茲定做一隻小帆船，甲板上棚蓋，命名『菩利發 (Bolivar)』。

雪萊和威廉斯看出他們自己是地中海的主人翁了。他們的夫人不像他們自己那樣熱心。當那兩位青年在沙灘上畫那海灣的航行圖的時候，瑪利和蔗恩卻在並肩走着，談着哲理，並在路邊採紫羅蘭花。

『我恨這隻小船！』瑪利說。

『我也一樣，』蔗恩表示同意的說。『可是說甚麼話，也只是白說，毫無益處，單是破壞了他們的娛樂罷了。』

爲要實行他們的計劃，必須在海濱租兩所房子。他們想到斯塔西河海灣 (Bay of Spezia)。可是雪萊和威廉斯沿着那裏的海岸找房子，毫無結果。拜倫也想參加，他非租一座華邸不可，但是後來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因爲連兩個漁家的房子都找不着，威廉斯和他的夫人決定作最後一次的查訪；他們邀了克列爾同去，爲的排遣她的煩愁。

他們離開彼薩幾個鐘頭，拜倫就寄來一封信給雪萊，說他接到關於阿列拉的不好的消息。在羅馬那發生一種熱症傳染病。那些尼姑並未採用任何預防的方法。那孩子早就已經微弱而體乏了，於是受了那熱症的傳染。她死了。他繼續寫道：『我不知道在我的行爲中有何可非

難的事，我對於死者的情緒和心意，當然也無可譴責的地方。但是，在這時候，我們很容易這樣想：這樣或那樣辦一辦，這類事情原是可以避免的吧——然而每日每時都指示我們，這類事情是最自然的，最不可避免的。我想，時光老人將繼續的作他常作的工作——而死神是已經辦完了他的事了。」

雪萊夫婦去會他。他較前蒼白，卻仍是如前鎮靜。

兩天以後，威廉斯夫婦和克列爾纔由遠征歸來。雪萊決定，當他們還住在彼薩的時候，不把這事告訴克列爾，因為既是住在拜倫的附近，如果她知道了自己的這件不幸的事，怕她作出甚麼激烈的行爲。

威廉斯並未找到他所尋求的兩所房子。整個海岸，只有一所房子出租，在勒利奇 (Lerici) 房名卡利馬格利 (Casa Magni——意即大廈——譯者)，建築寬大，沒有家具，久無人住，有一帶游廊對着海，也幾乎是在海的上頭。

雪萊極希望能使克列爾離開彼薩，於是決定租了卡利馬格利。他們兩家不得不同居。不方便嗎？那不要緊的。無家具，怎樣呢？可以從彼薩搬些去。雪萊真決定作一件事的時候，是沒有甚麼可以阻撓他的。他說：「我一往直前，到我被阻住為止。可是從來沒有甚麼阻住過我。」

海關人員，船夫，釀成許多的困難。雪萊單用那不顧外界的意志的暴力，便掃除了一切困

難。因此，幾天之後，在那海濱，他們兩家卽已安置就緒了

*

*

*

*

卡利馬格利原是耶穌會的修道院。那是一所白色的房子，差不多是位於海中，後面靠着樹林。有一個陽臺，以弧形拱廊支住，懸在那極美的斯塔西阿海灣的上面，樓下的房子，沒有鋪砌，不能住，海有風浪時，水可以流進來。這只能用來放船具和釣魚的物件。這上面，只有一層樓，隔成一間大廳或是客廳，以及由這廳開門進去的四間小臥房；雪萊和瑪利佔兩間，威廉斯夫婦一間，克列爾一間。各種設備都不够，頭天晚上是令人不快的。在樓下，那波浪拍在石頭上，拍個不休，令人悽然。威廉斯夫婦和雪萊夫婦心中只是想着克列爾；她呢，既不知道那可怖的事件，只想着這房子顯然是太窄狹，有她在這裏，他們感到不便吧。她這樣說了，而且自己提出要回佛羅稜薩去。大家叫喊着反對這件事。蘇恩在瑪利耳邊說了幾句話，於是她們兩個都走出到威廉斯夫婦的房裏去了。雪萊也跟了進去。過一會兒，克列爾也對着那房子走去；她發覺他們在熱烈的說着話，可是一見她，就停止了。隨後，還不到說一句話的工夫，她就說道：

『阿列拉死了嗎？』

次日，她寫了一封極可怕的信給拜倫，他把這信交回雪萊，抱怨克列爾對他過於苛酷，並求雪萊通知她：關於他們這孩子的安葬，她願如何安排，他都可依從。

她用憂鬱的諷刺回信說，以後如何，一概隨他辦理，她所求者僅是阿列拉的肖像一張，和少許頭髮。拜倫竟變得出人意外的溫順了，簡直是立刻送來了一張很美的小型肖像，一鬚黑髮。克列爾告辭了住在卡利馬格利的朋友們，回到佛羅稜薩去，住在那些陌生人當中，因為他們既不知道她的悲哀，也就不會有什麼舉動提醒她的悲哀了。

拜倫決定把他的女兒葬在英國，哈羅教區（Harrow-on-the-Hill）的教堂內，因為他在那地方上過學的，在墳上的牆內，要嵌置一塊大理石的碑，上書如下的字句：

立此以資紀念

阿列拉，佐治·戈登·拜倫爵士之女，

一八二二年念日死於巴納卡發羅，

年五歲又六月。

我必往她那裏去，

她却不能回我這裏來。

——撒母耳記下，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節。（註一）

但是，哈羅的教區長以及教堂中各司事，都以為容許一個私生子埋在教堂內，是傷風敗俗的，墓誌上寫明這父親的姓名，尤其是如此。因此，阿列拉葬於教堂的外邊，而且不刻碑文，當然是如此辦理最得體吧。

阿剌拉在生時，拜倫爵士的大駕從未光臨巴納卡發羅的寺院，現在孩子死了，他內心的懊悔使那寺院有了浪漫和傷感的興味，於是不久之後，他到那裏去了一趟。那寺院給他啓發了一種關於死以及關於他自己的巧妙的感想：『我必往她那裏去，她卻不能回我這裏來。』

撒母耳記下所云（註二）是十分對的。

（註一）撒母耳記，是聖經舊約中的一部，分記上與記下兩篇。記下曾說及大衛兒子的死，死前他禁食哭泣，死後，正哭進食，臣僕問其故，他說：『兒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豈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裏去，他卻不能

回我這裏來。』（記下，第十二章，第十三節）

（註二）撒母耳記下所云，按即指大衛之言。

第三十五章 避難所

卡利馬格利迷住了雪萊。他喜歡那地方的荒蕪僻靜，屋後的林子，樹木蔥蘢的岩石的海灣，以及那些簡樸的漁家村落。

但是瑪利覺得情況不佳，心中不快。她又懷孕了，胸懷煩悶，也容易發脾氣，她很願意住在城裏，易得良好的醫生。她認為那些農夫粗魯而可恨，他們那種熱那亞(Genoa)的雜亂的土話令她討厭的程度，就如同她喜歡塔斯卡尼(Tuscany)的方言一樣。在彼薩時，她對於蔗恩的相伴，每是深為感激，現在見她在面前，卻開始感到煩惱了。而且共同管理家務，也是對於女子一個嚴格的試練。爲着僕人，或是油煎鍋子，鬧些毫無意義的口角。又怪雪萊說蔗恩完美說得太熱心了，爲她寫子夜歌寫得太高尙了。

對於瑪利這一切怨言怨語，他還是答以平日的溫柔。他用極大的熱情，擁抱她，安慰她。『可憐的瑪利，』他論及她時這樣說道，『這真是那種坦塔拉斯(Tantalus)(註一)式的不幸：生來即有許多這麼美好的品性，而將這些品性應用在家庭生活上所必須的那種同情心，偏又激發不起來。』

他知道，他不能改變她，而且她脾氣不好，大部分的原因，是她身體欠佳，所以他只好用

忍耐的溫情忍受她的脾氣。她所時常譴責她的是，別人認為有價值的事物，他卻完全置之不理。她仍是如前的崇拜他，也只有在他的身上，她纔能找到倚靠的力量。但是，他爲什麼不能運用這種力量，爲他自己謀利益呢？他似乎根本不想到自己的利益。在他自己的眼光中，他的人格，對於一般人們，和別人的格不一樣，別人的格有固定的界線限制得很嚴密；他的卻不然，他把自己的人格從內心傾出，煥然如光彩的流蘇，融化於諸友的人格中，甚至融化在那些完全不相識者的人格中。至於那些人類社會的風俗與瑣事，他還是不理不睬。

他每月到雷格洪(Leghorn)城去提取存款。他帶回一袋斯枯多(意銀幣名——譯者)，他把錢倒在地板上。於是用火鏟將錢聚成一堆，用脚在上面踩一踩，使堆變平，成爲餅狀。他每是用火鏟把那餅截成兩塊。一塊給瑪利，作房租與家庭用費。另一塊又截爲兩部，一部給瑪利做零用錢，另一部是給柏西自己留着。但是，瑪利知道，所謂「給柏西自己留着」是何意思：那就是給葛德文——雖然屢次發誓不給——，給克列爾，給罕特夫婦的錢了。……

有一天，他們期待羅柏茲大佐從熱那亞到這裏來吃午飯。他們知道自己那種隱士派的生活不適合普通的人們，那別墅中起了不少的騷亂，可是這種煩勞和騷動倒使那三個女子高興，女人習性原是如此。客人來了，他很是急着要見一見那位脍炙人口的詩人，但是雪萊卻不見了。他們坐下來吃飯，他卻不在。那三個女子中有一個突然的大喊大叫：「我的天呀！」於是，瑪利轉過身去，看見雪萊全身一絲不掛，正在房裏走過，在女僕的後面躲躲閃閃的。



第十圖

那三個女子中有一個突然大喊大叫：「我的天呀！」

「柏西，你怎麼這麼大膽子！」她大聲說。這話也嫌說得欠慎重，於是雪萊覺得自己被人誤會了，離開了他那躲避的地方，要走到桌子跟前來解釋。那幾位女子用手蓋住了臉兒。可是，他那樣兒令人看着怪不錯的，頭髮裏充滿了海藻，細長的身子濕濕的，發出海鹽的氣味。但是，那威廉·葛德文的女兒，對這違反習俗的事情，卻大為驚怖。

*

*

*

*

雪萊和威廉斯期待他們的船，像小學生一般的着急，每見從雷格洪那個方向來了一片未曾見過的帆，在勒利奇海角繞着灣兒，他們就要立刻走下，到那海邊去。

自阿列拉死了之後，雪萊曾去信羅柏茲，囑他將船名由『唐裘安』改爲『艾利厄爾』。現在，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是令他想起拜倫的，都使他憎惡。因此，他那小遊舫到了，在主帆的正中，用很大的字寫着『唐裘安』，他看見了，驚訝而且忿怒。拜倫聽說要改船名，便不管雪萊的囑咐，強迫着羅柏茲，非把那魔鬼的符號畫在柏拉圖主義者的船上不可。雪萊和威廉斯帶了熱水，肥皂，刷子，動手要把他們那可憐的小船所受的污名，刷洗乾淨。他們沒有作到。他們試用松油精，也同樣失敗。於是，他們徵求專家的意見，都說把那帆割出一小塊，補上一塊新的；不如此辦，是無濟於事的。雪萊把這手術馬上施行了。

從熱那亞來的那位大佐曾經用那小船航至勒利奇，他說那船走得不錯，只是不穩定，不易駕馭。威廉斯離開英國之前，某個海軍軍官給他畫了一個圖樣，雪萊和威廉斯非使那船按照圖

樣作不可，可是他們熱心有餘而卻駕駛技術不足。那圖樣上的可愛的流線，使他們極喜歡。但是，那船按照計劃作成之後，須要兩噸重的鐵質壓艙物，使船平穩，而且有一點兒微風，也還是擺動不定。

『艾利厄爾』的這兩位主人決定自己去駕船，用一位少年水手名查爾茲·維維安(Charles Vivian)的做幫手。對於船上的一切事務，雪萊簡直笨得好似一個女人，可是事事極其用心。他把自己纏住在船索中，一面掌舵，一面讀索福克利斯(Sophocles)的作品，好幾次幾乎掉下船去了。但是，在他一生中，從來沒有如此的快樂。特累勞尼見了他這種划船的本事，拿住威廉斯的臂膀，勸他添一個慣於航行海岸一帶的熱那亞人作水手。威廉斯心裏不服……像他們這樣三個合適的水手……而且難道不是有他作船長嗎？又難道他沒有雪萊嗎？

『雪萊！他於你一點用處也沒有，除非你把他那些垂在眼上一束一束的頭髮剪掉，把他那本希臘詩劇丟下水去，把他兩隻臂膀深深的插進黑油桶裏，不作到這一步，他是於你一點用處也沒有。』

『艾利厄爾』吃水太深，在卡利馬格利前面靠不了岸，於是威廉斯用了一個木匠做幫手，造成一隻籃狀的小舟，用塗黑油的帆布蓋住。那不過是件不結實的玩具，只要輕輕的碰一碰，便要翻倒的。那位詩人卻很喜歡它，雖然常常翻倒，使他跌在水裏好幾次。

某個傍晚時分，他把那小舟從屋裏拖出，見了蔗恩帶着她的兩個小孩在沙灘上。他請她把

孩子帶來坐一會兒船。『好好的裝載，』他說，『在我這遊舫裏，我們都坐得下的。』她和孩子們蹲在那不結實的小舟的底上，船邊沈下，離水不到六吋；只要一點兒風，或是他們無論那個極輕微的動一動，那小舟就一定傾覆的，充滿了水，而在他們底下滑開了。

蕉恩知道柏西只想在岸旁水上浮游，但是他覺得在一位可愛的女子面前表示自己是如何的善於用槳開船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於是彎下腰去搖槳，他們立刻離開了岸，划到那海灣的藍色水面去了。隨後，把槳拍收在船內，他即沈於深遠的幻想中。最大的恐怖擒住了蕉恩。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們，一哩之內也沒有小船，海岸很快的離遠了，水是深而又深了，而那位詩人卻在夢幻着。她說過幾句話，可是得不着什麼反應。

他突然擡起頭來，好像是因爲一種燦爛的思想，他滿臉都是光彩，他高興的大聲說道：『現在，讓我們一塊兒解決了那偉大的神祕吧！』

如果蕉恩發出驚呼吧，她的孩子們都完了。雪萊也許突然的動一動，那小舟就會翻了，海水就會像包屍布一般的包住了他們……她鎮壓住自己的恐怖，迅速的答道，『不，謝謝你，現在還不呵，我願意先且吃一頓飯，孩子們也一樣……並且，瞧呀，愛德華在岸上來了，還有特累勞尼……我們在這時刻了出來，他們要大感驚訝的，愛德華還說過這小船不安全呢。』

『安全！』那詩人大聲說，『我坐了它到雷格洪去，到那裏去都成。』

蕉恩覺得，那在水上時時刻刻追隨着這位詩人的死神，現在展開了翅膀飛走了。

『那印度曲的歌辭，你還沒有寫好呢，』她漫不經心的說。

『我已經寫好了，』他回答，『不過你得把那歌曲再彈給我聽聽，我還要那歌辭改好點。』

同時，他已經用槳把那小舟划進淺水的地方。蔗恩瞧見水裏有了沙底，立刻抱起她的孩子，爬出船去，如此的匆忙，把那小舟弄翻了，詩人也跟着船滾了下去，跌在船的底下。他背上駝着船的了立了起來，就好像老舊的空殼裏的一隻寄居蟹。

『蔗恩，你瘋了嗎？』她丈夫大聲的說，見她如此粗笨的從船裏出來，甚感驚訝。『你只要再等一會兒，我們就要把船拖上來了。』

『用不着，謝謝你。呀，我這纔是避開了最可怖的命運了！那個可怕的棺材，我再也不插足了。』解決那偉大的神祕！……哼，他纔是神祕之中最大的神祕哪！誰能預言，他會幹出什麼來呢？……他是正在尋求我們大家要逃避的東西——死啊。我希望我們搬開些。我會無時無刻不在恐怖中的。』

但是，那詩人的童稚的面貌，仍然帶着平素那種天真的，光彩的表情。在這個美好的夏季，似乎無論甚麼都不能破壞他的愉快。晚上，他喜歡在月光之下，坐了『艾利厄爾』，去划一會兒船。瑪利坐在他的腳邊，頭倚在他的膝上，她回憶十年以前，航過英國海峽，刮着暴風，她也是這麼坐着。十年了……在這十年之中，發生過多少事變。他們那時都沒有想到，人

生竟有如此的詭譎，殘酷，和陰險！

蘇恩坐在船尾，唱着那印度的子夜歌，配着六弦琴。那時，雪萊呢，仰視着六月裏深藍的天空，月兒不絕的發出光輝，很是美麗，使那重巒高峯的雲霓，瀰漫着炫目的燦爛。他的內心空虛無所思；他的知覺因美妙的歡快而消失；他的靈魂捲在以露珠的光華所織成的網中，好似飄浮着，在那愛情的，芬芳的，極富諧音的微波上。他重又行於華麗的幻境中，水品的宮殿內，和虹色的雲霧裏，在過去一個很長的時期中他原以為這些東西就是唯一的現實。他現在卻知道了此外還有一個世界——一個殘酷而不可變的世界。但是，在那高峻的區域裏，有似流水波動着的甜美的歌聲，有各種光明的天體作人目所不見的運行，因而充滿着生氣；在那區域裏，女人的嫉妬，金錢的煩惱，政治的紛爭，都現得渺小到了極點，一點兒也不能損及他那種天然的，甜美的，妙不可語人的歡欣。他摹仿浮士德對那轉瞬即逝的片刻說道：『*Werwelle doch! Du bist so Schön (得利那在，甘且美矣！)*』，這時候，他簡直唯願在那狂歡中昏厥而死。

(註一)據希臘神話，坦塔拉斯是主神朱斯(Janus)之子，曾為國王，因得罪諸神，罰降地獄，使立於湖中。水深至下頷，但口渴欲飲時，水即下退；頭上有樹枝，果實纍纍，但腹飢欲食時，果實即上升。有如此美好的充飢止渴的東西，只是無能享用。書中引此以喻瑪利美好的品性雖多，但是無濟於實用。

第三十六章 艾利厄爾得到解脫了

罕特在英國受債主和政治上的仇敵所逼迫，生活很是痛苦，雪萊早就想把他這朋友罕特一家人接到意大利來。他自願供給他們的旅費，但是他當然無力養活他們夫婦和他們的七個小孩。關於這事，他和拜倫再三的商量，結果他得到拜倫的允許和罕特在意大利出版一種自由主義的報紙，享有拜倫一切著作的發表權，有了這個權利，既足以擔保報紙的成功，又可以使罕特得到良好的立足地。就拜倫這方面說，和罕特共作這事，不但無益，且大有損失，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慷慨之事。而且，更有甚於此者，他還願意讓罕特一家人住在蘭夫郎琪華邸的樓下，雪萊這方面卻願意擔任買辦家具的事。一切都如此這般的決定了，那罕特全家纔開始動身。

經過許多極大的困難，又再三的拖延，他們好不容易纔於一八二二年六月底到了雷格洪城。特累勞尼坐了『普利發爾』在海港迎接。雪萊和威廉斯坐了『艾利厄爾』趕到，飛快的駛進港口，很是好看。雪萊見了罕特，快樂到了極點，帶了他和他一家人向彼薩城出發。威廉斯留在雷格洪，候他朋友轉來，然後一塊兒坐船回家去。

不幸得很，罕特和拜倫的直接接觸，十分的令人不滿意。拜倫雖以罕特的政治見解過趨極端，可是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作家，一個善良的為父為夫者，一個行為端莊的人，因而對他

有一種保護的情感。可是令人難堪的是罕特的夫人，他認為她是一個不整潔的，可憎的女人，很惡毒，也同樣的鹵莽無禮。馬利安·罕特是那種從來沒有一時片刻忘了不平等的平等主義者。爲的要表示拜倫的財富和地位在她心裏並未發生如何影響，她待他非常的傲慢——簡直連一個通掃煙突的人也受不了的傲慢。她對於那心懷仁慈的，令人可愛的歸綽利伯爵夫人，卻又裝模作樣，擺出一幅受了欺侮的英國管家婆的模樣。

拜倫保持客氣的態度，可是像冰一般的冷酷。纔過了二十四小時，他已經不能再忍耐了。七個不守秩序的孩子，在那華邸，上樓下樓，亂跳亂蹦，一切東西都給他們弄毀了。『簡直是一窠非洲的野蠻人，污穢的程度，爲害的本領，卻還要勝過那些雅胡（Yahos）（註一）。』他憎惡這一羣人類的畜生，用一隻猛狗把守樓梯，他拍着狗的頭，吩咐道：『不要讓那些小呆子走過我們的道路！』

他已經討厭那辦報的事了。

雪萊本該當天就離開的，可是事情沒有解決，他不能棄罕特而去。他勸誘拜倫，開導馬利安，安慰可憐的罕特，因而他一天一天的耽擱，要把一切辦妥纔能離開。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常能戰勝拜倫那種倨傲的倦怠。

他得到拜倫的允許，新報紙的第一期獲得拜倫新近寫完的裁判的幻象（The Vision of Judgment）的發表權。這樣，罕特就算得到最優等的發落了。

威廉斯在雷格洪等候着，已是不能忍耐，氣忿忿的了。他抱怨的說，他過去從來沒有和他的夫人離開這麼些日子。雪萊一個信又一個信的寫給他，解釋所以就擱的原因。

那七月裏的熱度，令人呼吸也感困難；『*le soleil d'Italie au five imprifoyable*（意大利的日光，雖是明媚，卻是殘酷難當）』農夫從十點到五點都停止田野的工作。雨水缺少，一隊又一隊的牧師，拿着奇怪的雕像，各處遊行，祈求天雨。

初八的早上，特累勞尼和雪萊從彼薩來到了。他們去雪萊存款的銀行，又去買辦一些在卡利馬格利住家要用的東西，然後這兩個朋友和威廉斯向海港走下去。特累勞尼要坐『善利發爾』陪着『艾利厄爾』同行。天空滿佈黑雲，對着勒利奇那個方向刮着一點小風。羅柏茲大佐預告，將有大風。威廉斯急着要走，他說七個鐘頭以內，他們就到家了。

雪萊，威廉斯，和查爾茲·維維安，坐上『艾利厄爾』，那恰是正午時分。特累勞尼坐上『善利發爾』，也正準備動身。巡邏船開來了，要檢查他們的航行證書：『這就是名叫「唐裘安」的小帆船嗎？船長是柏西·雪萊嗎？妥了。』

特累勞尼沒有帶出港執照，想要無理的混過。那衛生局的官長以十四天的檢疫扣留恐嚇他。他提議立刻去取出港執照，可是焦急發怒的威廉斯，再聽半句話也不願意。再無片刻可就誤了。時已兩點，風又太小，要想天不黑到家，已是很難了。

在兩點與三點之間，『艾利厄爾』划出海港，和別的兩個小帆船差不多是同時起航。特累

勞尼鬱鬱不樂，只得再泊住船，收下船帆，用船上的望遠鏡看着他朋友們的前進。他那個熱那亞的助手對他說：「他們應當是今天清晨三四點鐘動身，不該是下午三點鐘的。那船的航路離岸太近，潮流會把它陷在那裏的。」

特累勞尼答道：「它馬上可以得到岸上的微風。」

「也許它會得到的風，嫌太多吧，」那助手說。「船上既無甲板，又無水手，撐開那個斜桁頂帆，真是蠢啦。……你看那些黑色的條紋，和那些污黑的破塊，連在那些條紋上面，高插天空，你看那水面的煙霧呵！魔鬼正在製造禍害了。」

羅柏茲大佐站在那防浪石堤的盡頭，也在遠眺着那隻小船。當他看不見的時候，他就求人許他走上燈塔，在那裏他又看見它，大約在海中十里的地方。顯然是起了暴風，來自海灣那個方向，他還看見「艾利厄爾」收下了它的頂帆。隨後，那暴風的煙霧，就把它完全的遮住了。

在港內，悶熱逼人。空氣沉重，非常的寂靜，令人的知覺癱瘓。特累勞尼走入他船的艙中，不管自己如何掙扎，也終於睡着了。上面發出什麼響聲，把他驚醒了，有人在拖錨鏈，要再放下一個鐵錨。在那些船上，有一陣普遍的騷動，放下帆桁和桅桿啦，鬆出錨鏈啦，投下鐵錨啦。天色甚黑。海水好像一塊鉛一般的凝固而平滑，水面上有一層似油的浮膜；一陣一陣的風掃過水面，卻吹不起一點波紋；大的雨滴落下，又反跳上來，好像水面是穿不過的。漁舟上插着無帆的桅桿，成羣的飄過，和港裏的船隻亂衝亂碰。但是，人們喧嘩騷擾的聲音，和他們

的尖脆的笛鳴聲，突然的靜止了，因為正在他們的頭上，發出一陣大雷暴風的轟然響聲。

二十分鐘之後，天邊黑雲已經散開了，特累勞尼和羅柏茲焦慮的向海中張望，希望在各處散開的許多小船中，能夠看出雪萊的船來。然而瞧不見半點痕跡。

*

*

*

*

在海灣的那一邊，兩個女子在期待着消息。瑪利不安，而且鬱鬱不樂。夏天的過度的炎熱，令她害怕。小小的威廉就是在如此的夏天裏死的，她帶着恐怖凝視着懷抱中的嬰孩。他現在固然是長得非常的健康，可是她立在涼臺上，眺望着世上最可愛的風景，而心中卻充滿了悲酸。她眼中不斷的湧出眼淚，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但是，』她想到，『當他，當我的雪萊回來的時候，我就會愉快了——他將安慰我的；即或我的孩子病了，他將使他復原，他將鼓勵我。』

星期一，蔗恩接到她丈夫星期六寫的信。他說，雪萊還留在彼薩，『但是，如果他於星期一以前不來，我將乘小舟回去，至遲星期四晚上你可見到我。』這個星期一就是那個最不幸的星期一，就是暴風大雨的那一天。

但是，瑪利和蔗恩就不會想到，『艾利厄爾』竟在如此天氣裏航行。星期二，雨下了個整天，可是風平浪靜。星期三，風從雷格洪刮來，風向正好，有幾個小帆船從那裏來的。其中有一隻船的船長說，『艾利厄爾』是星期一起航的，但是蔗恩和瑪利都不信他的話。星期四又是

風順的日子，這兩個女子在涼臺上繼續的守候着。她們無時無刻不希望看見那小船的高帆，繞着海角行來。半夜時分，她們還在守候着，可是仍然瞧不見那隻小船，於是她們憂懼了——倒不是想到那真情——只以為或是病了罷，或是發生了令人不快的事件吧，把她們的丈夫耽擱在雷格洪了。再過幾個鐘頭，蘇恩已是痛苦到了極點，她決定第二天僱一隻船，親自到雷格洪去。但是，到了第二天，偏是狂風大浪，而且風向也不對。那些船夫誰也不敢出航。

中午時候，來了幾封信。其中有一封是罕特寫給雪萊的。瑪利拆開信時，渾身抖顫。罕特說，『請來信告訴我們，你到家情形如何，因為有人說你們於星期一起航之後，遇着壞的天氣，我們很擔心。』

信從她手中落下。蘇恩拾起來，讀了，說道：『那麼，一切都完了！』

『不，我親愛的蘇恩呵，還沒有完啦，可是這種懸慮纔真是難堪呢！跟我來吧——我們一定到雷格洪去。我們要快快的去知道我們自己的命運。』

從瑪利奇到雷格洪去的道路經過彼薩。她們順便到拜倫家裏打聽消息。她們敲門，有人在裏面問道，『那是誰呀？』已經是夜深的時候了，答話的是歸綽利夫人的女僕。拜倫爵士已經上了牀，但是伯爵夫人滿臉笑容的下來迎接她們。她瞧見瑪利臉上那種可怖的神色，很白，好像大理石一般，她站住了，十分驚訝。

『他在那裏？你知道一點雪萊的情形麼？』瑪利說。拜倫在他主婦後面來到，他也只知道

雪梨是前星期日離開彼薩，星期一航行，天氣很壞。

時已夜半，但是這兩個女子不肯停留，繼續向雷格洪進發，次晨兩點纔達到。她們的馬車夫找錯了旅館，她們既沒見特累勞尼，也沒見羅柏茲大佐。她們倒在牀上，衣服也不脫，等候天明。六點鐘，她們把城裏所有的旅館一個一個的探訪，到了環球旅社，羅柏茲走下來見她們，看他面上的神色就知道那種最壞的情形是確實的了。她們從他口裏知道了在那令人苦惱的一週間所發生的一切事件。

但是這不是全無希望。『艾利厄爾』也許給風吹到科爾西卡島 (*Corsica*)，或是厄爾巴島 (*Elba*)，甚或吹到更遠的地方。她們派人去沿岸各堡壘探問，一直走到尼斯城 (*Nice*)，去打聽是否有人見到或找到點什麼。她們於上午九點離開雷格洪，回卡利馬格利。特累勞尼和她們同行。在累佐街 (*Via Reppio*)，有人對他們說，海邊浮上一隻小平底船，一隻水桶，和幾個瓶子。特累勞尼走去看了，認識那確是『艾利厄爾』的小舟。但是，也許是這樣的：他們覺得天氣既壞，帶了它累贅，於是把它丟了。

蔗恩和瑪利到家時，那村莊上正在大過其節。跳舞啦，嘻笑啦，歌唱啦，使她們通宵未會合眼。

*

*

*

*

特累勞尼對那些海岸警察說，只要誰能報告一點消息，即可得到賞錢，於是五六天之後，

有人請他去累佐街 (Via Beato)，因為那裏海水浮上了一具尸體。那尸令人看着實在可怕，臉部，兩手，以及沒有衣服保護的身上各部，一概給魚吃掉了。但是，那細長的身材，短衣，一邊袋裏裝着一本索福克利斯的作品，另一邊的袋裏是基茲 (Keats) 的詩集，書反摺着，好像那讀者正在讀着，把書慌忙推開的樣子，這些東西特累勞尼太熟識了，他已毫不懷疑的知道這殘缺的尸體絕不是別人，就是雪萊了。差不多是同時候，威廉斯的尸首也找到了，相離不遠，更是殘缺；三週之後，又發現第三具尸首，那就是划船的孩子查爾茲·維維安，和另兩具尸大約相距四哩，只是一個骷髏了。

特累勞尼將尸體暫時掩埋於沙地中，以免海水衝走，於是向卡利馬格利奔馳而來。

他走到房子的門口停住了。那裏看不見什麼人……一盞燈點在那寬大的房中……也許那兩個寡婦彼此提醒了希望的新理由吧。……特累勞尼回憶起前次來訪的情形。那時，他們兩家人都在涼臺，涼臺底下的海又靜又清，繁星都倒映在水中。威廉斯大聲說道，『多好的晚上呀！』特累勞尼孤獨的坐了『普利發爾』，正在海灣裏停泊。遠遠的，他就聽到了蕭恩唱着歡快的調子，配着她的六弦琴。雪萊的尖脆的笑聲，穿過靜寂的夜晚。特累勞尼依戀的看着這一羣人，他覺得他們真是全世界上最幸福最相愛的人們。

他正在默想出神，給那奶媽卡特利拉 (Cathia) 一聲叫喊驚醒了，她在那大廳裏走過，看見他立在門口。他走上樓去，未經通知，就直入房中，瑪利和蕭恩正坐在等候。他說不出半句

話來。瑪利·雪萊的淡褐色的雙眼，釘住他的雙眼，眼光強烈得令人可怕。她大聲說道：『沒有希望了？』特曼勞尼未曾回答，就走出那房子，吩咐僕人把孩子們送到兩個可憐的母親跟前。

(註) 雁樹是斯威夫特(Swift)所著加利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中的一種動物，狀貌似人，而且具有人的惡習。

第三十七章 最後的關連

瑪利想要把雪萊安葬在羅馬公墓，他們小孩的墳旁邊，因為他覺得那裏非常的幽美；但是按照衛生法規，凡是用生石灰在沙地中埋過的屍體，就不許移葬他處。因此，特累勞尼提議，依照古代希臘人的風俗，將屍體在海岸上火葬。舉行這典禮的日子擇定了，他通知拜倫和罕特，因為他們希望到場，是日他自己坐了『普利發爾』來到。塔斯卡尼 (Tuscany) 的政府當局派去小隊兵士，帶着鶴嘴鋤和鐵鏟。

先掘的是威廉斯的屍體。他的朋友們圍繞的站在鬆軟的沙地上，沙地熱得燙腳，他們看着兵士工作，懷着好奇和恐怖的心理，等候着那屍的出現。先掘出一塊黑色綢子的手帕，於是幾塊襯衣的碎片，於是一隻長統靴，靴中還有腿骨和腳，於是一堆不成樣子的骨頭和肉。那手足，只要一碰，就脫離了軀幹。那些兵作這工作所用的，是長柄的火鉗，鉗子，木桿，鐵鉤，長釘，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工具，都像苦刑所用的那些刑具。

『那是人的身體嗎？』拜倫驚呼了。『那更像是羊的屍啦！』他深受感動，但是他認為這是心軟多感，而無大丈夫氣概，故裝出冷淡的樣子，掩蓋他的情緒。當他們舉起頭骨來的時候，他說：『停一會兒，讓我瞧瞧牙牀。我只要看着牙齒，就可以認識和我說過話的人。我常常

注視人的口，因為人的眼所要隱蔽的東西，我可以從他口中看得出來。」

他們預備了一堆火葬的燃料，特累勞尼點火，那些燃料既是枯乾而多脂，松木着起來，火燄很是狂旺，那熱度迫着那些觀衆往後退開。軀幹和頭部着得很旺，發出的火光呈銀色的波狀的，有不可形容的燦爛和純潔。熱度略微減低了，拜倫和罕特把乳香，鹽，與酒，拋在火中。

『來罷，』拜倫突然說，『讓我們試一試把我們的朋友淹死的這些海水，到底有多大力量。……當他們的船沈下去的時候，你們以為他們離岸有多麼遠？』

他那悲哀的情緒中，也許還參雜着這麼一種念頭吧：曾經洄過黑雷斯達特海峽（Hellespont）的他，在這個危險性較小的海中，他不會把自己淹死的吧。

他脫下衣服，走入水中，向外游泳。特累勞尼和罕特也跟了去。他們回過頭來看火葬堆，那已不過是沙地上一小片閃爍的火光而已。

*

*

*

*

次日，爲雪萊也舉行了同樣的典禮。他埋在那塊沙地，較近於累佐街，前面是海，後面是松林。天氣晴朗，強烈的日光照耀着，使那黃色的沙地，和紫色的海水，成爲美妙的對比。從樹梢望過去，有亞平寧山脈（Apennines）的雪峰，在空中，形成一帶似大理石的，披雲的遠景，這正是雪萊所愛的。那鄉間的孩子都來了，圍繞着，看這非常的景象，但是他們都是一聲不響。拜倫自己也是靜默着，沈思着。『哼，鐵的意志！你了不得的勇敢，而今所遺留的，

也不過如此罷了。……你和普羅密修斯一樣，公然的反抗朱彼忒，但是瞧呀……」

那些兵掘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也沒找到掩埋的地點。突然的，一鋤掘下去，隨着發出低粗的，空洞的響聲，這就是鋤着了頭骨了。拜倫隨着一抖。他回憶雷蒙湖 (Lake Lemna) 中暴風時的雪萊，雙臂交叉着，英雄的氣概，卻是無能無力，那時他就覺得：這種情形，就是雪萊生活的絲毫不差的象徵。「人們是如何殘酷的誤會了他！他所作所爲，件件都證明他是世上最善良的，最不自私的人。並且他也是任何客廳中一個完全的上流人物。」

那屍原先是用石蓋住的，幾乎是完全枯焦了。火簇中又投了一些香料，油和鹽，而且在雪萊的屍體上所傾倒的酒，比他一生所喝過的還要更多。強烈的熱度，使周圍的空氣顫抖波動。他的心特別大，燒了三個鐘頭，還沒有燒完。特累勞尼把那心從火中攪出，他的手燒傷甚重。頭部因爲受了一鋤，前額骨被挖掉了，那腦漿就好像是煮在一隻鍋裏一樣，起着泡，開了好大的工夫。

拜倫不忍凝視這種景象。和前日一樣，他脫下衣服，向「普利發爾」灑去，那船停泊在海灣中。特累勞尼收集了餘下的碎骨，屍灰，裝在他帶來的，內有黑絨襯裏的橡木匣中。」

那些鄉下孩子們全部睜大眼睛看着，彼此相告的說，這些骨頭到了英國，就會使那死了的人活過來的。

*

*

*

*

現在且說說這故事中其他的脚色情形如何吧。

提摩塞·雪萊爵爺活到九十一歲，於一八四四年逝世。他給瑪利一筆小津貼，但是她必得答應，當那老男爵在生的時候，她不出版她丈夫遺下的詩稿，也不發表任何的傳記。他死後，柏西·佛羅稜薩承繼了爵位和財產，因為赫利雅所生的查爾茲已於十一歲時死去。

共同的患難使瑪利和蘇恩這兩位寡婦相交極深。她們在意大利同居很久，後來又同居於倫敦。雪萊的朋友們對她們極誠懇，特累勞尼曾向瑪利求婚，往後不久，那位懷疑主義者的霍格也向蘇恩求婚。瑪利未允其所求，她說瑪利·雪萊是一個很漂亮的名字，她願意將來她的墓碑上寫着這個名字。蘇恩卻答應了，但是因此她必須否認曾經嫁過威廉斯，她還有個丈夫在印度的什麼地方呢。這種情形，倒也並未使霍格為難，而且因此他們可以免除任何典禮。他們從此未曾分開過，而且相處如賓，各待以禮。霍格雖是一個精細勤勉的工作者，可是在法庭裏人皆視他為庸才，他的辯護既不熱烈，又無口才。臨死的幾年，他變成一個怯懦的，幻滅的老人，終日讀希臘文和拉丁文，以消磨時間，排遣他那無限的無聊。

克列爾仍然住在歐洲，在俄羅斯作家庭教師，提摩塞爵爺死後，她得了由雪萊遺贈的一萬二千金鎊，於是能免於窮困。

這三個女子，年紀愈老，愈是彼此爭吵。蘇恩見人便說，在卡利馬格利的最後幾個月中，雪萊愛的就只她一個人。有人把這話告訴瑪利，簡直把她氣壞了，從此她不願再見蘇恩。密朗

達（按指蕉恩——譯者）也漸漸的老了，耳朵也有點聾起來，可是風度迷人，依然如故。當她說起那位詩人的時候，她的雙眼仍然炯炯發光。

好幾年間，克列爾都是忙着寫一本書，在這本書裏，她要引用雪萊，拜倫，和她自己的事例，證明在戀愛這個問題上，傳統的觀念是如何如何的必要。但是，因為神經有病，她不得不長期的停止寫作。她在佛羅棧薩作了羅馬天主教徒，從事於慈善事業，也就是在那裏過了她的終年。

一八七八年春，某日，有一少年搜集關於拜倫與雪萊的材料，來求她報告關於她們的回憶。當他提起這兩個名字的時候，在這位老太太的滿臉皺紋裏，立刻透露出一種少女風度的，充滿希望的微笑，在她十八歲時使人傾倒的就是這種微笑。

「喂，」她說，「我想，你也和大多數的人一樣的愚蠢，以為我是愛拜倫的嗎？」他驚訝的注視着她，她於是說道：

「我的少年朋友呵，無疑的，將來總有一天，你對女人的心會更瞭解一點的吧。我那時不過是受了迷惑，可是那並不是愛情。本來那也可以變成愛情的，但是始終沒有。」

其間靜默了半晌。那位來賓躊躇了一會兒，問道：

「太太，難道你從來沒有愛過人嗎？」

一種鮮美的紅色泛濫了枯萎的兩頰；這次，她沒有回答，只是注視着地上。

「雪萊嗎？」他低微的說。

「用我整個兒的心和靈魂愛着啦！」她回答，雙眼還是俯視着。

隨後，她用她那關好的扇子在他臉頰上輕輕的一擊，露出賣弄風情的，迷人的姿態。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91429)

雪萊傳 一冊

Ariel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ndré Maurois

譯述者 魏華灼

發行人 王長沙 雲南正路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必究

五九四〇上甲

朱

(本書校對者徐森齡)

78

101744

